三 心 二 意

操 心

思 妃 著

操

心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操心源于责任。

操心源于爱。

为人父、为人母必为子女操心。

为人夫、为人妻也难免不为情而操心。

操心很累，累也没办法，还得操心。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么回事儿。

“丑妻近地家中宝。”

不久前，陆希成还用这句老话告诫儿子陆庸，找对象不可图女人长相。可陆庸却似有意和老子作对儿一般，把人称“妲己”的绝色美人儿——达英妮带回了家，并声称他们要结婚了。

气得陆希成大骂陆庸是好色之徒，弄个洋婆子似的女人来家，必是嫌老子操心不够，非要他这个做老子的老命不可。

陆庸的确是个好色之徒。别看他身材不高，却有一种搞女人的好本事。

俗语说：“荒地长蒿子，个小长屙子。”

或许是因为性早熟，陆庸的身高自十八岁长到一米七〇以后，就再没长过；自身高不见长以后，他对读书也没了心思。尽管陆希成通过朋友关系，把他这个没进高考录取分数线落榜“学子”也送进了大学读书，但他还是不肯勤奋学习。一门心思都用在了钻研如何搞女人的学问上。而且在研究女人的问题上还真有独到的见解。譬如审视美人，陆庸竟能精辟地纵论古代美人的美之所在。曾说：“妲己之美在于妖冶善淫；褒姒之美在于冷艳刁蛮；西施之美在于娇柔做作，昭君之美在于刚烈强健；貂蝉之美在于慵懒妩媚；杨妃之美在于飘逸风流。”

搞女人不能只有审视能力。审视美人的能力只能有助于选定目标。如何能把女人搞到手则要有高超的技法。

于是陆庸又整理出一套勾引女人的理论，叫做：“选人要

准，下手要狠，上马要稳。”

为了验证理论，陆庸开始了亲身实践。他没敢在大学校园里物色女人，只把自家邻居小红做为猎物，施用起他的“准”、“狠”、“稳”战法。

陆庸在注解他独家理论时，曾说：“准”就是要选准人，必择可以勾引的美人去勾引。若是冰清玉洁的女子，又无甚求人处，切莫去招惹她。招惹也必是徒劳，难得有好结果。可勾引的女人，一是要水性杨花的风流人物，因其风流，方可做风流事。二是正当孤独寂寞之中的女人，骤见男人献殷勤，难免不动心。此二种女人，稍用些功夫，出手狠些，一般情况下都可得手；“狠”就是对要勾引的女人不能仁慈，一旦认准了对象，就要不择手段，非逼得她没退路，束手就擒不可；“稳”就是要在女人即将上手时，选择安稳环境，和她安稳销魂，如环境不安稳，便难得如愿。

正因如此，陆庸才对小红这个只有十八岁，长相风骚，常依在门边嗑瓜子，用勾人的媚眼看男人的女人打起了主意，并将理论付诸实践，果然很快就尝到了小红温柔的滋味儿。

小红父母离异多年，只与独身的父亲过活，哪里还有家庭的温暖？一旦失身于陆庸，就想嫁他，遂逼陆庸与其父母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打算搬到他家去住。

“我正在上大学，哪敢和你明目张胆同居？”

陆庸后悔自己只钻研了勾引女人的学问，却没有学习摆脱女人的手段，不禁害怕起来。

小红看出陆庸是惧怕他父母责怪，索性就亲自出马，向他父母说他二人已有了夫妻之实，请二位老人成全。

陆希成和妻子络佳骤闻儿子做出了这种风流事，都不禁大吃一惊，暗骂儿子荒唐，尽干让父母难堪的勾当。不免对着找

上门来的小红发泄他们的怒气。他们觉得小红平时就不是个安分姑娘，陆家虽不是名门望族，但也是世代书香传家，绝不可能接纳小红这样一个轻浮女子进门做儿媳妇。络佳先指责小红不该没自尊，轻易跟她儿子干出不要脸的事。陆希成又恐吓小红说：“你还敢来找我们说这种事！待我晚上找你爸爸说话，问他是咋教育的姑娘。”

小红眼见进陆家无望，也是她年纪幼小，遇事没有主张，对着陆希成和络佳的两副冷冰冰的面孔，反倒害怕起来。她怕陆希成去找她的爸爸。她爸爸是个性格暴躁的男人，若听说女儿做出丢人的事来，岂能与她善罢甘休？

“陆叔叔，络阿姨，你们若不同意我俩的事就算了。我求你们千万别去找我爸。他若知道了，一定会打死我的。”

小红的事平息了。陆希成和络佳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把陆庸骂了一顿，告诫他再不可以去搞女人，要一心读书，好歹也要拿到大学文凭。

陆庸在父母的作用下，摆脱了小红，本该吸取教训，安心把书读好。岂料他这个不肯让父母稍得安宁的惹事魔王，又做出更加荒唐的事来，着实让陆希成和络佳烦恼了一回。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陆庸可能是无法改掉好色的毛病了。自从小红知道难进络家大门之后，就对陆庸怀恨在心，再不肯献出肉体让他消遣，还不时说要让他赔偿失身的损失。陆庸又奈不住青春活力给他带来昂扬激情却无处发泄的煎熬，一时又拿不准周围哪个女人可以替代小红，不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安。

“这时候，最好有个女人才好。”

欲火中烧的陆庸心里说着，转出家门，恰好路过小红家，又见房门未关，小红正仰脸儿躺在床上，顿时淫心勃起，转目

四周，不见有杂人，即自语一声：“远水不解近渴，我正好轻车走熟路，玩她一回。”

遂闪身进屋，扑到小红身上……

也是合该陆庸倒运。正在他遭到小红反抗，与小红厮打在一处不可开交之时，小红的父亲恰好进来，见到女儿遭遇强暴，不及多想，过去一拳就把这个大胆的狂徒打落到地下，随即用脚把他踏住，细看时才认出是陆庸，不禁骂道：“你这畜生，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不干人事儿！”

“叔叔饶了我吧。我……”

陆庸还在求饶，小红的父亲已将他衣领揪住，拖着就要向门外走。

“我不把你送派出所去，你也不知还有王法？”

小红见父亲要把陆庸交公安机关处治，生怕他二人偷情之事露馅儿，忙哭着劝父亲说：“爸，别送他去派出所。这事声张出去，让我咋做人？”

“妈的，不能便宜了这个畜生！”

小红父亲怒气难平。

“叔叔，你去和我父母说，让我娶了小红吧。我们……”

陆庸被吓得屁滚尿流，只想求小红父亲饶恕，哪里还去想自己父母不会答应他娶小红的事。

“呸！我姑娘就是不嫁人也不能嫁你这畜生，我且找你父母说话。”

小红父亲说着，又把这个想做他女婿的畜生丢在地下，用脚踩住，厉声吩咐小红：“你去唤他父母过来。”

小红只好做出委屈的样子，哭哭啼啼地向陆家走去。

这天恰好是周日，陆庸父母正在家里念叨儿子出门，不知又去做什么事了。忽见小红哭着进来，还以为是这姑娘有了身

孕，又来求他二老接纳她呢。却听小红抽抽搭搭地说：“我爸让你们到我家去一趟。”

“让我们到你家干什么？”

陆希成冷冷地问。

“你儿子到我家……你们不过去，我爸要送他去派出所。”

“让你爸送他去好了。你们俩的事儿是你们乐意的，我们不管。”

络佳只以为小红父亲是有意要把女儿嫁到陆家来，便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就要打发小红出门。

“你儿子今天到我家里要强奸……你们若是……”

小红说着，一捂脸转身走了。

“强奸？”

陆希成和络佳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急急跑向小红家。

“你们养的畜生，光天化日之下，就敢上门来不干人事儿。你们说这事该咋办？”

小红的父亲对匆匆赶来的陆希成、络佳怒目而视，踏着陆庸的脚又故意用了用力，直踩得陆庸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

“你别这样。有什么事咱们好说，你先把孩子放开。”

陆希成看到儿子被人踏在脚下，狼狈不堪，龇牙咧嘴地哀求着，只好向小红的父亲赔出笑脸，说出软话。

“放开？你让他自己说，他干了什么。”

小红父亲不依不饶，对陆希成和络佳怒目而视。

“他干了什么，你这样踩着他也不解决问题。咱们都是邻居，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络佳心疼儿子，也只好赔笑脸劝说小红父亲。

小红的父亲见陆希成和络佳赔笑脸求情，才把陆庸放开，问他：“你说这事该咋办？”

“我错了，以后再不敢……”

“错了就完了！哪能这么便宜？”

陆庸连忙认错，却被小红父亲的喝声打断了。

“他叔叔，孩子做错了事，你也别声张了。我们可以赔小红些损失。你看……”

络佳宁可花钱平息儿子惹下的麻烦。

“赔多少，你们说。现在是经济社会，我们也就都别客气。”

小红的父亲正因手中没钱而犯愁。他是一家即将倒闭工厂的工人，最近他正面临断薪的危险。见络佳宁可拿钱，顿时兴奋了起来。

“少了拿不出手。多了我们又拿不出，五千块钱，您看……”

陆希成自作主张地刚说出了要赔给小红的钱数，就被络佳狠狠地瞪了一眼，不待小红父亲表态，络佳即笑着说：“五千我是拿不出的。我看给两千块钱吧。”

“你们不想解决问题，就等我去派出所报案吧。”

小红的父亲现出了不耐烦的神情。

“五千块钱，就五千块钱！”

络佳惟恐小红父亲去报案，连忙改口。

“五千？你儿子犯的可是强奸罪。你们若不拿出一万块钱，我死也没完。”

小红的父亲也不理在一边伤心流泪的女儿，咬了咬牙，提出了一万元的数目。

“他叔，咱们都是邻居，你看能不能……”

“没商量。”

小红的父亲语气坚决。

“好吧，我们给你一万块钱。”

陆希成和络佳凭空损失了一万元钱，自是心疼，回到家里即把陆庸狠狠地骂了一顿。警告他说：“你若再敢不要脸，我们可没钱给你平息麻烦了。到时公安局是抓你坐牢还是枪毙，我们也没办法。你也是一个大人了，咋不知要个脸，让我们少跟你操点心？”

陆庸被父母一顿痛骂，一顿挖苦，甚觉羞惭，不得不对父母保证再不干荒唐勾当，安心回学校读书。

陆希成和络佳又一次以为儿子已经成年，又通过了这件事的教训，应该学好了。他们自从有了这个儿子，就一直未过过安宁的日子，真的从心里希望儿子别再给他们找麻烦，能让他们少操些心。

当年，陆庸出生不久，陆希成和络佳正处在喜得贵子的兴奋中，陆庸却忽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啼哭，而且是每天都要啼哭上十几次，年轻的父母以为孩子生了病，可是医生却查不出这孩子得了什么病症，根本无法治疗。害得陆希成夫妇终日提心吊胆，惟恐孩子生了什么无法查清的病，只好日夜轮番守着孩子，小心地观察。

一年过去了，这个无疾而哭的孩子才算止住了啼哭。陆希成夫妇刚刚放下了悬着的心，睡上了几天安生觉。陆庸又真的得了一场大病——大叶肺炎。孩子高烧不退，陆希成和络佳又吓得死去活来。夫妻二人在医院里一连守候了近一个月，孩子总算病愈出院了。

此后，陆庸虽没生过大病，却又学会了淘气。每日在家里，只要大人稍一疏忽，他不是从床上跌到地下，就是把什么东西打翻，直闹腾得陆希成夫妇不得一刻安宁。

几年后，陆庸上了小学。他没有因为大了而让父母省些

心，反而更让陆希成夫妇操心的事又接二连三地被他闹腾出来：他不是把哪个女同学打坏了，就是被哪个男同学打伤。害得陆希成和络佳三天两头被老师请到学校去接受批评。

陆庸在这些小事上让陆希成和络佳操心，做父母的还以为孩子还小，不过是顽皮了些，他们并没感到更多的烦恼。

待到几年之后，陆庸上了中学。他在品行上出了许多让老师和同学都无法容忍的毛病，才使陆希成、络佳不得不认真起来。

一次，陆庸在上课时，竟伸出手去摸了同桌女同学的屁股；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又抱住一名女同学亲嘴。

这些品质上的劣行使陆庸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小流氓。老师的挖苦，同学的歧视使 he 不想再上学了。陆希成、络佳这时才真的操心了。

为了使儿子不堕落，陆希成和络佳一方面对儿子耐心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又加以严密看管。他们每天早晨把儿子送到学校，晚上放学再接回来，不给他留下在外面闲逛的时间。这样，陆、络二人还觉不放心，又不时在课间到学校抽查，看他们的儿子是否在校园内。

陆希成和络佳因为儿子操心，使这对不足五十岁的夫妇鬓间都生出了白发。他们常叹命运不济，生了这么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托生的混世魔王。哪里还敢指望这个混世魔王考上大学？

果然，高考结束后，陆庸名落孙山。幸亏陆希成有个在招生办工作的同学帮忙，才把他的宝贝儿子送进了大学校园自费读书。

陆希成和络佳本以为儿子上了大学，就会懂事，不能再让

他们操心了。

谁知陆庸上大学没到两个月，就闹出了一桩强奸案。

“唉，强奸也好，顺奸也罢，我们总是凭空扔出去一万元钱！”

陆希成在陆庸说要回学校复习功课离开家门后，发出了懊恼的叹息。

“别心疼那一万块钱了，权当给咱儿子尝鲜儿花了。我看他家那姑娘将来咋嫁人！”

络佳也心疼那一万元钱。她不过是在自找心理平衡地劝慰丈夫。

陆希成听了妻子的话，不觉皱了皱眉头，竟愤恨地指着她骂道：“你这是他妈什么话？你生的那个混蛋有今天，都是你惯的。你不恨儿子没出息，反倒兴灾乐祸地看着人家姑娘嫁不出去，真不知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人家姑娘嫁不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怎的？”

络佳也知自己的话说得不妥当了，但就是不肯认错，只对丈夫笑了笑，说：“谁让他家非要咱一万块钱了！”

“一万块钱？你那宝贝儿子再发展下去，还不知让你拿出几个一万呢！”

陆希成说罢又对儿子犯起愁来了。

“你也别犯愁。经过这件事的教训，咱儿子没准能改好。”

络佳在期盼着儿子改好，期盼着儿子能有出息。

陆庸真的再没有因为搞女人的事而惊动父母。

一眨眼四年过去了，陆庸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并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一家出版社当上了助理编辑。

陆希成、络佳真的以为他们的儿子学好了，可以不用再为儿子操心了。他们哪里知道，陆庸依旧是对女人情有独钟？只

不过是他自与小红的事闹出来以后，又钻研起了摆脱女人的学问。他要做到想勾引女人，女人就要上手；想摆脱女人，女人就得离去。

“玩女人要玩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才算真正的玩家呢。”

这是陆庸常常在得意之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绝不是陆庸夸口。他在大学期间，先后以谈恋爱为名，玩弄过三个被他评价为够得上美女的姑娘。这三个姑娘在陆庸面前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哪一个再像小红一样，让他为脱身而犯难。

正由于陆庸玩女人再没惹出麻烦，陆希成、络佳才误以为儿子变得正经了。他们对儿子的态度也转变了，每与他谈话，总是耐心地提出建议，再不来用训斥的口气。

直到今天，儿子竟然不顾老子的告诫，把陆希成和络佳也曾听人说起过的绝色美人“姐己”——达英妮带回家来，他们才又为儿子操起心来。他们或许是命里注定要为儿子操一世的心。尽管他们明确表态不同意儿子娶“姐己”，可是，陆庸却似铁了心一般，声言非达英妮不娶。

达英妮是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护士。她只有二十一岁，生得秀美绝伦——身材修长，胸高臀肥，腰不盈尺，从轮廓上看极似西洋美人儿。若看她那张俏脸儿，更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叹息：“什么样俊俏的父母能生养出这等如仙女一般美得脱俗的女儿？”

也难怪人们看到达英妮的脸蛋儿会发出赞叹。

当初达英妮没分来这家整形美容医院时，这家医院的生意并不景气。可是，自从达英妮来后，生意竟火暴到了人满为患

的程度。许多陪伴女友来美容的男士都指着达英妮对医生提出要求说：“就按她的模样来做吧。”

美容院虽满足不了顾客的这一要求，可顾客还是接踵而至。直喜得院长不时说：“达英妮就是咱美容院的一棵摇钱树。”

“摇钱树”得意了，又对着镜子端详起自己来——弯弯细眉之下，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着，闪烁出神秘的光芒；高挺笔直的鼻子之下，一张常开的笑口，红艳艳的朱唇充满性感，但绝不会让人生出邪念。洁白如玉的牙齿更会让人想到她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我敢和维纳斯相媲美。”

达英妮看着自己的姿容，越发骄傲了。

“维纳斯是赶不上你的，我看你可以和姐已媲美。”

院长一直注视着敢和维纳斯媲美的达英妮，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赞美自己，遂送给她一个响亮的绰号。

从此，“姐已”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市里但凡是时髦的青年男女，几乎无人不知这家美容医院里有一个绝色美人儿——姐已。

人们议论着达英妮的美貌，终于有一天惊动了刚刚到出版社做编辑没几天的陆庸。他从心里不相信美容医院里会有什么真正的美人儿。但出于好奇，他还是屈尊登门，亲自去鉴定号称姐已的女人。

“她真不辱没姐已这美名！真是古今难觅的美人儿。身材不逊维纳斯，颜面胜姐已。我此生不得这样美人相伴，便枉活一世！若得与她一宵共枕，死也心甘。”

陆庸一见达英妮就被她的美色迷得神魂颠倒，发誓要得到这个天生尤物。

然而，正当理论高深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搞女人高手要依法进兵之际，达英妮却被美容院长保护了起来。她每天上下班总有专车接送，工作时间多在入多的治疗大厅里往来走动，只是偶尔进入为隐密处整形的小手术室，为患者处置一下。

原来，自从她已美名被传开后，许多有钱的阔人和无聊的泼皮都心中惦记起了这位名声显赫的美人儿。有的要她已去搞公关；有的要她已做秘书；有的要娶她已做压寨夫人；有的要给她二十万元钱；有的要给她二百万元钱——只要她肯陪上床。吓得达英妮惊惧万分、甚至不敢独自上下班。

美容院院长为了保住摇钱树，只好给她已配备了专车，提高了薪水。

陆庸看到难得与美人儿单独相处的时机，就开始动起了脑筋。

“如何能与美人独处？”

苦思冥想了好久，陆庸总算想出了一条能够与达英妮单独接触的办法。

这天下午，陆庸打扮得整整齐齐，背上照相机，一本正经地来到美容医院，找到院长，自称是出版社的编辑，又亮出了工作证件，对院长说：“听说贵院出了一个有名的美女，我想拍几张她的照片，做图书封面。顺便采访她。不知院长能不能跟你们那位漂亮小姐说说？”

院长听说新闻单位有意宣传他的摇钱树，哪有不允的道理？他不仅为陆庸叫来了达英妮，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供达英妮接受采访。

对陆庸来说，能够单独会见达英妮，就意味着实践他搞女人的学问有了基础和条件。

于是，陆庸装模作样地先拿出相机，分别从不同侧面为达

英妮拍了十几幅照片，又装腔作势地对达英妮展开了采访。

“请问漂亮的达英妮小姐，你有男友吗？”

达英妮是否有男友是陆庸最关心的问题。

“还没有。”

无论达英妮对他的回答是真的还是假的，陆庸听到“还没有”这三字，已兴奋得心花怒放了。

“像你这样优秀的女性，为什么安心在美容医院工作？”

“我学的专业就适合在美容医院工作。”

“能说说你选择男朋友的条件吗？”

“恋爱在于感觉，我不能说有什么具体的条件。”

“说得好，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谢，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达英妮看着陆庸，微笑着对他表示友好。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陆庸告别了达英妮之后，心想若不展示些才华，只怕难得美人心。遂急忙到照相馆把刚刚为达英妮拍的照片洗出来，如携珍宝般带回自己的房间里，仔细端详起这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可人的容颜。看着看着，陆庸取出纸笔，依照玉照勾画美人风采。他要用自己的素描作品去打动美人芳心。

陆庸在大学时，由于读书不甚上心，只对搞女人的问题感兴趣，在课堂上常对老师授业感到厌烦，索性就在下边勾画起美人图来。如此日久，他倒学会了勾画美人的技法。

此时，绘画派上了用处。陆庸拿出自己画美人的全部本事，勾勾描描，不多时就把达英妮的形象落实到了画纸上。

这是一份深得美人欢心的礼物，当达英妮接过陆庸交付的画卷，打开观瞻时，她不禁发出了惊叹：“噢，你真是才子。这幅画像，我一定珍藏。”

得到美人的赞扬，陆庸表面上并不露喜色，又故做深沉地谦虚了一回，才很自然地拉过达英妮玉手，深情地说：“是你的美给了我灵感。我若能经常和你在一起，还会画出更好的画来。”

“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你尽哄人。”

达英妮对着她心目中的才子，羞涩地笑了笑，就低下了头。

陆庸见她态度忸怩，已知她是因画而对自己有所慕，遂不失时机地在她脸上轻轻吻了一下，随即十分礼貌地说：“你太美了，别怪我情不自禁。”

“我很高兴的，你真喜欢我？”

达英妮这时才现出水性杨花的本性，竟主动抱住了陆庸。

陆庸被色所迷，哪里还理会这个美人的品行？即趁热打铁，把她拉到无人处，疯狂地亲吻了起来。

“我迷上了你，爱上了你，一定要娶你。”

这是陆庸的心里话。此时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及早把这个被众多男人爱慕和惦记着的姐已弄到手。

“你娶我？我可是一个失了身的人啊！”

达英妮曾失身，而且还不只失身于一个男人。

“我不在意，只要你以后一心跟我。”

陆庸为了得到这个他认定为极品的美人，并不曾多想她是否是贞节的女人，随口就表明了态度。

“我只怕你保护不了我。其实我失身于人也是不得已的，以后只怕还会……”

达英妮心中似有难言之隐，可是陆庸却根本没有去想她十分含蓄的暗示。

“我既敢娶你，就会全力保护你，不允许其他人对你再有

非分之想。”

陆庸这种承诺或许是没有经过思考就说出的。所以达英妮听了只抱以微微一笑，说：“你可别说大话。”

“我是从不说大话的人。”

“不是大话，我问你咋样保护我？”

“金屋藏娇。我娶了你就不再让你抛头露面。”

“金屋！你有多少钱敢说金屋藏娇？”

达英妮这一问才使陆庸冷静下来。他尴尬地笑了笑，说：“钱是可以赚的。只要有你陪伴，我什么事都能做得来。”

达英妮真是善解人意。她见陆庸因为没钱而羞涩难堪，便转了话题，不再与他谈论嫁娶的正经事了。

“你回答我，可不可以嫁给我。”

陆庸因恐达英妮不肯嫁他，又追问了一句。

“处处看吧。”

达英妮不好表达，只说可以与他做为恋人相处。

“做恋人也好，我且让她先跟我上了床，就不怕她不嫁我。”

陆庸心里打定了主意，就开始依法而行，一心要让达英妮先跟他上床。

达英妮已是失身的女子，原本对和男人上床的事并不十分介意，只因有心要嫁给陆庸，才故做起矜持态度，对他几次提出的上床请求都一概推拒。

这天，陆庸趁父母外出之机，将达英妮约到家中，他要在安稳环境中把达英妮拉上床。

达英妮初到男友家，不住四处观瞧，见这套三居室住房内布置得典雅清洁，心中暗想陆家必是颇有文化氛围的正经人家，若嫁与陆庸倒可放心。并不曾想陆庸是个专喜玩弄女人的

好色之徒。

“乖乖，让我亲亲。”

陆庸见达英妮坐在一边有些拘谨，即凑过去把她抱在怀中，叫了一声“乖乖”，就对她如痴似狂地亲吻了起来。

“噢，我喘不过气来……你……”

达英妮在男友怀中挣扎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娇嗔地瞥了一眼脸色涨红，色眼矇眈的男友。她这一瞥之间，恰显出万种风情，顿使陆庸欲火冲腾，又把她朱唇吻住，腾出手来只在她大腿和肥臀之间轻轻抚摸。

但凡风骚女人都经不住男人爱抚。达英妮被陆庸亲吻抚摸了一阵，就似要溶化了一般，瘫倒在陆庸怀里，俊目紧闭，任凭他抚爱。

“哦，我……我的心……你……”

陆庸不用追问达英妮在呻吟声中要表述的内容，早知她是意乱神迷动了真情。

“乖乖，我爱你。”

在听到陆庸这句发自内心的话语的同时，达英妮感到自己的手被牵引到了他身上最激动的昂扬处。

“哦，我爱……你……”

达英妮先后失身过三个男人，从没见过她正抚摸着的这样雄伟的东西。

“我会让你尝到真正男人滋味儿的。”

陆庸见时机成熟了，不觉更加兴奋了起来。说话间他已把怀中的美人儿平放到床上，开始一件件地为她往下脱衣服。

一个晶莹的胴体展现在了欲火中烧的陆庸面前。这美丽的胴体险些使他忘记了性欲，忘记了他搞女人的章法。

“哦……亲爱的……我……”

是美人动情的轻唤，把正在审美的陆庸在天堂般光明的境界中召回，是美人儿发情的呻吟让他重新振作起雄壮，面对着活生生的美人儿而不是冷艳的女神，他几乎不敢相信他会这样简捷而轻易地品味到让多少人幻想品味到却无法品味到这种仙女一般的美人的滋味。

“哦……你……”

美人儿必是等不及了。若再拖延或许会惹她动怒，陆庸恰好也有些迫不及待了，他像一头饥饿的雄狮捕到猎物毫不犹豫地张开大口吞食一样，贪婪地扑到那晶莹剔透的胴体上，品味起极品美人的新鲜美味。

“啊……”

美人得到满足的呻吟，是激发男人旺盛的激情最灵验的咒语。陆庸随着咒语声发起神威，愈战愈勇，摆出了非要与身下美人儿拚出个死活的架式，使出了浑身解数变着法儿与她交战。

在这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美人儿玉体生津，香汗淋漓，娇啼婉转；壮士气喘吁吁，汗如泉涌，慷慨豪迈。二人棋逢对手，正爱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忽然，美人怯阵，兰气长出，大叫一声，仿佛没了气息。

陆庸一惊，伏身吻她时，只觉唇舌如冰，气息微弱，知她是败阵做了神仙，也只好把一腔锐气，排山倒海般倾泻在美人身上，与她一同神游去了。

“哦，我的天！”

不多时，达英妮神魂还体，悠悠醒来，忍不住发出了赞叹。

“嫁我吧，每天让你做神仙。”

陆庸得意地吻了一下被他征服了的美人儿。

“我的名字叫达英妮，怎敢不答应你？况且，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达英妮毫不犹豫地应允了做陆庸的老婆。她心里美滋滋的，暗说：“嫁给有这样好本事的汉子，死也甘心。”

“哪天正式来见公婆？”

陆庸搂着达英妮，开始与她谈起正经事。

“明天晚上来。”

达英妮说着就要起来穿衣服。陆庸急忙把她拉住，拍着她白白的屁股，笑嘻嘻地说：“让我好好看看。”

“流氓！刚才你都看呆了，这会儿还要看！都让你干过了，怎还看不够？”

达英妮说着又抓来衣服要穿。

“我还想干一次。”

陆庸在美人儿胴体的诱惑下，又产生了欲望。

“赖皮！说你胖你就喘起来。刚刚完事儿你又要做，以后我可侍奉不了你这个色鬼。”

达英妮坐在床上笑骂着，猛一低头，就见陆庸又雄壮起来，忍不住笑道：“真不知你是人还是驴！”

“我是神枪手，专会打连发。”

陆庸说罢，又翻身骑到美人儿身上，把她当做骏马骑着纵情驰骋起来。

马儿疲倦了。骑士却精力充沛。

“你真是狐狸仙子妲己，我且做一回纣王！”

骑士在喊着口号，马上加鞭。

“饶了我吧，你是纣王了，我不敢做妲己。”

“不敢做也得做。”

陆庸和达英妮恰如传说中的纣王与妲己一般纵情淫乐了一

回，直到二人都疲惫不堪时，方才云收雨敛。

“我走了。”

达英妮尚有些恋恋不舍。

“我有首诗送你。”

陆庸故作风雅地要给美人留下难忘印象。

“念来我听。”

随着达英妮的柔声细语，陆庸诵道：

着人情思觉初阑，
失把鲛绡仔细看。
到老春蚕丝方尽，
成灰蜡烛泪初干。
鸾交凤友惊风散，
软玉娇香异世间，
西子风流夸未了，
鸡鸣残月五更寒。

“你真是才子，文武双全的才子。我爱死你了。”

达英妮对陆庸诵出的这首诗的含意并不十分明白，只觉得陆庸有才，便赞扬了他一番，又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才飘然离去。

丑媳妇怕见公婆。俏佳人儿自是不怕公婆相看的。

达英妮大大方方地上门拜见未来的公婆和公爹。

由于陆庸事先并未给父母说明要带女朋友来家，陆希成和络佳骤见儿子带了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回来，不觉一惊，随即反应过来，十分礼貌地请达英妮进家里坐下。

络佳和陆希成看着达英妮姿容娇妍，心中正为儿子能娶上这样一位绝色美女而欢喜。忽听儿子指着达英妮向他们介绍说：“她是我的女朋友达英妮，今天她专门来拜访爸妈。我俩想结婚，希望得到爸和妈的支持。”

络佳和陆希成一听儿子说这姑娘叫达英妮，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络佳忍不住脱口问道：“达英妮！这姑娘就是在美容医院工作的那个顶顶大名的姐己？”

“对，因她长得美，人送绰号姐己。”

陆庸沾沾自喜地向父母解释。

“这姑娘可是名满全城的名人啊，只怕咱家……”

陆希成含蓄地表明了自己对达英妮的态度。

“爸，你不用担心咱家养不住金凤凰。”

陆庸惟恐达英妮多心，连忙把父亲的话题岔开。

“姑娘多大了？”

络佳审视着达英妮。心里虽也与陆希成一样，担心这个名震全城的姑娘不是个安分的主儿，但出于礼貌，还是和她攀谈了起来。

“二十一。”

达英妮已看透了陆希成和络佳是怕她不是个安分的姑娘，所以故做出羞涩态度，低声回答了络佳。

“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爸爸、妈妈和我。我家只有三口人。”

“工作忙吗？”

“我听说你们那儿做美容不只是做面部美容。”

“是的。患者要求做哪儿我们就给做哪儿。譬如隆胸、丰臀什么的，我们都做。”

“你们那儿属于医院呀？”

“是的，我们属于市中心医院的分院。”

“你们那儿现在是个人承包的吧？”

“是院长承包的。我们每年交给市医院五十万利润。”

一问一答间，络佳对达英妮的成见有所改变了。她认为这个姑娘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放荡，是医院专门用来勾引客人的迎宾小姐。而是一个很单纯的漂亮姑娘。只可惜长得太美了，难免要有人惦记。

陆希成却不似络佳，他因达英妮长相有些像西洋女子，又听说过人们对“姐己”的议论，心里就犯嘀咕，惟恐自己这个家养不下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美人儿。所以，他一直不发一言，对达英妮态度十分冷漠。

达英妮分明看出了陆庸父母对她的态度。待陆庸送她出门，她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咱俩若想结婚，必须自己买房子。我已看出，你父母不喜欢我。”

“我父母的问题由我解决，你尽管放心。若是我父母实在干涉咱们，再考虑买房子不迟。”

陆庸安慰了达英妮一阵，就转回家来，要做父母的工作。

岂料他刚一进门，就听到父亲陆希成在骂他贪色，找个像洋婆子似的妖精来家，将来必会让老子跟他操心。

“爸爸，你不了解达英妮，她是个很好的人。莫非你非逼我找个丑女人回来你才开心？”

陆庸的话更使陆希成恼怒，竟指他质问道：“你知不知道外边人咋议论这个姐己？人们说她是狐狸精，是个放荡货。你娶她来家，我可跟你丢不起人。”

陆希成说罢，看了看妻子络佳。

络佳疼爱儿子又理解丈夫。此时为难地连声叹息，一时不好表明自己的态度。

“爸爸，你若怕跟我操心，我和达英妮在外面另买一套房子住，不让你操心就是了。”

陆庸的态度十分坚决。络佳听了忙说：“你买什么房子？咱家这些房子，咋还不够你两个住？你若实在想娶达英妮，我和你爸也不能一定拦你。但你可得事先了解好，那个达英妮是不是个正经姑娘。妈可提醒你，她若是个不三不四的人，咱可不能要。若是她还算本分，我和你爸依你娶她就是了，好歹也是你和她的事，我们只不过是为你好。”

陆希成见妻子偏向儿子，并不和他一致劝阻陆庸娶她，心中暗想我这儿子若不让他撞南墙，他是不肯回头的。我若逼他急了，他不仅要出去买房子，还会和我结仇。我何苦非干涉他的事呢？只任他自去罢了。

于是，陆希成再不言语，任凭陆庸把达英妮娶回来。

陆庸终于可以与达英妮讨论结婚的具体问题了。他兴高采烈地找到达英妮，只说他父母已同意了他俩的婚事。却见达英妮愁眉紧锁，喟然长叹道：“我不能嫁你了。我若嫁你，会让你倒霉的。”

“英妮，出了什么事吗？”

陆庸见达英妮神情异样，急忙追问了一句。

“牛魔王从大牢里出来了。他刚刚打发他的兄弟熊四来找我，让我下班到他那儿去。熊四说我若不去，牛魔王就饶不了我。”

达英妮说话间已掉下眼泪，楚楚可怜地看着陆庸。陆庸听说有人敢这样霸道地对待他的女友，顿时激动地叫道：“牛魔王是谁？从大牢里出来，还敢这样霸道地来恐吓你？”

“这个人是个有名的流氓。他有三个同伙兄弟——朱冲、马王爷和熊四……”

达英妮流着泪把牛魔王在三年前强奸了她并要长期霸占她的事对陆庸详细说了一遍，直气得陆庸咬牙切齿地大骂牛魔王，声称要想办法再把他送回大牢里去。

原来，三年前，正当达英妮在卫校读书时，有一天牛魔王和朱冲、马王爷、熊四在街上闲逛，正巧碰上了这个俊俏姑娘。兄弟四人都被达英妮的美色惊呆了，待牛魔王等回过神儿来，朱冲即高叫：“快跟上这小妞儿，咱一定把她弄来，给大哥做压寨夫人。”

于是，这兄弟四人便悄悄跟踪着达英妮，一直跟到了她家。偏巧达英妮的父母未在，牛魔王等见她是自己取出钥匙开的门，就不失时机地冲过去，不待达英妮反应过来就一齐把她拥入屋里。达英妮这时被吓得连喊救命，却被牛魔王捂住了嘴，如老鹰抓小鸡一般，将她抱到床上，达英妮被吓得花容失色，泣涕涟涟，连声哀求道：“你们饶了我吧，要钱我给你们。求你了，放过我。”

“你若从我，就做我一个人的老婆；若是不从我，我们四个今天就一齐玩玩你。”

凶神恶煞一般的牛魔王威胁着柔弱无助的达英妮。朱冲、马王爷、熊四三人也怒目横眉地齐声叫着：“大哥，她若不依，咱四个就一齐玩玩她，也让兄弟们尝尝鲜儿。”

达英妮被吓呆了，只好对牛魔王说：“大哥，你让他们出去，我只跟你一个。”

牛魔王听她应了，忙对朱冲等一努嘴儿，示意他三人到外面回避。朱冲等这才嘻笑着退出了达英妮的房间。

可怜达英妮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姑娘，含着满眼泪水，任凭牛魔王扒去了衣裳，恣意奸淫了一回。

肉体上的疼痛使达英妮难忍，精神受到的屈辱更使她痛不

欲生。

牛魔王发泄完兽欲之后，又对达英妮说：“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你若敢再跟其他男人，看我不要你的命。”

这个卑劣得如畜生一般的男人对她伤害过的对象不仅不加以安慰，反倒对她进行威胁，这使达英妮更觉悲伤和愤怒。她默默地流着泪，看着牛魔王等出去，就要从自家住的五楼上跳下，了结自己的生命。

然而，就在这生死之间，达英妮这位自幼生活在优越环境下，像公主一样受到父母和周围人宠爱的小姑娘又想到了生活的美好，一种对生活强烈眷恋的情绪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

“报案去吧，让公安局的人收拾这伙畜生。”

达英妮想到了法律，想到了执法机关，想让牛魔王这伙流氓受到应得的惩罚。

“一旦让人知道我被强奸，以后我可怎么见人？”

少女的羞涩又使达英妮打消了报案的念头，只好自认倒霉，把泪水往肚子里咽。

善良人的善良和懦弱只能助长恶人继续作恶的勇气。

由于达英妮没敢把被牛魔王奸淫的事对任何人讲，牛魔王便得寸进尺地对她进行进一步的纠缠。

达英妮忍气吞声地被牛魔王一次又一次地奸淫，直到有一次牛魔王又去奸淫别的少女，被公安局抓进监狱，达英妮才暂时获得了安宁。她以为没了牛魔王，她就会自由了。哪知牛魔王一进监狱，朱冲和马王爷又先后找上门来，分别对她施以强暴。

达英妮欲哭无泪，从此便自认命运不幸，竟与朱冲和马王爷鬼混在一起，并不再想将来嫁人的事。

一年前，达英妮从卫校毕业，分配到美容医院后，马王爷和朱冲恰好也因流氓罪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她才得以安心上班。

在这一年之间，达英妮遇到过无数男人的追求，只是没有一个男人能让她钟情……

如今达英妮刚刚与陆庸确立了恋爱关系，正要以身相许，偏偏牛魔王又被放了出来。

“今晚你不可以再去见牛魔王。现在你就跟我走，咱们到我家去，牛魔王一定找不到的。”

陆庸只想到今晚不能再使女友去让牛魔王蹂躏，并未想出长久之计。

“过了今晚，明天呢？”

达英妮流着泪问。

“报告公安局吧，我就不信他牛魔王这个邪！一个流氓还没人能制得了他！”

陆庸惟一的主意就是依靠公安局。达英妮听了连连摇头，叹道：“报案不是办法。即使公安局抓他进监狱，用不了多久又放了出来。他是一个亡命徒，出来以后还不来报复啊？”

“无论怎样我也不能让你送上门儿去……”

陆庸也没了主意，叹息起来。

“你别管我了。我这个人命运不好，以后就任凭牛魔王糟踏吧。”

达英妮要自暴自弃了。她说罢，就要去赴牛魔王之约。

“英妮，不可以。我宁可去报案，也不让你像羊羔一样自己往狼窝里钻。”

陆庸固执地坚持不许达英妮去见牛魔王。做为一个男人，无论如何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去侍奉别的男人。

“好，你若不怕我给你带来麻烦，我跟你回去。”

达英妮说着就背起背包与陆庸走出了美容医院。

“他是谁？”

在医院门外正等着压寨夫人的牛魔王和熊四见陆庸陪着达英妮一齐出来，即迎上前指着陆庸厉声质问达英妮。

“我是他男朋友。你们是谁？”

陆庸见达英妮见到迎上来的这两个男人就像遇到天敌了一样，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明知这两个人就是所谓牛魔王和熊四，只好硬着头皮站到达英妮面前。

“嘿嘿，男朋友？我他妈是他老公！你敢勾引我老婆，我看你是活腻了。”

牛魔王端详了一下身材不高，竟敢自称是达英妮男朋友的人，不由得冷笑了一声，挥拳就向陆庸打去。

熊四见牛魔王动了手，哪肯在大哥面前落后？也骂了一声对陆庸动起手来。

牛魔王身高健壮，瞪着一双牛眼，正想在达英妮面前显威风，即对身材瘦小，生得贼眉鼠眼的熊四喝道：“你到一边儿去。让我一个人跟他好好玩玩。”

熊四这才住了手，躲到一边观战。

陆庸在床上和女人交战是勇士，一旦和牛魔王交手哪里还有什么本事？二人刚一动手，他就被膀大腰圆的牛魔王打得满脸是血，不住高叫：“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打人？”

“你勾引我老婆，我还不打你？”

牛魔王说着，又拳脚相加，把陆庸好一顿痛打。

“住手！”

随着一声严厉的呼喝，一位警察出现在牛魔王和陆庸面前。牛魔王见了警察不由得一惊，顿时住了手，指陆庸说：

“他……他勾引我老婆。”

达英妮因见陆庸为了她而被人打伤，尽管心里对牛魔王恐惧万分，还是站出来对警察说：“我根本就不是他老婆，他是流氓。”

警察一听达英妮的话，立即对牛魔王和陆庸说：“你们跟我走一趟。”

达英妮见熊四正要趁机溜走，心想反正也得罪了牛魔王，绝不能便宜了这个熊四。遂指熊四对那名警察说：“还有他，他俩是一伙的。”

熊四不待达英妮对警察说完就夺路飞快地跑了。

“站住！”

警察叫着，就要去追，恰见牛魔王也做出了要跑的架式，只好一把抓住牛魔王，冷冷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牛魔王看着熊四逃走了，又见那警察们向熊四逃跑的方向观看，便猛地一用力，欲挣脱被警察拉住的手。

“好小子！你也想跑啊？”

那位警察十分机敏，在牛魔王猛然挣脱欲逃走之际，他急忙抢进一步，一伸腿就把牛魔王绊倒在地下，随即上去把他擒住，带回公安分局。

陆庸带着达英妮从公安分局出来，见天已经黑了，就对她说：“你别回家了，万一熊四再去找你麻烦，我不放心，还是跟我回去吧。”

“熊四说不准这会已被公安局的人抓住了。我不回家只怕我妈妈惦记。”

达英妮在公安分局已把被牛魔王等人强奸的事一一说了出来，牛魔王也招认了他强奸的事实，并说出了熊四的住址。公安分局当即就派人去捉熊四了。达英妮终于出了一口气，心里

又怕夜里不归让妈妈惦记。

“那好，我送你回去。”

陆庸说罢，就先送达英妮，然后才若有所失地回到自己家里。

“你这是怎么了，鼻青脸肿的？”

络佳见儿子脸上有伤，不由得问了一声。

“让两个小流氓给打了。”

“他们为啥打你？”

陆希成心里已猜出儿子挨打可能是与“姐己”有关。

“他们喝醉了酒，没事找事儿。我不要紧的，你们不用担心。”

陆庸不敢对父母说是因为达英妮而被牛魔王打了。

“你呀，真让我操心！”

络佳抱怨着，急忙给儿子把饭菜端了上来……

陆庸茶饭无心。原因就是法院要对牛魔王、朱冲、马王爷、熊四这个流氓犯罪团伙所犯罪恶进行公开审判。他担心达英妮被强奸的事传扬出去。

达英妮听说陆庸心事很重，就利用午休时间赶到他家，劝他说：“法庭会为受害人着想的。再者说，这伙畜生若真被判了重刑，我就是让人议论议论也心甘。”

“我只怕你想不开。你若能想得开，我何苦犯愁？走，咱俩吃饭去。”

陆庸与达英妮酒足饭饱后，正随便在街上挽手闲逛。陆庸见凡是从身边走过的人，不论男女都要对达英妮看上几眼，不禁对她说：“你真是太美了，谁见了都要多看上几眼。以后我真该把你关在家里，不让外人看到了。”

“就让他们看看又能怎样？”

达英妮为自己的姿色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可没有那么大方，白白把媳妇让别人看！唉，我若是皇上就好了，把你放在后宫里，再没男人……”

陆庸此时最羡慕的就是古代的皇上，可以把自己的女人安安稳稳地养在后宫里。

“皇上也未必就不戴绿帽子！在古代后宫里，不知有多少嫔妃跟别人偷情呢！”

达英妮说罢，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你太小气，媳妇让别人看看都吃醋！你若有本事把所有男人都阉了，只留你一个……”

达英妮的话把陆庸也逗笑了，忙说：“把我也阉了吧。若把天下男人都阉了，只剩我一个有用的，恐怕我想活命也难了。”

“呸！想得美。只剩你一个有用的，还不知你会美成什么样呢！”

这对情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已走到了达英妮工作的整形美容医院门前。

“死皇上，快回去吧，我要回去上班了。”

达英妮顽皮地对陆庸笑了笑，就让他独自回去了。

“等着明天的审判结果吧！”

陆庸在达英妮走进美容医院后，心里又恨起了牛魔王等奸污过他钟爱的女人的人。

次日，陆庸和达英妮一齐赶到法庭。当他们听到公诉人在起诉书中说牛魔王等四人一共作了十起抢劫案，八起强奸案，共抢劫现金五万余元，强奸妇女十名时，陆庸悄声对达英妮

说：“他们恶贯满盈了。我看他们犯下这些罪行是该枪毙的了。”

“但愿把这几个畜生都毙了吧！”

达英妮也咬牙切齿地盼着最后宣判这四个罪大恶极的流氓死刑。

可是，宣判结果却大大出乎陆庸和达英妮的意料，仅判牛魔王有期徒刑十年，朱冲有期徒刑八年；马王爷有期徒刑八年、熊四有期徒刑五年。

“刑罚太轻了！”

“这种人就该枪毙！”

“法庭要依法量刑，感情代替不了法律条款。”

前来听审的人在法庭闭庭时，边向外面走边议论纷纷。

达英妮与陆庸走出法庭，达英妮忧心忡忡地说：“几年以后，这些人被放出来，咱们可咋办？”

“八年以后再说吧。说不准八年以后咱俩能去美国呢。”

陆庸宽慰着达英妮。

“是啊。谁知道五年、八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咱们且快活几年再说。”

达英妮要与陆庸及时行乐。她很快就淡忘了牛魔王等对她有可能会构成的威胁。

自此以后，陆庸与达英妮稍有机会就会聚在一起，尽情发泄他们彼此都十分强烈的欲望。

这天，陆庸正与达英妮在他家里裸体交欢，尽情地渲泄情欲。忽然听到敲门声，陆庸以为是父母回来了，急急忙忙与达英妮穿上衣服，去把门打开。

“你……你来干什么？”

门外站着的是小红。陆庸开门见她怯生生地呆立在门口，

不禁一惊，随即询问她的来意。

“你又找了漂亮的，我……我……”

小红眼里闪着泪花，哀怨地盯着陆庸，似有满腹的话，一时又说不出。

“你什么？我和你没关系，你给我走远点儿，别来搅我好事！”

陆庸冷冷地说罢，随手把房门重重地关上了。

“她和你有关系，你是不是……”

达英妮猜疑陆庸和小红之间有暧昧关系。她的脸上顿时涌上了愁云。

“你别胡思乱想。她是我以前的女朋友，现在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陆庸轻描淡写地把他与小红之间的关系对达英妮说了。

达英妮听罢，叹道：“陆庸，我是个失身的女孩儿，本来是对生活不再抱什么幻想，只想活一天算一天的，自从跟了你才重新振作了起来，你可别再让我伤心啊。”

“我的宝贝儿，你不知你有多美吗？现在我有了你，哪里还会去理会别的女人？”

陆庸从心底把达英妮视为难得的珍宝。他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比达英妮更漂亮的女人。

“只怕你口不对心，见了比我更漂亮的又会见异思迁。”

达英妮的话引得陆庸“哈哈”大笑了起来，点着她的鼻子骂道：“小狐狸精，真是名副其实的妲己。还没见我跟别的女人上床就打了醋罐子，我若和别的女人让你捉到奸情，还不得把我吃了呀！你这个坏蛋，世界上哪里还会有比你漂亮的女人，你何必担心呢？况且，我这人虽是见贤思齐，可决不敢见到漂亮女人就动奸淫之心。”

“呸！你动奸淫之心，人家也得跟你才行！谁像我似的，竟被你几句甜言蜜语，就给哄上了床！”

达英妮又露出了娇媚的笑脸，像一只依人的小鸟，扑进了陆庸的怀里。

陆庸搂着美人儿，开玩笑地问她：“是我哄你上的床吗？你这个小坏蛋。凭我的本事，哪个女人不乐意跟我上床？”

“真的，你怎么有这种好本事？”

“我曾研究过《房中术》、《素女经》。哪天我再和你好好演练采战之法。”

陆庸得意地卖弄他专门研究的学问。

“什么叫采战之法？”

“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男女交合是可以互补的，本来就不是胡闹的勾当，只是现在很少有人明白这种学问。”

“你真是个奇人，尽研究些稀奇古怪的事，或许你这一生只研究了性的学问，对于其他正经学问却都荒废了。”

陆庸听出达英妮只敬佩他在性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对他其他方面的学问有所怀疑。遂又打起精神来进一步显示自己具有真才实学，对达英妮说：“世间所有的学问都与性密不可分。只要把性这个高深莫测的问题研究好了，再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譬如，中国的汉字就与性有关系。仓颉当初造的任何一个字都有性的内容。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达英妮见陆庸一本正经地强调只有性才是世间最高深的学问，心中难以认同，就不服气地随口问他：“好，你说所有的字都与性有关，我问你，吉祥的‘吉’字和性有什么关系？”

“这还不明白！‘吉’字上边的‘士’是表示男根，下边的‘口’代表的是女阴。合在一起就是讲男女交合乃是大吉之事。”

陆庸随口应答，确使达英妮觉得他对“吉”字的解有道理。但还是有些不服气，想为难他一下，又选了一个健壮的“壮”字让他解释。达英妮心想这健壮的“壮”字是很抽象的，他一定再解释不出和性有关了。

“你说的这个‘壮’字，古体是‘壯’。左边的‘爿’是表示床，右边的‘士’表示的是男人正在干女人。也就是说男人能在床上和女人干事儿，就是健壮。这样简单的字还想难住我？”

陆庸轻易解释出了“壮”字的含义，达英妮敬佩地说：“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承认有道理就好。我现在又‘壮’了，你看怎么办？”

“和你练采战之法呗。”

达英妮和陆庸在耳鬓厮磨，议论着性问题的过程中，又不约而同地冲动起来。一个豪情满怀，一个春情荡漾，正是演练采战之法的好时机。他们因机而动，自然演练得分外投入。

玉体腾挪，柔腰款摆，达英妮放荡多情，恰如妲己醉酒；挺枪纵马，依法进兵，陆庸风流贪欢，好似纣王临阵。十八法，六十四式，二人正演练到妙处，又听外面传来敲门声，顿时扫了兴致。二人急忙起身穿衣。陆庸叹道：“真是煞风景！”

达英妮叹道：“还是结婚好，咱不结婚总难免担惊受怕。”

床上的欢快使达英妮决定尽快结婚。她现在已完全沉醉于陆庸赐与她的愉悦之中，再不及思虑牛魔王等对她的恐吓了。

“谁呀？”

陆庸不耐烦地问着走到房门边。

“大白天在家里，反锁门干啥？”

络佳的声音使陆庸不假思索地打开房门，陪着笑向母亲解释。“我和英妮在家。没想到你会回来这么早。”

“英妮来了？好，今晚上不用做饭了，一会儿你爸爸回来，咱们去饭店吃去。”

络佳已看到达英妮头发散乱地正在陆庸房间里整理衣服，心里明知儿子和她刚刚荒唐过，为怕他们难为情，只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表示对达英妮上门来的重视。

“络阿姨回来了，我今天休息，就过来和他说话儿。”

达英妮在络佳面前有些尴尬。为了让她摆脱尴尬，络佳即慈祥地过去摸了一下未来儿媳的脸蛋儿，微笑着说：“多俊的姑娘啊！只可惜现在许多人专爱对漂亮女孩儿说三道四，甚至造出好些谣言来。”

“阿姨，等我们结了婚，议论就会少的。”

达英妮这是第一次看到未来公婆慈祥的笑脸儿，拘谨的情绪顿时散尽，竟说出了要与陆庸成亲的事。

这时，陆希成也下班归来，恰好听到达英妮的话，对屋内三人微微一笑，说：“你们若是正经结婚，好好过日子，我们也就少操些心。我只怕你们年轻，做出些荒唐事来，让我们跟着……”

“爸爸，我们会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的，您就放心吧。”

陆庸的话对陆希成来说是一种安慰，他的情绪开朗起来，高声叫道：“好，咱们今天到酒店吃饭去。”

一家人团团围坐，品酒用餐本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可是，陆希成这一家今天却吃得不十分愉快。

陆希成带着一家刚刚在酒店里坐下，点了菜，就见从外面进来四位中年汉子，坐到了离他们不远的一张餐桌周围，看外表陆希成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很有身份的人。只听为首的对众人说：“你们点菜吧。今天本经理请客，你们可不要客气。”

“好啊，周总请客，咱们就点好些的特色菜来。”

“对，点些好菜。”

这四位客人议论着点了菜，刚刚落坐，那位被称为周总的人便议论起了整形美容医院的“姐己”，也许是他并不知道“姐己”就坐在他不远处，所以在议论时极为放肆。他对三位同桌的朋友说：“你们听没听说过市整形美容医院有个护士名字叫‘姐己’的小姐儿。哎呀，方才我听我们办公室主任说那小女子可是美极了。”

“那个姐己呀，这市里有头有脸的人儿哪个没听说过她？周总真是本分人，怎么今天才知道？”

“那女子真是漂亮！神仙一般的人物。”

“周总若是有兴趣，明天就去逗试逗试她。你手上有钱，还怕她不上钩儿？”

在周总的引导下，他的三个伙伴顿时眉飞色舞地议论了起来。

达英妮听到他们的议论，惟恐他们当着陆希成、络佳和陆庸的面说出更难听的话来，立即站起身来，面带愠怒之色走到他们坐的桌边，冷冰冰地对那位长得极有风度，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的周总和其余三位说：“我就是整形美容医院的护士‘姐己’，你们在背后议论我，牙疼不疼啊？”

“哎唷，对不起。对不起！请小姐原谅，我们实在不知您就是……唉，冒犯，冒犯了！千万请小姐恕罪。”

周总彬彬有礼地对达英妮道歉，请求宽恕冒犯之罪。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有些秃顶的汉子可能是怕周总难堪，也连忙站起来对达英妮赔笑说：“这位是我们公司总经理周彬。小姐呀，我们实在是不知您就是……现在我们周老总亲自给您道了歉，我看您就消消气吧。”

达英妮见周彬等都不是野蛮的人，他们又一再道歉，方才

消了火气，只说了一句：“对不起的事儿以后少干点儿。”

遂转身回到自己座位上。

陆庸和陆希成、络佳正替达英妮担心，惟恐她得理不饶人，见她及时回来才都放了心。

陆希成和络佳表面上都笑着赞扬达英妮是个很厉害的丫头，不允许别人对她谈三道四。心里却都隐约觉得儿子娶这样一个名声大噪的媳妇，恐怕以后会遇到许多麻烦。所以，他们勉强装着笑脸与达英妮和陆庸吃了饭推说有些累，就先行回去了。

陆庸和达英妮都看出这两位长辈是被周总经理等的议论坏了兴致，也只好随后走出了酒店。

“送我回家吧。”

达英妮见陆庸也是一副心事很重的样子，就请求陆庸送她回自己家去。

“好，我也该去拜见岳父、岳母了。”

陆庸怕达英妮看出他心中的不快，忙装出笑意，挽着达英妮去拜见她的父母。

达英妮的父亲达济天是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别看他已经是个五十余岁的人，可从外表上看他依旧还像四十岁的中年人：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鼻直口方，仪表堂堂；达英妮的母亲乔思丽本是一名舞蹈演员，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就到文化局做了一名工作人员。她今年也已经五十岁了，与丈夫一样保养得极好，从外表上看仍像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她长得虽没有女儿那样美艳绝伦，却也说得是个美丽的女人。了解达济天和乔思丽的人都知道，他们年轻时是漂亮得很的。否则他们怎能生出达英妮这样美的女儿来？

达济天和乔思丽自从女儿十二岁那年起，就开始为漂亮的

女儿操心了。谁知他们越操心，女儿越往美里长。待女儿长到十五岁，就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一次，一家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选演员，一眼就看中了达英妮。若不是乔思丽不放心女儿到文艺界发展，死活不允许她去当演员，达英妮说不准现在已经是大明星了。

由于女儿姿色超凡，不时有些男孩子挑逗她，乔思丽和达济天只好每天接送她上学。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保证不了女儿不受男孩子骚扰。有时达济天陪着女儿，还有胆子大的男孩子敢对着达英妮吹口哨；有时乔思丽陪着女儿，有些胆子大的男子竟敢冲过来摸一下达英妮的脸蛋儿；着实让达济天夫妇为女儿的美犯愁。他们有时甚至希望女儿变得丑一点。可是女儿不仅不往丑里长，反而越长越美。达济天和乔思丽没办法，只好轮流为女儿充当保镖。

直到达英妮十八岁考进了卫校，平时在校住宿，达济天夫妇才因女儿已经长大，对她不再尽接送的义务了。

不接不送不等于不操心。

有一天，达英妮乘公共汽车从学校回到家，乔思丽忽然发现女儿的裙子上有一块油渍，就问女儿是什么。

达英妮莫名其妙地在自己身上寻看，只说：“没有脏的地方啊！”

“在屁股后面呢。”

乔思丽说着过去仔细看了看，才指给女儿，问：“是不是在车上有人对你耍流氓了？”

“没有啊。车上人很多，很挤的，谁敢耍流氓？”

达英妮脸一红，故做单纯地说着，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母亲。乔思丽忍不住笑了起来，指点着女儿的小脸蛋儿骂道：“小傻子！快把裙子脱下来吧。在车上你没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碰到你身上？”

达英妮在车上已感觉到身后那个小伙子不老实了。但她是个小姑娘怕羞，一直未敢声张。后来她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喷到了她的纱裙儿上，她心里也明白那是什么，仍旧没敢声张。

如今面对妈妈的询问，达英妮已羞得小脸儿通红，只不好说出事情真相。她连忙把裙子脱了，丢到卫生间。

“傻丫头，以后周末回家不要坐公共汽车了。”

乔思丽嘴上叮嘱着女儿，心里又多了一层忧虑……

此时，达济天和乔思丽正在接待初次上门的贵客——女儿带回来的男朋友陆庸。

端详、审视，达济天和乔思丽无论如何端详，如何审视也看不出陆庸哪里值得女儿爱。

“或许这小伙子有才，英妮若嫁个有才的男人最好。”

达济天和乔思丽几乎同时想到陆庸可能是因为才气而获得了他们女儿的芳心。

“你们俩恋爱多久了？你个鬼丫头，跟妈还保密！”

乔思丽对女儿询问了一声，抱怨了一句。

“我们相识半年多了。陆庸是个老实人，他不敢来见你们，一直不让我对你们说起他。今天他是来向你们……”

达英妮对母亲说着，又转过脸去对陆庸一笑说：“你自己对他们说去吧。”

陆庸被达英妮逼得没了退路，只好对达济天和乔思丽说：“我是来向叔叔和阿姨求婚的，我请求您二位同意英妮和我成婚。”

“陆庸啊，我问你，你有信心保护英妮吗？”

达济天从心里担心身材并不高大魁梧的陆庸是否有保护达英妮的能力。

“叔叔，您放心。我既然敢娶英妮，就有信心保护她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陆庸回答得果断干脆。

“陆庸啊，英妮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你将来能照顾好她吗？”

乔思丽把女儿搂在自己怀里，似乎怕她嫁给陆庸后受到委屈。

“阿姨，我们一旦结成夫妻自然会互相照顾的。做为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是不会让英妮受到委屈的。”

陆庸的回答让乔思丽感到满意。她不由得对达济天点了点头，笑着说：“你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人家可等着你答应他们的婚事呢。”

“陆庸啊，你们俩的婚事我们是不会干涉的。只希望你们好好相处。”

达济天很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他与乔思丽对陆庸和达英妮婚事的态度，把这桩婚姻能否成就的决定权交给了当事人。

陆庸连忙对达济天和乔思丽改变了称呼，说：“多谢爸，多谢妈，你们给我生养了一个漂亮的好妻子。”

“好了。孩子们，我们祝福你们了。只希望你们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让我们做长辈的少操些心。”

做父母的并不是怕自己操心，而是怕儿女在生活中出现意外。达济天在祝福女儿、女婿的同时，只担心他们在未来遭遇意外或他们的婚姻出现变故。

陆庸和达英妮心里只想着结婚，只想着继续演练采战之法，只想着十八法、六十四式的妙处，哪里还有心思去思考未

来可能会出现意外？

结婚是恋爱的目的。

陆庸和达英妮达到了恋爱的目的。

新婚之夜是浪漫的。新郎、新郎揭去了性神秘的纱幔，变成了男人和女人，可以享受男人和女人的浪漫。

虽说陆庸和达英妮早已享受过男人和女人的浪漫。但他们今夜依旧是浪漫的。

今晚，他们是名正言顺地住在一起的。再没人敢指责他们不检点了。

陆希成和络佳见儿子和儿媳已熄灯就寝，他们仿佛是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一般，同时松了一口气，感到困倦了，刚刚回到他们的房间要休息，就听到儿子、儿媳的新房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这混小子！”

陆希成笑骂了一句，就翻过身来把老伴络佳搂到怀里。

“吱嘎吱嘎”的声音越来越大。

“这可咋整？看你这个儿子……”

络佳有些承受不了新房里发出的“嘎嘎吱吱”的声响了。

“嘎吱嘎吱，嘎嘎吱吱……”

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

“哦……啊……唷……”

络佳心里正骂儿子弄出声响来会被邻居听到笑话。忽然又听到新房里传出了达英妮轻轻的呻吟声。不禁为达英妮感到脸红。暗想当年她与陆希成结婚时，惟恐弄出声响来让人听到不雅，如今的孩子咋就这样放肆！

“嘎嘎吱吱……”

“啊……我……噢……”

床的响声，叫床的呼声越发大了。

“这两个混蛋！以后咱们……”

陆希成首先轻声地骂了起来。

“太不像样子了！我去敲敲他们的门吧。”

络佳也实在不能容忍这些让人脸红的声音了。

“你别去了，看吓着他们。就让他们折腾去吧。”

陆希成阻止妻子去敲新房的门。

“这新媳妇咋这么浪啊！”

络佳叹息着。

“你儿子也不善呢！”

陆希成叹息着。

初当公公婆婆的陆希成夫妇或许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足以让他们心跳加快的声音，他们极其不适应。

新婚之夜本来应是一对新人不适应和难以安眠的夜晚。如今却成了公公和婆婆不适应和无法安眠的夜晚。

“睡吧。别理他们了。新婚之夜，就让他们折腾够了吧！明天他们就该消停了。”

陆希成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极力想尽快入睡，只是睡不着。

“但愿他们以后能消停些吧。”

络佳也念叨着，无法睡着。

“嘎吱嘎吱……”

“啊……噢……”

床的响声和叫床的呼声经久不息。

陆希成和络佳彻夜难眠。

天亮了。

陆希成和络佳起床准备好了早餐。

新房里无声无息，一定是一对新人睡得正香。

“咱俩先吃吧，别打扰他们小两口儿了。”

络佳和陆希成草草吃过早饭，才感到困意。可是他们却要
去上班了。

“唉，咱们走吧。让他们小两口睡吧。”

陆希成和络佳疲惫地走出家门。

傍晚，络佳和陆希成买了菜同时回来。他们一进家门就见
餐桌上散乱地摆着空盘空碗和两双筷子。

新房的门关得严严的，里边悄无声息。

络佳不声不响地把碗筷收拾起来，低声对陆希成说：“咱
俩做晚饭吧。”

“叫他们起来，让他们也帮你一把。”

陆希成对儿子和儿媳十分不满。

“唉，让他们睡吧。咱俩能忙过来呀。”

络佳心疼儿子，只好劝说丈夫。

陆希成长叹一声，只好和络佳一同走进厨房。

饭菜端到餐桌上，络佳才轻轻地敲了敲儿子和儿媳的房
门，轻声叫道：“孩子们起来吧。你们午饭都没吃，快起来吃
晚饭。”

“哎呀，我们一觉睡了一整天。妈，您辛苦了。本来这饭
该我做的，可是却……”

达英妮穿着睡衣从新房走出，揉着眼睛懒洋洋地活动了几
下腰肢，向络佳客气地解释了两句就走进了卫生间。

陆庸也穿着睡衣从新房走出来，他见到父母丝毫没有难堪
的态度。他凑到餐桌前，见有鱼有肉，不禁欢喜起来，对络佳
笑了笑说：“妈，你真是好妈，知道我现在想吃什么。”

“馋猫！快叫你媳妇出来吃饭。”

络佳说罢，疼爱地在儿子脑门上用手指点了一下。

“来了，来了。”

达英妮从卫生间出来，坐到了络佳身边，见陆庸也坐了下来，忙叫他去卫生间洗了手再吃饭。陆庸这才看了下双手，乖乖地去洗了，才坐下用餐。

“你们中午饭都没吃，多吃点儿吧。”

络佳慈爱地劝着儿子儿媳。

陆希成虽对儿子、儿媳只顾贪睡，要老人侍候心里不满，但见络佳脸上挂着满足的笑意，也只好把心中不快压住，暗说：“且看他们以后如何吧。”

“爸爸怎不吃饭？”

达英妮看着陆希成坐在那里只看儿子狼吞虎咽，还没有动筷儿，就笑着问了一句。

“吃饭，吃饭。我儿子可能是真饿了，吃饭像老虎吞食似的。好，你们多吃点吧。”

陆希成说罢，与家人一同吃了晚饭。

饭后，络佳正要起身收拾碗筷，达英妮急忙站起身来，抢着去洗碗，对络佳说：“妈，以后这些活儿应该我们晚辈来做，您不用动手了。”

“这孩子真懂事！”

络佳与陆希成看着儿媳如此懂事，从心里往外欢喜。他们感受到了幸福。

当晚，陆希成和络佳着实困倦，早早就上床就寝。他们刚刚睡着，又被儿子、儿媳房间里传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吵醒了。

“是不是他们的床有问题？”

陆希成有些生气了。

“唉，你的宝贝儿子真有本事！”

络佳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心里对儿子和儿媳既感到可气又感到可笑。

“明天你跟他们说说，这样下去哪行？”

陆希成无法忍受新房里传出声响的折磨。

“我怎么说呀？”

络佳苦笑着问丈夫。

“你就问问你儿子，他是不是需要换张床。”

陆希成真的拿出了主意。

“若问你去问吧。我是张不开嘴的。唉，你就忍几天吧，等他们过了新鲜劲儿就好了。”

络佳是大度的，她能理解新婚夫妇的热情。陆希成听了妻子的话，也只好沉默了。

“嘎吱嘎吱……”

陆庸和达英妮又折腾了多半宿。次日早晨，他们仍旧没有起床吃早饭。

络佳只好和陆希成像昨天一样默默地吃饭，默默地走出家门去上班。

他们刚刚下楼，正好碰到楼上楼下的几个邻居对他们打招呼，一个说：“二位上班呀？你们家现在可真热闹啊！”

另一个说：“你们的儿子身体一定很好啊！”

还有一个说：“你们做父母的，怎不给儿子和媳妇买一张结实些的床？”

“哈哈，啊，孩子年轻，吵着你们了！”

络佳听了邻居的话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急忙低了头。陆希成听了邻居的话只好难堪地苦笑了一声，向邻居表示歉意。

“快走吧，上班要迟到了。”

络佳急急忙忙拉着陆希成逃离了与邻居对话的尴尬境地。

“真他妈丢人！”

陆希成气愤地骂了一句。

“不成了。今晚一定跟他们说说，或让他们把床……”

络佳见丈夫在邻居面前现出的羞愧神态，只能暗暗为丈夫叫屈。她决计提醒自己的儿子，晚上不可以再弄出声响来搅得四邻难安。所以，她晚上一下班，就直接对儿子和儿媳说：“孩子们，你们的床是不是哪儿的螺丝没拧紧。你们快查一查吧。今天早晨我和你爸爸下楼，邻居们都说你们的床……哎呀，吵得人家睡不成觉了。”

“都是你，烦人！”

达英妮被公婆的话说得面红耳赤，娇嗔地瞪了陆庸一眼，故做抱怨地骂了一句。

“唉，你们啊……”

络佳已把难以启齿的话含蓄地对儿子和儿媳说明白了，就微微一笑，径往厨房去了。

“妈，我和你一齐做饭。”

达英妮红着脸，羞涩地随公婆进了厨房。

“英妮呀，以后你可别太纵他了。你们也得注意身体呀。”

络佳与儿媳低声说起了悄悄话。

“妈，他总是……你说我……”

达英妮向公婆表示她对陆庸的无奈。

“你们年轻人这也是正常的，况且你又这样漂亮。”

络佳应酬着，只想劝慰劝慰儿媳，使她不必再害羞。

陆庸被母亲含蓄提示，方才认识到自己因贪图欢乐，已在邻居中造成了影响。他急忙寻来工具，钻到床下去查看他与达

英妮寻欢作乐的欧式钢床是否有螺丝松动。

“床有毛病了怎的？”

陆希成下班归来，见儿子正在床下修床，忍不住含笑问了一声。

“是螺丝松了。我拧紧了它就没事了。”

陆庸说着，从床下爬出来，对父亲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臭小子，当心身体！”

陆希成与儿子开玩笑似的低声说了一句，就走进自己房间。

晚饭时，陆希成和络佳都不再提新房里发出声响的事，尽量使儿子和儿媳不在他们面前难为情。

这晚，新房里宁静了。

陆希成和络佳长长出了一口气，不安的心暂时宁静了下来。他们却没想到达英妮婚后会闹出新的麻烦来。

休完婚假，达英妮回到整形美容医院上班，她正在为同事分发着喜糖。院长——那位五十余岁的老头儿，笑眯眯地向他的摇钱树道喜。

“院长啊，今天怎么没有患者啊？”

达英妮见医院里前来做美容的人没几位，整个医院显得冷冷清清，不由得向院长发问。

“可能是由于美人儿不在的缘故吧。”

院长叹息着，对他的摇钱树微微而笑。

“这回好了，英妮回来上班，整形患者和做美容的客人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啊，这两天英妮不在，好些客人来转一圈就走。这回她回来就好了。”

许多同事都有感而发地附和着老院长的议论。

“我成了什么了呀？我又不是……”

达英妮感到自己似乎受到了污辱。

这时，恰好有几位姑娘在男友的陪伴下先后走进医院来做面部美容。那几位陪女友来的小伙子都用羡慕的目光盯着达英妮。达英妮的同事见了，纷纷掩口而笑着回到了自己工作的位置。老院长也笑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你们这里有一位特别漂亮的护士，她的真名叫什么？”

刚刚进来的一位中年女人悄悄向一位中年医生询问的声音，被达英妮听到，她躲在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那位中年女人。

“你找的一定是达英妮。你看，那位就是。”

那位医生对询问者指着达英妮说着，又对达英妮叫道：“英妮，有人找你。”

“噢，您找我有何事吗？我就是达英妮。”

达英妮很大方地迎着那位中年妇女走过去。

“啊，不是我找你有事情，是我们公司老板打发我来询问一下你的情况。他找你有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我猜可能是要调你到我们总公司去。”

那中年女人说着又向达英妮看了看，好似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一样，就要告辞。

“你别忙走。我问你，你们是哪一家公司？”

达英妮好奇地叫住那个女人，追问了一句。

“信达实业总公司。”

“信达！”

达英妮对信达实业总公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它是市里十分有名气的一家大公司。据说这家公司有上亿元资产，主要经营房地产和家电产品。达英妮略一沉吟，又要向那位女人询问

他们公司总经理姓甚名谁，可是那个女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个女人，神神秘秘的。她只打听了我的真名实姓就匆匆走了，真是让人莫名其妙！”

达英妮在原地发了一回呆，半晌才回过神来。

“英妮，有位患者要做包皮环切手术，你快给他鑿皮、打麻药。我一会过来做手术。”

一位中年女医生悄声叫达英妮去做她的本职工作。

“我这就过去。”

达英妮应了，急忙抛下心事，赶到手术室。

手术床上坐着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正瞪着一双大眼睛打量刚刚进来的达英妮。

达英妮感到他的目光火辣辣的，心中不禁暗骂他是个好色之徒。但表面上还是对他很客气地问了一句：“是你要做手术吗？”

“是的。医生说我……该做手术。”

那名男青年小心地回答。

“你叫江月明？”

达英妮随手拿过医生为这名男青年填的处置单，看了看，又向他问了一声。

“对，我叫江月明。”

“好了，你把裤子脱下来，我给你鑿皮、打麻药。”

达英妮戴上口罩，一面取过专门为患者鑿皮用的剃须刀，一面对江月明发出命令。

江月明顺从地解开裤带，把裤子脱下，仍穿着裤衩儿躺在手术床上。

达英妮见江月明老老实实地躺下，紧张得脸色有些发白，不觉感到好笑，忙把手中的剃须刀拿给他看了看说：别紧张，

一会打完麻药才做手术。我这是鑿皮用的剃须刀。你把内裤脱下来。”

“我知道，只是不好意思……”

江月明羞涩地说。

“这有什么？你是患者，我是护士。”

达英妮说罢就走近手术床。

“我可脱了？”

“快脱。”

江月明慢吞吞地把内裤脱下。达英妮这才发现他已经挺立了起来，忙背过脸去，冷笑道：“你这个人怎么动了邪念呀？你若不老实就等医生来了再说。”

“我……我不是有意的。好了，现在好了。”

江月明的冲动消失了。达英妮才转过脸来为他鑿皮。

可是，当达英妮的玉手揪着江月明的包皮儿为他剃阴毛时，他又冲动了起来。

“你这么大个人怎么这样啊？”

达英妮强忍着怒气质问江月明。

“我……我没办法……”

江月明羞愧地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解释。

达英妮不再理他，竟用剃须刀柄敲了一下他的东西。

江月明被这意外一击，顿时萎缩了。达英妮这才继续揪着他的包皮儿，为他剃尽了阴毛。随后又细细地为他消毒灭菌。

“麻药打上了吗？”

医生走进手术室，问达英妮。

“他不太老实，刚刚鑿完皮。”

达英妮并不给江月明留情面，当着医生的面揭了江月明的短处。

“我怎么不老实？我躺在这儿一动没动啊。”

江月明红着脸辩解。

“别解释了，我给你打麻药。”

达英妮说罢，拿起药针就为江月明注射。

“这小伙子的包皮太长了，若是再不割去一块儿，说不定……”

医生自言自语地说着，戴上橡胶手套……

为江月明做完手术后，医生只叮嘱他七天后来拆线，就让他回家去休养。

达英妮见江月明临走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心中只觉好笑，就指江月明说：“你先别瞪我，七天后你还得来找我拆线呢。”

“我哪敢瞪你？再见了。”

江月明一瘸一拐地走了。达英妮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笑出了声。

“你笑啥？”

医生不解地问。

“王医生，你说这个人为了挨这一刀，却要花许多钱，这是何苦呢？”

达英妮认为像江月明这种情况根本用不着做包皮环切手术，他是自讨苦吃。

王医生听了达英妮的话却板着脸说：“人家要做，咱咋能拒绝？这都是老院长定的规矩：为了创效益，患者的要求只要是出人命的，咱们都要满足。”

“我就不明白，好多男人无缘无故地就来切包皮，真不知这些男人都怎么了？”

达英妮对来做包皮环切手术的男人都很反感。她认为这些

男人都是心术不正的家伙。

王医生心里也明白，许多男人来切包皮，不过就是想让达英妮白嫩的手摸一摸。其实他们是完全可以不挨这一刀的。然而，王医生却不敢对达英妮实说。只劝她说：“你别管他们为啥而来，只要他有钱，随他来呗。反正咱们又不费什么事，来一个就切一个。”

“来一个就切一个。王医生你说得简单！我只怕有些本来就是正常的，你若再给人家切去一块儿……”

“英妮呀，你又不是看不出来，我哪敢给正常的人胡乱做手术？咱做的这些都是多少长一些的。只不过有些人可以不做罢了！”

王医生实在不愿再和达英妮讨论这个问题了。她说罢就转到美容大厅里，丢下达英妮一人打扫手术现场。

“英妮，接电话。”

达英妮正一边收拾手术器械，一边想着江月明等无聊男人为什么好端端地要来切包皮的问题，闻听老院长喊她去接电话，连忙丢下手里的活儿，跑进院长办公室。

“喂，您好。”

“我是信达实业总公司经理，我叫周彬。我想和您谈一谈。不知您是否可以给个机会？”

达英妮听着话机里传来周彬的声音，不禁皱了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没时间。”

“那好，等你有时间再谈。”

周彬知趣地挂断了电话。

“他找我还能有好事儿！”

达英妮心里说着，把电话放下，转身就走出了院长办公室……

七天后，江月明来拆线。他见手术室里只有达英妮和他两个人，就板着脸说：“那天手术前你把我下边用刀柄给敲软了，到今天还硬不起来，你说这事该咋办吧？”

“你若说流氓话，请你找别人说去。你若认为我伤害了你，可以去找我们院长。”

达英妮说罢，赌气就向手术室大门走去。

“达护士，你若敢走，我就到法院起诉你伤害……”

“随你去好了。”

达英妮走出手术室，叫来王医生，说：“江月明的线我拆不了。您去给他拆吧。”

“你们院长呢？”

江月明怒气冲冲地从手术室里出来，见了王医生就询问院长的下落。

“什么事呀？你可以跟我说说。你若是达护士有意见，我可以给你把线拆了。”

王医生劝着江月明。

“不行。我一定找你们院长说话。你们这医院里，一个小小的护士竟敢这样欺辱人，我不吱声儿，她只以为我好欺……”

江月明的吵闹声已惊动了老院长。他急忙赶过来，一见江月明即问：“是小明啊，你怎么了？”

老院长说着，忙向江月明赔笑脸，把他拉进院长办公室询问事情因由。

王医生和达英妮见老院长认识江月明，以为事情会容易解决的。她们正在窃窃私语，议论着江月明，忽听老院长在办公室门口叫英妮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达英妮不以为然地应声而

至，进门看着江月明就问：“你找了院长，究竟想干什么快说吧。”

“英妮呀，他是咱们中心医院院长的儿子。你快给他认个错，去为他把线拆了吧。”

老院长是在恳求达英妮。

“拆线儿可以。他若再提无理要求，我就是不要这份工作，也不会答应。”

达英妮恼怒地说着，就先去了手术室。

江月明以为老院长对达英妮说明了他是市中心医院院长的公子，达英妮会对他改变态度的。他走进手术室后，只往手术床上一躺，就等着达英妮为他拆线。

“把裤子脱下来。”

达英妮的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你能不能和气点儿？”

江月明忍住心里的不快，轻声对达英妮说着，已把裤子和内裤一同向下退。

达英妮不再作声了。她看了一眼江月明的私处，心里不由得有些害怕。他那根曾被剃须刀柄敲了一下的东西此时正像一只萎靡的小虫儿趴在他的小腹下。

“莫非他真的……”

达英妮想着，伸出玉手把那只小虫儿扶起来，开始消毒。

“达护士，我真不骗你，你那天敲了它一下，以后它就真的没有起来过……”

“你太紧张了，等拆了线儿以后就会好的。”

达英妮不敢再指责江月明了。她说话间已为江月明拆完了线儿，因见他那小虫儿依旧萎缩着，又扒开他的包皮装做为他检查是否还有没拆尽的缝合线头，故意摸着那只小虫儿让他感

受刺激。

小虫儿渐渐长大，终于愤怒地挺立了起来。

“你是骗人的，快穿上裤子吧。”

达英妮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急忙收回手来，不敢再招惹那条愤怒的大虫子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多谢你达护士。如果你肯赏脸，我请客儿，向你致谢。”

江月明提上裤子，下了手术床。

“没必要，你走吧。”

达英妮的神情又严肃了起来，再不正眼看江月明。她的心理只感到委屈，暗说：“我是干什么的呀？这样侍候患者，和妓女还有多大区别？”

这天下班后，达英妮带着愁容回到家，对陆庸说：“我必须换个工作，不能再做护士了。”

“你怎么了？”

陆庸关心地问。

达英妮遂把江月明的事对丈夫悄悄说了，叹道：“你若有本事，也不会让我在外面受人气！”

“你别急。明天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了，等我找找人，为你联系一份好工作。若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陋室藏娇，再不让你受委屈。”

陆庸说着，在妻子的脸上亲了一下。

“你陪我回去看看我爸我妈吧。”

达英妮在烦闷时，心里又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好，今晚我陪你去散散心。”

二人计议一定，即穿戴整齐，对络佳和陆希成说了一声，就去看望达济天和乔思丽。

“唉，他们不知又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了！”

络佳在儿子、儿媳出门后，对丈夫说。

“真让人不放心，你这儿子呀！非整个漂亮媳妇，以后有他操不完的心！”

陆希成叹息着。心里猜测达英妮可能是受到什么人的骚扰了。

达英妮带着陆庸回到娘家，达济天和乔思丽见女儿女婿回来，心里欢喜，因知他们还没吃晚饭就决定带他们去酒店用餐。

“妈，我今天心烦，不去了吧。”

达英妮只想和父母说说话，没心思去酒店。

“心烦什么？走，吃了饭就不烦了。”

达济天笑着在女儿脸上轻轻掐了一下，慈爱地说着，就与乔思丽，拉着女儿、女婿来到楼下一家不很大却很洁净的酒店。

“陆庸！不认识我了怎的？”

陆庸听到这轻脆的声音，忙循声望去，见是在大学与他相爱过的山颖正迎着他走来。

“哟，山颖，真是巧得很，在这儿碰到了你，你也来吃饭啊？”

陆庸不敢当着妻子和岳父母的面对山颖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只平和地与他寒暄。

“我和我爸、我妈一齐来吃顿便饭。你们这是……”

山颖说话间目光不时在打量陆庸身后的达英妮和达济天夫妇。

“啊，这两位是我的岳父母，这位是我爱人达英妮，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山颖。”

陆庸礼貌地分别把身边的四个人和他的关系做了介绍。

“你好。早听同学说过陆庸艳福不浅，娶了个特别漂亮的媳妇。今天见到你，真是荣幸得很。”

山颖在与达英妮握手寒暄，但目光里却流露出了对达英妮的嫉妒。

难怪山颖嫉妒达英妮。

当初山颖和陆庸在上大学时是同班的同学。陆庸见山颖长得清秀风流，就对她用起了手段，终于使山颖投入到他的怀抱，并很快就与他有了夫妻之实。正当山颖一心爱着陆庸这个具有独门学问的浪子，期待毕业后与他结成夫妻之时，陆庸却提出要分手。

山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子，哪里会赖在陆庸身边？她只好擦了擦伤心的眼泪，离他而去。

谁知，二人刚刚分手，陆庸又先后勾搭上外语系的系花宋云和音乐系头号大美人秦萧萧。直气得山颖在背后骂陆庸是见异思迁的流氓。

如今，时过境迁。山颖已渐渐淡忘了对陆庸的痛恨，又因自己年龄不小，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恋人，不免又时常回想起与陆庸在一起的时光。

达英妮与山颖寒暄过后，亲送她回到父母身边才转回来与自己父母、爱人选桌坐下，笑问陆庸：“你和山颖一定不是一般同学关系。是不是你们处过对象？”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只是一般同学关系，不信你去问她。”

陆庸故做出坦荡的样子，毫不犹豫的回答使达英妮信以为真，这才对父母笑了笑，说：“咱们点菜吧。”

达济天、乔思丽看着女儿、女婿，忍不住笑道：“你们俩

可别互相猜疑，好好过日子吧。我们真怕你们闹意见。”

“爸、妈，英妮总是欺负我……”

“谁欺负你啦？你还敢告状，看我不……”

达英妮与陆庸撒娇地厮闹了一回，暂时忘了心里的烦闷。

酒饭过后，达济天和乔思丽见天色已晚，就挽留女儿、女婿住下，说是不放心他们回去。达英妮和陆庸不好辜负老人的心意，只好住到了达英妮没出嫁前独住的房间里。

这晚，陆庸因心里想着山颖，在与达英妮操演采战之法时更加卖力。他回忆昔时风流竟把达英妮当成山颖，情绪越发激昂。

“嘎嘎嘎……”

遗憾的是床铺不时发出声响，使达英妮不敢纵情，不时提醒他：“轻点，当心爸、妈听到。”

尽管陆庸有所收敛，动作不敢过急过猛，达济天和乔思丽还是听到了女儿、女婿弄出的响声。他们正为女儿在工作中遇到的烦恼而伤脑筋，正难入睡，又听到女儿女婿在房间里不时弄出声响来，哪里还睡得着？

“这俩孩子！闹腾了多半宿，害得我没睡好觉。”

达济天清晨起床就对乔思丽叨咕。

“你个老不正经的，谁让你听人家弄出的声响来着？”

乔思丽笑着骂老伴。其实她自己也没睡好。

“这俩孩子这样下去，身体哪能受得了？你得和姑娘说说，让他们节制点，万一……”

达济天又开始为女儿、女婿的身体担心。当然，乔思丽也不例外。

陆庸最近常常盗汗，有时还觉得腰疼。达英妮笑着劝他

说：“一定是你的阳快被我采光了。我看你还是快快挂起免战牌或举手投降吧。”

“我投降，暂时投降。”

陆庸嘴上应着，行动上却依旧不肯服输告饶，每晚仍与达英妮演练采战之术。直到有一天，这个贪色不顾命的陆庸着实招架不住，因虚脱而昏倒在达英妮身上，吓得达英妮叫又不敢叫，喊又不敢喊，只好先把他放倒在床上，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又为他把内裤套上，才低声唤他名字，又掐他人中穴，好歹把他救醒过来，他才不敢再好胜逞强，向达英妮挂起了免战牌。

达英妮救了丈夫一命，正专心护理调养，暗下决心以后不可由着他，要让他有所节制。可是陆庸因纵欲险些丢掉性命的事自被络佳知道后，就开始抱怨达英妮。说是因为她不去上班，白天在家养足了精神，晚上就引诱汉子，活活把汉子给累坏了。

达英妮有苦难言，只好对络佳说：“以后我跟你睡在一起，让我爸跟他睡去，省得我落下引诱他的罪名。”

“我不是不许你们小两口儿在一起，是想让你们节制一点，万一累坏了，作下病根儿，你们后悔就晚了。”

达英妮知道络佳并不是真心怪罪她，但也感到自己不去上班工作，每天待在家里有些不妥。于是决定明天开始去上班。

对于上班去工作，达英妮本来是有热情的，她极喜欢在美容大厅里接待前来整形的患者和做面部皮肤养护的客人。因为在众人面前，她不时会听到人们赞美她的美丽。惟独不愿进小手术室去为患者做手术前的准备。因为面对一个患者，特别是男性患者时，她不仅会感到无聊，有时还会受到亵渎。个别男性患者说出的混话，常常会使她感到受了污辱，从而惹下满腹

的不愉快。她几次向老院长提出不去小手术室，不去为做包皮手术的患者去鑿皮，都被老院长笑着拒绝了。老院长只说许多患者都是看着她才来的，若她不去为患者服务，患者一定会走掉的。为了医院的效益，希望她不要让院长为难。

一想到要去做那种摆弄男人的工作，达英妮心里又对上班的事感到冷漠和厌倦了。

“唉，一定跟院长说明，再不进手术室了。他若同意，我就安心上班，若是不同意我的要求，我宁可到信达实业公司去，也不再进手术室去讨烦恼！”

达英妮主意已定，又见陆庸身体已无大碍，也要去单位，即与他一同走出家门分头去上班。

陆庸到了单位就听说出版社管理体制要改革了：以后一律取消档案工资，编辑只挣效益工资，不由得暗自叫苦。他是通过陆希成的同学关系被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由于学识水平低，他在工作中多次因为书稿编辑质量差而被社领导批评。前不久，社里几位领导都与他谈过，说若是不能胜任编辑工作，就请他尽快另寻接收单位调走，出版社是不养滥竽充数的人的。

“编辑挣效益工资。我若拿不出好选题，抓不到好书稿，岂不是挣不到工资了？”

陆庸为自己的前途犯起愁来。

“陆庸，请接电话。”

同编辑室的一个同事请陆庸听电话，才使他回过神儿来，急忙过去接过话机，问：“哪一位？”

“我是山颖。陆庸啊，你若方便，咱俩见一下面吧，我有点事儿要和你谈。”

山颖相约，陆庸哪能拒绝？这两天他心里一直在想着山

颖，不时拿山颖和达英妮比较。

“好啊，你说吧，什么时间在哪里见面？”

“半小时后我到你单位门口儿，你等我好了。”

山颖的光临使陆庸暂时忘了工作上将面临的危机。他陪着昔日的恋人走进一家咖啡厅，在温馨的环境里，重温旧时甜蜜，述说着眼前彼此的苦恼。

“陆庸啊，我们单位要裁人了，据说要裁一半呢。我估计我是跑不掉了的。你快帮我联系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别让我饿死吧。”

山颖所在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前些年效益是很好的，如今也面临着改革和压缩人员的问题。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来找昔日的恋人帮忙。

“你有文凭，又有能力，公司凭啥裁你呀？”

“陆庸啊，你真是个傻子。我们公司经理就是宋云的爸爸。宋云跟你好了以后，她能不忌恨我吗？据说你后来又跟秦萧萧好上了，宋云就对外人说你和她分手是我给挑拨的。你说我……”

陆庸听着山颖的话，忍不住笑了笑，反问道：“宋云早就结婚了，她怎么还会忌恨你？”

“你呀，也不知你是真懂女人还是假懂女人！宋云和你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反正我心里是对所有和你好的女人都忌恨的，也包括你的妻子。你现在是大编辑，接触的人多，你就帮我联系一个单位吧。我又没有太高的奢求，只要有工资就行。”

面对山颖的请求，陆庸明知他是无能为力的。但还在前恋人面前显示他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竟随口应道：“等我想想办法吧。”

“到什么时候还得靠老朋友啊！”

山颖满意地笑了。

“老朋友，你怎么还不结婚呀？”

陆庸故作关心地问。

“谁还会要我？我让你弄成这个样子，和哪一个男孩子在一起，我都会想到你跟我……所以我一直害怕谈恋爱……”

山颖幽怨地叹息了一声，眼里噙满了泪水。

陆庸没有为自己对山颖造成的伤害而后悔，他竟笑着把山颖搂住，反问她的：“你心里只是丢不下我是吗？”

“你是个陈士美！”

山颖嘴里骂陆庸，却没有拒绝他的搂抱。

“以后我得承担起责任了……”

陆庸说着又动情地狂吻起山颖。

“你……别这样……我……”

山颖对前恋人半推半就地承受着她曾感受过热情。

陆庸已与达英妮有一周没有演练采战之法了。他刚刚蓄养起的能量全部释放到了山颖身上。

山颖在咖啡厅的小包间里承受过陆庸的雨露滋润，文静的脸上泛出娇媚。她搂着陆庸赞叹道：“你的本事更大了。真是士别三日，自当刮目相看。”

“明天咱俩再干一场，我还有更高的水平没发挥出来呢。”

陆庸忘了自己的身体，又要在文化修养方面胜于达英妮的女人身上展示他的独家学问。

“随你安排。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山颖眷恋着陆庸。她似乎是对自己的将来丧失了信心。

“好。明天上午十点，我带你到我家去。”

陆庸与山颖约好次日相见，就离开了咖啡厅。

“宋云！”

真是冤家路窄。陆庸和山颖一出咖啡厅大门，正巧碰到了宋云。

“哼！”

宋云没有理睬陆庸，只冷冷地“哼”了一声，瞟了山颖一眼，就昂然离去了。

“这回可要麻烦了！”

陆庸首先担心的是宋云把他与山颖私会的事张扬出去，从而传到达英妮的耳朵里。

“可不麻烦！这人回去跟他爸爸一说，我哪儿还有脸……”

山颖急得差点掉下泪来。

“你稍等，我去跟她说明白……”

陆庸顾不得对山颖解释清楚，就丢开山颖急步追上宋云，与她并肩而行，陪着笑脸问：“宋云，你现在还好吗？”

宋云仰着脸，就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依旧趾高气昂地走自己的路。

“宋云，你怎么不念旧情？”

陆庸耐着性子，又与宋云搭话。

“呸！谁和你有旧情？你是个卑鄙的人，请你离我远些。”

宋云对陆庸没有注意礼貌的必要。她像高贵的妇人呵叱自己的狗一样呵叱着陆庸。

“你……你若再敢跟我装……我……我就去找你老公……”

陆庸恼羞成怒，耍起了无赖的把戏。

“你去好了。你这条癞皮狗，你不去找我爱人，明天我也会让他去找你的。”

宋云对陆庸越发鄙视，竟当面骂他为癞皮狗。

“你还敢跟我装正经？别忘了当初你让我干得那×样！”

癞皮狗索性就癞皮到底了，顿时气得宋云脸色煞白，停住脚步，抬手就打了陆庸一个响亮的耳光。

“你……好。咱们走着瞧！”

陆庸被宋云当街打了个耳光，引得许多人注目，他顿觉羞愧难当，但面对宋云一脸正气，又觉得她凛然不可犯，只好灰溜溜地掉头溜走。

陆庸没有如约邀请山颖来和他切磋淫艺。他因昨日与山颖苦战了一回，耗尽了精力，又被宋云羞辱了一场，回到家就病倒在床上。此时，他正在闭目养神，按照达英妮和络佳的叮嘱卧床休息。

操
心

昨晚，络佳和达英妮下班回来，见陆庸脸色灰白，瞪着眼睛躺在床上，以为他是旧病复发，就连忙送他去了医院。面对询问病情的医生，陆庸怕达英妮和络佳着急，只说是因为单位要改革，下月起开始挣效益工资，他是一时着了急，上了火，才感到身体不适的。

医生听了他的话，为他检查了一阵，又看了看漂亮的达英妮，才摇了摇头，说：“病并不重，只要以后注意节制，小两口儿别老在一起就会恢复健康的。”

遂开了药，就打发陆庸和络佳、达英妮回家。络佳听了医生的话，又忍不住抱怨达英妮。

达英妮受了委屈，只好争辩说：“我已一个星期没让他碰我了。你只问他在外面有没有找别的女人吧。”

“我又死不了。妈，你可别再唠叨了！”

络佳见陆庸不耐烦了，才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明天我回我妈家住去，省得让你妈说我！”

达英妮委屈地哭了。她因白天在单位向老院长提出不进手术室的要求遭到拒绝，心情极其烦躁，方才又被公婆数落了一场，不禁要赌气回家。

“你也别闹了。我现在病着，你却要回家，是成心让我着急怎的？”

陆庸总算说服了达英妮，正要继续思考自己将来如何谋生，如何帮助山颖找一个新的职业，如何报复一下宋云对他的羞辱，却听达英妮对他说：“明天我不去医院上班了。如果你同意，我想到信达实业公司去应聘。他们正缺一名公关部经理，每月工资五千元。”

“五千元工资可不少，我只怕你去做公关经理，又要抛头露面……”

陆庸并不知道信达实业公司经理周彬已给达英妮打过电话，达英妮已经答应明天去上班了，他还在谈论自己的担心。

“我想去谈谈。如果他们聘任我做经理，只负责管理公关人员，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而不是东奔西走去谈业务，我就去试试。”

“你这是天真的幻想。你想想看，你又不懂管理，人家聘你无非是相中你的美貌，怎能花五千元钱雇你坐在办公室里，而不让你利用长相去搞公关？”

陆庸的话使达英妮觉得有道理，但她又不能不去工作，只好明知山有虎，也要上虎山了。

所以，今天一早达英妮叮嘱了陆庸要按时吃药后，就去应征了。

陆庸一个人躺在床上，既不敢找山颖来，又想不出自己以后的出路，不知不觉在烦恼中睡着了。

下午，达英妮欢欢喜喜地回到家，见丈夫正在沉睡，就悄悄把小巧的背包放下，从里面取出一张银行储蓄存款折，认真地看了看，随手放到床头柜儿上，又看了眼丈夫，就睡到他身旁，心说：“等他醒来让他欢喜。”

陆庸醒了，看见妻子睡在身边，因恐惊动她，就没有翻身起床，只躺在那儿静静地欣赏她的睡态。

“世间哪还有这样美的美人儿！”

陆庸在心里赞叹着自己有幸得到了达英妮。

忽然，达英妮睁开了眼睛，见丈夫正在贪婪地看着她，禁不住笑骂道：“你这个好色之徒！还敢看我，一会儿看出邪念来，你妈又该说我是狐狸精迷惑你了！”

“我愿意被迷惑。”

陆庸说话间又爬到达英妮的身上。吓得达英妮连忙哀求道：“我的祖宗，你可歇几天吧。若再不知节制，你的命儿还要得成吗？咱俩以后日子还长，你怎一刻也不肯歇呀？”

“我一见你就……”

“呸，呸！你的阳都快被我采尽了，还敢动花心？”

“等我好些的，非把你的阴采来补我的阳儿不可。”

“等你好些，我任你采。今天你得听我的，快下去，我有好事说给你听。”

夫妻二人打情骂俏了一阵，达英妮总算把陆庸从身上哄了下去。

“今天我去信达实业总公司了。”

达英妮起身把那张存款折儿递到陆庸手里，刚说出她去应聘的公司名称，陆庸看到存款折上的钱数，就惊问道：“这是三十万元！你哪儿来的这些钱？”

“你别急，听我说嘛……”

达英妮看看丈夫着急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笑，才把上午去信达实业总公司的事详细说了出来。

今天一早，达英妮如约赶到信达实业总公司去见周彬总经理。

周彬见达英妮真的如期而至，顿时眼睛一亮心中一喜，连忙亲自为她让坐倒茶。二人寒暄了一阵后，周彬才一本正经地说：“达小姐，咱们或许有缘。上次在酒店里唐突了你，我们可谓是不打不相识呀。那天我和几位其他公司的朋友随便去吃便饭，无意间冒犯了你，当时你挺身而出上来质问，我的心里就觉得你是个很难得的公关人才。况且我打发人去问了你的姓名后，知道你姓达，我就越发坚定了调你来我公司的信心。”

“为什么？”

达英妮被周彬的话吸引了。她不解地插话问了一句。

“你想，我公司的名字叫‘信达’，岂不是应该相信你达小姐？‘信’者，诚也。我这‘信达’要以诚待你，‘达’者，成也。你达小姐若肯加盟我公司，我这‘信达’就事济矣！岂有不成功之理？”

周彬这番话已说得达英妮心里十分受用。她早把上次周彬和几个男人冒犯她而对周彬形成的成见忘得干干净净了。

“我来贵公司能做什么呢？”

达英妮这一问，周彬已知她有心来“信达”工作了。遂笑道：“我总公司公关部经理的职务一直空缺。真是虚席以待达小姐。我看你做这个职务是最合适的。”

“具体做什么呢？”

“主要是配合我从事一些重大的经营项目的洽谈和管理本公司的公关业务人员。你若肯屈尊就职，你的档案关系就落在总公司。职务属于公司中层干部。另外为使你没有后顾之忧，

我可以先给你存下三十万元养老金。我知道现在的公司多数都是朝不保夕，公司经理出事的一个接一个。我既然把你调来，就不能让你受到委屈。但你也不能辜负了我的一片心。”

周彬把话说清楚了。

达英妮应允了，一份聘任合同签妥了。

“杨主任，办一份三十万现金支票交给达英妮经理。名目暂时空下，将来从公关活动费中报销。”

达英妮答应了到“信达”工作后，周彬就把他的办公室主任杨凯叫了进来。这时，杨凯拿着总经理和达英妮刚刚签好的聘任合同正要离开，闻听总经理发出指令，忙连声应允，又看了看达英妮，方才出去了。

“这个主任怎么贼头贼脑鬼鬼祟祟的！”

达英妮自见到杨凯在心里对他就没有好印象。

周彬似乎看出了达英妮对杨凯的态度，对她说：“杨凯这个人很机灵，就是形象差点。以后你和他接触多了就会了解的。唉，我又完成了一件大事。英妮呀，明天就来上班吧。我明天上午不办公了，和你出去找个环境好点的茶楼，把公司的情况向你好好介绍介绍。”

“经理太客气了。”

达英妮做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心里怎能不知道周彬给她三十万元钱，又要请她赴茶楼的用意？但她却在利弊权衡过后，接受了三十万元钱，并同意和周彬进茶楼。她觉得只要离开整形美容医院，每天就会少许多因男人而引起烦恼。尽管来“信达”会受到周彬的垂涎，可是，她却有信心和周彬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周旋下去。她以为对付一个熟悉男人要比应付诸多陌生的男人容易得多。

陆庸听达英妮讲述了去“信达”应聘的经过，叹息道：

“我没本事，才让你出去抛头露面，如今周经理给了你三十万元钱，恐怕他对你一定怀有非分之想。你该如何与他周旋呢？”

“你别担心，我一定让他空欢喜。那个周经理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我想凡是文质彬彬的人都会听老婆的话。我会尽快和他夫人成为好朋友的，让他奈何不得我。”

达英妮说得十分轻松。

陆庸暗想我前途难料，若不许英妮去就职，只怕以后我夫妻二人生计难以维持。有道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莫不如表面上支持她去，暗中却留心她对周彬态度。只要她不变心，我又何必理会她在何处就职？

遂做出兴奋的神情对妻子说：“我看你成竹在胸，你就安心去上班好了。唉，我有个有本事的老婆，以后我若没了职业，说不准还会让老婆养着呢。”

“我养你倒是没问题的。我看你以后莫如不去上班了，只让我来养你。只要你白天养足了精神，晚上能不怕被我采了阳去就行。”

达英妮与丈夫开着玩笑。

“好。明天我真的不去上班了，只让你养着。”

陆庸在与妻子说笑之时，已穿上了衣服，走下床来在屋里活动着身体。

“不跟你胡说了，我要做饭去了。一会儿妈回来，若是见我和你待在一起，又该说我缠着你了。”

达英妮并没有因为自己拿回来三十万元钱而产生骄傲情绪。

陆庸见妻子如此，反倒有些过意不去，就拦阻她说：“别做饭了。你现在是大公司公关部的经理，我若让你下厨房，

岂不是和让千里马拉盐车一样？我看晚上把你爸、你妈也叫过来，咱们一起找个好些的酒店为你庆贺一下吧。”

“好啊，咱两家六个人去酒店聚一聚。不过可不许提为我庆贺。我到‘信达’能不能干好还不知道呢。哪敢让他们四位老人为我庆贺？”

达英妮自己也知道她得到这份职业完全是因为她生了一副漂亮的脸蛋。靠姿色获得的荣耀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没有多少光彩的成分。所以，当她给父母打电话，请他们出来一同去聚餐时，并没提自己调动工作和一次性挣来三十万元钱的事。

当晚，陆庸和达英妮带着双方父母在市内比较有名气的一家大酒店里聚餐。

陆庸听了达英妮的话并没有提达英妮已经调到“信达”做公关部经理的事。可是，达英妮的父母却已听到了关于他们的女儿到“信达”就任公关部经理的消息。

酒菜刚刚上齐，达济天就笑着对女儿说：“你当上了公关部经理，以后做事可得谨慎些呀。现在关心你的人太多了，你稍不注意就会让人传得满城风雨。你今天刚刚和‘信达’签了聘约，这消息就传了出来，而且还传到了我耳朵里。”

陆希成和络佳听到亲家这话，同时吃惊地看着达英妮，问：“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英妮当上了信达实业总公司的公关部经理。月薪五千元……”

陆庸还要往下说，已被达英妮阻止了。她只说是看到了招聘启示，就去试了一下，没想到侥幸碰到了运气。以后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还很难说呢。并没有提及周经理一次付给她三十万元现金的事。

“唉，我这姑娘若是长得差一点儿就好了。一个漂亮女人去做什么公关经理，真让人不放心啊！”

乔思丽在女儿做公关经理的事得到证实后，首先发出了感叹。

“漂亮又不是罪过。现在有些人就是闲的，专爱议论漂亮女孩子。我们英妮做公关一定没问题。只要咱是本分人，脚正还怕鞋歪吗？我看这事是件好事，怎的也比在整形美容院好。”

络佳的话音刚落，陆希成就接着说：“英妮做公关部经理又不是公关小姐。我看是件好事。只是我这个儿子没有他媳妇有出息。他若再不努力，只怕是配不上英妮了。”

一家人正在包房里边用餐边议论着达英妮就任“信达”公关部经理的事，忽听服务员在外面敲了敲门，随即捧着一束鲜花进来，献给达英妮，轻声说：“我们酒店老板请达经理以后多关照。这是我们经理特意送给达经理，向您表示祝贺的。”

“你们酒店老板怎知我……”

达英妮吃惊地问。

“你们公司周总经理方才带几位朋友来用餐，他看到了您。特意向我们老板介绍说您是他公司新聘任的公关部经理，还为您把餐费结算完了。”

服务员解释过后，礼貌地退出了包房。

“好啊！来咱们敬达经理一杯酒。以后咱们出来吃饭不用自己花钱了。”

陆庸带头向达英妮敬酒。

达英妮却忧心忡忡地说：“你别跟我开玩笑。我是真怕以后要经常陪一些关系户出入酒店的。我明天真不想去上任

了。”

“傻孩子，该上任还是得上任。只要咱自己自重些，接待一下关系单位的客人也没什么。”

络佳心里也怕儿媳以后做出丢人的事，所以在劝的时候总是强调“自重”或“脚正”。

达英妮怎能听不出公婆言外之意？她心中反感，只是不好明言。恰见众人已酒足饭饱，便推说身体不舒服，就张罗要回家休息。

于是，这场酒宴结束了。

达英妮就任信达实业总公司公关部经理，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随周彬总经理坐在市内最有名气的茶楼包房里品茗，并听总经理向她介绍公司情况。

操
心

“英妮呀，以后你可得和我一条心啊。咱俩在工作上要配合，在生活上要体贴，只要你让我满意，本老板是不会亏待你的。”

周彬简要介绍了公司情况，又语重心长地要求达英妮要和他密切合作。

“经理，您夫人在哪儿工作？您跟我说说您的家庭情况呗。”

达英妮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行事。她要尽快和周彬的夫人相识并成为好朋友。

“我第一个老婆死了，没留下一男半女。现在这个爱人在外贸局工作。她是学外语的，叫宋云。我们刚刚结婚不久。她小我十一岁，听说她和你爱人是一个学校同届的同学，他俩还谈过恋爱……”

周彬说到这儿，就看着达英妮欲言又止。

“听说我家陆庸在大学时谈过三个女朋友。没想到尊夫人还跟他读过恋爱，真是很巧的。”

达英妮说着，又用目光鼓励周彬讲下去。

“英妮，昨天我看了你的档案材料，才知道你爱人就是陆庸，唉，真没想到啊……”

“陆庸怎么了？莫非他和尊夫人……”

“英妮，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但你绝对不可以去质问陆庸。”

“我答应你。”

“前天晚上我爱人回家对我说，她在一个咖啡屋门口碰到了陆庸和他在大学时处的第一个朋友山颖。因为山颖是我岳父公司里的工作人员，他可能是怕我爱人回去对我岳父说山颖不正派，就非要和我爱人解释，我爱人当时和山颖都和陆庸谈过恋爱，又见他二人在一起鬼混就不理睬他们，谁知他纠缠起我爱人，结果让我爱人打了个耳光……”

达英妮听说陆庸竟背着她又和旧恋人往来，心里顿时火冒三丈。但因不好当着周彬的面发作，只好装做并不介意的样子，笑着问周彬：“您爱人把他们过去的事都对您说了怎的？”

“新婚之夜，她不是姑娘了还瞒得了我？在我的追问下，她把实情全都招了。你爱人真是艳福不浅！他在大学时先跟山颖，接着又和宋云，最后又勾上了音乐系的秦萧萧。据说她们三个谁也没能完完整整地逃出陆庸的手，都让他给破了身子。前天晚上，我爱人还让我去找陆庸算账呢。”

周彬说起陆庸，目光中已充满了仇恨。

“咱们不谈这些了。就算我瞎了眼，嫁了个……唉，不说这些了。咱们谈谈以后工作的事吧。”

达英妮因无法核实周彬的话是真是假。只好权当是真的，

心里只骂陆庸对她不忠诚，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周彬并没有宽慰她，也没有马上与她谈工作，而是抽身去了卫生间。

“必是真的，前天他突然病倒，一定是和山颖在一起累着了。况且又挨了宋云的耳光！”

独自坐在包房里的达英妮又在想陆庸和其他女人的事。她竟判断出了陆庸这次病倒的原因。

世间之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陆庸哪曾想到他与山颖之间的事会这样迅速地被达英妮知晓？

他在家养病，寂寞难耐，一心盼着妻子回来和他亲热亲热，聊聊天儿。可是，当达英妮下班归来，他却发现妻子并不似往日微笑着进门对他一团和气而是一脸冰霜，对他视而不见，竟直奔自己房中，“咣当”一声关了门，倒在床上装起睡来。

“你怎的了？是不是……”

“以后你少跟我虚情假义地装亲热！你若喜欢别人趁早明说。”

达英妮丢下这句足以让陆庸后背冒凉风的话后，就再不吱一声，任凭陆庸千哄百劝，只是沉默不语。

络佳和陆希成回来，见儿媳不像每天一样出来和他们说话，就问儿子。陆庸只推说她是累了，身体困倦。

络佳不仅信以为真，还猜测儿媳可能是有了身孕，竟叮嘱儿子不可再与媳妇同房。

如此一连过了三天，络佳终于觉察出儿子和儿媳关系不正常了，便问儿子和媳妇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和我呕起气来。”

达英妮在房里听着陆庸母子的对话，因恐让公婆误解她在外面有什么风流事，才走出来对络佳说：“妈，你还怪我诱惑

他，使他累出了病！你现在就问问他吧。看他到底是跟谁累得起不来床了。”

“英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庸见妻子美目含怨，脸色涨红，忙装出受到委屈的样子，反问妻子。

“你一周之前，让谁打了个耳光？你一周之前跟谁进咖啡厅鬼混来着？你还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当着爸、妈的面说清楚。你若看我不好，你趁早明说，我给你让地方，随你娶好的来！”

达英妮的话问得陆庸瞠目结舌，支吾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过和大学同学在咖啡厅里聊了聊天儿，并没……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为啥让人打了耳光，回到家又起不来床了？你别以为我是好骗的。”

陆庸和达英妮的问答，已使络佳和陆希成明白了儿媳几天沉默不语的原因。他们几乎是同时对陆庸训斥道：“你个不争气的东西！娶了英妮这样漂亮的媳妇还不知足，又在外边干见不得人的事，你可真是不气死我们不罢休啊！”

“我……我错了，以后……”

陆庸认错，检讨，表决心，只想求得妻子谅解。

达英妮只冷笑一声，说：“陆庸，你是对得起我了，以后你就看着办吧。”

陆希成、络佳听了儿媳的话，心头顿时笼上了一片浓重的阴云。

“不争气呀，咱俩就跟着他操心吧！”

陆希成叹息着，开始和络佳一起琢磨如何能使儿子和儿媳和好的办法。

“这是他俩之间的事，咱们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络佳与陆希成长吁短叹过后，只能告诫儿子以后要善待媳妇，不可再与别的女人往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络佳为使达英妮尽早与陆庸和好，她又用心良苦地对达英妮进行劝导，并施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早晨公婆为儿媳备好早餐；晚上公婆为儿媳接下背包，问寒问暖，偶尔儿媳晚归，公婆又静候其归来，侍奉上茶水，终于感动得达英妮对她说：“妈，您不用这样照顾我，我应该照顾您才对。以后你也不用再为我们的事劳神，我已不和他一般见识了。”

“好孩子，你若能宽恕他这一次，妈也就放心了。”

络佳真对达英妮的话信以为真，只以为自此以后一家人可以安稳过日子。哪知达英妮自从得知陆庸在外边另有所爱之后，即深感委屈，暗自打定主意，与他敷衍生活，再不以真情感待他。

达英妮与陆庸貌合神离地过着夫妻生活，再没了往昔的和谐与浪漫。

陆庸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渐渐身体康复，又欲一如既往地跟达英妮恢复演练采战的功课，达英妮忸怩了一阵儿，方才说：“只要你不怕被采尽了阳，我才不怕你呢！”

于是，夫妻二人床第之乐又得以恢复，只是乐过之后，达英妮要说些抱怨陆庸不思进取的言辞。每到这时，陆庸只好做出虚心态度，从不敢反驳一句。

“懦夫只有床上本事！”

在达英妮心中，昔日文武兼修的才子，渐渐变成了窝囊废物。

女人一旦瞧不起丈夫，难免就会在外面被她可心的男人勾

引了去。

一心想把达英妮这位绝色美人儿勾搭上手的周彬近来常听到这个美人儿在无事闲谈中抱怨丈夫不争气，唯唯诺诺的不像个汉子。

“时机到了，我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周彬做为总经理，在商场上是不会错过商机的；做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在情场上同样善于把握偷情的时机。他要因机而作，及早把美人揽到怀中。

这天，周彬有业务上的事需要到外地出差，就乘机叫来达英妮，对她说：“英妮呀，我去谈这笔生意可不小，如你家里能脱开身，我希望你能出面配合我一下。”

“好啊，我正在家里待得腻烦，出去走走最好。你可以叫我的名字了——答应你。”

达英妮开着玩笑答应了与周彬次日一同出差。

当晚，达英妮只对陆庸说是和公司几个领导一齐去外地考察项目，并没敢说是只与周彬两人外出，陆庸因妻子要因公出差，只好为她准备好行装，次日一早亲送她出门上了公司每天来接她的专车。

“她出门远去，我正好自在快活。”

陆庸望着妻子坐的轿车远去，心里又想起了山颖。他要利用妻子不在家之机，把山颖约来家里，尽情欢娱一场。

达英妮坐在轿车上回头看了看丈夫，见他兴冲冲地向楼上跑去，心里已猜出他可能又要不安分了。不禁冷笑一声，暗说：“随他去好了。以后我也可以活得自在些。”

遂不再去想陆庸，赶到总公司会合了周彬，二人就一同出差去了。

这次公出对于周彬和达英妮来说，无异于蜜月旅游。

当天，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周彬和仪态万千、秀色可餐的达英妮到了目的地。他们没有惊动关系单位，悄悄地住进了一家豪华宾馆。

“英妮呀，咱们先包一个房间吧，说不准晚上我要出去的。”

周彬按计划安排着他与达英妮的旅途生活。

“您说了算吧。”

达英妮既与总经理出来，就已做好了一切都听凭总经理安排的打算。

“住下以后，咱俩先洗漱一下，就下楼吃饭，然后再安排其他事。”

一切都在按周彬的计划实行，周彬与达英妮在宾馆服务员的引导下走进温馨的客房——内外两部分组成的套房。

“好气派呀！”

达英妮被富丽堂皇的客房内的陈设和格局惊呆了，随即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叹。这是她有生以来住过的最高级宾馆，也是她平生见过的最豪华的居室。

“这个房间是你的，现在你想怎样都可以。”

周彬坐到了沙发上，看着绝色美人陶醉在这个优美的环境中，他感到欣慰。

“好啊！我想先洗澡。经理，你等我一下好吗？”

达英妮好似到了家一样无拘无束地在周彬面前脱去了外衣。

“你洗吧，我等你洗好了去吃饭。”

周彬沉静地坐着，尽力不让达英妮感到他心存邪念。

达英妮正在自己的旅行包中翻找内衣内裤，见周彬坐在一边，随口就问了一句：“经理，你不洗澡吗？”

周彬被问得一惊，误以为这个美人儿有意与他同洗，即大笑着问道：“咱俩一起洗吗？”

“经理，你好坏呀。”

达英妮羞红了脸，忙抓了内裤内衣跑进卫生间，把门反锁上了。

“你别紧张，我还不至于去偷看你洗澡。”

周彬依旧笑着高声对卫生间里的达英妮说。

“我一会儿就洗完，你别着急。我不洗干净了是不好去吃饭的。”

达英妮已放开了淋浴水管。“哗哗”的水声使周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

周彬站起来，凑向卫生间的门。

“您别急，我一会儿就洗完。让您枯坐等我，真不好意思。”

达英妮关闭了水管，高声说。

“你别急，我不着忙的。”

周彬内心是急切的。他听到卫生间内又响起了流水声，恨不能变成一只小虫儿从门隙爬进卫生间里去欣赏裸体美人。

“今晚我一定让她陪我睡！”

周彬冲动了起来，暗自下定了决心，今晚一定要与这个被他用重金聘来的公关部经理上床。

水声停了。

周彬心中一阵紧张，他不知道出浴的美人儿会美成什么样儿，他真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在时机未到时，打草惊蛇，让美人儿对他生起戒备之心。

“经理，你是洗完澡再吃饭还是吃过了饭再洗澡？”

达英妮因自己洗澡让周彬久等了，所以她走出卫生间只好礼貌地询问周经理是否也要洗澡。

“我们先吃饭去吧，你一定是饿了。”

周彬并不理会达英妮问他洗不洗澡的事，见达英妮已穿好了衣服，就拉着她去宾馆里的小餐厅用餐。

小餐厅里已有几对男女，他们见周彬和达英妮进来，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达英妮身上。周彬和达英妮对众人投来的目光视而不见，高傲地径向里边走。

“先生小姐晚上好。请问你们是在包房里用餐还是在餐厅里用餐？”

服务员向周彬询问。

“在餐厅里用餐。”

“先生小姐请。”

服务员把周、达二人指引到餐厅边缘的一张小桌前，问：“先生，小姐，坐这里可以吗？”

“可以。”

“先生请看菜排。”

“不用。选你们这里拿手的菜推荐几个来。”

周彬与达英妮坐了下来。达英妮见周彬不进包间，只以为他老诚并无邪念。

“先生，您想按什么标准消费，我可以让厨师来当面向您介绍。”

服务员见周彬的气派与众不同，竟有些紧张，一时不知该向这两位客人推荐什么菜肴。

“好了。你告诉厨师按八百元标准给我们安排两道菜。另外，你再给我拿一瓶好些的洋酒来。”

周彬十分客气地吩咐服务员。

“经理，不要破费太多。”

达英妮感到周彬点的酒菜有些侈奢。

“大公司老板请客哪能太寒酸了呢？”

周彬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打发正用疑问目光看着他的服务员去安排。

“经理，你平时在外面吃饭总是这样吗？”

“没有这种气派，我们公司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吗？英妮呀，以后你跟着我时间久了，就会明白的：这消费和赚钱是成正比的。”

“经理，你晚上还有安排吗？”

“现在先不谈这个。先吃饱喝好了再说。”

周彬与达英妮正闲聊着，服务员已把酒菜端了上来。

“来，咱们先喝点酒。”

周彬按自己事先设计好的方案请达英妮和他对饮。

“这酒很醇，很甜。”

“多喝几杯，晚上才睡得好。”

“只怕经理不让我睡安稳呢。”

三杯酒下肚。达英妮的俏脸儿涨红，她已有了醉意。

“你真美！即使我不让你安睡也是因为你太美了。”

“我真的很美，只可惜没用喽。”

“怎么说没用了？”

“嫁了个不争气的人！再美有啥用？”

“你不会找争气的吗？”

“经理，我有些困了。”

达英妮醉眼朦胧，竟把玉臂搭在了周彬的肩上。

“好，我送你回去。”

周彬说着挽起达英妮的手臂，扶着她回到房间。

“英妮，我洗个澡。你也洗洗醒醒酒好吗？”

“去，谁和你一齐洗澡？”

达英妮仰躺到了床上，斜着眼盯看周彬。

“乖乖……”

周彬终于忍耐不住，在达英妮红红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你好坏……”

“我……”

周彬吻住了达英妮樱桃般鲜艳的嘴唇。

“去，洗了澡儿来。”

达英妮决定向总经理献身了。

“乖乖，陪我一齐洗吧。”

周彬动情地请求。

“人家不好意思嘛。”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周彬已撩起达英妮的裙子，一只手已伸进了她的内裤。

“你的小……”

达英妮的玉手也摸向了总经理的裆下，口里不自主地发出了评论……

周总经理和公关部达经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公出的使命，与关系单位签订了一项很大的供销合同，回到了总公司。

“英妮，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周彬是爱护部下的，尤其是对达英妮这样让他满意的部下，他更是发自内心的爱护。

“好。我先回去，明天再来上班。”

达英妮说罢，就叫自己的专车司机送她回家。

路上，达英妮无意间透过车窗看到江月明和一个女青年在路边说着什么。出于好奇，她又仔细看了看那名女青年。

“小红！”

那名女青年正是被陆庸奸淫过的小红。达英妮自从初次到陆庸家与他幽会被小红敲门败了兴致，就知道陆庸和小红一定不是一般关系的。此刻她见到小红，才不由得想起了陆庸。

“这些天不知他又和谁去快活了！唉，我对这个人啊，丢又丢不下，爱又爱不起来。真不知将来是个什么结果！”

达英妮想着和陆庸的未来，只觉得前途渺茫。

“达经理，我送你上楼吧。”

车停下了，司机见达英妮带着一个旅行包，就有意帮她送上楼去。

“谢谢，我这个提包儿不重，我自己拿得动的。你回去吧。”

打发走了司机，达英妮无精打采地上楼，打开门，走进家里，刚要问谁在家，就见陆庸欢欢喜喜地迎出来叫道：“英妮，你可想死我了。”

“是吗？”

达英妮见到陆庸却兴奋不起来。她对着向她贪婪扑来的丈夫只说出了表示怀疑的两个字。

常言道：“久别胜新婚。”

陆庸见到达英妮自有新鲜感觉，恰如婚前骤见美人一般；可达英妮却冷漠得紧。她心里仍在回味与周彬在外地的欢快。尽管周彬比陆庸年长十余岁，床上功夫也相差甚远，但达英妮还是觉得周彬气度从容，修养深厚，耐人寻味。

“英妮，你怎么不开心？是谁欺侮你了怎的？”

陆庸感到妻子的冷漠，竟想到了她可能在外边被哪个男人欺侮了。

“别人欺侮了我，你又能怎样呢？”

达英妮只觉得陆庸猥琐，竟感到他外貌和举止有些像《水浒》中的武大郎。

“英妮，你可能情绪不好……”

“我看到你情绪就不会好。”

达英妮真把陆庸当成武大郎来看待了。她发着火，走到卧室里上床躺下了。

“我怎么了？”

陆庸因为在达英妮出差后，他连续两天把山颖带到家里纵情欢乐，心里有鬼，此时见达英妮又冷冰冰地待他，还以为达英妮听到了什么风声，他越发心虚起来，只好不断地向达英妮赔笑脸，献殷勤，以求她能开心露出笑脸。

“英妮，要不要我陪你睡？”

“呸！亏你问得出口！”

达英妮听到陆庸要陪她睡觉，心里又觉得陆庸在床上绝不是武大郎，而是标准的西门庆了。

“哪个女人不喜欢西门大官人？”

达英妮对陆庸的长处还是有好感的。

“好。不问，不问。”

陆庸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开始用实际行动向娇妻表达爱意……

一个月后，达英妮感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她有些紧张地对周彬说：“我可能怀孕了。”

“哟，你可要想好啊，现在公司可少不得你。”

达英妮听出周彬是怕她因怀孕而影响工作，有意让她把孩子做掉。

“我若是真的怀孕了，孩子可是你的呀。”

有些伤感的达英妮眼里噙着泪水，不得不向周彬解释。

“真的？”

“谁骗你！”

“好啊，孩子一定要保住。明天起你就在家里休养，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周彬听说达英妮怀着他的孩子，顿时掩饰不住心里的兴奋。

“我怕影响工作，明天把孩子做下去。”

达英妮故意恐吓周彬。

“不会影响工作的。你的工作我会安排给别人，你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休息，为我生下个宝贝儿子。”

周彬极力哄着自己的情妇。

“我休息倒好说，只怕没了工资……”

“我算你公出。每月工资除外，还有公差补助。”

“这是以权谋私，可别给你造成不良影响。”

“在这个公司里，谁敢指责我？”

“那好，我可休息去了。”

“慢！你先借两万元钱旅差费再回去。过些日子我再带你出去天南海北地玩一玩。”

周彬讨好着情妇，他已忘记了他是一名国家干部。他的行为是受党规国法制约的。

达英妮从此开始在家里保胎。陆庸只以为他要做父亲了，对妻子的呵护更加上心。络佳和陆希成更是兴奋，他们以为儿媳一旦有了孩子，就会跟他们的儿子一心过日子。

陆家沉浸在欢喜的气氛中。一家人的脸上都终日带着笑容。可是，好景难长。一天，陆庸下班归来，愁眉苦脸地悄声对父母说：“我单位简编裁员，限我一个月内自寻接收单位，调出出版社。若一个月内寻不到接收单位，出版社就要把我除

名。”

“你呀，有一份好职业却不好好珍惜。如今又得调走，现在哪个单位都人满为患，你说可往哪里调是好？”

络佳埋怨儿子平时不好好工作，更为他以后的职业犯愁。

“唉，事到如今，抱怨也没用了。活该我们要操心！明天我再去找找朋友，争取给他找个接收单位吧。”

陆希成劝着妻子，心里暗恨陆庸不争气。

“你们小点声吧，可别让英妮听到这件事。她若知道了，又会挖苦我无能……”

陆庸惧怕达英妮瞧不起他，哪敢再让达英妮知道他即将失业的事？

“现在是凭本事吃饭的社会，他没本事到哪儿能行？”

络佳依旧在对陆希成叹息儿子无用，使陆庸听了心里更加烦躁，他一时忍耐不住竟对络佳说：“你们也别埋怨我没用。你们若有本事，当个什么官儿，谁还敢小看我？你们现在啥也不是，怎么还好意思说我？”

陆希成听了儿子的话，顿时气得大骂他是不懂道理的混蛋，不理解父母的心。

吵闹声终于惊动了达英妮。她慵懒地从寝室里出来，对着丈夫问：“你和爸爸吵什么呀？凭空又惹老人生气！”

“我失业了。以后你们都可以瞧不起我，骂我是废物。”

陆庸赌气坐在一边，说着气话。

“现在下岗的人的确不少，但有本事的人是不会失业的。必是你业务能力太差，单位才让你……”

达英妮在公爹公婆面前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流露出对陆庸的蔑视。但他的话还是让陆庸无法接受。他又指着妻子说：“好，你也说我业务能力差！我现在是什么话也不

想说了，就看你们有本事的了。”

“你这是什么逻辑呀？”

达英妮对陆庸的态度无法容忍。

“算了吧，你们俩别再吵起来。明天我去找找人，帮他联系一份工作吧。”

陆希成叹息着，开始考虑明天要去找的对象。

“养儿子就是养债主啊！”

陆希成像欠债者为了还债一样急切地四处奔走。他已经求过好几位能帮上他忙的朋友，只是无一人肯应承为他儿子安排工作。他在又累又急之时，不自觉地发出了叹息。但他还是要为债主还债，还要继续奔走。

“我还去找谁呢？”

可以找的朋友都找过了，陆希成实在无人可找了。

“他若争气，自己去做点生意也好。只可惜他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肯做。”

陆希成心里暗骂儿子不成器，无可奈何地回到家，对络佳、陆庸叹道：“我是没办法了。可以找的人都找了，谁也不愿接收……”

达英妮见公爹已累得精疲力尽，说话时有气无力，忙劝他说：“爸爸，您别着急上火了。我俩那儿有些钱，陆庸若肯做事，就让他拿去投资做点事生意吧。”

陆庸听说妻子肯拿钱为他投资做生意。顿时来了精神，兴奋地说：“若是英妮支持我去做生意，我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好啊，只要你有信心，那三十万元钱你可以用。但你得先考察好项目，千万别盲目投资。”

达英妮叮嘱着丈夫。

“我有老婆支持，还怕选不准项目？明天我先在外面考察考察。”

陆庸信心十足地从达英妮手中接过三十万元存款，开始了市场考察。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陆庸有目标地察看和询问着文化行业和餐饮业的经营形势。

十天，半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陆庸仍拿不定主意，还在继续考察。

三个月过去了，陆庸花掉了三万元活动费，还是不能下决心做什么生意。

达英妮此时已肚腹隆起，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她虽不时与周彬保持联系，二人时常见面，但心里还是丢不下陆庸。

“你忙碌了三个多月，钱也花了不少。怎么迟迟拿不定主意？你若认为对做生意没把握，就把剩下的钱存起来。以后我养着你好了。”

达英妮沉不住气了，终于张口问丈夫是否敢于去经营生意。

“我刚刚想好。准备明天兑下一个酒店，先试着经营一下。”

陆庸决计经营酒店，是完全出于赚钱的目的。近来，他常出入酒店，眼见多数酒店生意并不景气，只有少数的酒店由于有三陪小姐招客人才使生意红火。因此，他才决定在酒店生意不景气之时，少花些钱，兑下一家酒店；然后也去招三陪小姐……他打算靠三陪小姐为他招揽客人。

达英妮怕陆庸说她因为拿了钱，就要干涉丈夫的事，所以并不过多询问，任凭他自作主张。

陆庸做着发财的美梦，很快就当上了酒店老板。

投资是容易的。回收投资并得到利益却是很难的。陆庸一共投资十九万元钱，他的酒店开业了。小姐们，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随着陆庸的号令，被他请来的四位三陪小姐一齐上阵，打电话，挂传呼，不多时，酒店里就热闹了起来。

“大哥，我请你来给我的老板捧捧场。你可别太小气呀。”

“大哥呀，我叫你来认认路。以后就到这儿来吃饭吧。”

“我的老公啊，你可来了！以后我就在这个酒店上班了。你可得给我多带些客人来呀。”

四位小姐分头接待自己招来的顾客，使陆庸感到他的酒店充满了希望和生机。

“以后每天都能这样，我就……”

晚上闭店前，当了一天老板的陆庸已兴奋得不知如何对部属表达他的兴奋，竟在四位三陪小姐的脸上依次亲了一口。

“陆经理，你的财运小不了啊！”

三陪小姐不失时机地恭维，更使陆庸飘飘然了。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一种成就感让陆庸陶醉了。他得意地哼着京剧唱段回到家。

“必是开业大吉了！”

陆希成从儿子的神情上已看出他必是赚到了钱。

“你赚了多少钱这样得意呀？”

达英妮真想骂陆庸是小人得志。但怕坏了他的兴致，只随便地问了一句。

“七百元啊！一天赚七百，一个月就是两万一千块呀！一

年到头……哈哈。”

陆庸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了。

“好啊，以后就好好干吧。”

络佳勉励着儿子。

“是得好好干啊。明天我就住在店里了，省得晚上还要让你们等着。”

陆庸要住在酒店里并非是由于他敬业。而是他见达英妮有身孕已不能与他演习采战功课了，意欲住在店里与那四位三陪探讨采战技法。

次日，陆庸真的住在酒店，像皇上一样，把他店里的四株摇钱树依次宠幸了一遍。

“经理呀，咱店里生意这样好，你该再投点钱把包房好好装璜一下，搞个安全门，万一警察来了，我们也好从后门跑出去。”

“可不是嘛！像现在这样，我们连×兜儿都没处放，那边尽是安全套，万一让警察抓住，我们好不了，店里也得……”

“经理是明白人，哪能想不到这些？”

“把环境弄好了，我们才敢放开手脚干。经理呀，你明天就着手干吧。”

四位小姐在受到陆经理的宠幸后，纷纷向他献计献策。

“好！明天就办。”

陆庸从谏如流，说干就干，第二天又投资两万元，把包房彻底改造了一番。

“妈的，好好干他一番。”

信心和野心使陆庸下了狠心。他暗想做酒店经理，一可以赚钱，证实自己具有奇才；二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随时和那

四位水灵灵的小姐交欢，何乐而不为？

“小玉面白体娇；小雪幼稚天真；小菲温柔妩媚；小荷俏丽风流。这四个美人真是各具风情，哪能不招客人来？”

闲时无事，陆庸只坐在一边品评四位小姐，自觉其乐无穷。

“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品味妓女滋味真与良家女人不同。”

在酒店里和玉、雪、菲、荷四人厮混几天后，陆庸渐渐觉得嫖妓是一种乐趣。妓女的放荡和坦率，竟使陆庸着了迷。

不久，由于酒店生意一日好似一日，陆庸更觉骄傲，竟摆起了大老板的派头，无事时就带着玉、雪、菲、荷四个娼妇像大公司老板带着女秘书一样或去洗浴中心消费，或去歌舞厅作乐，名曰外出取经。

玉、雪、菲、荷四个陪客人饮酒、歌舞和上床的三陪女因陆庸对她们不仅毫不歧视，还十分宠爱，就越发卖力地为酒店招揽客人。

一时间陆庸的酒店名声大噪，前来捧场的客人接踵而至。钞票大把大把地落进陆老板的腰包儿。

陆希成和络佳听说儿子的酒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出于关心，就想去看一看。陆庸因怕他在酒店里养小姐的事让父母知道，就一再阻拦，编出各种藉口不许他们前往。

陆希成和络佳见儿子一再拦阻他们，心中不免生疑，就越发想去看。

这天，正当中午，陆希成和络佳悄悄潜入儿子的酒店，随便选个坐位坐下，就好奇地四下观望，并不住地向服务员询问店里的情况。

“您二位是用餐，还是来搞调查的？”

服务员对陆希成和络佳的询问已经不耐烦，竟高声质问起他们。

“我们不是用餐，真是来搞调查了解情况的。小姑娘，你别不耐烦，好好跟我们介绍介绍，说不定，你们老板还会奖励你呢。”

络佳耐心地与那位前台女服务员说。

“你们若想调查，我让老板来接待你们。”

服务员说罢转身去一间包房里叫来了陆庸。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不是不让你们来吗？”

陆庸一见是父母前来检查他的酒店，先是一惊，随后就现出了不欢迎的神情。

“我们只来看一看，又没妨碍你的生意……”

络佳正对儿子说着就见店门一开，依次走进来十来位男青年，他们进门就对陆庸叫道：“老板，给我们开个大包房，再把你店里最好的小姐叫来！”

“哟，几位又来了，快请。”

陆庸忙着去包房里应酬客人，就把父母丢在一边，再不出来相陪。

陆希成和络佳听到客人一进门就叫着要找小姐，都在心里猜出儿子开的酒店一定是有色情服务的。

“这小子一定是搞歪门邪道，不是正经做生意的。”

陆希成低声对络佳说出自己的猜测。

“我说他为啥不让咱俩来呢！原来他是不走正道了。唉，真让人操心呢！”

络佳的脸上笼着一层浓重的忧愁。

“走吧！咱俩先回去吧。这小子是没救儿了！”

陆希成对陆庸彻底失望了。

“不行，咱俩得跟他说明白，不能眼看着他……”

络佳急得掉下眼泪。

“唉！让他别搞乱七八糟的事儿他能听吗？”

陆希成看着络佳在落泪，只好坐了下来，不再张罗回去。

“小姑娘，你去把陆庸给我叫来。”

络佳擦干了眼泪，咬了咬牙，要和陆庸好好理论一番。

“阿姨，你等一会。我们经理说他马上就过来。”

服务员应命去而复返，回来向络佳复命。

“我是作孽呀！生了这么个混蛋。”

络佳气愤至极，竟骂了起来。

“你也别激动。咱们劝劝他，让他把不三不四的服务项目去掉就行了。”

陆希成在劝妻子的同时，心里也在想，现在经营酒店的确是很艰难，若不搞些特殊服务，只怕很难赚到钱。可是，搞特殊服务，一旦让公安局抓到，罚款倒是小事，弄不好就会有牢狱之灾。

“妈，你跟我爸先回去好不好？有什么事咱们以后再唠。现在正是午饭口，客人……”

陆庸走过来就想打发父母先回去。可是，当他看到父母的表情都很严肃，他不禁有些胆怯，不敢再说下去了。

“陆庸，我可跟你说清楚：你若还把我当妈，就趁早把店里的小姐给我赶走。规规矩矩开店，不许整乱七八糟的事儿。”

络佳严厉地教训儿子。

“你这个混蛋小子！你咋不想想整些不三不四的小姐在店里，万一让公安局给捉住，那后果是什么？”

陆希成也在劝导儿子做事要考虑后果。

“爸、妈，我心里有数。你们就别闲操心了好不好！”

陆庸固执地不接受父母的劝导。

“闲操心？你若被公安局捉进去，我就不是操心的问题……”

络佳还想说下去，却被陆庸的话打断了。他说：“我又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公安局凭啥抓我？你们一口一个我被抓，就好像我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们也不替我想想，我投资二十余万元，若不想点办法，这笔钱如何能回来！我赚不到钱的时候，你们挖苦我没用，现在能赚点钱，你们又来捣乱，我真不明白，你们想让我咋办！”

“好了，你再好好想想，我们也想想，咱们晚上回家再好好唠唠吧。”

陆希成见儿子十分激动，妻子也十分激动，担心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只好缓和了语气，让络佳和陆庸暂时冷静一下。

络佳看出丈夫用意，也只好长叹一声，对儿子说：“我和你爸只是为了你好。你好好想想吧。”

说罢，就和陆希成一同离开了儿子的酒店。

“人生最大的烦恼莫过于生养出不听话的儿女。”

陆希成和络佳叹息着，回到家。他们没有惊动达英妮，是怕她知道陆庸在酒店里赚不光彩的钱，而使她与陆庸闹矛盾。

“儿子大了，咱们管不了喽。我看咱们适当提醒提醒他就算了，也别太认真。”

陆希成怕妻子气坏了身体，就劝她超脱些。

“儿子是我们的。我们不和他认真就是不负责任。”

络佳不同意丈夫的观点。

“人家不允许你太负责任。你不能感情用事，也得设身处地替他想想。他开酒店也不容易，若不搞点花样，生意也难

做！”

“那也不能开窑子呀！他整些小姐在店里，这若传出去，让人怎么说他？”

络佳又激动了起来。

“你可小点声吧。你还怕英妮不知道怎的？”

陆希成提醒着妻子。惟恐达英妮再听到，引起她与陆庸之间闹矛盾。

“等他回来我跟他谈，明天开始我去帮他开酒店。我宁可我的工作不要，也不能让他有闪失！”

络佳在看到儿子即将要面临危险之时，绞尽脑汁，想出了惟一可以避免他遭遇危险的办法。

陆庸此时不愿见到父母，但又不敢不回家和他们相见。当晚，他盘算好了如何向父母解释酒店里有小姐的说辞，才走进家门。

“你回来了？”

络佳正在客厅里等着陆庸，见他回来就板着脸问候了一声。

“妈，你还生气呀？今天在店里我没好跟你们解释，其实……”

“你别解释了。妈也不再劝你什么，只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明天起，你让我去给你收款或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妈要去帮你不是为别的，就是怕万一哪一天公安局来抓人，妈好替你去。有妈在，怎的也不能让你有闪失。”

络佳饱含母爱的话语，使陆庸感动了。他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妈，你别说了。明天你也不用去酒店，我回去马上就把那几个小姐赶走。你放心，我再不会干让您操心的事了！”

“这才是我的儿子呢！明天我就看你的实际行动了。”

络佳一颗悬着的心又一次放下了。

陆庸真的把对母亲的承诺落实到了行动上。他在酒店里把那四位小姐叫来，故做神秘地说：“你们马上走吧。我的一个朋友说这几天公安局要下来检查。待过了这阵风儿，我再用传呼召你们回来。”

玉、雪、菲、荷四位小姐对陆经理的话信以为真，立即收拾了行李，悄悄离开了酒店。

“这回可消停了！”

陆庸的酒店自四位三陪小姐离去，顿时显得冷冷清清。

午饭时，客人来的不少，听说玉、雪、菲、荷四位小姐不在，走了一半；晚饭时，客人来的也不少，听说玉、雪、菲、荷四位小姐还不在，又走了许多。

第二天，有些客人进门就直接询问玉、雪、菲、荷四位小姐是否已经不在了。陆庸只好解释说她们有事，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等她们回来，我们再来吧。”

客人们丢下这句话都走了。

“妈的，是来吃饭还是来找小姐？”

陆庸嘴上骂着，心里已认识到了没有小姐后，酒店所面临的危机。

“经理呀，店里没有小姐，怕是不行啊！”

“把小玉她们找回来吧！”

厨师、服务员纷纷向陆庸进言，终使他不得不动摇了对母亲的承诺。

“叫她们回来吧。”

陆庸眼看着酒店一天天地冷清了下去，他投资的二十几万元钱就要血本无归了，只好重新把玉、雪、菲、荷四位请了回

来。

酒店里随着小姐们的欢声笑语的响起，又充满了生机。客人们像猎犬一样，迅速嗅到了酒店内散发出的脂粉气，欢呼着涌上门来。

“冒险吧，不冒险哪能赚到钱？”

陆庸胆战心惊地开着他的酒店。在酒店里养着玉、雪、菲、荷四棵摇钱树。

钱，赚了一些。胆，大了许多。陆庸每天把钱收进腰包，并未见公安局的人上门检查，他的胆量越发大了，竟不再去想安全经营的事。

酒店，名气大了。

这天，达济天听说了女婿的酒店里有陪酒女郎和卖淫女郎的传闻，急忙给亲家陆希成打电话询问。陆希成只对达济天说陆庸前些时候的确是在酒店里搞过特殊服务项目，后经络佳批评现在已经把特殊服务取消了。

达济天又说：“现在人们议论纷纷，说不准他店里又恢复了那种不干不净的营生。我看咱们还是去看看的好。”

于是，达济天和陆希成就结伴儿赶到了陆庸的酒店。

店门内玉、雪、菲、荷四位小姐都只穿着短裙束胸，露着白花花的大腿和肥嫩胸脯正在大厅内互相斜倚歪靠着，见陆希成和达济天突然进来，因认得陆希成是陆庸的父亲，齐惊叫一声，跑进包房。

“岂有此理？这乌烟瘴气的酒店，哪里是正经人开的！快把你们的老板叫来。”

陆希成在达济天面前深为自己的儿子开了这种肮脏的酒店而羞惭，他气愤地骂了一声，吩咐呆立在一边的前台服务员去唤陆庸来见。

陆庸因昨晚与玉、雪、菲、荷四个放荡小姐纵欲贪欢，正在包房内睡觉，闻听老子上门来，急忙揉了揉惺忪睡眼，怯生生地来到前厅，见父亲和岳父都站在那儿，面色凝重地看着他，忙说“你们都来了，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不干正经事。今天我们若不过来，还只当你是正在做正经事儿。现在我们都明白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陆希成打断了陆庸的话，厉声质问他。

“我本打算再干几个月就……哪知道又让你们……”

陆庸支支吾吾地应对着父亲的话，眼睛却不时偷看岳父达济天。他只盼着岳父能宽恕他不务正业，对他父亲说上一两句宽慰的话。

“你是个混蛋！你还干这种勾当，你能对得起我们的一片苦心吗？你……唉，你已经不是人了。以后你也别回家，我也不是你爹了！”

陆希成越说越气，竟把儿子骂了一顿，也不顾同来的亲家达济天，转身就走出了酒店。

“爸爸，我……”

陆庸对着岳父表现出了极度的羞愧，竟不知该说什么好。

“你快把那几个妖精似的小姐撵走吧。唉，你真糊涂，在酒店里搞这种营生若让公安局捉住，你可怎么办啊？”

达济天因关心女儿，不能眼看着女婿不走正道，只好苦口相劝。

“爸爸，我听你的话，明天就把她们撵走。我还得求您去跟我爸爸说说，让他消消气儿。以后我不搞不正当的生意就是了。”

陆庸在岳父面前表现出一副虔诚的认错态度。

“好，只要你以后能好好做事，我去劝劝你爸爸。”

达济天答应了女婿，急急去追赶亲家陆希成。

“两个老家伙一起来了！我……”

陆庸见岳父相信了他的话，急急出了店门，只冷笑一声，并不肯赶走他的那四棵摇钱树，依旧我行我素地开店。

久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

正当陆庸送走了岳父，希图侥幸，依旧留着玉、雪、菲、荷四位小姐为他赚钱的当晚，公安局的民警根据群众的反映，赶来突击检查了。

数名民警突然进门，不待陆庸向那四株正为他赚钱的摇钱树发出警报，已分别闯入包房，把正在从事色情活动的玉、雪、菲、荷和十几位客人当场抓获。

“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陆庸此时方才后悔没有听岳父和父亲的警告，早点把摇钱树们打发走。可是，现在一切都迟了。

“你是老板吗？跟我们走一趟吧。”

民警的威严吓得陆庸浑身发抖，他乖乖地随民警去了公安分局……

“还心疼五千元罚款！妈的，不拘留我就是万幸了。”

陆庸被依照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只受到罚款五千元的处罚，并没有被拘留，不禁喜出望外。

“一定是小玉她们没有说我知情，公安局的人才从我为她们提供场所的名目罚了我五千元；若是他们把我供出去……”

陆庸回到酒店方才冷静地想自己没有拘留的原因。他回忆着有一天他和四株摇钱树在一起讨论万一被警察抓住的情景——小玉说：“谁被抓住，都只招认自己的事，千万别乱咬。”

小雪说：“对。咱们说好了，只要谁出了事儿，没有乱

咬，被罚多少钱都由老板出。”

小菲说：“老板若是答应，我保证能做到。”

小荷说：“我同意，但若是老板事后不拿钱去救我，我可要招的。”

陆庸说：“好，你们如果出了事儿，只要不招出我来，我就出钱。”

想着想着，陆庸恐惧了起来。

“我得赶快拿钱去把他们领出来。若晚了这四个人一定会把我招出去的。”

陆庸心里说着，只好拿出两万五千元钱，赶到公安分局，先交了自己被罚的五千元，又问玉、雪、菲、荷每人要罚款多少。

“她们每人五千。只要交了钱我们就放人。”

“好吧。他们是在我的酒店里犯的事儿，为了以后的声誉，这钱我来出。”

陆庸的慷慨得到了一名警察的赞许：“你这个老板真讲究。但以后可别再有这种事儿在你店里发生了。”

“不会了，不会了。”

陆庸诺诺连声，带着玉、雪、菲、荷走出了公安分局。

“经理真够意思，以后咱们得更卖力气为经理挣钱！”

小玉对陆庸十分感激，向同伴提出了倡议。

“算了吧，你们回去带上行李都走吧，我是再也不敢干了。”

陆庸真的吸取了教训，决计不搞不正当的经营了。

“经理，你打发我们走，你的酒店还能开下去吗？”

小玉关切地问。

“我把酒店兑出去，只要不赔钱就兑出去。”

陆庸对酒店的生意彻底失望了。

“经理，我们帮你联系联系呗？”

“好啊，你们若能帮我把酒店兑出去，我一定重谢。”

陆庸期盼着这四个小妖精显出神通来帮他把酒店兑出，只好暂时把玉、雪、菲、荷留在酒店里，让她们四处打电话，联系有意兑酒店的人。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陆庸因为给卖淫小姐提供场所而被罚的事很快就传到了陆希成耳朵里。

“这次让他吸取教训，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胡作非为！”

陆希成不是兴灾乐祸，而是希望儿子能吸取教训，以后做个奉公守法的安分人。

络佳听丈夫说儿子被罚款，现在正张罗出兑酒店，也关切地叹息道：“这个酒店兑出去好，以后也少了许多是非。”

只有达英妮对陆庸的事表现得十分冷淡。她一方面因为自己已近临产期，陆庸却很少对她示以关心和问候；另一方面，是因对陆庸伤心，而在盘算孩子出生后，她要改嫁周彬。所以，她虽听说陆庸做了不光彩的事被罚了钱，却无动于衷，只是对络佳说了一句：“我给他拿出三十万元钱，也算对得起他了。以后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络佳听出达英妮话外之意，忙劝她说：“英妮，我知道陆庸不争气，让你伤心，但你们毕竟是夫妻，以后你还得常常劝导他，可别让他由着性子去胡闹。”

“以后的事是不好说的，我已跟他过够了……”

达英妮透露出对与陆庸夫妻生活的厌倦，使络佳深感不安。她担心达英妮真会与陆庸离婚。

“他们若真的离婚，他就会堕落……”

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在为儿子担心。这种担心直搅得她坐卧不安，她劝了达英妮几句，以为是陆庸许久没回家，让达英妮生气了，就急急忙忙跑到酒店去找儿子。

陆庸哪里理解母亲？他正因酒店的事而烦躁，见络佳急匆匆赶来找他，不禁气哼哼地问：“我正烦着呢，你又来干啥？”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妈说话？我没事能来找你吗？”

络佳感到伤心，委屈。但她还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什么事？说吧。”

陆庸漫不经心地坐到了母亲对面。

“你许久不回家，人家英妮对你能没意见吗？”

“她有意见我又有什么办法？我现在整个酒店烂在手上，压着二十万元钱，哪里还有心思去管她？”

陆庸烦躁不安地应对着母亲。

“酒店兑不出去，你守在这里就能兑出去了吗？人家英妮都快到预产期了，你就忍心不回去看看她？妈方才听出英妮对你有怨气才来找你，我看你还是回去和她谈谈，把一些事儿解释解释，别让人家觉得你不关心她和孩子！”

络佳一提到达英妮腹中的孩子，陆庸不觉皱起了眉头，竟气愤地说：“孩子！那孩子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原来，前不久陆庸就听到一种传言，说达英妮和信达实业总公司的周彬关系非同寻常。达英妮怀了身孕，周彬不仅让她在家保胎，还以她出差为名，每天都给她一份公出补助，说不准她肚里的孩子是周彬的。

络佳听到儿子说出怀疑媳妇对他不忠的话，心里不由得一惊，更加忧虑他们会离婚。遂骂陆庸：“你这个混蛋疯了怎的？我看人家英妮是本本分分的一个人儿，哪像你在外面干些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勾当？你若再敢胡说八道，我不死也得让

你把我气死！你别啰嗦，马上跟我回家去。”

“好，好。我跟你回去。”

陆庸没心思再跟母亲解释，就无精打采地随她离开酒店，向家里走去。

达英妮见陆庸日久不归，不仅不惦记她，连她肚里的孩子也不放在心上，已觉察出陆庸必是听到了什么传言，怀疑到她与周彬之间不清白。所以，当陆庸随络佳走进家门后，她就从房间里走出来，指着陆庸质问道：“你这个没良心的，即使不关心我，也该关心你的孩子，必是你在外面又有了相好的，让人家勾住了魂，把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给忘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这辈子以后可怎么过呀……”

陆庸见妻子委屈万分，又理直气壮，着实怕自己委屈了她，只好对她说出心里的想法：“我听到有人传说你和你们公司总经理周彬关系不一般，你怀孕他却为你报销旅差补助，必是这孩子和他有关。”

“咱俩夫妻一场，你竟不了解我对你的一片心？那周经理关心我，不过是怕我不安心在他公司里工作。你不信我，却听信一些无聊的人胡说八道！”

达英妮并不做更多解释，她知道在公婆面前适当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就可以让公婆站出来替她说话了。她装出更加委屈的样子，大哭了起来。

“英妮，你别哭，待我说他。”

络佳劝着达英妮，又转头故意对陆庸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别人胡说八道，不安好心给你媳妇造谣，你不仅不出面追查谣言，还跟着冤枉她，你也不想想你媳妇平时待你怎样，就像没脑袋的人似的，连没出生的孩子你都冤枉了。你

呀！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还让我跟你操心！”

陆庸被母亲一通责怪，他本对达英妮与周彬之间的事并没有证据，不过是听到些传闻，又见达英妮俏脸带泪，坐在床上挺着大肚子哭得伤心，哪敢再提对妻子所怀孩子有所疑虑的事？恰好陆希成也闻声从寝室走出来，指他训斥道：“你是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作得我们不得安生怎的？”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我也是听到了传言才……以后我就当什么也没听到过，安心和英妮过日子。”

陆庸终于妥协了，又欲与达英妮和好。哪知达英妮又得理不让人，竟说：“你说过就得过呀？你不是怀疑我嘛，明天你去调查去，若不还我清白，休想让我再和你做夫妻！”

陆希成和络佳理解儿媳的心情，只劝了她几句，就走出了儿媳和儿子住的房间，让他们小夫妻俩好好谈谈。

因担心儿子和媳妇离婚，达希成和络佳除不时劝说儿子外，又请亲家达济天和亲家母乔思丽劝导他们的女儿，不许轻易再说绝情的话。

达济天和乔思丽的心情和陆希成、络佳一样，也怕女儿闹婚变，也时常劝说达英妮。

陆庸与达英妮在双方父母的劝说下，总算暂时安宁了下来。

这天，达英妮因到了预产期而住进了妇产医院。陆庸、络佳和达济天、乔思丽正围着达英妮问长问短。忽见周彬带着一束鲜花走进病房，笑容可掬地对达英妮说：“达经理，我代表总公司来向你表示祝贺，祝你生个胖小子，母子平安！这两万元钱，是总公司给你的补助费，如不够时，尽管跟我说。”

“谢谢周总，您请坐吧。”

达英妮表情十分自然地与周彬寒暄着，又把自己的家人和

周彬向众人互相介绍了一下。

陆庸看着周彬，心里不觉生出醋意，竟很不友好地对他说：“周总真是对部下关怀备至。你这个时候来，就不怕别人议论你和英妮？”

“陆庸！你胡说什么？”

达英妮抱怨丈夫没有礼貌。

“啊！我这个人脚正不怕鞋歪。别人想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去吧。”

周彬坦然地对陆庸说罢，就起身告辞了。

“陆庸啊陆庸！你太没风度了。”

“你这小子心眼太小，还不让人家周总笑话呀！”

达英妮和络佳都在埋怨陆庸。陆庸只说他无法容忍周彬，一看到周彬心里就生气。

达济天和乔思丽虽也觉得女婿处事欠妥，但又恐他尴尬，所以并没有多言，只劝女儿和亲家母不要再提周彬。

达英妮心里感激周彬，暗想他也很可怜，明知自己的儿子要出生，却不能守在医院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他比陆庸素质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又对我万分钟情，我只待将来他与妻子宋云离婚，再嫁他。

陆庸见达英妮躺在床上，并不言语，只用冷眼看他，只好背过脸去。

“啊，我肚子疼得厉害。妈呀，快去叫医生。”

随着达英妮的呼叫，络佳和乔思丽不约而同地向病房外跑去……

医生和护士闻讯感来，为达英妮检查了一下，就把她送进了产房。

“生了，是个胖小子！”

络佳听到护士从产房里传出的喜讯，顿时兴奋得拉住乔思丽的手，叫道：“我们有孙子了！”

“我有儿子了！”

陆庸也兴奋得手舞足蹈。

几天后，达英妮和新生儿一齐出院了。

陆家因刚刚添人进口着实欢喜了一阵。陆希成指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对陆庸说：“现在你有了孩子，以后可得做正事儿了。你若还不争气，将来怎么面对孩子？”

“爸爸，我一定努力。”

陆庸看着他的儿子，反复端详着，虽没发现他有像自己的地方，但也没有像周彬处，就以为男孩长相多数是像妈妈的，心里并不再怀疑他是周彬的种儿。

一个月后，达英妮基本恢复了怀孕前的体态，她心里惦记着周彬，就对络佳和乔思丽说她想去上班了，若再赖在家里，就对不起周彬总经理对她的关心。

“好，你上班吧，孩子由我来带。”

乔思丽首先提出要帮女儿带孩子。

“不行，你身体不如我。我孙子还是由我带。”

络佳也争着要带孩子。

“你还要上班，我已经退休了，正好我带孩子。”

乔思丽提出了最充分有力的理由。

“我马上就退休，也可以不去上班，孩子我带。”

络佳固执地坚持着。

“你们别争了。我妈退休在家，就让她带孩子吧。”

达英妮做出了裁决，要把孩子交母亲乔思丽来带。

络佳见儿媳态度坚决，只好对乔思丽叹道：“好吧，那就辛苦你了。我有时间就过去帮你。”

于是，达英妮没了后顾之忧，又回到信达公司上班。

陆庸在家中闲着没事，只盼着酒店及早兑出去。

这天，小玉对陆庸说：“我有一个朋友想兑下一个酒店，只是他没多少钱，怕兑不起咱家这个店面。”

“他肯出多少钱？”

“顶多十八万。”

“你让他来谈谈吧。”

“好，我马上让他过来。”

见陆庸宁肯赔钱，也要把这个让他烦恼不尽的酒店兑出去，小玉即给她那个有心兑酒店的朋友打电话，约他速来。

小玉的朋友到酒店后，先是从里到外地看了一遍，才对陆庸说：“我并不是十分相中你这个酒店。你先说说你这个店打算多少钱出兑吧。”

“你肯出多少？”

陆庸反问。

“咱别绕圈子了，你痛快地说吧，这个店你最低多少钱肯兑。我看若是合适咱们再谈。”

小玉的朋友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十分老练的生意人。他直逼陆庸说出兑酒店的最低价格。

“二十万吧。我这个酒店共投资二十四万，现在宁肯赔四万。”

“你不想出兑酒店。”

小玉的朋友说罢就要走。

“哎，别急，十八万怎样？”

陆庸又做了让步。

“十八万？等你兑出去再告诉我吧。”

小玉的朋友仍不能接受陆庸提出的价格，站起身来又要告

辞。

“你出个价儿我听听。”

陆庸失望地叹着气，又恳请小玉的朋友。

“十六万，你若肯兑，我马上付钱。”

“太少了。”

小玉的朋友听陆庸说出“太少了”三个字，二话没说，转身就离去了。

“妈的，我这么大个酒店就值十六万？”

陆庸骂着，又求小玉、小雪等四人，说：“你们再帮我联系联系。”

十天后，小玉、小雪等都对陆庸说：“近来酒店生意不好，没人肯出钱兑酒店了。”

“小玉，你再找找上次肯出十六万的那个人。这个店我给他了。十六万就十六万吧。”

陆庸沉不住气了。

“好，我再找他来。”

小玉应了，又把她的那个朋友叫了来。

“十六万，这个店我兑给你了。”

陆庸说。

“兄弟，上次你若答应。十六万我还肯兑。现在形势不好，我不能拿十六万。你若肯兑，我只给你十四万。你若不肯兑，你就再等着。”

小玉的朋友说话间脸上现出了一丝让人感到恐怖的冷笑。

“算了，十四万就十四万吧。”

陆庸不敢再和这位上门来的主顾讨价了。他生怕人家转身就走。

“成交。”

小玉兴奋地叫了一声。

“好，十四万我一会儿就送过来。”

“好吧，我等你。”

陆庸终于把酒店兑了出去。

第一次做生意，就赔了十万元钱。这对陆庸来说无疑是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当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酒店之时，无意间看到玉、雪、菲、荷四位小姐已一齐拥到了那位新店主的周围，她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对新店主笑着，献着媚眼儿。

“妈的，妓女就是妓女！呸。”

陆庸骂了一声带着一腔愤懑走到家，又想重新做其他生意。

“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还是找一份工作吧。”

陆希成劝着满脸愁容的儿子。

“我赔了十万块钱，不赚回来怎甘心？”

陆庸像一个在赌场上输得红了眼的赌徒，一心想着及早捞回本钱。

“唉！赚钱不是简单的事啊！我真担心你再投资……”

络佳担心儿子在生意场上越陷越深。

“你们别为我操心了。待明天我出去走一走，选个赚钱的好项目，一定赚回钱来。”

陆庸忽然想到一件可以赚钱的事。那是当初他听小玉说过的一件事，只是做那件事要担很大风险。

那天，小玉对陆庸讲过一个人贩卖古玩赚了大钱的事。小玉说她在外地有个朋友，只花了三万多元钱在乡下收购回来许多古币、古瓷器和一些陈年的工艺品，在市内办起了一家古玩店。古玩店开业没几天，他就把三万元成本赚了回来。于是，他又四处低价收购，回来高价销售。不出一年，就赚了五十余

万元。

“明天我先买几本古玩鉴赏的书回来研究研究。待研究好了，我也下乡去收购……”

陆庸盘算着做古玩生意的事，不觉又来了兴致。

次日，陆希成见儿子买回来十几本关于古玩鉴赏和文物鉴定的图书，进门就开始研读起来，不禁猜到他要从事文物和古玩生意，忙提醒他说：“孩子，做古玩生意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你不懂文物和古玩鉴赏，万一被人骗了……”

“我买了这些书，认真学习几天，不就懂文物了！那时谁能骗我？”

陆庸自以为文物鉴赏并不是什么难学的学问，竟埋头于书本，认真地钻研了起来。

十几天后，陆庸以为自己已经学成，就带了五万元钱，提了旅行箱出门去收购古玩。

“这小子真让人不放心！他把孩子、媳妇都丢在老丈人家，就像那不是他儿子和媳妇似的。”

络佳又为儿子出门担心了。

“孩子大了，又不肯听老人的话，就让他出去闯去吧。我看他必须狠狠地碰几次壁才能老实。”

陆希成对陆庸也没办法，只好听凭他出门去闯荡。

“人家英妮拿出三十万元钱，将来都让他赔光了，我看他可咋跟英妮交待。”

络佳在为儿子赔了钱而忧愁。

“咱俩别只为他赔点钱的事犯愁，我最近倒觉得他和英妮关系不正常。万一……”

“他总是怀疑英妮漂亮，在外面不安分。”

“我早就跟他说过，找对象不能只贪漂亮，这会儿他后悔

了吧！”

陆希成和络佳越想儿子的事越觉烦恼。其实他们也和陆庸一样，早就听到了一些关于达英妮的绯闻。只是他们不愿承认那是真的，更不愿看到儿子和儿媳感情破裂，才把对儿媳的猜疑深埋在心里，依旧劝导儿子不要对媳妇怀有三心二意。

“真操心呀。我一想到他们两口子的事儿，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络佳掉下了眼泪，陆希成长叹不已。

陆庸并没想到在乡下收购古币、古瓷器会这样艰难。他离开家时，曾以为自己拿着钱，到乡下挨家挨户询问，只要碰到古币、瓷瓶等旧物少给那些正急等钱用的乡下人一些钱，就会把东西买来，然后再回城里开起古玩店，自可赚钱。

可是，他下乡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事先未想到的难事——乡下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缺钱、那样好说话、那样容易被他欺骗。

他在一个村落里出现，吆喝着收铜钱、瓷瓶。村里的确有些人拿出些压箱底儿的古物旧货。请他论价。

一个老太太拿出一个瓷盘，说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宝物，问值多少钱。陆庸仔细看了一眼，见瓷盘底部确有“乾隆十三年”字样，就信以为真，故意对老太太说：“这是件仿制的，并不是文物。但我看这个盘子做的精巧，给你三十元钱，你卖了吧。”

“呸！你这个小伙子怎么想骗我老太太？这个盘子值三万块，你却只给三十！你快走吧，快走吧，别以为我老了好唬弄。”

老太太的话音一落，乡民们便暴发出一阵嘲笑。直笑得陆

庸脸色涨红，便对老太太质问道：“我给你多少钱是我的事，你怎说我想骗你？”

“我这儿有个花瓶儿，是光绪年间的，你看能给多少钱啊？”

一个中年汉子笑着把花瓶儿递与陆庸，请他鉴赏。

陆庸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仔细看了看那花瓶后，不敢把价格压得过低，沉吟了一阵，说：“给三百元钱，你若卖我收下。”

“好，卖给你了。”

那中年汉子从陆庸手中接过了三百元钱。

“我家也有一对这种花瓶，你还要吗？”

另一个中年人笑着问陆庸。

“我家也有一对儿，你收了吧。”

“我家还有一对儿，你也收下吧。”

另外几个乡民同时向陆庸推荐自己家里的东西。

“我要，你们都拿来吧。”

陆庸装做行家识货的模样，慷慨地答应了那三位乡民的要求。

不多时，几个乡民把六个花瓶摆到了陆庸面前。陆庸只好又拿出了一千八百元钱，收下了六个花瓶儿。

乡民们收了钱纷纷散去，惟剩那位拿着古瓷盘的老太太站在那儿看着陆庸向旅行箱里装花瓶。

“奶奶，你这盘儿想卖怎的？”

陆庸微笑着问老太太。

“孩子，这些花瓶儿你总共花多少钱买下的呀？”

“二千一。”

“实话告诉你吧，这些花瓶在我们县城的商店里就能买

到，这些都是仿古的玩艺，每个二十元钱。”

老太太说罢转身就走了。

“二十元一个？我的天，我这哪是做生意，简直就是向外扔钱！唉，吃一堑长一智吧。”

陆庸恨自己不识货，更恨乡民刁滑。他叹息着，又看了看那七个花瓶，终觉不甘心，自语道：“我找那几个乡民，把花瓶退还给他们。”

于是，陆庸又开始在村子里打听那几位卖他花瓶人家的住处。乡民们哪有愿意得罪乡邻的！都对他说不知是谁卖给他的花瓶。

陆庸仍不死心，索性就挨家查看，意欲寻到骗他的人。

突然，陆庸在一家院门口儿听到院子里传出狗的叫声——“汪、汪、汪”。接着，他又听到“吱嘎”一声。院门被打开了。

“汪汪汪。”

一条凶恶的狼狗从院里窜出，直向陆庸扑了过来。

“我的妈呀！”

陆庸从小长到大，还从来没与狼狗打过交道。

他吓得叫了一声，撒脚就跑。

狗总比你跑得快。陆庸没跑出几步就被那条狼狗追上，他情急智生，忙把手里拎着一个瓷花瓶向狗打去。

狼狗一躲闪，花瓶落地摔得粉碎。陆庸明知跑不过狼狗，就蹲下身子，要寻石块或泥土块儿来打这只无故咬人的狗。可是，他蹲着的地下并没有石块、泥土块。他只好在狼狗即将向他扑过来之际把旅行箱打开。

又取出两个花瓶，像握着两颗手榴弹一样分别握在手里，只等狼狗再扑过来。

“叭、叭。”

狼狗又扑了过来。陆庸又用力把两个花瓶向狼狗投了过去。花瓶儿又没打到狗，落到地下打得粉碎。

“叭、叭。”

陆庸与狼狗僵持起来，狼狗每向他扑来一次，他都要抛出花瓶把狼狗打退。

不多时，陆庸刚刚买来的七个花瓶都抛尽了。

“这是谁家的狗啊？主人在哪里？”

陆庸恐惧地呼喊了起来。

“阿黄，回来！”

这家主人好像是故意用自己家的狗戏弄陆庸一样，待他把七个花瓶抛出打碎后，那主人才出来喝住凶犬。

“哟，兄弟别怕，这狗不咬人。你怎么还没走呢？”

卖给陆庸花瓶的四个人随那主人之后从门内转出来，与陆庸笑着打招呼。

“唉！你们卖给我的花瓶都是假的，你们……”

“假的？是假的你给我们还回来。”

“都让我打碎了。”

“打碎了我们可没办法了。”

“唉！你们卖我的这种花瓶，商店零售才二十元钱一个。”

“胡扯。我们那些花瓶都是在古墓里挖出来的，商店里怎会有？”

卖花瓶的几个人近来常见有下乡收古玩的人来，故意买了几个花瓶来骗不识货却又想贪便宜的人，没想到今天真的遇到了陆庸这个想发财又心情急切的人。他们戏弄了陆庸，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算我倒霉吧。”

陆庸无可奈何地说罢，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这个他费了好多精力才打听到的盛产古玩的村落。

“我不能就此罢休。”

陆庸仍不甘心两手空空地返城。他又转到了县城内的古旧珍玩市场。这个市场是在那条一百余米长的街道两侧，摊床上摆着许许多多的古铜钱、鼻烟壶、瓷器、铜器等。

“这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陆庸在头脑里画了个问号。他不敢贸然买进，就在县城内选了个旅店住下，每天都到那个市场转悠几趟。

“铜钱儿五元一枚；银元三十元一枚；鼻烟壶三十元一个；瓷花瓶三十到一百价格不等；铜器五十元到三百元不等……”

陆庸摸透了行情，但不知这些看上去古色古香的东西是真
是假。

“我还得打听明白，若再买些假的回去……”

一次上当，使陆庸长了心眼儿。他又一连两天守在一个老头的摊床边，与他拉东扯西，直到混熟了，才把他请到一家饭馆儿，摆上酒菜，声称拜师，向他打听起市场上货物的真假。

这位老者通过与陆庸交谈，已知他想贩些货物回省城。遂故意哄他说：“小伙子，不瞒你说，这市场上摆的多是假货。你若想买真东西，必得找我。”

“好。以后你就是我师傅。来，徒弟敬您三杯。”

陆庸想用酒菜换取这位老头儿真心相助。

“好，你既然做了我徒弟，明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选真货。”

老者故意压低了声音，对刚刚收下的徒弟神秘地说。

“师傅，明天一早你就帮我选上几万元钱的货，待我回省

城销售完了，回来再谢你。”

陆庸完全相信了他刚刚认下的师傅。

师傅是比徒弟高明多了。次日一早，师傅如约带着徒弟走进了一个不大的古玩仓库。

“这里的全是真家伙。你相中哪件儿，我替你去谈价。”

师傅故做忠厚老诚的态度，表现出对徒弟的慈爱和关心。

陆庸已离家十余天，正急着贩回些古玩好使古玩店开张。当时并没有怀疑师傅是把他带进了师傅自己家的货物仓库，就信手指点着相中的东西。

货物很快备齐，师傅立即装出对徒弟负责的态度，对仓库的主人——一位和师傅年龄相近的老女人说：“这些东西我一件一件和你细算过账。合在一起应该是四万三千元钱。我看就给你四万吧。你若肯卖我徒弟付账，若不卖，我们就走。”

“哎呀，你这个老家伙都说话了，我就是赔到家也得给你这个面子。不过，你徒弟下次再上货，还得来我这儿。”

老妇人的话音一落，不待师傅说话，徒弟已满口应承了。

“好了。这些东西你给包装一下，我让我徒弟雇个汽车拉回省城去。”

师傅指着那一大堆货物对老妇人说。

“师傅，你帮我雇车去吧，我跟大娘结账。”

陆庸是怕老妇人趁他雇车之机调换了他的货物。

“唉！我去吧。谁让我收下你这个徒弟来着。你这些东西带回省城里最少能赚两倍！到时候可别忘了师傅。”

师傅说罢，出去为徒弟雇了一辆轻型汽车。

陆庸看着货物装到车上，就对师傅千恩万谢了一回，亲自押车回家。

古玩店终于开业了。

陆庸坐在古朴典雅的店铺中，看着博古架上陈列的商品和标价，得意地笑了起来——三十元买的铜香炉现在标价三千元；一百元买的瓷瓶现在标价一万元；五元一枚的铜钱儿现在标价五百元……

“哈哈，百倍的利呀！若能见利五十倍成交，我这四万元货物就值二百万呢。哈哈……”

得意忘形的陆庸今天特意穿上了长衫，戴上了眼镜，他认为只有这种打扮才像一个古玩商人。

此刻，在他心目中惟有生意，他一心只想赚钱，不只忘记了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甚至对他平生酷爱的女人也失去了兴趣。

络佳看着陆庸如痴如醉，着了魔一般地日夜守在他的古玩店里，期盼着前来购物的客人，忍不住到店里，提醒他说：

操心 “你白天在店里，晚上也该去看看孩子和媳妇。”

“我这店开业快一周了，每天来的客人也不少，只是不开张。到今天一桩买卖也没成，我哪有心思去看他母子？”

陆庸对母亲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是不是标价高了呀？你想赚钱，也不能把这些破铜烂铁标上天价呀！你呀，一定是想赚钱想疯了——你弄些破烂不堪的玩艺，少则标价几百，多则标价几万，世上哪有那么傻的人来上你的当？”

络佳早对儿子的古玩店产生了怀疑，只因怕挫伤他的热情，一直未好明言，现在见儿子执迷不悟，才不得不在他疯狂的赚钱欲望上泼了一盆冷水。

“价儿是贵了些！但不这样卖我何时能成百万富翁？”

陆庸的话让络佳只觉好笑，即笑劝他：“傻孩子，你想这样高价卖，要有人买才成啊！你快听妈的话，晚上去看看你儿

子和媳妇。明天再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往下调调，或许能卖出去几件。”

“好吧！”

陆庸被络佳这一说顿时像失了魂魄一样，垂头丧气地应允了母亲。又见店里无人光顾，就早早地关了店门，去岳父家看望儿子和达英妮。

达英妮连日来好似忘记了自己是陆庸的妻子一般，与周彬不时出入高档酒楼和豪华宾馆。

当晚，陆庸进了岳父家，见妻子不在，忙问乔思丽：“妈，英妮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

“她从上班以后，一直忙得很。每天都要八九点钟才回来。你快看看你儿子去吧。你们也该给孩子取个名儿了！我们这些日子尽叫这小家伙小老虎儿……”

乔思丽并没注意到女婿情绪低落，仍在唠叨着。陆庸烦躁地抱了抱儿子，心里又对达英妮猜疑起来，竟不自觉地脱口而说：“这个小老虎是虎种还是鼠种呢？”

“你说什么？”

乔思丽被女婿的话吓了一跳，不觉紧张起来。

“没什么……”

身穿长衫，戴着眼镜，打扮得十分滑稽的陆庸自觉失言，正要解释，就见达英妮打扮得十分入时，趾高气扬地从外面归来。见了陆庸就没好气地问：“你还好意思来呀？”

“我怎么不好意思来？”

“你只知道开古玩店，哪儿还能想起我们娘儿俩？”

“我是忙了些，没抽出时间……”

“哼！你这古玩店的老板，必是赚到大钱了。不知你何时能把我那三十万还给我？”

达英妮阴阳怪气地挖苦着丈夫，又向他提起三十万元钱的事。

陆庸听了妻子的话，当即红着脸，看了看达英妮，半晌没说出话来，又因达英妮只是冷笑，心中更加懊恼，以为达英妮蔑视他，只好硬着头皮说出了大话：“我一两个月之内就还你三十万。”

“别吹牛了。我听说你那个破店儿开业这么久，连一件东西也没卖出去，你用什么还我钱？”

达英妮仍在揭陆庸的疮疤。陆庸被妻子说到痛处，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对她反唇相讥，说：“我是个没用的老鼠，哪有你们周总经理有本事？人家是只老虎！”

“呸！你还好意思把自己和周总相比？你也不买块镜子照照，我这辈子算是瞎了眼，嫁给你这么个熊货！”

达英妮已动了和陆庸离婚的念头，哪里还理会说出的话会刺痛丈夫？

陆庸被达英妮气极了，随手把孩子丢到床上，指着她骂道：“你看不上我，快跟你的周总过去吧！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

“你们这是怎么了？多少天不见一次面，见了面就吵架，你们都闭上嘴吧，看把孩子都吓哭了。”

乔思丽见女儿和女婿越吵越凶，他们把孩子丢在床上，眼看着他啼哭，也没人去理会，连忙过去抱起孩子，劝说女儿和女婿平息怒气。

“陆庸，今天你的话已经说绝了。咱俩明天就办离婚手续去！”

达英妮丢给陆庸这句话后，就走进父母住的房间，再不理他了。

“好，明天我和你离婚去。”

陆庸怒气难平，说了这句话后，也不理岳母，就转身出门离开了岳父家。

乔思丽看到女儿和女婿感情出现了危机，正要给亲家母络佳打电话，与她商议如何劝说这小两口和好的事。达英妮却从屋里走出，对母亲说：“妈，你别着急上火。我真不能跟他过了，他是个没追求、没本事、什么也不是的人，我何苦跟他呢？”

“你们都有孩子了，现在还闹什么离婚啊？”

乔思丽不理解女儿。

“这孩子也不是他的。妈，你可别为我的事儿上火。我和陆庸离了婚，以后才有好日子过。”

达英妮一时激动，竟对母亲说出了实情。

“我说方才陆庸咋抱着孩子叨咕什么虎种、鼠种的呢！唉，你一定是看不上他，就跟了周彬。你呀！唉，真不让我省心呢！”

乔思丽知道女儿和陆庸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她又不忍心抱怨女儿不守妇道，只能长吁短叹地为女儿犯愁。

达英妮却不似母亲脸带愁容，她依旧是欢欢喜喜的，为了尽快与陆庸离婚，竟对他说那三十万元钱可以不要，孩子也不用他来抚养。只求马上去办手续。

陆庸也正在气头上，又见达英妮并不计较家庭财产，还承担了抚养孩子的义务，遂不与父母商量，就爽快地同意离婚。

这天，陆庸和达英妮办完了离婚手续。

达英妮像一阵风似的跑回公司向周彬报告喜讯，同时也要求周彬尽快与宋云离婚。周彬正在为达英妮与陆庸离婚而兴奋，就随口答应了达英妮。

陆庸看到达英妮拿到离婚证后的欢喜态度，就猜出她一定要去向周彬报喜，不禁更加痛恨周彬。

“妈的，我若让你和周彬快活，就不再姓陆！”

陆庸心里发狠，要让周彬和达英妮不得安宁。

于是，陆庸用电话找到宋云，直接对她说：“周彬和达英妮搞破鞋，达英妮生的孩子就是周彬的。现在我已和达英妮离婚了，很想约你出来谈谈。”

宋云虽在心里恨陆庸当初对她不负责任，但听说他已因为周彬而与达英妮离婚，不免想核实周彬和达英妮之间的关系是真是假，就赶到陆庸的古玩店与他相见。

“陆庸，你和达英妮真的离婚啦？”

宋云见到陆庸就问他离婚是真是假。

“我不能容忍她在外面搞破鞋！”

陆庸一本正经地说。

“我也听人说周彬把‘姐己’调到他公司做公关部经理，哪知他俩这么快就……”

宋云在为周彬对她的背叛而嗟叹。

“我约你来就是想让你死活也别跟周彬离婚，活活气死‘姐己’那个骚货！”

陆庸以为此时宋云会听他的话，并和他重温旧情，所以，他说着话就要伸手搂抱宋云。

岂料宋云一把将他推开，竟指他骂道：“你少跟我动手动脚的。我告诉你，你没权利要求我，我和周彬离不离婚不取决于你。你这个人太卑鄙了！我现在真怀疑你是想娶山颖，才和达英妮离婚的。至于达英妮和周彬的事，是真是假还难说。你别指望我会听你的话和周彬吵闹。”

宋云说罢，一甩头上梳的马尾辫儿，高傲地昂着头走出了

陆庸的古玩店。

“呸！也是个烂货，还他妈假装正经！”

陆庸为旧情人的绝情而恼怒。他在骂宋云的同时，心里只感到空虚。

络佳和陆希成是在去达济天家看望孙子时，才听到儿子已与儿媳离婚消息的。他们一再向达济天夫妇表示歉意，说他们没有教育好儿子，对不起达英妮。

达济天和乔思丽也说了些谦虚的话，才送陆氏夫妇归去。

“气死人啊！咱俩咋生了这么个儿子？”

陆希成和络佳叹息着回到家，忍不住心中的怒气，又把陆庸骂了一场。

陆庸只说达英妮一走，他身边才没了狐狸精，以后自可以赚大钱，再找更好的媳妇回来侍候父母。

陆希成见儿子挨了骂仍想着孝敬父母，心中的怒气消了，就对络佳说：“达英妮也不是个好东西，他俩离了婚也好。你也别再想那个像洋婆子似的玩艺了。以后若有好姑娘，早些张罗给儿子娶过来，让他们好好过日子，也省得咱俩多操心。”

“我只担心儿子不安分，再找了媳妇也会……”

络佳是了解儿子的。她只担心陆庸因贪恋女色而不务正业。

陆庸此时没了妻子，宋云也不理睬他，古玩店又开得艰难，若不是他手中还有达英妮留给他的十几万元钱，只怕他早已对生活失望了。

如今，陆庸守着半死不活的古玩店，在百无聊赖之际，又犯起了搞女人的瘾。

“现在有个女人才好。”

陆庸对女人的需要似乎很迫切。他如数家珍地盘算着可以马上和他上床的女人。

“达英妮？呸，她不会理我；宋云？哼，让她装正经去；小红？噫，让她远点去，看到她就恶心；小玉、小雪、小菲、小荷？咳，一群妓女，找他们还得花钱；秦萧萧？唉，现在她在哪儿都不知道；山颖？对，只有山颖心里有我。”

盘算过后，陆庸连忙约山颖来。

随叫随到的山颖自从上次与陆庸在咖啡店门外碰到宋云后，宋云即指令其父让她下岗了。她正在家里闲得难耐，闻听陆庸相召，即兴致勃勃地赶到古玩店。

“闭店！他娘的，待我和你玩个痛快。”

陆庸见到山颖二话不说，就急匆匆地把店门关闭，拉着旧情人走进店内隔出的小寝室内亲热了起来。

这二人，一个离婚日久，一个成年未嫁，况且又是故交，他们此刻相会，恰似烈火遇干柴，迅速燃起冲天欲火。

陆庸抱着山颖亲吻着，山颖也紧紧搂着陆庸。

“我离婚了，想娶你。”

动情的陆庸对山颖投其所好地说出了她喜欢听的话。

“当你媳妇，一辈子只跟你……”

山颖也动了真情，毫不犹豫地说要一生随陆庸。

“脱了衣服吧。”

陆庸似对自己妻子提出要求一样要求着山颖。

“嗯……你脱嘛。”

原本呆板，不会装腔作势、忸怩作态的山颖也学会了撒娇。陆庸在山颖撒娇的娇声娇气刺激下，越发动情。他十分熟练地脱光了山颖的衣服，又把自己穿着的长衫儿甩到一边，开始尽情地在山颖身上发泄激昂的情绪。

古玩店里情烟正浓，欲火正旺。山颖的呻吟声和陆庸喘粗气的声音混杂在一处……

“当、当、当。”

敲门的声音惊扰了陆庸和山颖。二人急忙掩旗息鼓，慌忙把衣服穿上。

“谁呀？”

陆庸走到门边问。

“是我，陆庸啊，你出来。”

声音圆润甜美。陆庸听出是宋云的声音。

“宋云啊，我正换衣服呢，你等我换上衣服出去。”

陆庸应着，回头悄声叮嘱山颖道：“你在我这张床上先睡一觉，我出去应付了她就回来。”

“你最好求她跟她爸爸说一下，让我回去上班。我在家闲着实在受不了了。”

山颖虽被宋云扫了兴致，尽管内心十分恨她，却还是让陆庸向她求情。

“好，你躺着吧。我很快就回来。”

陆庸遂打开店门，走出去并随手把店门锁上，问宋云：“找我有事吗？”

“我想和你说话儿。”

宋云眼中含着泪，好像刚刚受了什么委屈。

“好，咱俩到茶馆儿去。”

陆庸引着宋云进了距古玩店不远的的一个茶艺馆。

“你怎么了？眼中含泪，一脸愁容。”

陆庸一边与宋云坐下，一边兴灾乐祸地问。

“周彬把‘姐己’领到我家去了……”

宋云说着委屈的事儿，眼里的泪珠滚落了下来。

“你不是说我和‘姐己’离婚是为了娶山颖吗？我……”

“你别记着我上次说的话了。我现在心里很乱。方才我把他俩堵到了家里，周彬却像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对我笑了笑，说：‘该咋办，你说了算。’我气得跑了出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宋云在向陆庸真诚地寻求帮助。

“你听我的，就不跟他离婚……”

“我不离婚，让我咋跟他过下去？我现在一想到他就恶心。”

“就像当初想到我一样？”

陆庸并不认真与宋云谈话，他心里还在惦记着山颖。

“你这个人真是……人家烦得要命，来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却没正形！”

宋云生气地瞪了陆庸一眼。

“好，我跟你谈正经事儿。你跟周彬离婚吧，我要你。”

陆庸严肃了下来，很认真地对宋云说。

“你要我？你是不是以为我是怕找不到男人才来找你的？”

宋云来找陆庸不过是想诉说委屈，听了陆庸的话，心里不禁暗骂：“我不嫁人也不能嫁你！你在外面不知勾搭了多少女人，只怕还不如周彬呢！”

“你找我到底想让我干什么？你不肯嫁我，又来找我，难道是想让我去把周彬打一顿！”

陆庸看宋云态度，并不是来和他联络感情，不禁失望地摇摇头，再没兴趣和宋云闲谈了。

“你走吧，是我一时被气糊涂了，打扰了你，真是对不起，你别笑话我失态。”

宋云冷静了下来，也不想再和陆庸说什么了。

“宋云，你爸爸怎么把山颖给整下岗了？山颖这两天来找我好几次，让我求你跟老爷子说说，就别让她下岗了。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求求老子，让山颖回去上班吧。”

“我答应你。再见！”

宋云说罢，就挥手示意陆庸离开。

“再见。以后烦恼时，来找我。”

陆庸离开茶馆儿，三步并做两步走回古玩店，先对山颖说了宋云答应求他爸爸让山颖回去上班的事，然后又开始脱衣服……

山颖离开古玩店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了。陆庸没有再说要娶山颖；山颖也没有说要嫁陆庸。他们只有在发情时论婚嫁，冷静下来后又都觉得对方并不可爱。他们在分手时都在心里把彼此的关系准确地定了位：“我俩就是这么回事儿罢了。”

他和她不过是性伴侣。

性伴侣只有在发情时才是伴侣。难怪他们分手前连共进晚餐的兴趣都没有。

陆庸回到家里就喊：“饿死了，快给我点饭吃。”

“又到哪儿胡闹去了？怎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

络佳问着，急忙去为儿子热了饭菜。

“妈，明天我下乡去找我师傅，让他帮我把那些古玩退回去。然后我找份工作上班去。以后再也不做什么生意操这份心了。”

络佳以为儿子是在事实面前受到教育，醒悟过来了，正要上几句勉励的话。忽听电话铃声响起，陆庸急忙过去接了。

电话是小红打来的，对陆庸说她男朋友相中了那个古玩店，问陆庸还不想开下去，若是不想开了，她的男朋友想把店面兑下来。

“好啊。明天上午你带你男朋友到店里谈吧。我只要收回本钱就出兑。”

陆庸听到有人想兑下古玩店，顿时大喜过望，连声答应着小红，约她次日相见。

“真是菩萨保佑！总算有人来兑这个店面儿，你可快点儿把它兑出去吧。”

络佳的脸上也现出了喜色，她只希望儿子的古玩店能及早兑出去。

“从今以后，再不做生意了。”

陆庸心里发着狠，暗骂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次日，陆庸很早就赶到古玩店，忙着搞卫生，重新摆放博古架上的陈列商品，等待小红带客人来洽谈出兑的条件。

八点，客人没来，小红也没来。

九点，客人还没来，小红仍无音讯。

十点了。陆庸有些沉不住气，竟站到了店门外，向远处张望，期盼着小红带她男朋友到来。

十一点，小红终于带着男友出现在古玩店里。陆庸一见小红男友正对他微笑，不禁惊叫出声：“怎么是你呀？咱俩可能真是有缘。那个酒店你开得怎么样？”

小红带来的男朋友正是上次兑下陆庸酒店的人。他笑着对陆庸说：“咱俩是有缘啊，你的那个酒店到了我手里就赚钱。一个月最少也能赚两万元钱。今天我又相中了你的这个古玩店了。你若想兑，咱们谈谈去。”

“啊！江月明，原来你和他认识，咱们的酒店原来就是陆庸的呀！”

小红见陆庸和江月明相识，感到奇怪，随即明白了他二人之间的关系。

“走吧，别在这儿谈了。这店里的情况我早摸清楚了，咱们回酒店去谈。陆老板也好看自己当初的酒店。”

江月明慷慨地邀陆庸去酒店洽谈。

这个曾使陆庸兴奋，也曾使陆庸懊恼的酒店，如今生意红红火火。玉、雪、菲、荷四位小姐都穿着服务员的服装，正在店内与客人应酬，见江月明与小红带着穿长衫的陆庸走进来，都忍不住笑，纷纷迎上前与陆庸寒暄。

“江老板真有本事！这店让你经营得红红火火。”

陆庸口头上赞扬着江月明，心里却猜想他要兑下古玩店的目的。

“他也许是要把古玩店改成酒店！这个人脑袋灵活得很，我可不能再让他占到很大便宜了。这小子得了便宜去卖乖。兑下我的酒店，回过头来却来气我！”

陆庸心里说着，已暗自打定主意。

“陆老板请到包房里坐吧。”

“包房里都已经有客人了。”

江月明正要引陆庸进包房里谈正经事，小玉急忙阻止。

“这生意真是很好啊！”

陆庸随口赞扬，心里越发坚定了不能把古玩店赔钱兑给江月明的信心。

“唉，没办法。咱们在大厅里稍坐一会儿吧，等客人走了咱们再进包房里谈。”

江月明对陆庸说罢，又唤小玉等为陆老板倒茶。

陆庸正与江月明、小红在大厅内对坐品茶，只听邻桌的一位客人说：“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美容医院的那个‘姐己’？昨天我又碰到她了。”

另一位客人淫笑着吹嘘道：“那个‘姐己’跟我可是不一

般。当初她给我鑿过皮，是摸过我那个地方的。哎呀，她那双手……”

“她现在是在信达的公关部经理了……”

陆庸听到客人议论达英妮，心里已是十分气愤，偏偏江月明又对那两位客人指陆庸说：“朋友，你们所说的‘姐己’就是这位陆老板的夫人。请你们说话注意些。”

“没什么，我已经和她离婚了。”

陆庸忍住对那两位客人的气，装出并不介意的样子。

“陆老板和她离婚就算对了。那个女人我早就接触过，不是个什么好货色。”

江月明好意劝慰陆庸，竟使陆庸反感起来，板着脸说：“别提她好不好。咱们谈正经事儿吧。”

“好，好。咱们谈正经事。”

江月明看出陆庸不愉快，忙一面应了陆庸，一面叫小玉给他们安排几道下酒菜来。他要与陆庸边饮酒边谈正事。

“不必安排酒菜，咱们谈完我就走。”

陆庸方才还想和江月明喝上三杯，此刻被客人和江月明提到达英妮的事败坏了饮酒的兴致，只想谈完正事，及早回去。

“那好。陆老板，你的古玩店你若肯兑，谈谈价儿吧。”

江月明直接了当地与陆庸谈到了兑古玩店的价格。

“我进了十来万元的货，又花三四万元装璜的店面。你若想兑就给十四万。”

陆庸故意说出了高出底价几倍的出兑价，是想把兑酒店时赔的钱赚回来。

“酒店三百多平米的营业面积才十四万，你那个古玩店不过六七十米，也要十四万？”

江月明明知十四万是虚数，却故意笑着问陆庸。

“你若不想兑就算了。”

陆庸在模仿上次江月明在兑酒店时的做派。说着站了起来，做出欲走之态。

“陆老板是不想出兑古玩店了。这也可以理解——古玩店的生意不错，陆老板必是有大钱可赚的。”

江月明并不理睬做出欲走样子的陆庸，只冷笑着说起了风凉话儿。

“江老板肯出多少钱？”

陆庸见江月明并不怕与他的交易谈不成，只好一边问一边又坐了下来。

“四万元钱。陆老板肯兑，咱们成交；不肯兑，我就只好送陆老板回去。”

江月明沉稳地说出了让陆庸无法接受的价格。陆庸此番吸取了兑酒店时的教训，竟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

“嘿嘿，走了。用不了三天，你还得回来。”

江月明冷笑着，看着迈出店门的陆庸，自言自语地说。

“我就是把这个店扔了也不兑给你江月明。妈的，我花四万元钱进的货，又花三四万元装璜店面，你只想花四万元就兑去！妈的，且看我先把四万元货物退回，再把店面兑出去。”

陆庸赌气回到家，向络佳说了古玩店没兑成的事，又说明天要下乡去找师傅退货。

络佳此时也不知该如何劝他，只好听凭他自去料理。

第二天，陆庸把长衫扔到一边，又穿上平常衣服，去寻找他的师傅。他在县城内那个他十分熟悉的古玩市场上一连转了两圈也没见到师傅的影子，只好向人打听。可是，他一连问了好几位古玩商贩，都说许久没见他师傅来过。

“怪哉！莫非我师傅……”

陆庸不敢想下去了，急忙赶到当初他与师傅提货的那个古玩仓库。只见仓库大门紧锁，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

“妈的，这师傅必是个骗子。他把一仓库的陈货都卖给了我，他却跑了！”

这时，陆庸的心里才终于明白自己上当了。

“倒霉！真他妈倒霉！”

陆庸叹息着，无可奈何地自认倒霉，转回家里，再不敢幻想退货的事了。

“这个倒霉的古玩店！留着它每月还要花租金，就兑出去它吧。唉，赔些钱就赔些吧，妈的，赔钱免灾！”

陆庸自己劝慰自己，又动了赔钱兑出古玩店之心。

“你办一个店赔一笔钱，真不知你有多少钱！更不知你兑出这个店，以后还干什么？”

陆希成抱怨着儿子。

“我再不做买卖了。随便寻个单位上班，挣工资，过安稳日子。”

陆庸的态度使陆希成和络佳都不好再埋怨他，只希望他能言行一致，再不去做赔钱的买卖。

“儿子，你把店兑出去后，把你手头的十几万元钱放妈这儿吧。妈只怕你再……”

络佳好心替儿子管理钱，以为只要儿子手里没了钱，就不会再有大闪失。

“可以。明天我把店兑出去，就把钱一齐交给你。”

陆庸答应了母亲，却并未立即把手中的钱交给络佳。

陆庸好似存心不让父母省心。他自从把古玩店以四万元价格兑给了江月明后，只把十万元钱交到络佳手上，自己却留了

四万余元，说是留作零花钱。

络佳与陆希成因为那钱是当初达英妮留下的，也不好强逼儿子交出。哪知陆庸竟拿着这些钱开始逛夜总会，泡洗浴中心，干起了嫖妓女的勾当。

有一天，陆希成和络佳听到了风声，即询问陆庸近日在做什么事。陆庸只说近日没事可做，只在外面玩了。

“你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我听说你整天就在夜总会，洗浴中心鬼混。现如今的夜总会和洗浴中心哪家没有不三不四的女人？你终日混在那种环境里，还能学出什么好来？”

陆希成动怒了，直言质问陆庸。

“你们都不理解我！我一个大人，做生意就赔钱，如今不敢投资做事，终日闲在家里，干啥消磨时光？等什么时候我找到工作，自然不出去玩。”

陆庸一说出自己的苦恼，陆希成和络佳又心疼起儿子，遂计议帮他找工作。

几天后，陆希成在一所私立中学为陆庸找到了工作。那所中学正缺一名语文教师，听陆希成说他儿子是学中文的，校长即答应说：“让你儿子来试讲一下。若我们相中，就可以来上班。”

“儿子，老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你在中学找到了职业，你快准备一下，过两天去试讲一堂课，若人家相中你，你就有了一份正经职业。”

陆希成把喜讯告诉了陆庸。可是，陆庸却说：“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我堂堂一个出版社编辑，虽说已经下岗了，可也不能堕落成一名中学老师呀！”

“你……”

陆希成差点没被儿子气得背过气去。他痛心地躺倒在床

上，不愿再理睬这个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的儿子了。

“儿子呀，你爸爸费尽心机为你寻了份职业，你却不去。你以后想干什么呀？难道我们要给你讨一份省长或国务院总理的职业来让你做？”

络佳忍着气在劝说陆庸。

“你们也真可怜！竟不知儿子有多大本事？我可是个天才——前段时间你们只以为我赔了钱，却不知我通过当老板获得了巨大收获。你们骂我去洗浴中心和夜总会勾搭娼妓，却不知道我是在体验生活，我准备写小说当作家！”

陆庸的这番话气得陆希成哭笑不得，又从床上坐起来，问陆庸：“你当老板有什么收获？你又说你逛洗浴中心是体验生活，你也不想想，作家是那么容易当的！”

“爸爸，今天我看你们是真不知我的本事，我就跟你们好好说说我的收获和打算。我通过前段时间开酒店和古玩店，赔了十几万块钱，却发现了一个连马克思都忽略了的问题。你们都只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它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我通过赔了那十几万元钱，却意外地得到了启发，我发现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问题上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你真是个疯子。就凭你还能发现马克思忽略了的问题？”

陆希成轻蔑地说。

“你别看不起人。等我说给你听，不用你不服气。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只是看到了资本家在生产产品过程中，投资成本和获得利润之间的关系。譬如我经营饭店，每天营业额为一千元钱，成本包括原材料和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总和只有五百元，一千元营业额减掉五百元成本，余下的五百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榨取工人的血汗钱。你们说是这么回事吗？”

陆庸拿出一副探讨学问的架势，十分认真地说着，又向父母提出询问。

“是的，这还有什么错吗？”

陆希成、络佳同时表态。

“问题就在这里。

“马克思避而不谈资本家所承担的风险和资本家本人的智慧投入和精力投入。如果把风险和投资经营者本人的智慧投入计算进去，剩余价值理论哪里还能成立？还用我开饭店作比。我每天表面上是剩了五百元，可是，我投资时一共投了十万元，按每天五百元利润计算，我要二百天能收回成本。万一我经营到一百天的时候，我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时，我只收回五万元资本，你们能说我这五万元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吗？这里还没计算我个人精力的投入和智力的投入呢！”

陆庸侃侃而谈，真似他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

“别忘了。你干了一百天，你的店铺还可以兑回来九十万。你难道不是赚了四十万元？”

陆希成有意难为陆庸，不让他继续考虑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在父母面前胡说八道。

“就算酒店还能兑出九十万，我有四十万元的利润。但在这一百天之内，万一哪天酒店着火了或哪位雇客突然死到了店里，我难道不负责这种意外风险吗？况且，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熬出了一身病，万一治病……”

陆庸还想说下去，却被陆希成的骂声打断了。陆希成感到儿子在强辞夺理，况且他考虑的这个问题对他今后的生活根本没有实际意义。所以陆希成才骂他：“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屁话！你守在店里十几小时，还不是在和乱七八糟的小姐鬼混来

着！哪里有什么敬业精神？”

“我守在店里还不是敬业？你们别以为只有像你们一样给党工作才叫敬业！当年老地主周扒皮半夜起来逗鸡叫，目的是让长工早些下地干活，他也是敬业！我在店里照应生意怎不是敬业？”

陆庸还有与父亲争辩之意，但见父亲已板起脸来，并现出了怒意，他才止住了话题。

络佳一直细心听着儿子说话，见丈夫现出不耐烦的神情，忙插话改了话题，问陆庸：“你说你在体验生活，真想当作家怎的？”

“世间再没有比写小说容易的事了。我只要有了生活根底，胡乱编写故事出来，就可以成为作家。现在这社会上的人啊，我算看明白了。只要你到了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时候，就去写小说，一定没问题的。而且还说不准会一炮打响，从此走红，成为名人呢！”

陆庸的话终于使陆希成忍无可忍，骂他道：“呸！像你这样不学无术，别说写小说，你什么事也做不成。你小子也不用不服气，你有种写出一本小说来我看。”

“儿子，你争点气。写一部小说给你爸争争脸，省得让人说他儿子啥也不是！”

络佳有意激起儿子做正经事的热情和好胜心。

“好。我明天开始写小说，看我成名后你们还有啥说！”

陆庸在父母言语的刺激下，又发狠要写出一部像样的小说来。

“写什么呢？”

刚刚下定了写小说的决心，陆庸又觉得自己经历的事和身边的一些事没什么好写的。他有些犯难了。

次日，陆希成和络佳上班后，陆庸独自坐在家里准备构思小说。

“这时候若有个女人在身边……”

一想到女人，陆庸把手里的笔扔到了写字台上，随手抓起电话，又要约山颖来和他快活。

谁知山颖已回单位上班了，只说在单位出不去，竟拒绝了陆庸的邀请。

“还找谁呢？”

陆庸想着女人，一时又想不出哪一位可以马上和他上床。他欲火难耐，走出家门，又臆想到洗浴中心去找小姐。

“小红！”

陆庸路过小红家，又见门未关，她正坐在床上看着一本什么书，即随口叫了一声。

“陆庸，你有事吗？”

小红抬头看见陆庸，笑着问。

“到我家坐一会好吗？”

“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去。”

小红应允了，陆庸心里兴奋不已，急忙转身回去，只等小红上门来。

“当、当、当”。

“小红来了。”

陆庸在屋里听到敲门声，心里兴奋地叫了一声，忙去把防盗门打开，一把把只穿了件连衣裙的小红拉进屋里。笑问道：“这么久没跟我，想不想……”

“想你了。”

小红笑着在陆庸胸前打了一拳。

“好。想我了，我今天让你过过瘾。”

陆庸淫笑着把小红抱进他的房间。

“你离婚了，咋不再娶一个……”

“等你呢，你却又跟了江月明。”

“我跟他没意思。以后有机会就来跟你……”

二人说话之间都冲动了起来。

“脱了……”

小红主动脱去了裙子，又叫陆庸脱衣服。

“你真急呀！好了，来吧。”

陆庸看着动情的小红，迅速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

“来嘛……我想和你……”

“江月明和我比……”

“他不行。你才是男人……我要……”

……

陆庸和小红尽情发泄了情欲。二人都平静了下来。陆庸才想起小红方才在家里看书，就问小红：“你方才在家看的是什么书？”

“一本小说。”

“谁写的？”

“思妃。”

“书名是什么？”

“《我的爷爷是地主》。”

“有意思吗？”

“挺有意思。”

“我的爷爷是地主？”

陆庸想着小红看的那本书的名字，心里暗说：“人家爷爷是地主，自然有事情可写。我爷爷偏偏不是地主，这让我写什么？”

“我回去了。我还急着看那本书呢。”

小红急着回家去看《我的爷爷是地主》。陆庸见她如此心急，就想翻看那部书，遂问小红道：“能让我先看那本书吗？”

“我看完再借你看。你若着急就去买一本来看嘛。”

小红说罢回家看小说去了。

“妈的，我一定写出一本更好的来给小红看。”

陆庸在心里发誓要写出一本超过《我的爷爷是地主》的小说。

于是，陆庸急匆匆赶到新华书店，花了二十五元钱，买回一本《我的爷爷是地主》，认真地看了起来。

“妈的，这有何难哉！我写他一本《我的爷爷是汉奸》！”

陆庸翻看着《我的爷爷是地主》，忽然心中涌出了灵感，要写一本《我的爷爷是汉奸》。

“汉奸？妈的，我爷爷不是汉奸呢！还是写我奶奶吧。书名就叫《我的奶奶是妓女》。对，这个书名好。这本书若是出版了，一定会超过思妃的《我的爷爷是地主》。”

陆庸思考已定，随手翻出稿纸，在首页上写了书名——“我的奶奶是妓女”。

“妓女！我得首先熟悉妓女，才能写好妓女。对，今天先去洗浴中心找几个做妓女的采访采访。明天安心在家创作。”

陆庸想着，把纸笔一丢，就离开家门去洗浴中心采访小姐。

傍晚，络佳和陆希成回到家，因见陆庸不在，络佳叹道：“这小子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陆希成走到儿子房间看了看，见写字台上有一本稿纸，以为是儿子有留言在上面，就好奇地凑了过去，一看纸上写着“我的奶奶是妓女”，顿时气得大骂起来。

“这个畜生！竟敢骂他奶奶。妈的，这明明是在骂我呀！我养他一回，却养出了个冤家！”

“怎么了？”

络佳听到骂声，急忙过去问陆希成。

“你看，这畜生写的——他奶奶是妓女，我一定是杂种了！他这不是在骂我是老杂种吗？”

陆希成气得脸色涨红，把陆庸写字的稿纸递与络佳。

“啊，哈哈，他这一定是小说的名字。你没看到这有一本书——《我的爷爷是地主》？这小子一定是跟人家学，看把你气的！你呀……”

络佳看到写字台上放着的那本《我的爷爷是地主》，又看了看陆庸写在稿纸上的字，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王八犊子！我还以为他跟我有气，有意骂我是老杂种呢！”

陆希成因知自己误会了儿子，也忍不住笑了。

络佳正与陆希成笑着议论儿子。陆庸也完成了采访任务回到家。陆希成见他一脸喜色，就故意板起脸来问他说：“你奶奶是什么？”

“是妓女。”

陆庸随口应答。

“畜生！你再说一遍。”

陆希成在情感上是不会允许儿子褻渎前辈的。他有意让儿子改掉这个不雅的小说名字。

“啊！我要写的小说想定名……”

陆庸还没解释完，陆希成已急于表明了态度：“小说的名字也不可以糟踏前辈。”

“那好，我写我姥姥是……”

陆庸见父母都露出了笑脸，又看着络佳故意开玩笑地要说姥姥是妓女。络佳急笑骂着阻止他说：“你这个混蛋！不许胡说！”

“别开玩笑。儿子呀，你若真想写小说，就好好写。我等着读你的作品。你若一时写不成也别急，什么事都有个学习的过程。只要你肯钻研，无论什么事情，总能做成功的。”

陆希成语重心长地劝说儿子。

络佳也对儿子说：“好好写吧，只要肯用功，总会写出好作品的。”

陆庸见父母如此劝他，只好打起精神应道：“你们等着瞧吧，我从明天起，每天写三千字。一百天后，就可以完成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

大话说出去容易，真的开始构思小说却不容易了。

当晚，陆庸失眠了。他一会儿想小说情节，一会儿又想小说写成后，该如何出版，一会儿想小说写不成会被父母小看了，一会儿又想小说写好后，他一举成名，该如何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结果他胡思乱想了一宿，竟还没有想清楚他要写的小说该写什么。

“就写我自己吧。妈的，我和几个人都有故事，这还不够写的吗？”

陆庸终于作出决定，要以他自己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

“书名叫什么？题成文半，先定下书名，以后就好办了。”

考虑书名让陆庸伤脑筋，他真没想到写一部小说一开始就会遇到这么个难题。但陆庸这次还真没有打退堂鼓。他想了又想，最终总算把书名定为《我是老板我没钱》。

“我真是天才！中国人将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只怕除陆庸莫属了。”

陆庸兴奋极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迅速拿起了笔，开始完成他当天的创作任务。

“怎么开头呢？他妈的，万事开头难！这个开头可是关键的，我万万不可马虎。”

陆庸握着笔，琢磨着文章开头。只见他写几个字就感到不满意，撕掉一页，又重写。再写又不满意，再撕掉一页，再写。他一连撕了十几页稿纸，依旧没能写出让他自己满意的小说开头。

“眼高手低！我可能是眼高手低。别太苛求了吧。先胡乱写下去，待写完了回过头来再用心改。”

降低了标准，陆庸开始用平白的语言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三千字很快就写出来了，可是，陆庸却对以后的创作没了信心。原因就是 he 为了写完当天要写的三千字，已经把他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写尽了。

“唉，三千字能写这么多事呀！一本书若写三十万字，不知需要多少创作素材。看来我还是准备不充分。”

陆庸又决定停下笔，先去搞社会调查，为创作积累素材，待以后材料积累足了，再动手写小说。

陆希成和络佳眼看着儿子只在家里坐了一天，次日开始就再也坐不住，不知他又到何处闲逛去了，都不禁摇头叹息。

“我真担心他学坏了呀。”

络佳愁眉苦脸地对陆希成说。

“学坏了？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

陆希成气哼哼地说。

“咱们还得看着他呀，不能让他放任自流。”

“看是看不住的。我看还是张罗一下给他找个媳妇吧。”

陆希成以为儿子因为没媳妇心绪不安，只要给他找个好媳妇或许他会安宁下来。

“达英妮那漂亮的媳妇都拴不住他的心，只怕……”

络佳叹息着，表现出对儿子的无可奈何。经妻子一提达英妮，陆希成又想到了孙子。即向络佳问道：“咱孙子最近也不知咋样，你这几天去没去看他？”

“孙子！我前些日子还去看孙子，人家达英妮却明确告诉我孙子不是咱的，让我以后没事别过去了。唉，咱们这个儿子真是啥也不是啊，和媳妇过了一回，生个孩子还不是他的！”

络佳越说越烦恼，竟掉下了眼泪。

“达英妮这么不知羞耻！竟敢对你说孙子不是咱们的？唉！他们离婚算是对了。只可惜陆庸这个混蛋不争气，咱们以后……”

陆希成恨达英妮不知羞耻，也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止不住长吁短叹。他烦恼不尽。

陆庸也知道这几天父母发现他不在家搞创作，必会对他失望，要找机会批评他。所以他又在心里编造出足以蒙骗过父母的理由。

这天晚上，陆庸一进家门，陆希成就怒气冲冲地问他：“你又到哪里鬼混去了？终日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不知哪年哪月能看到你干正事。”

“爸爸，你怎么说我出去鬼混？我是去图书馆查资料去了。我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没志气。我现在是在收集写小说的素材。”

陆庸编造的假话说得陆希成没了言语。络佳更是对儿子的

话信以为真，竟露出了笑脸儿，夸他说：“我儿子若是这样有正事儿，我们才放心。唉，我儿子终于明白事理了，以后安心写小说，真没准能有大出息呢。”

陆庸被母亲夸赞了一番，心里美滋滋的，又装模做样地坐到了写字台前。

“妈的，写小说太难，我莫不如改写诗。对，当个诗人才浪漫。”

在写字台前胡思乱想了一阵，陆庸又想放弃写小说，改行去做诗，并真的做出了一首抒怀诗，名曰《落魄英雄》：

春秋易节花又落，
仰头观天雁儿过。
空叹西风吹枯草，
英雄挥泪落魄魄。

操

心

就是这样一首文理尚欠通顺的“诗”，竟使陆庸沾沾自喜，万分得意，手舞足蹈地从自己房间里跑出来吟给父母听。

陆希成和络佳都不是学文学专业的人，他们哪里懂得诗？见儿子摇头晃脑地吟咏，又听这诗合辙押韵，还当儿子真是有做诗的天赋，就齐声鼓励他要坚持做下去，一定会成为优秀的诗人。

陆庸自此便以诗人自诩，真以为自己是千古难觅的风流才子。他趁着自己诗兴正浓，又为与他有染的几个美人儿依次写了一首诗，画了幅素描裸像欲于次日依次相赠。

“妈的，让这几个妖精似的美人儿知我才华，我却再也不理她们，让她们苦苦相思去。”

做着美梦的陆庸，以为他的诗画会重新唤起那几位昔日对

他献出身体的美人对他的爱恋。

于是，陆庸先去找山颖。近日他每约山颖相见，山颖都不赴约。他暗想山颖必是也找到男朋友了，要摆脱与他的关系。

“山颖，我有一首诗送你。”

与山颖见面，陆庸感到山颖待他很冷淡。只好双手呈上他的大作。

山颖好奇地展开诗笺，见上面画着一幅她的裸体素描像，并写有一首诗，诗曰：

山女自多情，
床上忘了形。
娇喘能销魂，
使我难安宁。

“你真不要脸！以后我再也不认识你了。你给我滚！”

山颖看罢诗，气得脸色发白，怒目圆睁，几把就将诗笺撕得粉碎，狠狠地掷到陆庸脸上，张口就骂了起来。

“你……我好心写诗给你，你这是……”

陆庸见山颖一脸怒气，只好夹着尾巴逃了。他离开山颖，心里只骂：“她不懂诗！一定是又有了相好的男人，才故意对我……”

“我去找宋云去，她必是见了诗就欢喜的。”

陆庸又找到宋云，双手呈上诗笺，笑道：“小生不才，偶得一诗，奉与娘子赏看。”

宋云展开诗笺，看到陆庸画她的素描裸像心里就十分不痛快，出于好奇，又细看那首诗。她念道：

高雅风流古今稀，
 一时动情做我妻。
 莫悔当初以身许，
 多情才子正掩泣。

“如何？”

陆庸听宋云低声念完，因不见她有什么特殊表情，即问了一句。

“你这可真是一首好诗，就和放屁一样。”

宋云轻蔑地把诗笺撕了，扔到地上，又向陆庸吐了口唾沫，“呸”了一声，才高傲地昂头走了。

“妈的，都是些不懂诗文的庸才！待我去找我媳妇去。”

陆庸两番受辱后，以为只有达英妮会恭维他。他默默地展开给达英妮的诗笺，看了看，又吟了一遍。那诗是：

千古佳人数妲己，
 当初曾为我娇妻。
 俏脸如花巧目盼，
 哪知纣王爱妖姬？

“这种才华，我就不信无人赏识！”

陆庸信心十足地去找达英妮。遗憾的是达英妮不在单位。信达公司办公室主任杨凯接待了陆庸，告诉他说：“达经理和周总一起出门儿了，要十天以后回来。”

“杨主任，等她回来请你转告她一声，说我找她有事。”

陆庸对杨主任说完，听他应了，方才闷闷不乐地离去。

“妈的，待我去找玉、雪、菲、荷，当面给她们每人做一

首诗。唉，那几个婊子，哪儿能懂诗？罢了，我还是去洗浴中心，洗掉这一身晦气吧。”

陆庸寻不到知音，又默默地走进洗浴中心的大门。

这天，也是合该陆庸不走运。他因一连几日没有找来山颖和小红，一腔情欲无处发泄，一进洗浴中心，只简单地洗了洗澡，就走进包房，叫来一名小姐嫖淫。偏巧公安分局的民警前来例行检查，恰把他和那个小姐堵在包房里，抓了个现行。

“你是哪个酒店的老板来着？今天这事儿你看该怎么处理呀？”

一个民警认出了陆庸。他正是上次在酒店抓住玉、雪、菲、荷卖淫的那个精明的警察。

“那个酒店我早就不开了。今天……我是……闲着没事儿……”

陆庸还想解释，那个民警已不耐烦了，吩咐他说：“别解释了，快穿上衣服，跟我们走吧。”

“别跟你们走了，我任罚款还不行吗？”

陆庸哀求着。

“款是要罚的。你俩马上穿上衣服，先跟我们回分局。罚款的事儿到分局以后再说。”

民警一脸正气，厉声命令陆庸和那位吓得发抖的卖淫小姐。

“你们怎么在包房里干出了这种事儿呀？哎呀，我不是一再强调你们只可以按摩，不可以搞色情服务吗？”

洗浴中心老板闻声赶来，抱怨着那位卖淫的小姐，在为自己开脱罪责。

“好了，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民警并不同情哭丧着脸的洗浴中心老板，转头也对他发出

了指令。

洗浴中心老板、陆庸和那位卖淫女被一同带到公安分局。批评、教育过后，还要罚款。

洗浴中心老板交过钱带着卖淫女离去了。陆庸由于身上的钱不够，交不上罚款，只好请警察打电话，叫他父亲带钱来接他出去。

陆希成在电话里听说儿子在洗浴中心嫖娼，被公安局抓了去，要他带三千元钱去交罚款，才可把儿子领回，不禁气得咬牙切齿，对着话筒叫道：“我没有这个儿子，他犯了什么法，任你们处置，我没钱也没脸去交罚款。”

“怎么了？是不是他在外面闯祸了？”

络佳见丈夫气得脸色惨白，又听他骂儿子，心里已知儿子闯了祸，她问着丈夫，忙过去抢过电话，说：“喂，我是陆庸的母亲。陆庸怎么了，有什么事请跟我说。”

络佳听明白了。她也气得手脚发凉，但她还是很冷静地对着话筒说：“我马上就交罚款。真是对不起，我们没教育好孩子，给你们添了麻烦。”

“你把他带回来。我今天非整死他不可。这个畜生给我丢尽了人！我不能留他在世上不干正事……”

陆希成怒不可遏，见络佳放下电话，默默地去取钱，准备到公发局去接儿子，就对她说要把陆庸打死，为民除害。

“唉！这个混蛋真是气死人。一会儿咱俩把他接回来，真得好好批评批评他了。”

络佳说话间眼里又充满了泪水。

“别跟他谈什么。我只等他晚上睡着了，用绳子把他勒死就算了。咱教育不了他，只好就当没生过这个畜生！”

陆希成已想好了处死陆庸的具体方法。络佳听了伤心得大

哭起来。她哭了好一会儿才对陆希成说：“这个畜生真的给咱俩丢尽了人，但杀他咱们谁又下得了手！况且杀人还得偿命……”

络佳本意是想劝丈夫消消气，不可动杀儿子的心。可她知道此时这样劝说是无用的。只好用附和丈夫的口气，向他说明利害。

“唉，做孽呀！人家的儿子能光宗耀祖，我们的儿子……唉，算了，你也别难过了。咱俩还得去接他……”

陆希成见妻子哭得伤心，只好软下心肠，不再提大义杀子之事，反过来又劝慰妻子。

儿子接回来了。陆希成和络佳什么话也没说，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爸、妈，我……”

陆庸已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但见父母不仅没骂他，而且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就都默默地走回房间，心里反倒不安了。他叫了一声，就痛哭了起来。

“你这个作家、诗人，是体验生活，我们理解你。你怎么又哭上了？”

陆希成有心用这种语言挖苦挖苦陆庸。可是，他忍住了。他没有应声。

“你哭有什么用？以后可别让我们跟你丢人，为你操心了！”

络佳有心再劝劝陆庸。可是，她也忍住了。她也没有应声。

以沉默对待屡教不改的儿子，这是陆希成和络佳事先商量好的办法。他们认为该对儿子说的话早已说尽，只好给不争气的儿子留下自我思考和反省的空间。

陆庸哭得很伤心，仍不见父母理睬他，心里更觉羞惭和难过，不住地念叨：“我不是人，明天起一定好好做人，再不去干荒唐勾当了。”

陆希成和络佳在房间里听着儿子带着哭声的忏悔，几乎同时在心里说：“听其言，观其行吧！”

这夫妻二人要看儿子今后的行动。

“爸爸，你再给我联系一下，我去那所中学当语文老师。”

次日一早，陆庸就对父亲说要去当教师。

“你若真心学好做正经事儿，我去给你联系。”

陆希成见儿子真的有了学好的实际行动，心里高兴，即答应再去为他联系工作。

这一天，陆庸没有出门。一心只等父亲带回那所中学聘用他的消息。

“明天我带你去见校长。校长要听你试讲一堂课。若是人家相中了你，以后你就安心当教师吧。你也不小了，该让爸爸省些心，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陆希成白天又厚着脸皮去找那所中学的校长，向人家说尽了好话，总算得到校长应允，同意见见陆庸，并让他试讲一节课。

陆庸听了父亲的话，立刻满腔热情地准备起要试讲的那一课内容。

次日，陆庸穿戴整齐，随父亲去那所私立中学接受校长的面试。

站在校长面前，接受校长的审视。陆庸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是洗浴中心的那位卖淫女在包房里在接受他的审视。校长那双圆溜的眼睛里放出傲慢的光芒，仿佛是在询问他有什么学问敢来应试。陆庸不敢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和反感，因为他要通过讨

好这个校长，而得到他的赏识。

“你叫陆庸，做过编辑。”

“好吧，你给我讲一节课，若是我看你能胜任，就聘用你。”

校长看了陆庸衣着打扮和长相并没表现出反感，就带着陆希成和陆庸进了一间空教室，吩咐陆庸试讲一堂课。

陆庸不敢怠慢，待校长和陆希成坐在了课桌前，立即走上讲台，开始按昨晚准备好的教案，认认真真地讲了起来。

校长坐在下面听陆庸试讲，却在不时地看手表。陆庸看着校长的举动，以为他听得有些不耐烦，就感到心里没底，遂停了下来，对校长问道：“校长，是不是我讲的不合适？您觉得我……”

“好了，今天我这一关你没过去。小伙子，你不适合做教师。我看你还是到其他单位……”

校长客气地打发了陆庸。

陆希成并没有因为儿子试讲不成功而抱怨他，反而劝慰他说：“这儿不合适，咱再联系别的工作单位。只要你想找正经职业，机会总是有的。”

陆庸遭到这次打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默默不语，眼里噙着泪，茫然地随着父亲向家里走去。

“诗人，作家当不成，教师人家还不肯用，看来我这一生是……”

陆庸失望地躺在床上，一时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可以谋生的本事。

“出去转转吧，或许能发现什么事可做。”

陆庸在家里愁闷难耐，又走出家门，在街上闲逛起来。

“画幅像吧，小姐。”

一位坐在街边为游人画速写画像的人的叫声引起陆庸的好奇心。

“画速写画还能赚钱？我画素描难道……对，我何不办一个素描培训班，闲时还可以为客人画些素描画像。唉，中文专业咱不行，画素描画可是咱的拿手好戏。”

陆庸在失望中又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在闹市区租下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屋，挂起了“素描”的招牌。

开业第一天，陆庸为客人画了十几幅画像，净赚了二百元。这二百元收入，使他坚定了办好这个画室的信心。

开业第二开，陆庸在画室里正在为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画素描。突然从外面进来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陆庸抬头看时，却见进来的姑娘长得极似达英妮，只是目光中流露出忧郁和愁绪。

“小妹妹，是画像还是想学素描？”

陆庸看到漂亮姑娘进门，不由得脸上堆出笑意，态度变得异常热情。

“我想看看你画得怎样，然后再决定干什么。”

姑娘坦率地说罢，大方地坐到了陆庸身后的一把椅子上，观看他为那名二十四五岁的女人画像。

为了给这个后进来的绝色美人留下美好印象并在她面前展示才华。陆庸拿出了画素描的全部本事，认真地描了起来。

“画好了，您看看满意吗？”

陆庸在为客人画像的时候，一眼也没看身后的美人。他装得道貌岸然。画像完成时，他又装出谦逊的态度，彬彬有礼地向客人征询意见。

“啊！太像了。这……画得太好了！”

那位二十四五岁的女青年看着自己的画像，兴奋得叫了起来。随即掏出五十元钱，交与陆庸，连声道谢，并说不要找钱了。

“画的真是很像，你也给我画一幅吧。”

绝色美人看着陆庸送那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出了门，回来向她微笑，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好，小妹妹，你坐下吧，待哥哥给你画。”

陆庸温柔而亲切地接待着眼前这位只有十八九岁的绝色美人儿。

“你叫我小姬好了，我叫姬云。”

姑娘的声音甜甜的，陆庸听了心中又生出了邪念。但初次相见，他还不肯唐突。只好笑着恭维一句：“姬云，真是好名字。只有这个好名字才配得上小妹妹的美貌。来吧，坐下，待哥哥给你好好画一张像。”

“我怎么称呼您？叫老师吧。”

姬云一边落坐，一面装出笑来问陆庸。

“我叫陆庸，以后就叫我陆哥哥吧，不可以叫老师。我这个人最讨厌老师这个称呼。”

陆庸端详着姬云，随口应了。

“你也讨厌老师？我就讨厌老师。”

姬云似遇到知音了一般，又认真地看了看陆庸。

“姬云，你的脸上怎么有愁容啊！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你高兴点儿，哥哥才能给你画得美些。”

陆庸坐到了画板旁，注视着姬云，因见她好似有愁事一般，眉头紧锁，就随口问了一句。

“没考上大学，现在找工作又难……”

姬云的话引起了陆庸的共鸣，他不禁叹道：“唉，同是天

涯沦落人啊。”

遂展开画纸，开始为姬云画像。

“陆哥哥，你一定是哪个大学美术系毕业的吧？”

“不，我是中文系毕业的。”

“哟，中文系毕业还会画画！真了不起。你为啥不去找个正式单位上班呢？”

“我在出版社当过编辑，现在下岗了。小妹妹呀，你这么漂亮，一定是很聪明的，为什么没考上大学？”

“老师太坏，他故意把我准考证填错了考场，我……”

“明年再考吧。”

“不，我想出来工作。我恨老师，以后不念书了。”

“噢，我会算啊。已经算出了你为什么恨老师了。你的班主任老师一定是个男老师，他要对你……你不同意，他就故意使坏报复你。对不对？”

“你真厉害！”

“好了，不要说话。哥哥给你画像。”

陆庸掌握着与姬云关系发展的进程。他觉得若想讨姬云这样女孩子的好感，一定不要多说话。只有话少，显出孤傲的性格，才能引起这种女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

画姬云，对陆庸来说是极容易的。他只要把以往画的达英妮形象稍加改动，就可以完成。

炭笔飞快地勾抹发出“沙沙沙”的响声，画室内静极了。

十分钟后，一幅生动的素描画像完成了。陆庸平和地把笔放下，对姬云说：“姬妹妹，看看像不像你。”

“这么快呀？”

姬云吃惊地看了一眼陆庸，站起身来跳跃着到了画板前，又惊喊道：“哎呀，画得真好。这下一步咱俩可得谈一谈了。”

“好啊，咱俩谈谈吧。”

陆庸看着姬云露出了笑脸，即兴致勃勃地要与她畅谈。

“我想拜你为老师。可是，我没钱给你学费。”

姬云有些难为情地说。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难得姬妹的赏识。我每天在这屋里画画，正感到寂寞得很。若是姬妹妹对画画有兴趣，每天你只管来好了。哥哥不仅可以和你探讨绘画，还可与你一同经营这个画店。将来赚的钱也有姬妹妹一份儿。”

陆庸的慷慨使姬云欣喜欲狂，竟扑到了他近前，在他脸上轻吻了一下，说道：“陆哥你真好。今天开始，我就和你学画画，顺便帮你做些事。”

“好妹妹，我真开心。走，哥哥今天为表示对你的欢迎，请你吃饭去。”

陆庸兴奋异常，竟把画店关了，带着姬云来到一家十分气派的酒店，点了几盘很上讲究的菜，与姬云对饮了起来。

两杯酒落肚，姬云笑着说：“哥，我不会喝酒的，你自己多喝几杯吧。”

“唉！人生难得知己。咱哥俩萍水相逢，正该喝酒聊天。来，再陪哥喝两杯。”

陆庸一心想让姬云多饮些酒，待她意乱情迷之时，就品尝这个美人的温柔滋味。

“哥，我真的不会喝。今天只陪哥唠唠嗑儿。等以后咱们熟悉了，再好好喝酒吧。”

姬云有些拘谨，推杯不饮了。

陆庸看出姬云对他还存有戒心，即笑了笑，也推开杯子，装出坦荡的样子，对姬云说：“好，咱俩都不喝了。今天咱们都要互相了解一下，以后在一起也都放心。”

于是，姬云和陆庸互相把自己的家庭和目前处境都详细地介绍了一遍。

原来，姬云是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因为在高考时准考证被老师填错了，没能参加高考，目前正待业在家。她的母亲已亡故三年有余，他父亲现在又与继母打得火热，她在家里经常受继母的气。

今天姬云和陆庸相见后，这个缺少家庭温暖的姑娘，被陆庸的热情所感染。她以为自己遇上了好人，以后可以学会画画的本事，也好自己谋出一条生路来。

陆庸听姬云讲了身世，十分同情地对她说：“妹妹没有母亲，真是可怜。以后哥哥一定尽力让你快活。哥哥虽然也是个不幸的人，但有这个画店还可以混口饭吃。以后只要有哥哥吃的，妹妹就饿不着。”

“哥，你真好。现在我又想喝酒了。”

姬云与陆庸通过谈心使彼此增进了了解。陆庸的一番话更使姬云对他放弃了戒备，真的以为他是个很好的哥哥了。她一激动，又倡议饮酒。

“来，咱哥俩今天就算结拜成了亲兄妹。从此我有了个好妹妹，哥哥高兴，咱们好好喝几杯。”

陆庸说把姬云认做亲妹妹，这话更使姬云对他放了心，竟附和着他说：“来，妹妹也高兴，今天宁可喝醉了。”

于是，二人开怀畅饮，不觉间已将一瓶白酒喝下了一半儿。陆庸虽只有三分醉意，姬云却已醉得睡在包房的沙发上了。

“妹妹，你醒醒。”

陆庸凑到沙发前对姬云呼叫着。

“哥，我喜欢你。你别离开我，我……”

姬云被陆庸叫醒，竟一把搂住哥哥，生怕哥哥把她丢下。

“妹妹，哥带你回画店去睡吧。你喝这些酒，回家你爸爸会骂的。”

陆庸见时机成熟，就要带妹妹回画店去睡觉。

“哥，我听你的。”

姬云醉眼惺忪，已完全丧失了理智。

陆庸看看外面天色已黑，立即结算了餐费，扶着姬云直奔画店而去。

画店内，只有一张单人小床。陆庸扶着站立不稳的姬云进了门，就把她抱了起来，轻轻地放到床上，故意问：“妹妹，你是自己在这儿睡，还是要哥哥陪你睡？”

“哥，你别走，我怕……”

姬云倒在床上，只是笑着向陆庸招手，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

“妹妹，喝水吗？”

陆庸关心地问。

“哥，我想嫁给你。”

姬云扑到了陆庸怀里。她在酒精的作用下，春情荡漾，激动得玉体不时痉挛。

“好啊，我娶妹妹。”

陆庸早已冲动得耐不住欲火，看姬云动情的情形，哪里还肯迟缓。他伸手就把妹妹的衣扣解开……

“咚咚、咚咚”。

“谁在砸门？”

陆庸一惊，姬云也一惊。他们几乎是同时意识到有人在敲门。陆庸的情欲消散了，姬云的酒意也醒了。

“陆庸，开门，我是你爸爸。”

门外是陆希成在敲门，他见陆庸没来开门，又喊了起来。

“ 姬妹，没什么。是我爸爸在敲门。你先歇一会儿，等我去看看。”

陆庸对姬云说着，就去开了门，迅速闪身出去，对父亲问道：“ 你来有什么事吗？咚咚地敲门，吓了我一跳。”

“ 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儿，从你这儿路过，看见屋里有灯光，就来看看。”

陆希成解释说。

“ 爸爸，你先回去吧。我正和一个朋友唠嗑儿，一会唠完了我就回家。我回去再跟你解释，好不好！”

陆庸哀求着父亲，让他快些离开，以免他闯进屋去让姬云难堪。

陆希成已看出儿子的画室里一定有问题，但见他一本正经地乞求，只好怀着满腹的疑惑叮嘱他早些回家，就独自先走了。

“ 唉，吓了我一跳。姬妹妹，你现在…… ”

陆庸回到屋里，见姬云已把衣扣系好，正呆呆地坐在床上。

“ 陆哥，我该回去了。明天我再过来吧。”

姬云仰起脸儿来对陆庸说罢，就站起身来。

“ 好吧！哥送你回家。”

陆庸被陆希成的突然光临，闹得兴趣全无，只好在送姬云走后，急忙赶回家里向父母坦白了一切。

“ 姬云怎么还不来呢？”

已是上午十点了，陆庸还不见姬云到来。他已无心为客人画像了，只在心里不住地念叨姬云。

十一点了，姬云终于出现在画店的门口儿。她笑吟吟地看着陆庸，羞涩地解释说：“昨晚喝醉了。今天一直睡到十点才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头一天就……”

“妹妹，快别说了。你能来哥就高兴。快进来，一会儿咱俩出去吃午饭。”

陆庸看到姬云到来就像连日阴雨天，突然看到了太阳一样亲。他兴奋得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可不能出去吃饭了。一会儿我去买快餐盒饭。”

姬云活泼开朗起来，脸上再也不见昨日的愁容。

“好啊，以后咱俩这个店你当家好了。”

陆庸表面上完全顺着姬云的意愿。他心里却在打着尽快把这个妹妹弄到手的主意。

“我当家！那我不成了老板娘了？”

姬云话一出口，就觉得说错了。她羞得脸儿通红。

“对，老板娘。我就缺一个像老板娘一样能替我管点事儿的人。”

陆庸并没有再与姬云开玩笑，只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她的尴尬。

“唉，老板娘就老板娘吧。只要能学会画画，能自己养活了自己就行。”

姬云听了陆庸的话，就豪爽地笑了起来，似开玩笑地叹息着说。

“妹妹，你可别这样说呀，哥哥害怕！”

陆庸装出腼腆的态度，与姬云开着玩笑。

“你怕什么？是我配不上你怎的？”

姬云娇嗔地瞪了陆庸一眼，笑着问他。

“不是妹妹配不上哥，是哥配不上妹妹呀！你才十九岁，

哥怎能把你当老板娘使唤？”

陆庸半真半假地说。

“哥，你不知道啊……”

姬云突然眼圈发红，向陆庸讲述了她近来时常在家里被继母辱骂的事。她的继母是个四十岁的女人，近来因姬云没有考上大学，又没找到工作，终日闲在家里，就不时阴阳怪气地骂她长了一张狐狸精似的脸儿，一定是只顾着勾引男人，才没考上大学。昨天晚上又因她喝了酒回家，骂她必是在哪里陪男人喝了酒，卖够了×才回来。

姬云一提起继母，泪珠儿就成串儿地滴下来。陆庸见她哭得可怜，忙劝说：“妹妹别难过，你哭哭啼啼哥心里也难过。你继母若是这样刁蛮待你，我就娶了你来吧，省得你在家受气。”

操
心
姬云见屋内无外人，又听陆庸说得诚恳，就扑进他怀里，泣道：“我这一生就跟了你了。明天你就跟家里说说咱俩……”

“好妹妹，我明天就跟父母说，娶你过门儿。”

陆庸十分清楚姬云是因与继母怄气，才做出随便嫁人的决定的。一旦她冷静下来，一定会反悔。

于是，陆庸趁热打铁，又拉着姬云走进酒楼。像昨日一样，在包房里对饮起来。

姬云吸取了昨日教训，不肯多饮。只与陆庸对饮了三杯，便把酒杯推到一边，笑着对陆庸说：“今天我只看你喝酒。我倒要看你究竟能喝多少！”

“妹妹不陪我，我是一杯也喝不下的。”

陆庸说着，也把酒杯推到一边，随手把姬云拉到自己怀里。

“陆哥你……”

姬云忸怩地做出挣扎态。陆庸见她并不动怒，不觉色胆更大，搂住她一边亲吻，一边把手伸进她衣内去摸她丰满的乳房。

“陆哥……你……别这样，我……”

姬云的红唇被陆庸吻住，她再也说不出话。

“嗯！什么东西硌我……”

姬云感到臀下被什么东硌着，随手去摸了一下，吓得红着脸，忙挣脱开嘴来，娇嗔地问。

“你……我爱你才会硌着你……”

陆庸吻着姬云，一只专会摸女人的手摸向她小腹，而且还在向下延伸。

“陆哥，我……受不了了……你……”

姬云被弄得动情，一双玉手也在陆庸身上胡乱摸索起来。

包房内洋溢着激昂的热情。姬云与陆庸如醉如痴地互相爱抚着，不觉间二人已欲火冲腾，就在包房内交欢起来。

“疼啊……陆哥，你轻点呀。”

姬云哀求着。

“你还是小处女，我以后一定好好爱你。”

陆庸因姬云是纯洁的女儿身，心里发誓要和她厮守一生。

“我跟你了，这辈子就不会再跟其他人了。哥，你若待我不好，我只有一死了。”

姬云与陆庸海誓山盟过后，出了酒店，像夫妻一样挽着手臂向画店走去。

“以后我们好好经营画店，多攒些钱，然后再生个孩子，过安安稳稳的生活。”

陆庸决心从此学好，再不去做不着边际的荒唐事。他与姬云谈着自己的打算。

“哥呀，以后咱家你说了算，小妹妹听你的。这世界上，只有你才真疼我，关心我。”

姬云温顺得像只小绵羊，她对陆庸感到满意，对陆庸规划的生活感到满足。她的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

“姬云，他是谁呀？我们找了你好多天，今天才在这儿碰到了你。”

正当陆庸和姬云沉浸在幸福之中，相依漫步，说说笑笑地走到画店门前，迎面走过来三位和姬云年纪相仿的男青年。他们当中为首的一人张口就向姬云问陆庸和她的关系。

“他是我男朋友。我听说你们也都没考上大学，怎么也出来逛街呀？”

姬云对那三位青年说着，又转头向陆庸介绍说：“他们仨都是我的同学……”

不待姬云介绍完，为首的那位男青年就变了脸色，对姬云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上学时我俩那样好，刚刚毕业没几天，你就找了这么个呆头呆脑的人做男朋友，我真不好意思说你是不要脸！”

“你……胡说什么？”

姬云脸色涨红，被那青年问得莫名其妙，只骂他是胡说。

陆庸在一边一直冷眼看着这位胆敢说他是呆头呆脑的青年，见他生得身材匀称，仪表堂堂，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当即耐不住心头怒火，竟指他骂道：“你算什么东西敢说我是呆头呆脑？”

“呸！我说你呆头呆脑算什么？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年纪大，就可以骗姬云和你好！只要我还在，你休想占姬云的便

宜。”

那男青年也愤怒地瞪着陆庸。

“李伟，你疯了！凭什么在街上胡说八道？我和你什么时候好过？”

姬云指着那位名唤李伟的青年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你这个人真不要脸……”

陆庸话未说完，脸上已被李伟重重地打了一拳，继之便拳脚相加，打得陆庸连连躲闪。

“你还敢骂我不要脸？老子现在正在心烦，你抢了我女朋友，又来骂老子不要脸，你真是活腻烦了！”

李伟骂着，又对陆庸当胸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回身一伸手拉了姬云就走。

“你放开我！你打伤了人还想绑架我怎的？”

姬云挣扎着，叫喊着，终于惊动了在街上执勤的一个民警。民警急忙跑过去，对李伟厉声叫道：“放开她，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他无故打人！他……是流氓。”

陆庸刚好从地下挣扎爬起，愤怒地向警察申诉。

“你们跟我走吧。”

警察把李伟等三人和陆庸、姬云一同带到公安值班室，只询问了他们发生纠纷的原因，见并没人受到过重的伤害，李伟等又是姬云的同学，遂批评了李伟一顿，让他向陆庸道了歉，就打发他五人回去了。

傍晚，陆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陆希成和络佳见了，都大吃一惊，急问：“你在外面又惹什么事了？怎让人打成这模样？”

陆庸叹道：“我和姬云在街上闲走，无缘无故就让人打

了。唉！跟个漂亮女人在一起，真是……”

“你呀，这些日子老是说姬云这么好那么好，这回我们算看到了姬云的好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找漂亮女人？”

络佳心疼地抱怨儿子。

“我们马上结婚。结婚后，我只让她待在家里，就不会再有麻烦了。”

陆庸仍顽固地要娶姬云回家来。

“你呀！真是非让我们跟你操碎了心不可。刚刚打发走了一个妲己，又想整回来一个什么姬什么妃的。你若还问我们，我不同意。咱们家还想过几天安宁日子，你以后不许勾搭花里胡哨的女人，若想找对象，就老老实实找个本分人儿。”

陆希成板起面孔来训导儿子。连日来，他与络佳只听儿子说姬云如何如何漂亮，如何如何温柔，如何如何单纯，正在猜测这个姬云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如今见儿子因为和她在一起而挨了打，心里不免认为姬云一定不是个安分的女子。遂严厉地警告儿子，不可再想娶姬云的事。

“我们已经……人家已把女孩儿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了我，我怎能对不起人家？”

陆庸为了劝说父母，只好把他与姬云之间的关系对父母说明。

“唉，你这个惹事的魔王啊！你……你这可让我们……”

络佳听了儿子的话，不能再坚持反对他与姬云之间的事了。

“你这个畜生！以后你……”

陆希成听说儿子又和姬云有了夫妻之实，顿时气得脸色惨白，只骂了一声，就倒在了沙发上，抽搐了起来。

“希成！你……”

络佳见状惊叫了一声，吓得急忙过去拉住丈夫的手，为他捶胸揉背。

“爸爸！你怎么了？”

陆庸也赶过去帮助母亲一道抢救抽搐着的陆希成。

“啊……气死我呀……”

陆希成过了好半天才止住了抽搐，缓上一口气来。

“唉，你呀，咋就不听话？看把你爸气的！快给你爸爸认个错儿，以后别再惹他生气了。”

络佳见丈夫这次被儿子气得险些出现意外，陆庸也被父亲的抽搐吓得脸色发白，忙趁机劝说儿子。

“爸，你别生气。我以后全听你的话。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陆庸态度十分恳诚。陆希成明知他是嘴上说得好，心里还不知是咋想的呢。但他既说出这些话来，也只好对他说：“你说听我的话。我让你明天老老实实把那个姬云叫来，让你妈单独好好和她谈谈。若是你妈相中了她，我们就让你俩成亲。”

“好，我明天和我妈去画店，等姬云一到，我就回家来，让她俩好好谈。”

陆庸不敢稍违父亲之意。他方才真的被父亲的病症吓得半死，哪里还敢再惹他生气？

于是，第二天一早，陆庸就带母亲赶到了自己的画店，只等姬云来。

姬云因昨天陆庸被李伟打伤，心中惦记，所以也很早就来到画店。陆庸遂把母亲和姬云互相介绍了一下，又对姬云说：“我妈是专门来和你谈话的。她怕你跟我受委屈，你就和她好好谈吧。我中午再过来安排你俩吃午饭。”

说罢，回避出来，径回到家里等着母亲和姬云谈话结束。

他躺在床上，正要睡觉，忽然听到电话铃声，忙去接了，他一听到对方的声音，不禁一阵紧张，忙叫道：“英妮，你出差回来了？”

电话是达英妮打来的。她陪周彬一同出差十天，二人每天都难免在宾馆里寻欢作乐。遗憾的是达英妮总觉得周彬的床上本事不如陆庸，不觉在心里又惦记起前夫来。

今天一早，达英妮回到总公司上班，办公室主任杨凯就告诉她陆庸来过，让她回来后马上给陆庸打电话。

达英妮心里正想着前夫，遂谢了杨凯，悄悄回到自己办公室给陆庸打电话。

“我想见你，有一幅画和一首诗送给你。”

达英妮听到陆庸的声音，顿时兴奋地应道：“家里有人吗？若没人我马上过去。”

陆庸正一个人在家里闲得无聊，听说达英妮肯上门和他相见，即连声说：“你快来，家里只有我自己。”

说罢，放下电话，忙把前时写的诗和画的达英妮裸像找出，只等达英妮到来。

“当、当、当。”

听到敲门声，陆庸兴奋得从床上一跃而起，急急忙忙开了门，把达英妮拉进屋，心中自有千言万语，一时只不知该说什么，他拉着达英妮，端详了半天，才说道：“你让我想得好苦！”

“我也挺想你的。你的脸又让谁打成这样？”达英妮看着脸上一块青一块紫的陆庸，心里也有许多话，她也只怜悯地说出了一句。

“没什么，快来看我写给你的诗。”

陆庸拉着前妻走进他们当初同住的房间，忙把诗笺奉上。

“缺德！写的歪诗，又画人家裸体，你这流氓！”

达英妮看了诗笺又像当初与陆庸调情时一样，娇嗔地对他笑骂了起来。

“来，让流氓亲亲。这么久了，也不说来看看我。”

陆庸说着，已搂住了达英妮，像当初一样疯狂地亲吻着。

“上床吧。”

达英妮毫不忸怩地随前夫上了床。

这张当初曾发出“嘎吱嘎吱”声响，搅得四邻不安的床又一次承受着这对在床上十分的和谐男女的压力。

“噢，真好……你这本事……我……”

达英妮又与陆庸演练起了采战之法。她又获得了满足。

陆庸近日虽与姬云处得火热，但又觉得她在床上呆板得很，绝没有达英妮生动活泼。常在心里说达英妮是他所接触过的女人中最有女人味的一个。

此刻达英妮重新体会着陆庸独到的床上功夫，只觉心中畅快，越发放出风骚手段，与陆庸配合，竟使陆庸激动得如痴似狂。他伏在达英妮身上，像奔马嘶鸣驰骋卷起沙土冲天，更像蛟龙低吟戏水，搅得翻江倒海。

“呃，我的心……哦。”

达英妮轻轻的呻吟着，兴奋得浑身痉挛……

“英妮，以后还来找我吗？”

陆庸见达英妮穿上了衣服，脸上仍带着笑意，就问她以后是否还来欢会。

达英妮毫不犹豫地应道：“以后我找你，咱俩去宾馆快活。”

陆庸心里惦记着络佳与姬云谈话是否结束，生怕络佳把姬云带回家来碰到达英妮，只好对达英妮说：“你是我见识过的

女人中最好的一位。我真舍不得放你走，但我怕咱妈回来碰到你，让你……”

“我先走了，两天以后，我约你在宾馆见面。”

达英妮说罢，微微一笑就告辞而去了。

陆庸在家里整理好被他与达英妮闹得零乱的床铺，才赶到画店去看络佳与姬云谈话的结果。

在这个小小的画店里，络佳与姬云详细地谈了儿子的情况，直言不讳地告诉姬云：“我这个儿子和达英妮离婚后，又没了职业，让我和他爸爸没少操心。我只怕你嫁给他让你受委屈。”

“他从来没说过他是结过婚的人呀！他……他骗了我。阿姨，我的命好苦啊！”

姬云痛苦极了，流着泪，真不知自己以后该怎么办。

“孩子，阿姨不能骗你。你俩以后是结婚，还是从此分手，都取决于你。阿姨是怕你跟她遭罪呀。孩子，你还小，这终身大事，你可考虑好啊。”

络佳语重心长地对姬云说。

“阿姨，我……”

姬云正要说出她与陆庸之间已发生了性关系，就见陆庸推门进来，笑嘻嘻地问她：“怎么了？是不是我妈不同意咱俩结婚，你伤心了？唉，我妈是逗你玩的……”

“你这个骗子！你结过婚，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你这个骗子，骗得我……”

姬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竟大骂陆庸是骗子。

“你从来也没问过我结没结婚呀！你怎么说我骗了你呢？”

陆庸的辩解更使姬云感到伤心和悔恨，她抹了一把眼泪，也不理络佳和陆庸，竟夺门而出，跑着去找李伟了。她恨陆

庸，一时气急，就要去找李伟来替她出这口恶气。

“我若对李伟实说了，还不让他看不起我！”

姬云冷静了些，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姬云，你别耍孩子脾气。咱们有话好说。”

陆庸追了上来，要劝姬云回去。

“你还敢纠缠她！你这个没脸没皮的混蛋，今天我……”

李伟正在四处寻找姬云，刚好找到陆庸的画店附近，看见姬云哭着从店内跑出来，接着陆庸和络佳又先后追了出来，忙躲在一边想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李伟听见陆庸在哀求姬云，又见他上前拉住姬云不放，再也忍不住对他的仇恨，急步冲过去，只骂了一句，又对他拳脚相加，痛打了起来。

“你不许打人！”

络佳气喘吁吁地赶到，叫了一声，拉住了李伟。

“姬云，是不是这个混蛋欺负了你？”

李伟并不理睬络佳，问姬云是否受到了陆庸的欺负。

姬云见到李伟出手又把陆庸打了一顿，心里的怒气稍稍消了些，才没有说出陆庸是骗子。她一扭头抹着眼泪跑了。

“去你妈的！”

李伟骂了一句，又抬脚把陆庸踢倒在地，方才去追赶姬云。

络佳扶起陆庸，关切地问：“伤着哪里没有？”

“妈，你跟姬云说我和达英妮离婚的事干啥呀？”

陆庸并不顾自己身上的伤痛，竟气急败坏地质问母亲。

“你呀！我是长辈，怎能不跟人家说实话？这个姬云和打你的这个人有啥关系，你知道吗？我看你俩断了往来倒好。”

络佳把陆庸扶进了画店，又耐心地劝说了一阵，见儿子情

绪稳定了下来，方才离去。

陆庸呆坐在画店里，想着心事。他一会想姬云，一会又想达英妮。

“妈的，我找一个漂亮女人就让别人抢去一个，到头来依旧孑然一身！罢了，明天我找一个丑的，一定要奇丑的。唉，找个丑女人干啥用呢？呸，我怎么能接受丑女人？”

陆庸并没想他以后将如何生活，想的还只是关于女人的问题。

“达英妮！或许达英妮离不开我，还会和我复婚。不，她不会和我复婚的。她舍不得周彬的地位，她不过只想和我上床……”

想到达英妮，陆庸才想到他缺少周彬那样的社会地位。

“姬云！或许姬云消了气儿还会来找我，还会嫁给我。不，她不会嫁给我了。她已有李伟陪伴，她一定会喜欢李伟的长相和没接触过女人的单纯的。”

想到姬云，陆庸又感到自己的形象不如李伟，况且又是结过婚的人。

“唉，再选其他女人吧。”

陆庸的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但他仍然有追求。

“我去江月明的酒店和古玩店走走吧，也看看玉、雪、菲、荷四个小妮现在怎样。”

陆庸只想找一个可以散散心的地方去消遣，却忘记了自己的脸上正带着青紫相间的创伤。他走进了江月明开的酒店，见江月明正与小红率领着玉、雪、菲、荷等服务员在招待客人，就转身要离开，却被小红发现了，急叫江月明去留住他。

江月明看着脸上带伤的陆庸，即笑问道：“陆老板，你到我这店里来我随时欢迎。可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客气，你看你

怎么还化了妆来呢？”

“噢，你们正忙，我不打搅了。”

陆庸被江月明这样取笑，心里才想到自己的脸上正带着伤，生怕再让玉、雪、菲、荷四个小姐看到取笑他，遂急忙逃出了酒店。

“到古玩店看看吧！也好知道江月明现在用那个店面做什么生意。”

陆庸心里想着，又走到他当初经营的那个古玩店——古艺斋。

店名变成了古艺斋，店里有许多顾客在观看展品。陆庸看着店门上方的招牌，心里更不是滋味。暗说：“我张罗这个店时只不过是卖些破旧货物，价格又定得极高，店里冷冷清清的。如今人家改了店名，还增加办公用品的销售，价格又低得很，自然生意就好了。看来还真得相信‘事在人为’这句话。”

陆庸心里说着，不禁敬佩起了江月明。

江月明自从接手陆庸的酒店以后，与玉、雪、菲、荷四位小姐商定她们在酒店卖淫所得的钱款要拿出一半来交到店里做专项经费，以后但凡警察来检查发现问题，若要罚款，都从此款项中支付。玉、雪、菲、荷四位小姐也乐得以后安全，少了一份后顾之忧，自然每天都把在包房内做事所得一半交与江月明。

手中有了钱，江月明在处理与警方的关系问题上心里有了底。为了掩人耳目，他让玉、雪、菲、荷四人都穿上服务员的服装，再不袒胸露背。于是，他可在不显山露水的酒店里放心地经营生意。

酒店生意一日好过一日。江月明变得财大气粗了。他原本打算娶小红，此时他手里有了钱，就渐渐对小红轻视起来，有时客人多了，玉、雪、菲、荷四人忙碌不过来，他竟提出让小红去陪客人。小红自是不肯。她觉出江月明变心了。

江月明真的变了心，他最近一直在打达英妮的主意。他早听说达英妮与陆庸离了婚。心里知道达英妮虽然寡居，只怕她真是为了信达公司的周彬才和陆庸离婚。她若真和周彬相好，谁也难把她勾搭上手。但他又对达英妮不甘心，只好在暗中留意达英妮的举动。

昨天，江月明意外在街上遇到了达英妮，即迎上去与她打招呼，并说有事想请她单独谈谈。达英妮见江月明此时衣冠楚楚，不敢再小看他，就对他开玩笑地说：“你还想让我陪你健康吗？”

江月明被达英妮的话问得红了脸，忙说：“不是，不是。我现在健康得很，是想感谢您当初……啊，总之，还请您给个面子。”

达英妮见江月明态度真诚，又觉得他人长得文静，即应道：“好了，我现在正好没什么事你看咱们在哪里谈话方便呢？”

“到茶楼去，我请您喝茶聊天儿。”

江月明遂小心地和达英妮并肩走到一家茶艺馆，选了包房坐下喝茶。

“你有什么话，这回可以说了。”

达英妮傲慢地说着，瞥了姜月明一眼。

“我是倾慕您，想和你交个朋友。”

江月明因怕自己吞吞吐吐被达英妮笑话，就大胆地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本意。

“哟，你想和我交朋友？不怕我再把你……”

达英妮忽然想起当初在整形美容医院为江月明鑿皮的情景，她话没说完竟笑了起来。

“我不怕，只怕你要怕我了。”

江月明自信地应了，眼睛只盯着达英妮的俏脸儿。

“你真是胆大。就凭你敢这样看我，我怎的也得和你交个朋友了。”

达英妮被江月明的勇气征服了。达英妮的美色不知让多少男人自惭形秽。她极少见到敢正眼和她对视的男人。

“你肯和我交朋友，我很高兴。”

江月明说着，大胆地在达英妮的脸上吻了一下。

“你真是大胆！”

达英妮没有表现出反感。她很欣赏江月明的大胆。她的欣赏更纵容了江月明的色胆，竟扳过她的脸来和她亲吻了起来。

“你别这样……我……”

达英妮只觉得江月明与一般男人不同，一时不好对他的轻薄举动表明态度，只把嘴躲着他，并不推拒他的搂抱。

“英妮，我想……”

江月明动情地吻着怀中的美人儿，手已伸进了她怀里。

“你……”

达英妮只忸怩地挣扎了一下，就闭上了眼睛，任凭江月明这个大胆的男人抚摸。

“不！你起来。”

突然，达英妮清醒了过来。她因想到前不久听到有人议论她在美容医院为做包皮手术的患者鑿皮时，总要摸摸男人的阴部，而且一定把男人撩拨得坚挺起来，她才罢休的事，顿时欲望全消，暗想自己当时听到这种议论，气得欲哭无泪，只能在

心里骂那些无聊的男人臭嘴胡说。遂挣脱了江月明，站起身来。

“你怎么了？”

江月明惊愕地注视着达英妮，不知她为何忽然站起身来，目光中又充满了愤怒。

“江月明，我问你，上次你做手术我给你鑿皮的事儿，你对什么人说过？”

达英妮对江月明怒目而视，厉声质问。

“我……我怎么会说对别人说那件事？英妮，你听到什么了吗？”

江月明在否认自己对外人说他与达英妮之间的事。

“哼！你若没出去对人吹嘘我怎么对你那才见鬼呢！我前些时候都听到议论……”

达英妮说着，就气冲冲地走出了包房。

“英妮！你回来。”

江月明叫着追了出去。

“呸！我还敢和你在一起？以后还不知你要对外人说我什么呢！以后我不认识你了。”

达英妮说罢，轻蔑地瞥了江月明一眼，就迈着轻盈的脚步走了。

江月明正在酒店里想着昨天和达英妮在一起时的情境，只听小红叫道：“月明，咱俩出去走走吧，我在店里心烦得很。”

“你愿意去哪儿就到哪儿去！”

江月明不耐烦地对小红挥了挥手。

“月明，你……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小红感到委屈，她眼中含泪，怯生生地问江月明。

“随你怎么想吧！我现在烦得很，你别来烦我。”

江月明的态度已让小红伤心至极，偏偏她又看着玉、雪、菲、荷四个小姐正在偷偷地笑，不禁把一腔委屈和愤怒都发泄到她四人身上，指着她四人骂道：“都是你们四个狐狸精在这儿挑得我俩不和！你们以后卖×到别处卖去，别让我看着恶心。”

小玉等都被小红骂得急了，她们也不理睬小红，径去对江月明说：“老板，老板娘容不下我们，我们走了。”

“你们走什么？我这店里没有老板娘。谁敢撵你们走，我先撵她走。”

江月明安抚着玉、雪、菲、荷。小红听了江月明的话，看着小玉等得意地围着江月明，心中更加怒气难平，竟对着小玉等四人怒吼道：“你们怎么这样不要脸？快给我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走，咱们走吧。老板娘疯了，咱可惹不起。”

小玉故意对伙伴们说要走，却只看着江月明，并不移动脚步。

“妈的，你是谁呀？竟敢在这儿像疯狗一样乱叫！你给我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

江月明被小红吵闹得心烦意乱，终于忍耐不住，站起身来，走到小红跟前，指着她恶狠狠地骂了起来。

“你不是人。江月明，我算认识你了。”

小红被江月明当着玉、雪、菲、荷的面儿如此羞辱，实在无法忍受，抬手就打了她一个耳光，骂了一句就向店外跑去。

“×你妈，你敢打我？”

江月明被小红打急了，他紧追两步，就把小红擒住。一手揪着她浓密的秀发，抡起另一只手对着她白嫩的脸狠狠地打了

两个耳光。

“江月明，你真有本事！今天我不去告你开窑子，我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小红此时真恨不得把江月明食肉寝皮或碎尸万断！只可惜她打不过这个敢对她耍威风的男人。只能用呼喊表现自己的愤怒。

“你他妈还敢去告我？你他妈吃我的，喝我的，还敢去告我？好，我让你去告……”

江月明疯了一样，一连打了小红十几个耳光，又吩咐玉、雪、菲、荷：“把她拉到包房里去，扒光衣服，让她光腚去告我。”

玉、雪、菲、荷虽是卖淫的女子，但让她们对同性施暴还不敢动手。她们忙对江月明说：“老板，你消消气儿！别这样对待老板娘了。”

“呸！××毛老板娘。她和你们一样，都是我想×就得让我×的玩艺。妈的，让我×够了，还想告我！”

听着江月明下流地谩骂，玉、雪、菲、荷不仅没有感到人格受到了污辱，还都掩着脸“吃吃”地笑了起来。

小红没敢和江月明对骂，忙趁江月明把她推向小玉等四人，而这四人正在掩面而笑之机，急步冲出了酒店。

江月明没有去追，只冷笑了一声，对玉、雪、菲、荷说：“随她告去！”

“老板，我们是不是先躲一躲？”

小玉担心小红真的去举报她们在酒店里卖淫的事。

“不用。他就是去告我，也没凭据，公安局的人也不能把我怎样。你们都是服务员。公安局的人总不能把酒店的服务员都当妓女抓了去吧！”

江月明表面上装作十分自信地说着，心里却在担心小红会回来报复他。

小红逃出酒店后，一心只想要报复江月明。她径向公安分局走去。

“小红！你怎么了？”

陆庸从江月明的古艺斋走出来，正巧碰到小红一边抹眼泪，一边低头走路，就迎着她问。

“陆庸，江月明不是人！你快帮我想个办法，让我出了这口气吧。”

小红看到陆庸，就似见到了亲人一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别哭。你跟他不是挺好的嘛，现在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呀？”

陆庸好奇地问。

小红遂将方才发生的事对陆庸简略地说了一遍。陆庸叹道：“江月明真是可恨。你想告他又没证据，只怕谁也奈何他不得！”

“我咽不下这口气！你一定帮我想个办法，让我报仇。”

小红抽泣着，咬牙切齿地表示对江月明的仇恨，只求陆庸帮她出主意。

“我听说江月明的爸爸在市医院当院长，我看你不如给市卫生局写一封信，就说他贪占和收受贿赂，拿出巨款为他儿子开酒店，先让卫生局查江月明的老子。只要卫生局纪检出面调查，你再给公安局打电话，就说江月明酒店是淫窝，让公安局去查他酒店，或许江月明和他爹都要倒霉。”

陆庸的主意使小红拍手叫好。她露出了笑脸儿，又对陆庸说：“他酒店里的小玉、小雪、小菲、小荷都是当初你找来的，你能不能让她们不给江月明赚钱？”

“这时候还劝她们干啥！她们在酒店卖淫被公安局抓住才好呢！”

陆庸说着，把小红拉到他的画店，又与她尽情地疯狂了一回，方才放她回家去。

几天后，卫生局纪检组真的开始调查市医院的江院长了。

江月明哪知卫生局会调查他父亲？依旧只顾赚钱，对客人十分殷勤，有问必答。

这天中午，他酒店里来了一男二女三位客人，进门先在酒店里四处看了看，方才落坐，点了简单的两盘菜，也没要酒，就开始吃起饭来。

江月明觉得这三人很特殊，就坐在一边看着他们吃饭，想暗听他们谈话。

“你是这个酒店的老板吗？”

三个特殊客人中的男士突然问江月明。

“我是，您有什么吩咐？”

江月明应着，又讨好地对那位男士笑了笑。

“噢，你这酒店想不想出兑呀？”

那男人别有用心地问。

“现在还没想过，先生您想兑酒店吗？”

江月明认真地与对方应酬着。

“你这个酒店也是兑来的吗？”

“是。”

“花多少钱兑下来的？”

“十八万。”

江月明以为那个男人是想兑酒店，故意把他兑下酒店的钱数多说了些。

“噢，十八万倒是值。小伙子，你真有本事。小小年纪就

做了这么大的生意。你真了不起，能拿出十八万元钱来！”

那男士恭维着陆庸。

“我哪有这么些钱？我这多亏了家里有个好老爷子，若没有老爷子，我一万也拿不出来。”

江月明一谦虚就说出了实话。

“噢，你家老爷子是干什么的呀？”

“市医院的头儿。”

“市医院的江院长是您父亲？”

“对。”

江月明与那一男二女应酬着，哪里想到他们正是卫生局纪检组的人？

傍晚，江院长下班没有回家，就直奔江月明的酒店，他找到江月明，急切地问：“今天中午你和客人说起过我吗？”

“怎么了？”

“人家是卫生局纪检组的！你他妈跟人家胡说，下午他们就到我们医院去把财务的帐全封了。人家要审查我了！”

江院长抱怨着儿子，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

“爸爸，你怕他们审查吗？”

“谁能不怕查！”

“我……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您的儿子在这儿开酒店的呢？”

江月明后悔了。但他马上就想到了小红，在心里断定，必是小红向市卫生局举报了他父亲。

“老板，给我们安排个包间儿。”

“老板，我带几个朋友来，给您添麻烦了。”

正当江月明父子懊丧地相对叹息之时，酒店里来了许多客人，纷纷与江老板打招呼，请他关照。

江月明只好暂时把父亲安排在一边喝茶，他自去与玉、

雪、菲、荷四位小姐忙着接待客人。

对众客人应酬、寒暄、赔笑脸儿过后，江月明总算安顿完了客人，回到父亲身边，父子二人又唠起了卫生局纪检组的一男二女中午来酒店明访暗察的事。

“爸爸，我现在手上有些钱，你要不要拿些回去？”

江月明怕父亲贪占和收受贿赂数额太大，会受到惩罚，就想到要退还些钱。

“你若能拿出十万八万的，我交给医院财会，悄悄让他们收起来，或许我挪用公款的问题就不会露馅儿。”

江院长懊丧地说。

“我明天上午就去银行提出十万元钱，给你交回去。”

江月明正与父亲商议明日去银行提取钱款交回医院的事，忽见三个警察从门外进来，不声不响，直奔包房而去。

“你们这是……”

江月明吃惊地看着三位警察闯进包房，心里暗暗叨咕：“她们可别在包房里和客人……”

“有没有卖淫的？”

三名警察几乎是同时从包房里出来，互相询问。

“没有。”

“没有。”

“对不起，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来例行检查的。”

三名警察互相回答，过后，为首的一人见没有抓到现行卖淫的小姐，只好对江月明表示了歉意，匆匆就带伙伴们离开了酒店。

虚惊了一场的江月明，此时已猜出是小红在和他过不去，不由得咬牙切齿地骂小红，发誓要让小红知道他的厉害。

“总算没出事儿！这两天你可得小心，千万别再惹出麻烦

来。另外，明天你上午千万把钱给我提出来。”

江院长叮嘱了儿子一番，才独自离去。

次日，江月明顾不得去找小红，一早就赶到银行，把存款折上的十万元现金一次提出，急匆匆地赶到市中心医院，交与父亲，让他趁卫生局纪检的同志未到之际，送到财务处。

江院长悄悄把钱交到财务处长手中，一再告诫他说：“这是咱们院里留下的小金库儿，你千万向局纪检的同志解释清楚，一定要说这些钱你和我们几个院长都知道。”

说罢，江院长又悄悄找到他的两位副院长，向他们说了院里有小金库的事。那两位副院长都是江院长的亲信，岂有不听命之理？

江院长安顿好挪用公款的事，遂放心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到自己的转椅上，安稳地品起香茶来。

卫生局纪检组的三个工作人员直到将近中午时才赶到市中心医院，他们急匆匆地开始查账，不久就查出账目中有一笔十万元的现金去向不明。

“这笔钱哪儿去了？”

纪检组的那位男同志以为他们发现了重大问题，遂问医院财务处长。

“这是一笔专项基金。我们几位院长和我都清楚。这些现金现在都在保险柜中。”

财务处长说罢，打开一个极其古老的保险柜，让纪检组的三人同时过目那笔巨额现金。

“财务有纪律，不允许在单位保险柜中存放巨额现金，你们知道吗？”

“原本定于今天去购置一些办公用品和医疗器械的。只因你们来查账，我们才不敢……”

财务处长有条不紊地应对，使卫生局纪检的三人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只好去找江院长，说他院内财务账目没问题，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才给江院长写了匿名信。

纪检的人说罢告辞了。江院长的脸上又现出了得意的笑容。

江月明听说父亲安然过了关，遂放下心来。他忌恨小红给他添了许多麻烦，就亲自出面去找小红。

此时，小红正独自一人待在家里，想着心事。叹息着自己命运不济，默默地流着眼泪。

“当、当、当。”

江月明前来敲门，重重的敲门声使小红吓了一跳，她听出敲门声有些不对，不敢应声，忙蹑着脚走到防盗门前，透过门镜向外观瞧，见是江月明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外，不禁暗说：“他一定是因酒店里的卖淫女被公安局的人抓住了，猜疑是我举报的他，前来报复我的。”

遂躲在门边，不敢做声。

江月明又重重地敲了敲门，仍不见屋内有声响，以为小红不在家，正要转身离开，恰见陆庸从楼上下来，对他笑了笑，问：“江老板，是来找小红的呀？你酒店的生意一定很好吧。”

“这个婊子可能没在家，陆老板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江月明与陆庸寒暄着。

“一个朋友，约我去宾馆谈些事。小红没在家，你可以稍等她一会儿。我就先走了。”

陆庸说罢，急匆匆地跑下楼去。

“臭婊子，我就不信找不到你！”

江月明也离开了小红的家门，又到他以为小红可能去的地方去寻找小红了。

“这两个畜生！我这一生都让这两个混蛋给毁了！”

小红在屋里骂了一句，因怕被江月明碰到，不敢出门，只在家里无聊地枯坐，骂江月明忘恩负义，骂陆庸破了她的身子却不肯娶她……

陆庸正在宾馆里和达英妮幽会。

这是一个装潢得十分豪华的房间。窗帘拉得严严的，达英妮和陆庸在幽暗的灯光下尽情地淫乐。

“咱俩复婚吧。”

陆庸趁着达英妮淫兴正高之时，提出了复婚的请求。

“复婚……哪有这样……好！况且……我还没赚……很多钱。你等我钱多了，再和你复婚。”

达英妮娇喘吁吁地应着。

“你还惦记周彬？”

“他不行。我只想让他给我钱！你少提他。”

达英妮有些不耐烦了。

“不提他，看我的！”

陆庸不敢再与达英妮谈正经事，又十分投入地与达英妮演练起采战之法。

“嘎吱吱……嘎。”

宾馆里的床铺又发出让这对男女讨厌的声响。

“到地毯上做吧。”

达英妮是怕他们弄出的声响惊动了宾馆服务员，提出了转移战场的请求。

“好，今天我要尽兴！”

陆庸说罢，把赤条条的达英妮抱到地毯上。

达英妮陶醉在淫乐之中，心里在默默地赞许陆庸的好本

事，准备在拥有了足够她挥霍的金钱之后，把陆庸养起来，供她尽情消受。

“男人一旦有野心多表现在对金钱的占有、对权力的追求和对女人的渴望上；女人一旦有了野心，只表现在对享乐的追求上。

这是达英妮昨天曾对周彬说的话。此刻，她与陆庸寻欢作乐正到兴奋处，又在幻想着以后更加欢快的享乐。

陆庸连日没有女人可以消遣，正在欲火难耐之时，况且又是在达英妮为他安排的这个温馨、浪漫的环境之中，对着人间绝色，自是冲动异常，兴奋异常。他情绪激昂，动作疯狂，不仅使达英妮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他自己也获得了巨大快感。

他把娇弱的美人抱回到了床上。

“噢，好疼。我的膝盖都磨破了。”

陆庸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挂了彩。

“活该！谁让你……”

达英妮开心地笑着，骂着她的前夫。

“下次可不敢在地毯上给你上课了。”

陆庸又搂住了达英妮，与她说笑起来。他们说笑了好一阵，看看时间已是傍晚时分，才一同走出宾馆。

达英妮方才与陆庸在一起，因怕有人打电话打扰了他们的兴致，就把手提电话关了机。她一出宾馆大门，就想起了电话，遂忙把手提电话取出，按下了开机键。

“这会儿可别有什么事。万一有人找不到我，岂不误了正事？”

达英妮的心里隐隐约约产生了一种惶恐之感。

“可别有什么事呀！”

心里的惶恐使达英妮不安起来。她正要打发陆庸独自回

去。忽听手提电话铃响起，忙接了，问道：“您好，您是哪一位？”

“英妮！你怎么不开机呀？你马上到儿童医院来。小老虎他……”

乔思丽的声音传入达英妮耳中，她顿时吓得站立不稳，一把扶住陆庸，瞪着一双失神的大眼睛，叫道：“小老虎他……我的天呀！我没正事儿，让孩子……”

达英妮听说她的孩子出事了，顿时吓得哭了起来，竟忘了追问孩子出了什么事。

“孩子怎么了？”

陆庸见达英妮吓得花容变色，急问孩子究竟出了什么事。

“喂，小老虎怎么了？你快说。”

达英妮这才对着话机急切地追问。

“你快来吧，他需要输血！”

乔思丽急切地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快跟我去儿童医院！”

达英妮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要迅速赶到医院去看儿子，她吩咐着陆庸赶快叫出租车。

“快，上车。”

陆庸也不多想，截了一辆出租车就拉着达英妮一同上了车，直奔儿童医院而去。

“小老虎怎么了？”

达英妮和陆庸在医院的手术室门口儿找到了乔思丽和达济天，异口同声地问。

“他……他从床上跌到地下，把脑袋摔坏了……”

乔思丽老泪纵横，向女儿述说着由于她一时没照顾到，让外孙儿从床上跌到地下的事。

“需要输血吗？”

陆庸问。

“唉，刚才我找不到你，只好找了周彬，他正在里边呢。”

乔思丽没有理陆庸，只对达英妮说话。

“我不行，血型不对。”

周彬走出手术室，看到达英妮和陆庸在一起，就气愤地瞪了他二人一眼，高声说血型不对，似在质问达英妮：“这孩子是我的吗？”

“孩子的父母在不在？”

一位护士走出手术室，问乔思丽和达济天。

“在，我们刚刚赶来。”

陆庸闻听周彬与孩子血型不同，心里不觉一喜，随即又真的为孩子担起心来。他听到护士的叫声，急忙应了，就向手术室里走。

“来，查查你们的血型，孩子现在急需输血。你们若不在，我们就要用血库里的血了。”

护士低声说着，把陆庸和达英妮带到手术室内，分别采了血样，去分析血型。

“孩子爸爸的血和孩子一致，快过去给你儿子输血去。”

护士把陆庸留在了手术室里，礼貌地把达英妮送出门外。

“英妮，这是怎么回事？”

周彬冷静了许多，温和地问达英妮。

“什么怎么回事？我现在……”

达英妮又流泪了。

“我空欢喜了三个多月。原来孩子不是我的。唉，英妮呀，你不该骗我呀！”

周彬十分痛苦地叹息着。

“周经理，您先回去吧。今天真是麻烦您了，以后再让英妮谢谢您。”

达济天看到周彬当着他与乔思丽的面质问达英妮，甚觉难堪，就十分礼貌地劝周彬先回去。

周彬刚刚弄清小老虎并不是他的儿子，心里极其不平，听了达济天的话后，就对达英妮说：“英妮，我得先走了，有陆庸在这里，我再留下不方便。”

“你走吧。”

达英妮心里只惦记孩子，哪儿还有心思理会情人开不开心？遂漫不经心地打发周彬离开了医院。

“我儿子没危险了。”

陆庸刚刚为儿子输了血，从手术室里出来，向达英妮报告喜讯。

“真的没危险了？”

达英妮惟恐喜讯不实，又追问了一句。

“没危险了，医生从他颅内取出一块血饼儿，我都看到了。现在医生正给他缝合刀口呢。”

陆庸对达英妮详细地讲述儿子的病情。

“谢天谢地，孩子没事了！”

乔思丽松了一口气，再也支持不住，坐到了手术室外的长椅上。

“能不能留下后遗症啊？”

达英妮担心地问陆庸。

“那就要凭天由命了。”

陆庸也现出了忧色，有气无力地说。

“你刚刚给孩子输了血，快坐下歇歇吧。”

达济天见陆庸脸色惨白，头上浸出了汗珠，忙让他坐下休

息一下。

“唉，人啊！这一辈子真有操不完的心呢！”

达济天也叹息了一声，随陆庸一起坐了下来。

“都怪我呀！咋就把孩子放到了床边儿了呢？这孩子也真怪了，才四个多月，自己就能……”

乔思丽后悔不及，悔恨自己一时大意，让孩子掉到了床下。

陆庸和达英妮正要劝慰老人，却见手术室的门被推开，随即便有数名医生护士，把小患者用单架车推了出来。

“小老虎……”

乔思丽叫了一声，率先向单架车跑过去。

“你们家属别激动。这孩子的手术很成功，现在没有危险，你们可别碰掉了他的输液针儿。”

一名医生见乔思丽激动地扑过来，似有要过去抱起孩子的架势，急忙警告她。

“咱们先别靠前吧，现在要听医生的。”

达济天说罢，拉住了乔思丽。

众人簇拥着单架车，走进病房。医护人员小心地把头上裹着沙布的小老虎放到病床上，又叮嘱了陆庸和达英妮一阵，才让他们看护患儿……

陆希成和络佳在电话里听陆庸说小老虎真是他的儿子，正欢喜地要骂陆庸前些时候错怪了达英妮，却又听陆庸说孩子正在儿童医院住院，请他们马上过去。

“快走吧，看看咱们孙子去吧！”

陆希成以为孩子是因感冒发烧而住进医院的，所以，他与络佳并没有匆忙赶往医院。他们先去为孙子买了好些儿童食

品，又为看护他们孙儿的人买了些水果，才走进医院大门。

“你们怎么才到？我们都吓死了。这孩子刚刚做过开颅手术……”

陆庸见父母轻轻松松地走进病房，就向他们说了小老虎的病情。

“天呀，我的孙子呀！为啥开颅？”

络佳一听到“开颅”二字，顿时吓呆了，半晌才流出眼泪，问了一句。

“都怪我呀……”

乔思丽正为自己的过失而惭愧不已，听到络佳的询问，又抽泣起来。

“都别哭了。现在哭也于事无补，还是正视现实，好好照顾孩子要紧。”

陆希成劝着众人，他看着幼小的小老虎，昏睡在床上，也流下了眼泪。

“都是你们俩没正事，非要离婚。离吧！这回闹出了大事，以后孩子若留下后遗症，我看你们操不操心？”

络佳看着陆庸和达英妮，抱怨他们离婚而使孩子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陆庸和达英妮听到络佳的抱怨，都低下了头。他们没有认错，也没说要复婚。络佳和陆希成见他二人默默不语，也不好再谈什么，只与乔思丽、达济天长吁短叹，看着病床上的小老虎发愁。

次日，小老虎醒了过来，他的哭闹声使守在床边的陆庸、达英妮兴奋得同时跳了起来，达英妮叫道：“我儿子醒了，他还会哭！”

“这孩子命大，将来一定会有福气！”

陆庸不自觉地叫了起来。

小老虎脱离了危险，使达英妮和陆庸放下心松了一口气。

“你先回去休息，以后咱俩轮流看护他吧。”

达英妮自己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还是舍不得离开孩子，她只让陆庸先回去休息。

“你先回去睡一觉，明天你再来替换我。我看小老虎现在已经没事了。”

陆庸看着哭叫了几声后又睡着了的儿子，与达英妮谦让着。

“你们都回去吧，今天我在这儿看着他。”

络佳走进病房，正听到儿子和达英妮的对话，忙吩咐他二人同时回去。

“他奶奶在这儿我放心，我先回去了。”

达英妮见络佳到来，才放心地离开了病房。陆庸已着实困倦了，见达英妮离去，也悄悄离开病房，自回家睡觉去了。

达英妮没有回家，她径去了总公司。

这两天周彬没见到达英妮，渐渐对她的气消了，反倒思念起她来。

“她一定不是有意骗我，一定是她弄错了，才说孩子是我的。唉，这个美人儿，真让我割舍不下！”

周彬心里想着达英妮，她的一颦一笑不时在他头脑中闪现着。

“英妮，呀，你这个小妖精，怎让我这样着迷？”

周彬在办公室里念叨着达英妮，不时向窗外张望，忽见达英妮摇摇摆摆地走来，心中一喜，急忙迎了出去，对达英妮关切地问道：“孩子怎样？”

“谢谢您关心，孩子还好。”

达英妮故意对周彬做出冷淡态度。

“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有话对你说。”

周彬有意讨好达英妮，见她态度冷漠，因在走廊里说话不方便，只好约她到办公室里说话。

达英妮默默地随周彬进了办公室，只板着脸默默地站在一边，一言不发，做出一副可怜相。

“英妮，你坐下呀。这两天来，我一直想你。今天你这是怎么了？可怜兮兮的。”

周彬请达英妮落坐，又赔笑脸来欲讨她欢心。

“周总，我真不是有心骗你。你若怪我，我……”

达英妮哭了起来。

“乖乖，别哭。你一哭我心里也难过。我看你一脸倦容，一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先带你去宾馆睡上一觉。有什么话咱们到宾馆说去。”

周彬又欲带达英妮去宾馆寻欢作乐。达英妮却冷淡地一笑，说：“别去了，周总，以后咱俩……”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周彬对达英妮的态度不满，竟有些动怒了。

“周总，我愧对你。以后你再找比我好的人陪你吧。”

达英妮不理睬周彬的情绪变化，依旧冷淡地对他。

“英妮呀，我又不怪你。你何苦把这点事儿总放在心上呢？”

周彬看出达英妮是对孩子的事而耿耿于怀，只好又温和地劝她。

“我是个女人，这件事让我……”

达英妮楚楚可怜地流着泪，更让周彬觉得她可爱。遂凑到达英妮跟前，亲自为她擦去眼泪，哄她说：“乖乖，不要哭

了。我这心里只心疼你。走，快跟我休息去。”

“经理，我……”

达英妮抽抽搭搭地跟着周彬走出办公室。

在宾馆快活，对于周彬和达英妮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他们十分自然地走进豪华客房，洗漱过后，就在双人床上相拥相抱，亲热起来。达英妮因为小老虎并不是周彬的儿子，心里只觉得对周彬有愧，此时尽管她十分疲倦，还是拿出温柔手段来奉迎欲火中烧的周总经理。

“英妮呀，你跟我上床，总说我的东西小，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我这东西是最大的。”

周彬抚摸着达英妮高挺的玉乳，淫笑着与她调情。

“哼，这是天生的，又不是你想大就可以大的！尽吹牛。”

达英妮笑咪咪地说。

“等下次我和你做的时候，你再看。”

周彬胸有成竹，十分自信地说罢，就骑到了达英妮的身上……

达英妮真是太疲乏了，周彬刚刚获得了满足，正要与她说心里话，她就睡着了。

“嘿嘿，下次我再让你……”

周彬看着美人的睡态，又打起了下次消遣美人的主意……一个月后，小老虎出院了。

陆庸和络佳眼巴巴地看着乔思丽和达英妮把孩子抱回家去。络佳问陆庸：“你和英妮能不能复婚？”

“暂时不能，她说她要挣够了钱再说。”

陆庸对母亲说着，就打发母亲先回家。他自己却到了画店，准备开业。

“陆庸，你这些天到哪儿去了？”

姬云突然出现在画店门口，脸上带着愁容，气冲冲地问。

“我……我儿子病了。”

陆庸一见到姬云就有些胆怯，他怕姬云是来找他麻烦的。

“你这个人真把我害得不浅啊。你连儿子都有了，你怎还让我……”

姬云幽怨地说着，并没有表现出激动和愤怒的情绪。陆庸见她十分冷静，只好向她道歉说：“真是对不起你。我当时是被你的美所迷，只想和你……并没想到你会在意我结过婚。我……”

“算了，过去的事不提了。咱俩还得好好处，我这辈子只好嫁给你了。”

姬云的话让陆庸感到吃惊。他不相信姬云会嫁给他，遂问：“你不是和李伟……”

“我们只是同学关系。他是想和我好，我却没看上他。唉，人这一生啊，好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也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只忘不了你。”

姬云说着，又坐到了画室内的那张小床上。

“你真喜欢我？”

陆庸也坐到了床上，搂着姬云的肩膀问。

“喜欢你。”

姬云故做羞涩地点着头说。

陆庸见姬云艳丽异常，又态度真诚，不由得又对她动了淫心，放开手脚与她亲热起来。

正当陆庸兴致勃勃地脱去了衣衫，要对姬云发泄他的欲望之际，画室的门被人一脚踢开，李伟怒目横眉地闯进屋，对着被吓得脸色大变的陆庸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他连声告饶，方停了手脚，对他怒骂着吩咐道：“你这个畜生，大白天

就敢强奸妇女！今天我非把你送到公安局去不可！走，你跟我
去分局。”

“李伟，我们是谈恋爱。你闯进我的屋里来打人，我还没
和你说话，你怎倒要送我去公安局？”

陆庸被李伟打怕了，只好哆哆嗦嗦地据理辩解。

“谁和你谈恋爱？你这个流氓！”

听到姬云的这句话，陆庸被吓得脸色腊黄，心里明白姬云
一定是和李伟串通好了，来报复他。遂连忙对李伟和姬云哀求
道：“我知道你二人是来找我报仇的，今天这件事你们想怎么
解决我都答应，只求别经官。”

“呸！我们一定送你去公安局。像你这种畜生，就该去蹲
大牢。我岂能让你白白占了便宜，又让你逍遥法外？”

姬云怒目圆睁，对陆庸不依不饶。

“姬云，你咋这样无情啊？”

陆庸擦着脸上被李伟打出来的血，现出一副可怜相，哀求
着姬云。

“我可以不送你去公安局，但你要对姬云做出赔偿。”

李伟提出了条件。

陆庸明知李伟和姬云是存心讹诈他。但不答应他二人又怕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只好应允说：“我可以赔偿给姬云一些
钱，但数目不能太大。太多的钱我拿不出来。”

“好，你拿出十万元钱吧。”

李伟冷笑着说出了索要的钱数。

“十万？太多了，我拿不出来。”

“你能拿出多少？”

李伟脸上又现出了怒色，恶狠狠地问陆庸。陆庸心里害
怕，怯怯生生地哀求李伟：“你提的太多了，减些吧。”

“减些也行，你给姬云八万元钱，我就饶了你。”

陆庸手中只有四万余元钱，另有十万元钱由络佳保存着。他暗想我无论怎样也不能动那十万元钱；若是四万元钱能打发这两个不讲理的主儿，我就认了。遂对李伟诚恳地说：“我只有四万元钱。你们若要就拿去，若嫌少我就只好随你们去公安局了。”

“你想用四万元钱就打发了姬云？”

李伟又愤怒地吼叫起来。

“李伟，算了吧。就让他拿出四万元钱，外加上这个画室。”

姬云近来已与李伟处起朋友，他二人因缺钱，才计议要诈取陆庸的钱财。他们打算弄到几万元钱后，二人联手去做生意。此刻姬云听陆庸说只有四万元钱，所以又提出要画室的要求。陆庸看着一脸怒容的李伟，暗想这个画室经营起来也没多大利益，不如送与姬云，以后自己再另觅生路去。遂对姬云说：“姬云，咱俩相处一回，这个画室我就送给你了。”

于是，陆庸在画室的一个角落里拎起自己的背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存款折，又对姬云说：“走，我去银行给你提出这四万元钱来。”

姬云和李伟先接过画室房门的钥匙，才随陆庸去银行提钱。

当晚，陆庸失魂落魄地回到家，见父亲未归，即对络佳说了实话。络佳听了，叹道：“你可记取这次教训吧。现在的女孩子哪个好招惹的？趁现在你爸没回来，你快去把脸洗洗。可别对他说让姬云讹去四万元钱的事。他若听说这事儿，又不知要气成啥模样了！”

“我再不去招惹女孩子了，以后我……”

陆庸还要对络佳表决心，却听见达希成开门的声音，只好停住，不再言语了。

“陆庸，你不气死我是不会甘休啊！你今天又干什么了？老实给我交待。”

陆希成气冲冲地走到陆庸对面，指着他厉声喝问。

“我……我没干什么呀。”

陆庸胆怯，却不肯说实话。

“你让人家打了一顿，又给人家赔钱，你还当我不知道？”

陆希成是在下班的路上听小红对他说了陆庸挨打并被讹去钱的事。

原来，陆庸被李伟毒打并讹诈钱款的经过都被小红在画店门外透过门隙看得一清二楚。她恨陆庸把几万元钱白白送给了姬云，而不给她分文。所以就在楼外等陆希成下班，要把陆庸倒霉的事告诉他，以使陆庸在父母面前挨骂。

陆庸被父亲这样质问，才不敢不把实情说出。

“你这个畜生！还想怎样来气我？我这辈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牲？我活一天就要跟你操一天心！”

陆希成越骂越生气，络佳怕他再气犯了抽搐的毛病，忙劝他说：“你也消消气吧。他在外面挨了打，又让人讹去了钱，回到家里你又骂了他。我看这次的事就算过去了，咱们再看他今后的吧！”

陆庸虽挨了父亲的骂，心里也怕他气坏了身体，只好连忙认错，说：“爸爸，我错了。这件事和我误解英妮有关：前段时间，我一直误认为小老虎不是我的儿子，心里烦得很，才勾搭了姬云。以后我不再会这样了。”

陆希成听陆庸如此说，心里的怒气才消了，对陆庸说：“你以后可别再让我们操心了。你也不想想：小老虎现在虽没

什么大事儿，算是拾了一条命。可以后他的智力能怎样，谁能说得清！我们都让孙子的事给愁得要死了，你咋还来添乱？我和你妈真是命运不济，跟你操心还没完，又要为你的儿子操心。人家都是养儿为防老，你也别让我们养儿就是为了操心呢。”

“我一定记着爸爸的话，再不让你们操心了。”

陆庸嘴上说得好听，他心里却正在想该如何报复李伟。现在李伟就是陆庸心目中最大的仇人。

“李伟，你打了我，强逼我拿出四万元钱，又抢走了姬云，我若不和你清算这笔账，我哪儿还有脸活在这世界上？妈的，李伟，你等着瞧。”

陆庸心里骂着李伟，又琢磨起报复他的具体方法。

“唉，小红这孩子也怪可怜的。方才若不是她对我说了咱儿子挨打的事，我哪能知道？说不准又让这小子给蒙过去了。人家小红对我说了事情经过，还劝我不要发火。我看，小红还是关心咱儿子，莫不如……”

陆庸听着陆希成和络佳在一边唠嗑，知道是小红把白天的事告诉了他父亲，心中已猜出小红当时一定是在画室门外的。

“小红！”

陆庸一想到小红，不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于是，次日上午，陆庸悄悄找到小红，对她说：“江月明正在找你，说不定是你写匿名信的事儿让他知道了。他一定有杀了你的心。我劝你还是抓紧想个办法。别让他伤害你。”

“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又不肯帮我。”

小红有些害怕，只盼着陆庸为她出主意。

“你一定在我画室里见过一个很像达英妮的姑娘。她叫姬云。你若能和她混熟了，我就有办法帮你对付江月明了。”

陆庸别有用心地说。

“她现在是个画室的主人。我今天就可以去找她。”

“她不会画画，说不准今天她就要把画室改成经营其他生意的场所呢。你去找她，就说你是酒店的老板娘，想请她去做前台服务员，答应每月给她一千元工资，我估计她一定会答应的。只要她答应了，你就带她去见江月明。对江月明说姬云是你为他选的前台服务员。江月明是个好色之徒，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姬云留下，并对你消除仇恨的。”

“我把姬云推荐给江月明，那不是便宜了他？”

“江月明只要对姬云有非分之想，姬云的男朋友李伟自会出面收拾他。那时你坐山观虎斗，岂不开心？”

“你真坏！”

陆庸自信地说，小红虔诚地听。二人最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这就去找姬云。”

小红急于摆脱江月明的威胁，立即按陆庸的主意行动了起来。

姬云与李伟果真如陆庸所料，他们都不会画画，正张罗要把画室租出去。见小红走进来还以为她是来画像的，就对她说他们正准备把这个画室出租，今天不营业了。

小红只微微一笑，对姬云说：“你叫姬云，我惦记你好久了。现在这个店要出租，你正好跟我走，去帮帮我的忙。只要你同意，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你打算让我跟你去干什么？”

姬云见小红一脸和善，并不曾提防她。

“我是酒店的老板娘……”

小红依陆庸之计而行，果然顺利地把姬云带到了江月明的

酒店。

江月明对小红原来有一腔怒气，但看见她带来酷似达英妮的姬云，又说是为店里选来的前台服务员，哪里还能对小红发出半句恶言？

江月明又如陆庸所料的一样，收下了姬云，并赞扬了小红几句。

小红按陆庸的安排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计划。

她又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了。

这是姬云到江月明酒店工作的第三天，小红悄悄走进李伟还没有租出去的画室，问他说：“你和姬云是真想结婚，还是逢场作戏？”

“你问这个干啥？”

“我是看你一表人材，怕你……”

小红与李伟交谈了起来，没说上几句话，小红就坐到了床上，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

常言说：“男追女如登天，女追男如下山。”

小红一心想勾引李伟，然后要他去对付江月明。所以她在与李伟说话时，不免眉目含情地暗送秋波，终于挑逗得李伟控制不住自己激荡的情绪，扑到了小红身上……

李伟发泄了欲望，又恢复了理智，问小红：“你送上门来，到底想做什么？”

“我真后悔把你女朋友带到我的店里。她昨天就和我男朋友江月明干了咱俩刚刚干过的事儿。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来向你赔情。我一个女人对男人是没办法的。唉，我只怕姬云被江月明弄到手后不要我。不知你怕不怕姬云从此不理你？”

小红平静地说了几句话，就勾起了李伟对江月明的仇恨。

“江月明，这个人我是听说过的。他竟敢跟我女朋友玩真

的，你看我咋教训他！”

李伟被小红挑拨得愤怒了，发誓不与江月明理论清楚他勾引姬云的事绝不罢休。

小红报复江月明的计划在顺利地地进行。李伟怒气冲天地冲进江月明的酒店，问清了哪位是江月明，不由分说就动起手来。

江月明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打，忍不住胸中火气，急呼酒店里的厨师等工作人员出来助战。

姬云在一边已被李伟进店后的举动惊呆了。此时见酒店厨师等都拿着菜刀等家什从厨房里冲出来，因恐李伟寡不敌众，挣扎着挺身而出，对众人叫道：“都住手！有话好说。”

可惜，姬云的叫声并未能及时拦住十分冲动的厨师等。他们叫喊着一拥而上，菜刀已把李伟手臂砍伤。就在李伟负疼捂住伤口之际，江月明耍起了威风。他把满腹怒气都发泄到了这个已无还手之力的人身上，拳打脚踢，专捡李伟的要害处击打，终于把李伟打倒在地。

李伟倒在了血泊之中。姬云哭叫着扑了过去：“李伟！李伟……你们……快送他去医院……”

姬云哭嚎着呼叫，见李伟脸上已没了血色，任她如何呼叫都没有一丝反映，忙回头对江月明等哀求，让他们快送伤员去医院。

“死了好。妈的，他上门来闹事，打死了，我也是正当防卫。”

江月明仍怒气未消，还在叫骂。

“李伟，李伟！他没气了……你们……”

姬云试着李伟的呼吸，发现他已没气了。吓得连忙放开李伟，厉声高叫。

这时，小红从外面进来，装做吃惊地问众人：“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姬云悲痛地说出了“他死了”三个字，就昏了过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红装做不知情地问厨师。

“这个人上门来打人，被江老板……”

厨师也吓得脸色惨白，他早把菜刀丢到了一边，听小红问，只好应了一句。

“天啊！快看看他还有没有救吧！”

小红叫着，过去看了看倒在血泊中的李伟。李伟双目紧闭，脸色惨白，躯体已开始僵硬了。小红看罢，叹道：“快打电话叫警察来看现场。”

“打电话吧，他是上门来……”

江月明只以为李伟是上门伤人，被他打死不过是正当防卫。遂特意吩咐众属下保护好现场，他亲自去打电话报警。

警察赶到时，李伟的尸体已彻底僵硬了。警方察看了现场，拍了照，即把李伟尸体抬上警车，带着江月明酒店里所有的人，到拘留所讯问……

小红、姬云和玉、雪、菲、荷因没参与厮打殴斗，分别说明了知道的明况，就被警方放回。

江月明和厨师等酒店里的男人都因涉嫌杀人被收审了。

小红回到家里，立即找到陆庸，向他报告了李伟被打死和江月明被关押起来的事，并恐吓他说：“现在出了人命，这件事是由你引起的，以后你若不好好对我，我就去公安局把你供出去。”

陆庸已看出小红有意威胁他，即冷笑道：“你自己出面挑

唆李伟和江月明殴斗，却来恐吓我！我告诉你，我并没给你出什么主意。你若敢胡说八道，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别忘了，我给你出主意没有第二个人作证，我可以说你是陷害好人！今天我也算看清了你，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我再也不认识你了。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

小红没有要挟住陆庸，只好回到酒店，与玉、雪、菲、荷整理了店内零乱的桌椅，又把姬云找了来，六个女人开始商议起重新经营酒店的事。

陆庸自从知道李伟被打死，江月明被抓进监牢，心里十分得意。暗想如今我的情敌一个个都得到了报应，只剩下周彬一个，我倒要看他还能蹦哒几天！他又萌生了看到周彬倒霉的念头。

周彬做为信达实业总公司的总经理，近来正十分开心。他和达英妮一次谈下几个大项目，不仅给公司创造了几百万元的效益，他自己也分别获得了几家合作公司赠送的近百万元现金。

原来，周彬和这几家公司鉴定协议时，原本可以使信达获取上千万元的利润，周彬却格外开恩让利给几家公司，使信达只剩下六七百万的利润。那几家公司老板因周总经理关照，自然感恩戴德，就分别拿出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现金给他表示谢意。

周彬的抽屉里放着一百二三十万元现金，也觉不方便，即悄悄把这些钱以达英妮的名义存下一百万，又以妻子宋云的名义存了二十万。

这些天，宋云正在与周彬商议离婚的事。宋云自上次在家里把周彬和达英妮在床上抓了“现行”之后，就一直要求离

婚，曾说只要周彬给她一笔钱，她就不声张，悄悄与丈夫协议离婚。二人最终议定，周彬给宋云二十万元钱，宋云就立即给达英妮让出位置。

周彬做为一个大公司经理，也怕妻子出来吵闹，影响他的声誉。如今有了这笔钱，正好先打发了宋云，再以百万为聘金，把倾国倾城的达英妮名正言顺地娶过来。

于是，周彬先拿着二十万元的存款折找到宋云，和她立即办理了离婚手续。又揣着百万元存款折找到达英妮，对她说：“明天跟我出差，我有一件喜讯告诉你。”

达英妮见周彬一脸喜色，不好败他兴致，即爽快地答应与他去外地听他讲喜讯。

这天，达英妮和周彬来到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城市，走进一家星级宾馆，以夫妻的名义住进了豪华套房。

达英妮已经住惯了这种宾馆，再没有什么惊喜和激动。她与周彬一同洗漱过后，又如例行公事一样，相拥上床。

“你每次只说我小，我今天一定要争些气。”

周彬淫笑着，开始爱抚达英妮。

“再争气也没用！”

达英妮听周彬说要争些气，以为他是要吃春药，凭药力来展现他的男人风采。

“我是告诉你一个喜讯。”

“什么喜讯？这样神秘！”

“我和宋云离婚了，昨天办的手续。”

“祝贺你获得了自由。”

达英妮听到喜讯并没有激动和欢喜的表情。

“我要娶你。”

周彬认真地说。

“你娶我不娶我，咱们还不都是这么回事？”

达英妮仍旧十分平静。

“英妮，我用它做聘礼，看你高不高兴？”

周彬在放在床头的衬衫口袋里取出那张百万元的存款折，递与达英妮。

“噢，一百万！你真是百分地爱我，我……我看到了你的一颗诚心……我真的很激动。”

达英妮看到这张巨款存折，终于激动了。

周彬看到美人开心，忙把美人搂住，淫笑着悄声问：“今天我是不是大了？”

达英妮动情地伸出玉手，摸着周彬……娇嗔地瞪了他一眼，说：“哪里大了？我没感觉到啊。”

“唉，有百万垫底，怎能不长大些？”

周彬一心想听到达英妮的奉承。

“呸，你拿出百万垫底，自然是大了。可是，我得到了百万，我也一定大了呀！难道只许你大了，就不许我大了吗？我是不可能让你压过我的。”

达英妮说罢，开心地笑了起来。

“小淫妇！我是拿你没办法了。好，咱俩好好斗上几个回合，看你告饶不告饶！”

周彬打起精神，似挺枪跃马的勇士般与达英妮交战起来。

达英妮得到一百万元钱，使她享乐的欲望有了坚实的基础，心里感激为她打下这基础的周彬，从心里承认他是一个勇士，也打起精神来迎合他的神勇，享受着勇士正赐与的刺激。

遗憾的是周彬在床笫间的确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面对达英妮的千娇百媚，柔语轻吟，不觉间就激情尽泄，长叹道：“柔能克刚！我不是你的对手了。”

“你只有上阵三板斧的功夫！以后若是招架不住，就吃些药吧。”

达英妮说着，因怕周彬自尊心受到伤害，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

“看来是得吃些药才能斗得过你了，你等着。”

周彬说罢，起身去旅行包里拿出了一盒药，在达英妮面前晃了晃，笑道：“这是一盒从美国带回来的药。一会儿我吃下，看你怕不怕！”

“我不怕。”

达英妮微微一笑，又对周彬深情地看了一眼。

“咱们先去吃饭，回来我再和你见高低。我今天豁出去了，妈的，屡败屡战。”

周彬说着，把那药盒打开，取出一粒扔进口中。

“嘻嘻，屡败屡战！你的气节可嘉，只怕你损兵折将！”

达英妮与周彬打情骂俏地说笑着，走出了客房。

灯红酒绿。周彬对着醇酒美人，不自觉地吟出一首歪诗来：

葡萄美酒夜光杯，
妲己偏爱吸骨髓。
醉卧床上君莫笑，
男女交战谁怕谁？

“你不怕我是嘴硬。”

达英妮悄声笑着对周彬说。

“我不怕你不仅是嘴硬。”

周彬悄声对达英妮说。

“ 呸！”

“ 走吧，咱们回去。”

达英妮与周彬酒足饭饱，回到房间里。周彬隐约感到自己又对达英妮产生了欲望。他在心里暗说：“一定是药劲上来了。”

“ 你是醉卧床上，还是屡败屡战？”

达英妮看着醉眼朦胧的周彬，笑嘻嘻地问。

“ 屡败屡战，今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周彬在药力的作用下，有些迫不及待地脱光了衣服。

“ 啊呀，你怎会…… ”

达英妮看着仰躺在床上的周彬，发出了惊叹。

“ 快来。”

周彬变成了壮士激昂地跃跃欲试。

达英妮也因喝了好几杯酒，激情正高，连忙宽衣上床，去迎合周彬的兴奋。

周彬此时显示出了真正猛士的斗志，使达英妮感受到了他从来没有过的神勇。

“ 啊……啊…… ”

达英妮在心里暗暗想着陆庸。

“ 嘎吱……吱嘎 ”。

床铺发出了声响。周彬仿佛没听到一样，动作越发猛烈了。

达英妮听着“嘎吱吱吱”的声响越来越强，惟恐服务员在外面听到不雅，忙对周彬说：“下地吧，这床……”

周彬并不应声，默默地把达英妮抱到地毯上，又尽情地运动起来。

“ 他今天真像陆庸了。只可惜他是吃了药才……看来陆庸

真是了个了不起的男人。”

达英妮在心里把周彬和陆庸的床上本事做比较。

周彬终于大获全胜，让达英妮讨饶了。

达英妮在兴奋过后，看着躺在床上疲惫不堪的周彬，笑吟吟地问：“你终于胜利了，明天还战不战了？”

“战！败尚敢战，如今胜了怎还怕你？”

周彬拍着达英妮的肥臀，心里有一种胜利者的骄傲。

“你这药有多少？吃光了看你还战不战！”

达英妮一提到药，又使周彬感到自己胜之不武！骄傲的情绪顿时消散，叹道：“这药常吃必会毁了身体。唉，不吃我又怕对不起你！”

“你别这样，以后别吃这药了，我真担心你……”

达英妮温柔地劝着周彬，语气中充满深情，周彬听了，心中十分感激，只轻轻地拍了拍达英妮，就沉沉地睡去了。

“一百万，我有一百万元钱了！”

达英妮睡不着。她为自己瞬间成为百万富婆而兴奋不已。

“嫁给周彬吗？不，嫁给他我就不自由了。况且，他挥霍了许多钱财，又拿了不少回扣，他这个经理能当多久还难说。我何苦跟他操心？”

达英妮思前想后，决定不嫁给周彬。她要按自己的计划，去尽情享乐。

“英妮，咱们回去就结婚吧。”

次日，周彬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达英妮嫁给他。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这一生都跟着你，你何苦非要走结婚的形式呢？你也不想想，你是公司总经理，我是公关部经理，咱俩在一起已经让人有了不少议论，若是再结婚，还不知有人会说你什么呢。我是乐意和你结婚的，但考虑你的地位和

声誉，我还得劝你别忙结婚。”

达英妮故做真诚地劝说周彬。周彬竟真以为她是为自己着想，并没想到她会另有考虑。

“暂时不办结婚手续，你就搬到我那儿住去吧。”

周彬又提出了同居的请求。

“我一定会不时和你住在一起的。但小老虎还在我妈家，我也得不时在我妈那边住一住啊。”

达英妮又委婉地拒绝了周彬的请求。

“我还想和你生个儿子，咱俩不结婚，怎好……”

周彬对达英妮是真诚的。他真想和达英妮生个孩子。

“过两年吧。现在你刚刚离婚，咱俩若匆忙结婚，人们还不得说是我拆散了你和宋云呀？等过两年，人们都忘了你离婚的事，咱俩再悄悄登记，也不用声张就住到一起，那多好啊。”

达英妮哄着周彬，终于使周彬打消了立即结婚的念头。

达英妮陪周彬公出回来，首先回到家里去看望儿子。

乔思丽看女儿一脸喜色，即问：“有了什么喜事，你这样高兴？”

“妈，以后咱不用为钱的事犯愁了。”

达英妮将周彬给了她一百万元钱的事对母亲说了。

“这个周彬哪来的这么些钱？你可得小心啊，最近我看报纸，上边正在抓腐败的典型。周彬若是犯了事儿，可别把你牵连进去呀！”

乔思丽担心女儿拿了周彬的钱会惹来麻烦。

“妈，我心里有数。我正因为怕受到牵连，才没答应嫁给周彬。”

达英妮劝慰着母亲。

“你呀，也该有个正家的家了。是和陆庸复婚，还是再嫁给谁，你可得有个打算呢。一个女人可别在外面牵三挂四的呀。”

“妈，你别替我操心了。现在有个小老虎就让你挨了不少累，费了不少心。现在咱有钱了，明天我给你找个保姆回来吧。”

达英妮看到母亲有些消瘦，不觉心疼起她起来。

“你可别找保姆。我带小老虎累不着，倒是他将来能不能留下后遗症让我担心。”

乔思丽和达英妮不约而同地看着在床上睡得正香的小老虎。

“妈，我看没事。最近我看他一切都很正常，没看他一双大眼睛叽哩咕噜地乱转，你一逗他，他就格格地笑，咋能是傻子？”

乔思丽听到达英妮的话，心里得到了些安慰，也笑道：“也是啊，这个小老虎，咋的也看不出他哪儿不正常。等再过几个月，他会说话时就能看出来他有没有留下后遗症了。”

“妈，明天给小老虎报户口，咱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达尔基吧？”

达英妮看着儿子，忽然想到该为他报户口，他却沒有正式名字，就心血来潮，要为他取个名字。她心想小老虎的父亲姓陆，“陆”字拆开就是“耳”、“击”，谐音写作“尔基”。即征询乔思丽的意见。

“达尔基，这名字像外国人。人家高尔基又是大文学家。达尔基这名字，真是好。只怕人家陆家有意见。”

乔思丽担心陆希成和络佳会对她母女让孩子姓达有意见。达英妮忙解释说：“‘尔基’两字和‘耳击’谐音，‘耳击’

合在一起不就是‘陆’字嘛，他陆家还有什么意见？我若不看在陆庸为小老虎输过血的分上，我才不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呢。”

“好，就叫达尔基。今天正好你在家，我这就去给孩子报户口去。”

乔思丽说罢，就兴冲冲地去派出所为小老虎报了户口。

从此，小老虎有了正式的名字——达尔基。

对于达英妮为儿子取的名字，陆庸初时十分不满。他对达英妮说孩子应该姓陆。他已想好了名字叫陆达。后经达英妮解释“尔基”通“耳击”，就是“陆”字之意。陆庸才不作声了。

周彬听说达英妮为儿子取名叫达尔基，以为她是忌恨陆姓，心里暗自欢喜，又逗达英妮说：“怎不给孩子取名姓周？他应是我的儿子。”

达英妮因自己为儿子取名讨好了周彬，又让陆庸没了说辞，正在暗自欢喜。哪知陆希成和络佳却对她生起气来？

络佳不仅骂达英妮是翻脸无情，故意和陆家过不去，还发誓以后权当没有小老虎这个孙子。

陆希成骂达英妮是不按祖宗规矩办事，为孩子取名不姓父姓也就罢了，还取了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名字。

陆庸见父母都在生达英妮的气，就以达英妮的本意来对双亲解释。

陆希成和络佳听罢，依旧怒气难平，齐叹道：“算了，我们就当没这个孙子，随他姓达去好了。”

自此，陆希成和络佳对达英妮怀恨，再不去达家看望孙子。常自我安慰说：“没这个孙子倒好，省得跟他操心。”

陆庸却不似父母对达英妮抱有成见。他依旧每天都盼着达

英妮相召，乐得与她在宾馆或酒楼里尽情快活。只可惜达英妮这些天一直没来找他。

达英妮近来敷衍着周彬，周彬惦记着达英妮，他们心里只想寻欢作乐，对公司的正常工作自然是懈怠应付。如此时间一久，公司内许多工作人员都在背后议论周彬和达英妮。说他二人关系暧昧，每日打情骂俏，出入于酒店、宾馆之间，挥霍着公司钱款，却不正经事情。

办公室主任杨凯听到议论，趁周彬来公司之机，悄悄赶到总经理办公室对他说了群众的议论。周彬听了，冷笑道：“我们每天为公司在外面谈生意，累死累活，下边的人不了解情况，就胡说八道。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应该跟下边人解释清楚，平息了风言风语才是。怎么还反来对我说？”

“经理呀，我能做的全做了。我只担心有多事的人，给上边写诬告信……”

杨凯悄声说。

“好了，我知道了，你听到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

周彬打发杨凯出去，就急忙找到达英妮，叮嘱她以后在公司处理事情一定要谨慎，切不可让人抓住话柄。

达英妮笑道：“只要你安分些，我岂能不安分守在单位？以后咱俩少去宾馆，少进酒店，自然会少些议论。”

于是，周彬和达英妮不敢再发疯似的频繁在外面幽会，只是偶尔下班后，周彬才把达英妮约到家里住上一宿。次日又要一先一后分别走进单位大门。

这天，周彬正在办公室专注地审阅文件，忽听敲门声，他随口叫了声“请进”，并没抬头看进来的人是谁。

“您是周彬总经理吗？”

声音甜润。周彬一听到这种声音，心里就知道进来的一定

是个美人儿。他急忙抬起头，向立在门边的一个女青年看去。

“天啊！她怎么这样像达英妮？”

周彬心里想着，脸上忙堆出笑来，问：“这位小姐，你找我有何事吗？”

“我叫姬云，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听说周总的公司招聘公关人员，我想……”

姬云腼腆地说着，脸儿已紧张得绯红。

“噢，来，坐到这儿谈谈吧。”

周彬对姬云十分热情地让坐，让她坐到自己的对面。

“周经理，你若能聘用我，我再和您谈；您若不能聘用我，我就不打扰您了。”

姬云故作单纯地说着，并不肯就坐。

原来，姬云在酒店和小红等正商议要重新找厨师等工作人员，准备开业。小玉等四人却提出要另找酒店去做生意。她们认定这个出了人命的酒店以后生意不会好。

小红见她四人要走，只好打消了开业的念头，只求玉、雪、菲、荷四人帮她把酒店兑出去。哪里还顾姬云没了职业？

姬云走投无路，只好回到画室里，另寻生路。正巧陆庸从画室门前路过，见门没锁就走进去与她聊了起来。“陆哥，这个画室还是还给你吧，我开不成的。”

姬云看到陆庸，惟恐他把李伟以前对他羞辱和讹诈的怨气发泄到自己身上来。况且这个画室对姬云来说也的确没用处，就有意把画室交还给陆庸。

陆庸谢过姬云，又提出与她合开这个画室的建议。姬云却推说她想另觅职业，不肯再和陆庸共事。

“云妹妹若真想求职，我倒有一个好单位推荐给你。你可以去信达实业总公司，找周彬总经理。他那儿正招聘公关业务

人员，一定会录用你的。”

陆庸见姬云一心想另谋职业，就建议她到信达应聘，以使周彬得到姬云而疏远达英妮。

姬云听了陆庸的话，鼓起勇气来找周彬。周彬看着姬云单纯得可爱，当即笑着说：“我聘任你，你坐下说吧。”

姬云这才微微一笑坐下听周彬讲话。周彬因姬云生得秀美异常，又年轻单纯，心中顿生爱慕，暗说：“我若得她为妻，岂不胜于达英妮？”

遂问姬云的自然状况，姬云一一回答。周彬听说她只有十九岁，心中更加欢喜，又问她：“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姬云听她问男朋友，心中一酸，又想起了李伟。但她立即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好，小姬呀，我看你条件不错。有心安排你做我的一个分公司公关部主任。但不知你能不能胜任。这样吧，一会儿我和你在宾馆见面，你以公关部主任的身份来和我谈判。我看看你能不能说服我和你签聘任协议书。”

周彬为姬云安排下特殊的面试方式。姬云听周彬说要聘她为分公司公关部主任，又要在宾馆进行考核，心中已判断出周彬的用意，心中暗想我已是残花败柳，又不怕他动邪念。遂爽快地应允了。

周彬遂与姬云相约，一个小时后，二人在市内一家高档宾馆相见。

“此番我可不把她放在总公司了。如她善解人意，我只把她档案关系放在分公司，却把她养在家里，不让她抛头露面。”

周彬打着金屋藏娇的主意，一心要占有姬云。

半个小时后，周彬就在宾馆开好了房间，只在客房里等姬云光临。

不多时，姬云如约前来，周彬正襟危坐，故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请姬云在床上坐下，笑道：“姬主任，咱们开始吧。”

“周总，我知道您的公司是省内有名的大企业。我很想在您的公司里做事。”

姬云按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开始和周彬交流。

“你只因为我公司的名气大，才想来就职的吗？”

周彬问。

“我更主要的是倾慕您的才华和能力，希望得到你的培养和教诲。”

“你倾慕我？”

“是的，我不仅是倾慕，还很崇拜您呢！”

姬云说着，朝周彬娇媚地一笑。

“噢，一笑倾人城，再笑就要倾人国了。小姬呀，我可受不了你这笑了。你再笑一下不用你崇拜我，我就要崇拜你了。”

周彬不再装正人君子了，开始对姬云挑逗起来。

“周总开玩笑。只要您不嫌弃，我就知足了”

“我怎会嫌你呢？小姬，来，坐到我身边来。”

姬云大大方方地坐到了周彬坐的单人沙发上。

“周总，您看我能不能胜任……”

“我看你行。但我要求你一点，那就是要对我忠心耿耿。”

周彬看着姬云，不自觉地向她身边靠了靠。

“周总，我会忠于你的，因为我崇拜你。”

“只怕你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

“嗯，我心里想的就是嘴上说的……”

姬云说着，向周彬投去一个媚眼，又移动娇躯也向他身边靠了靠，使二人紧紧地靠在一起。

“姬云，如果我爱上了你，你会不会接受我的爱？”

周彬已把手搭在了姬云肩上，向她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我会感到荣幸的，只怕周总是开玩笑。”

姬云撒娇地瞪了周彬一眼。

“你看我是开玩笑吗？”

周彬把姬云的玉手握住，又拉到胸前。

“周总，我……人家害怕呢。”

姬云做出娇媚的羞涩态度。

“你……你不怕啊……我爱你。”

周彬哄着姬云，竟扳过她的脸，亲吻了起来。

“周总，别……别这样，咱们第一次见面……来日方长。”

姬云挣脱了周彬，站在他对面，对他微微而笑。

“你真是天生的尤物，我今天一定要你。姬云，我现在离婚了，你就嫁给我吧。”

周彬对姬云动了真情，真想娶她做妻子。

“周总，这事儿以后再说好吗？”

姬云依旧微笑着。

周彬忍不住欲火的煎熬，站起身来把姬云搂住，又亲吻了起来。

“哦，周总，我……你真想要我？”

姬云挣出嘴来，笑吟吟地问周彬。

“怎么不是真的？你看我这儿……”

周彬下流地拉过姬云的手去摸他冲动的兴奋点。

“周总，我……以后……”

“以后做我老婆。”

“周总，你多大？”

“三十八。”

“你大我一倍呀！”

“你嫌我老？”

“不，你成熟。”

“嫁我吗？”

“以后嫁。”

“现在呢？”

“现在和你谈恋爱。”

“好，恋爱，我们是恋人。”

“是恋人。”

“上床，咱俩在床上谈恋爱。”

“过几天吧，我……”

“啊，你亮红灯儿啦？”

“嗯。”

“我敢闯红灯。”

“去，谁让你闯？”

二人说着话儿，在床上滚作一团。

姬云为自己找到了归宿而欢喜。当晚，周彬把姬云带回家，并把房门的钥匙交到她手中，说：“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我只希望你待在家里，由我来养你。”

“不，我要工作。”

姬云倔犟地说。

“好，去工作。明天我就送你到我的一个分公司去上班。”

周彬不愿惹美人不快，从此就对姬云百依百顺。

周彬有了姬云这个恋人，自然冷落了达英妮。达英妮近来已看出周彬对她没了热情，心中猜测周彬一定是另有新欢了。不久，这一猜测就得到了证实。

这天，达英妮因工作上的事去找周彬，顺便笑问他：“周总近来又和谁好上了？”

“啊，没……没有啊。英妮，中午我请你吃饭。”

周彬被达英妮一问，不觉有些紧张，连忙向达英妮表示友好。达英妮见他举止失措，忍不住笑着对他说：“你别紧张，周总若是找到更好的女人，我看了也高兴。”

“英妮，你……别瞎猜，我……”

周彬在达英妮面前好似做了贼一般，十分认真地在为自己辩解。

“我都听人说了。”

“听谁说什么了？”

“我听分公司的人说你把我妹妹安排去做公关部主任。我哪有什么妹妹？那个人一定是很像我的。周总，对吗？”

达英妮微笑着问周彬，竟使周彬尴尬地不好回答了。他担心达英妮会醋意大发，和他吵闹。遂神秘秘拉着达英妮的手，悄声说：“一会咱俩分头走，到宾馆里我和你细说。”

“周总，不必了。我决定辞职。以后你不用介意我会吃醋，尽情和那个叫姬云的快活去吧。”

达英妮故做出幽怨的神情。她心里却正为有机会摆脱周彬而欢喜。前些天，她听到了风声，说有人向上级举报了周彬，她正怕周彬案发而受到牵连，已在暗中做好了准备，要和陆庸复婚，凭借手中有一百万元巨款，过安生日子，实现她的享乐计划。

“英妮，你别怪我……”

周彬似在哀求达英妮宽恕他见异思迁，中途易辙。

“周总，我明天就辞职。以后咱们都忘掉对方吧。”

达英妮在与周彬道别。

“你不必辞职嘛，你……”

“我不辞职只怕别人还要对咱俩说三道四，我一走，好多议论就会消失了，你这经理也会省不少心的。”

达英妮真的辞去公关部经理的职务。约了陆庸来商议复婚的事。

“孩子不能没有父亲，我们还是复婚吧。”

“我早盼着你们娘俩回来了。”

夫妻二人终于决定复婚了。

达济天、乔思丽对女儿复婚是全力支持的。达济天对女儿说：“你们复婚我们高兴。唉，好歹你们一家三口儿，都是原班人马。以后你们可别胡闹了，也让我们省些心。”

乔思丽也对女儿说：“陆庸虽然没啥能耐，但他毕竟是达尔基的爸爸。以后你们复婚，你可不许瞧不起人家。”

达英妮见父母都支持她和陆庸复婚，就做好了带孩子重回陆家的准备。

陆希诚和络佳听陆庸说要和达英妮复婚，却不像达济天和乔思丽一样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陆希成说：“你们复婚倒是好事，我只希望能把我孙子的姓儿改过来。”

络佳说：“孩子的姓不改过来，我怕丢人。”

陆庸听了父母的话，只好与达英妮商议，要将孩子的名儿改成陆达。

达英妮笑道：“名字叫什么不都一样，你爸你妈真是只想要面子。罢了，就给孩子改成姓陆吧。只不知姓陆能有多大好

处！”

于是，陆家大团圆了——达英妮带着孩子回来了。陆希成和络佳以及陆庸都不知达英妮手里有百万巨款，他们又为日后的生计犯起愁来。

陆希成对陆庸说：“英妮辞了职，也没了收入，不知你以后打算如何养家糊口？”

“爸爸，我的画室还在。以后我每天守在画室里给客人画像，足以养家糊口。”

陆庸打算脚踏实地地生活。

达英妮听到他父子的对话，忍不住冷笑道：“你们若担心养不了我们娘儿俩，我明天就再去找工作去。”

“英妮，你别多心。我是怕陆庸依旧不务正业，让你们娘儿俩受到委屈。”

陆希成连忙向儿媳解释。络佳在一旁也对达英妮说：“是呀，我们只怕陆庸再胡来。前段时间，他开酒店又开古玩店，已把你那三十万元钱赔得差不多了。以后你可得看着点他，别让他再去胡闹了。”

“你们也不用着急上火。现在钱没了，他也就没本钱再穷折腾了。以后就让他经营画室去。他若养不了我们娘儿俩，我再去找工作。”

达英妮始终不提她手中有钱的事。她已暗自打定主意，只把那些钱用于她自己的享乐上。

当晚，陆庸还想与达英妮议论画室的事，达英妮却冷冷地说：“以后你白天去画画，只要晚上侍候好我，我才不过问你的事。”

自此陆庸白天去画室赚钱，晚上尽力侍候达英妮。

头两天，达英妮在家里还待得住。几天后，她又感到生活

太单调，便把孩子交给刚刚退休的络佳看管，自己却走出家门，到歌舞厅里唱歌跳舞，寻求新的刺激去了。

陆庸正安心在画室里赚钱，忽听母亲说达英妮每天都不在家，不知出去干什么了。不觉心中生疑，遂质问妻子整天在外做什么。

达英妮只说是在家里待得厌烦，出去是想找份工作。本以为可以骗过陆庸。哪知次日她正在歌舞厅中与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人跳舞，却被刚刚到那里工作的小玉看到了。

小玉在陆庸开酒店时曾见过达英妮一面。前几天又到画室里去看过陆庸，知道他们已经复婚。此时，她正恨达英妮搂着客人跳舞抢了她的生意，就悄悄到画室向陆庸告密，说他媳妇每天都泡在舞厅里，陪一个中年男人跳舞。

陆庸闻说，也不多言，就随小玉直奔那家歌舞厅。正看到达英妮和那位中年汉子搂得紧紧地昏暗的灯光下跳舞。陆庸一气之下，直冲到舞池中，一伸手就将毫无防备的达英妮拎了起来，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每天都鬼混在这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

“你放开我！你看不惯我到这里来，咱们还可以离婚！”

达英妮并没现出惧色，反倒怒目横眉地对陆庸叫了起来。陆庸一时气得急了，竟抬手打了她两个耳光，骂道：“好，咱们离婚！”

遂转身离开了歌舞厅。

达英妮被丈夫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耳光，只觉得没了颜面，也捂着脸跑出舞厅。她回到家既不对络佳说话，也不理先一步到家的陆庸，抱着儿子就出门扬长而去了。

“妈的，离婚！这个婊子，我死也不要她了。”

陆庸对惊愕得做声不得的母亲骂着达英妮，叫着要离婚。

“唉，你们又怎么了？真是不让我过一天省心的日子。”

络佳叹息着，坐到了床上。

“她整天泡在舞厅里……”

陆庸怒气未息，正要骂下去。忽见达英妮抱着孩子在外面开了门，对他厉声叫道：“陆庸，咱俩马上办理离婚手续去。”

“办就办。”

陆庸正在气头上，急忙拿了户口、身份证等办离婚手续所需的证件，就随达英妮又一次办了离婚手续。

络佳气得浑身发抖，却说不清是跟儿子生气还是跟儿媳生气。

“你这是怎么了？孙子呢？”

陆希成回到家见陆达不在家里，络佳又抖做一团，连忙向络佳询问。

“他俩又离婚了。”

络佳见到丈夫，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离就离吧，他们在一起也没好！”

陆希成进门时看到妻子的神态，已猜出必是儿子和儿媳又闹矛盾了。所以听络佳说他们又离婚了，并不吃惊，只不以为然地劝着妻子。

“唉，现在这年轻人啊！也不知是怎么了，说离婚就离婚，也不想孩子！”

陆希成听出络佳是舍不得孙子，又劝她说：“咱孙子到了老达家也吃不着苦、受不着罪，你何苦操这份心呢？”

“我倒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唉，养个儿子不争气，真让人操心呢。”

络佳正叹息着，陆庸醉醺醺地回到家，进门就对络佳叫嚷道：“妈，这回好了。我又离婚了，他妈的，明天我要再……”

娶王母娘娘回家……来，不娶……姐己了。”

“畜生！你他妈还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

陆希成的厉声怒骂，使陆庸清醒了些。他愣了片刻，又说：“爸爸，我娶了个婊子。妈的，娶错了。以后再娶媳妇……不要……婊子了！”

“你咋醉成这样啊？快上床睡觉去。”

络佳看着儿子，又心疼了起来，连忙把他扶回他的房间，让他睡下了。

次日，陆庸醒来了，见父母都不在家，即匆忙地洗漱了一下，就急急赶到画室去开门营业。他通过与达英妮的两次离婚，已经认识到：男人若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是很难获得女人尊重的。在家庭中，如果男人得不到妻子的尊重，这个家庭就休想稳定。

“我若不干成一番事业，决不再娶妻子。”

陆庸狠下心来，要做成一番事业，他以为如今男人在事业上的成就主要是以金钱做标志的。只要赚到很多的钱，才可以证明自己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

“赚钱！一点点地积攒，我要积腋成裘，攒下一百万元钱！”

陆庸树立了雄心壮志，并要为这个宏伟的志向而奋斗。

画像，每幅二十元钱，由于陆庸善于画女人，他在画室里每天都能接待四五位顾客。

“每天赚八十，十天八百，一百天八千，一千天八万……太漫长了！”

陆庸盘算着赚一百万元钱所需要的时间，不禁有些信心不足，只觉得自己做的生意只有蝇头微利。

“陆庸，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

小红突然推开门进来。她的叫声打断了陆庸的思绪。

“什么事？说吧。”

陆庸无精打采地应酬着小红。

“我把酒店和古艺斋都兑出去了，现在江月明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这兑出来的钱就都是我的，我想用这笔钱投资做一个很好的赚钱生意，但你得帮我。”

小红眉飞色舞地说着，仍没唤起陆庸的兴趣，他只随口问了一句：“什么生意？”

“我想开一个洗浴中心，名字叫‘女神浴’，只供女人洗浴。不接待男性客人。”

小红兴致勃勃地说着她的构想。

“女人洗浴！你找我帮你做什么？”

“你的作用可大了！只看你帮不帮我。”

“让我去给女人搓澡还是给女人按摩？”

“嘿嘿，你猜的还真贴边儿。”

“贴边！你真想让我给女人搓澡怎的？”

“不是搓澡，是坐台。”

小红是想开一个带色情服务的洗浴中心。陆庸见小红十分认真，便有些兴奋了，忙问：“我坐台？现在还有女客人找男人按摩的？”

“呸！按摩叫坐台吗？”

“难道女人也有嫖的？”

陆庸惊奇地看着小红，似对小红想要他帮忙的事不理解。

小红遂向陆庸详细地说明了要开“女神浴”的动机和可行性。

原来，小红兑出了酒店和古艺斋后，手里有了二十余万元钱，小玉等就劝她开“女神浴”。说是现在社会上有好些有钱

而时髦的女人，她们或是公司经理，或是贵妇人，最需要有一个供她们休闲和取乐的去处。如果现在能为这种女人开一个带异性服务的洗浴中心，一定会赚钱的。

小红问小玉女人是否真有需要异性服务的，小玉肯定地答道：“不仅有，还很多。而且她们找‘鸭子’，每次最少要付三千元。只怕你开的洗浴中心里没好‘鸭’。”

“什么叫‘鸭子’？”

小红不解地问。

“男妓叫‘鸭子’，妓女叫‘鸡’。这都是圈里人的叫法。”

小玉的回答使小红明白了开“女神浴”的关键在于寻到上乘的男妓。但她还不理解女人找男妓为何每次要付几千元钱。遂问小玉：“女人找‘鸭’，为啥要付几千元钱？现在你们每出台一次才二百元钱，为啥男妓的价要那样高？”

“这你还想不明白？男人每天只能做一次，女人可以随时做，男妓的出台费自然要高。况且，来找‘鸭子’的女人多是极难侍候的。你若是弄来的‘鸭子’功夫不行，别说人家不付钱，弄不好还得骂你呢。”

小玉似乎是十分熟知关于女人嫖男妓的规矩的。小红听了她的话后，有些为难地叹息道：“若是这些女人难侍候，我可不去惹麻烦了。”

“唉，你若能把陆老板请出来，他的功夫一定是行的。只要他肯帮你，就没有不赚钱的道理。”

小玉说得十分肯定，又使小红动了心。遂又问小玉：“开个只供女人洗浴的浴池，要多少钱？”

“开个一般规模的，有十六七万元钱就够了。”

小玉的话终于说得小红下了决心，首先来找陆庸，寻求他

的帮助。

陆庸闻听小红要他去做“鸭”，每次出台小红收一千，他可收入两千元，不禁动心，对小红说：“我只怕你没本事把这生意办起来。若你能开起‘女神浴’，我一定全力帮你，有钱可赚的勾当，我哪有不干的道理？”

小红见陆庸应允出来做“鸭”，便找到小玉等四处联络，终于兑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浴池，挂起了“女神浴”的招牌，开始做起赚大钱的生意。

开业第一天，前来洗浴的女宾无人提出特殊要求，陆庸在包房里闲得难受，不时走到前厅去问有没有人需要他的服务。

小红只安慰他，劝他休息。陆庸担心地叹息：“只怕是女宾没人出来找男人。女人若想找男人，也用不着花几千元钱，随便找哪个男人都会和她快活，你们张罗的这生意一定是胡闹的。”

小红和小玉却不服气地说：“你哪知道有钱女人的心？你且耐心等待，只怕到时你应酬不过来。”

陆庸见她二人十分自信，只好半信半疑地又回到包房内，枯等需要异性服务的女客人。

第二天，陆庸已对做“鸭”的事失望了。中午已过，他正打算收拾东西回到自己的画店去。忽见小玉笑着带了一个四十余岁的女人走进他住的包房，对他说：“这位王姐是大能人儿，她谈生意谈得厌倦了，特意来咱家休息，你可得好好陪陪呀。”

“你就是小玉说的好汉？”

王姐看着陆庸，似对他并不十分中意。小玉忙解释说：“王姐，你可别看走眼了。这个男人若侍候的不能让你舒服，我给您免单。”

“好。你去吧，我倒要看看这个‘鸭儿’的好处。”

王姐说着，打发小玉出了包房。

陆庸第一次迎接客人，虽有些紧张，但对自己的床上功夫却是十分自信的。他看着王姐，微笑着走到她身边，讨好地说：“王姐，一看您就是个有福气的人，来，‘小鸭儿’先给你按摩按摩吧。”

“好啊，我要看看你的本事。”

王姐说着，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

“来，王姐……”

陆庸在模仿妓女的腔调和做派，过去把王姐抱了起来，轻轻地放到床上。

“王姐，你保养得真好。”

陆庸奉承着王姐，便为她脱去睡衣，开始在她胸前按摩起来。

陆庸与王姐说笑着，正在按摩的手已摸到了她的小腹。

“给我吻吻。”

陆庸听到王姐发出的指令，不由得一惊，心里说：“妈的，我在嫖小姐的时候常让小姐吻，如今她竟像我待小姐一样驱使我！唉，为了赚钱，我只当是吻钱了。”

为了钱，陆庸哪里还顾忌许多？只好低下头去……

王姐被陆庸吻得兴奋起来。她像皇帝召来嫔妃一样，既柔和又威严地吩咐着为她服务的“鸭”。

陆庸此刻心里充满了屈辱，一种受奴役的感觉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听到王姐吩咐，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欲望，他要把屈辱在王姐身上得到发泄。

“王姐，你真丰满。你真有女人味儿。”

“别啰嗦，老娘看看你有没有男人味儿。今天你若侍候好

了老娘，老娘赏你；若是不能让老娘快活，以后……”

王姐还在唠叨，陆庸已不耐烦起来，立即跃上床去，奋起神威……

王姐愉快地叫着，不时向陆庸提出要求。陆庸一心发泄内心的屈辱，竟像一头愤怒的雄狮，咆哮着，恨不得一口把王姐吞进肚里，张牙舞爪地在王姐身上施展淫威。

“你这个鸭儿真行，老娘可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王姐并没有屈服，真让陆庸感到自己碰到了难以应付的对手。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人！今天我豁出去了……”

陆庸决不肯在床上敌不住王姐，再让她嘲笑和挖苦。

王姐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妈的，这婆娘花了钱，一定要折腾得我起不来床才甘休。”

陆庸感到王姐居心不善，只好使出与达英妮练的采战技法，与王姐这个放荡的女人小心应战，惟恐一时大意泄了元阳，败下阵去。

“啊！好，真爽快，小兄弟，我以后会常来捧你场。”

王姐的心似被融化了，她不再自称老娘了，开始把陆庸当成了兄弟。

王姐终于被陆庸征服了，她瘫倒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王姐……”

“让我歇一会儿……你真是好样的，明天姐带几个朋友来给你。”

“多谢王姐，来，小弟给你按摩。”

陆庸拿出了妓女待嫖客的柔情，尽力讨好着王姐。

王姐稍稍休息了一下，又对陆庸提出了要求。

“来！王姐。”

陆庸虽然已感到疲劳，但他知道，他的元阳不被王姐采去，王姐是不会放过他的。只好再次上阵。

“你出汗了，姐舍不得再……。”

王姐看着陆庸，见他已大汗淋漓，才心满意足地鸣锣收兵。

陆庸萎靡地倒在了床上……

小红送走了王姐，拿着两千元钱走到陆庸身边，笑道：“这钱赚得容易吧！一会儿还能不能再做一个活儿了？”

“真要命啊！这女人太难侍候。一会若有活儿，我就得吃药了。”

陆庸躺在床上，疲惫不堪地数了一下小红交到他手中的钱。

“你可想好，若是不怕累，我再给你安排一次。”

小红以老板的口气对陆庸说话间，心里却在暗笑陆庸得了两千元钱脸上就现出了满意的神情，因为她收下了四千元钱，并没有把王姐特意赏给陆庸的一千元交给他。

“再安排一个吧，以后我每天给你做俩活儿。”

陆庸看着手中的两千元钱，心里又产生了对钱的欲望。

“那你吃点药吧，我这就下去让小玉给你安排。”

小红在“女神浴”里，只留下了小玉一人做前台服务员。另将小雪、小菲、小荷三人打发出去招揽有意出来寻欢作乐的阔女人。此刻小荷已带了一名三十余岁的胖肥女人进了浴区。小红只怕陆庸不敢应承再次出台。因见陆庸见钱眼开，不由得欢喜，忙吩咐他吃些春药，准备再次上阵。

陆庸从床上爬起，把两千元钱收到自己的衣柜内，顺便在

衣柜里取出了事先预备下的春药，扔进嘴里两粒。他锁好柜门，边哼着流行歌曲，边向床上倒下。心里又在想即将到手的那两千元钱。

半个小时后，小玉带着那位肥胖女人走进陆庸住的包房。陆庸连忙从床上跃起，尽力表现出精力充沛和身体强健，对小玉笑问道：“这位姐姐怎么称呼？”

“这位是白姐姐，你可得用心侍候呀。”

小玉说着，就要退出包房。那位被称做白姐的胖女人却对她现出了不满意的神情，问道：“就是他呀？我看他这身板儿……”

“白姐，你放心，他若侍候不好您，我给你买单……”

小玉解释罢，即微笑着退出了包房。

“白姐，你是怕我……唉，一会儿你试试看。”

陆庸已感到春药在体内发挥了作用，一种强烈的冲动使他在白姐面前充满了自信。

“你太单薄了，我怕你……”

白姐围着陆庸转了一圈儿，打量着他的身材。

“妈的，看你胖得像头猪，还他妈挑剔我！唉，我若不是侍候的是钱，才不接待你呢！”

陆庸心里骂着，表面上还是对白姐笑道：“白姐，您一定是位女老板。我一看您就是有福的样儿。您不用担心我的身板儿，我若没有真本事，也不敢在这儿侍奉姐姐快乐。”

“好吧。看在你会说话的分儿上，就让你侍候侍候我吧。唉，我只怕你这身板儿……”

白姐说着，在陆庸的身上摸了一把。

“姐，我抱你上床。让小弟给你按摩按摩。”

陆庸已接待过王姐，对接待客人已有了些经验。他说着，

就去抱白姐。白姐“咯咯”地笑着，对陆庸说：“你若抱得动我，便算你是个男人。”

“白姐，你并不很胖。你这身上软软的，真让人喜欢。”

陆庸很吃力地把白姐抱到了床上，又挑着她喜欢听的话奉承她。

“你还行。姐看你还算乖巧，就拿出你的本事来放开胆子侍候姐吧。”

白姐躺倒在床上，已把睡衣丢到一边，一身白花花的嫩肉堆在床上，让人很难看出她有骨头。

“白姐，您可真是当代的杨贵妃呀！”

陆庸为白姐按摩，又有意恭维她。

“你小子倒像有些学问的。”

白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不会按摩，就吻吻姐吧。等你把姐姐的身体吻遍了，姐再试试你的本事。”

白姐和蔼地吩咐着为她服务的陆庸。

陆庸听到吩咐，只好伏到白姐身上从她的头部吻起……

“白姐，舒服吗？”

“舒服。”

白姐拍了拍陆庸，表示对他服务质量的肯定。

陆庸转过头来，说着话儿又吻住了白姐的嘴，并向他展示自己的本钱。

“哦……真没看出来，你的本钱这样大……啊！”

白姐兴奋地转动着玉颈，夸奖着陆庸……

陆庸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支撑着，仍不见白姐有尽兴的意思。他渐渐地减缓了冲击的频率。

陆庸力不从心了，想借喝水之机稍稍休息一下。哪知白姐

却不许。

陆庸忍着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咬着牙向白姐宣战。他要拚命击败这个一身肥肉却淫兴极高的放荡女人。

白姐满足了，在陆庸的扶持下，披上睡衣，扭着肥臀含笑离开了包房。

“我的天啊！累死我也。”

陆庸长吁一口气，瘫倒在床上。

这一天，陆庸赚了四千元钱。

“一天四千，十天四万！一百天就是四十万！妈的，我就是死，也要拚他一百天。”

为了钱，陆庸决定不惜一死，也要赚到四十万元。

“鸭子，来，这是红老板赏你的。”

小玉端着一碗红烧肉，一碗龟汤受小红之命前来赏赐为“女神浴”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只是小玉竟把功臣叫做鸭子，使得功臣陆庸在接受赏赐时品到了一种充满污辱的味道。

陆庸已不介意任何羞辱了。他在两番出征鏖战过后，只感到肌体空虚，仿佛骨髓已被人抽干了一样，急需补充能量。

“唉，味道真美。”

饥饿使陆庸顾不得品味，他狼吞虎咽地把一碗红烧肉吃光，又一仰脖，把一碗滋补汤喝下，才随口赞美了一句龟汤的滋味鲜美。

“还要吗？”

小红亲自过来慰问功臣了。她惟恐陆庸营养跟不上，使体力得不到恢复，耽误了明天出台。

“够了。小红，你可得打点好公安局呀！我现在真担心让警察抓住。”

陆庸认真地劝小红做这种生意一定要小心。

“唉，你就放心吧。咱开的店只接待女宾，店内只有你一个男人，公安局的人就是来检查，我只说你是我男朋友，谁敢把咱们怎样！”

小红十分自信地对陆庸说罢，又拿出了老板的架势，一扭头就回到自己住的包房里休息去了。

陆庸饱餐了一顿，也顾不得去洗澡，就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络佳和陆希成自从听陆庸说要与朋友去做一笔生意后，一连几天不见他回家，还以为他真是在与什么人一道忙着经营什么生意，并不曾想到儿子竟去做男妓。

这天，陆庸应付了两位比较容易应付的客人，又收下了小红交与他的四千元钱。他翻看着自己衣柜中已存下的许多钱，暗想我已有十四五天没有回家，今天正好不能再出台了，何不回家一趟，顺便把钱带回去，也让我妈欢喜！

于是，陆庸收拾了一下，就回家去看望父母。

陆希成和络佳见儿子消瘦了许多，便关心地问他连日来在做什么，如何消瘦得这般厉害。

陆庸只说是在外面与朋友贩卖商品，吃了些辛苦，自然要消瘦些，他因恐父母再追问，就将六万元钱交给了络佳，说：“妈，这些钱是我这次赚的，你收起来。明天我还得出门儿，你们不用惦记我。”

说罢，就回到自己房间里睡觉去了。

陆希成和络佳见到儿子拿回来钱，便对他在外做生意的事不再怀疑。

次日，陆庸回到“女神浴”，小红好似见到了救星一样，对他说：“天老爷，你可回来了，人家王姐给你带了两位朋友

来，正等着你呢！

“一次带了两位！我的天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陆庸已感到身体有些吃不消了，闻听王姐又带了两个女人来，不禁面现难色。

“怕钱咬手怎的？”

小红故意用钱来吊陆庸的胃口，陆庸一想到钱果然又来了精神，二话没说就跑着去更衣洗漱，准备出台。

不多时，陆庸已洗漱完毕，特意在腋下喷了些香水儿，对小玉说：“带我去会客人吧。”

小玉应了，即把陆庸带进包房。

包房内，王姐正在两位与她年龄相差无几的女人在吸烟聊天儿，见小玉带陆庸进来，齐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王姐不用小玉介绍，即对同来的两位伙伴说：“你们别看这位小兄弟身材单薄，活儿却是极棒的。今天你们姐俩谁先享用他，你们商量，我就不在这里妨碍你们了。”

王姐说罢，带着小玉笑着走出了包房。

“两位姐姐，你们是要我一齐侍候，还是一个一个地侍候呢？”

陆庸做“鸭”已十分成熟了。他对客人再无拘谨和羞涩的感觉。

“啊，这位是你李姐。我姓安，你就叫我安姐好了。听王姐说你本事不错，今天我们姐俩是慕名而来。你可得好好侍候侍候我们。我可是真正的玩家，你若侍候得我们开心，以后我们把你包下也是可能的。”

安姐说着，与李姐相对而笑，又打量起陆庸。

“安姐、李姐，咱们一回生两回熟，小弟的本事不敢说很好，但总可以比得上西门庆。不知能不能让你们开心，小弟只

能尽力而为，结果由两位姐姐说。”

陆庸谦虚地与安姐、李姐应酬着。

“李姐，你先来。”

安姐不容分说地把李姐推到陆庸怀中，她自走出了包房

……

陆庸今天着实辛苦。他侍候完了李姐又侍奉安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这两位半老徐娘打发得满意离去了。偏偏王姐又来了兴致，非要与陆庸同床而眠不可。陆庸因王姐是老主顾，不能推辞，只好应允。

这一宿，王姐把陆庸折腾得彻夜难眠，直到天明时，王姐心满意足地离去，陆庸才得以安睡。

中午时分，小红亲自把酒饭送进包房，唤陆庸起来用餐。陆庸只觉得头昏脑胀，食欲全无，对小红说：“你让我睡一天吧，今天不接待客人了。”

“你嫌钱多了怎的？”

“钱再多也不能赚了。今天我若再出台，只怕要累死在床上。”

“你别装熊。今天我给你买了从美国带回来的春药，据说特好用的。你一会儿吃下两粒，白姐来过电话，说一会儿就来找你。”

陆庸见小红一片热心，又想到可以赚上几千元钱，就勉强答应了。他吃了饭，又沉沉睡去。

小红走到前台，悄悄对小玉说：“陆庸只怕挺不了多久了。你还能不能再找到合适的男人？”

“我接触过的男人没有哪一个能赶上他，红姐，你若看他身体吃不消，就让他歇两天吧。万一真把他累坏了，以后就断了财路了。”

小玉的话使小红不得不思考“女神浴”的长久之计。于是，她悄悄叮嘱小玉，在白姐到时和她说明今天陆庸不能上台，请她改日再来。

于是，陆庸得以安眠一天一宿，使精力得到了恢复，又摩拳擦掌地盼着主顾上门来。

小红见陆庸恢复了体力，又悄悄给白姐、李姐等打了电话，约她们前来快活。

陆庸见浴池内一时没有客人，正在着急，忽听小红说达英妮来了，问他敢不敢接待前妻，陆庸一听达英妮来这种场合寻欢作乐，心中不禁骂道：“这个淫妇必是手里有了钱，也来这里寻找刺激。若让他知道我做这种营生，岂不让她笑话？”

遂悄悄叮嘱小红，千万不可让达英妮知道他在这里做“鸭”。

达英妮在“女神浴”中看到小红，也觉尴尬，便想找托辞离去，小玉却迎上来对她说：“达姐，你就在这里玩玩呗，咱女人在世界上混出了名堂，怎就不能像男人一样找些乐子快活？”

达英妮正要问“女神浴”中有什么特殊的服务，如何能让客人开心，小红正从陆庸的包房里出来，连忙对她陪着笑脸儿说：“达姐，我们这里只有洗浴和按摩，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如达姐嫌我这里不够档次，就别在我这儿破费了。”

“哼！我听人说你家有鸭子，我只是想来看看鸭子什么样。你若如此说，我只好告辞了。”

达英妮说罢，失望地走出了“女神浴”。

陆庸被达英妮的光临吓出了一身冷汗，见她走了，方才放下心来，对小红等说：“这个淫妇真他妈会摆谱儿，也不知她现在有多少钱，竟然敢来嫖男人！”

“唉，现在女人有钱的，多数是两种人：一种是做‘鸡’从良的，另一种是生就漂亮脸蛋儿，能迷住大公司老板的。达英妮生得这样漂亮，手中怎能没钱？”

“真他妈见鬼，女人靠出卖姿色才有了钱，为啥有了钱又来嫖男人？”

陆庸自己虽然做“鸭”，却一直没有与那些来嫖他的阔女人探讨她们来寻欢作乐是出于什么样一种心理。

“哼！靠侍奉男人赚钱是要低三下四讨好男人；现在花钱来让你侍奉，人家是上帝，你要低三下四向她们赔笑脸，这是两种感觉，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若有了钱，我也去寻乐子。”

小玉的话，说得陆庸不住点头。暗想我现在和妓女一样，任凭人家折腾来折腾去，哪里还有人的尊严？且等我赚些钱以后，一定不再干这勾当。

陆庸正与小玉、小红等说着闲话，李姐已笑吟吟地走进“女神浴”。

“李姐，我可想你了。哎呀，你可来了！”

陆庸与李姐寒暄着，忙过去搂住她，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好，小兄弟啊，你今天有没有劲呀？”

李姐淫笑着问。

“没问题！我一定好好侍候侍候你。快去洗澡吧，我在包房里等你。”

陆庸说着，自回包房把小红给他的春药吃下两粒，只等李姐洗浴过后，前来找他。

谁知，李姐正在洗澡，白姐也赶来了。这两个女人都说要找陆庸，竟当着小红的面儿争执了起来。

小红劝道：“两位姐姐别争，若我看谁先谁后都没什么

的。陆庸每天可以做两个活儿，我保证今天再不接待其他客人了。你们看怎样？”

“那也要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先来的，自然是我得先。”

李姐仍不让步。

“反正是红老板你约我来的，你若不让我，我以后就不来了。”

小红在白姐和李姐之间，无可奈何地叹道：“两位姐呀，我这里只有一个‘鸭’，你们这样争，可让我如何是好？”

李姐被白姐气得忍不住怒气，竟一言不发，穿上了衣服，不顾小红等劝解，出门扬长而去了。

“我让你快活！我让你臭美！有你好戏看……”

李姐出了“女神浴”的大门就骂了起来。她心中只想要报复白姐，竟掏出了手机，给公安分局打了电话，举报“女神浴”里养男妓。

白姐哪知李姐如此恶毒？她与李姐争了好久，才争到可以先与陆庸快活的机会，岂能不与陆庸尽情快乐？

陆庸并不知李姐负气离去，以为是她二人商议好的，让白姐先来，李姐正在等着他们。所以拿出了全部精神与白姐一同脱得一丝不挂，在床上翻滚了起来。

正当陆、白二人疯狂地交欢，公安局的刑警突然闯进了“女神浴”。他们迅速地把小红、小玉拘住，没给她们留下向包房内发出信号的机会，就迅速闯进包房，把陆庸和白姐当场擒住。

“走，跟我们走吧。”

公安刑警抓到了证据，不容分说就把小玉、小红和陆庸、白姐等带到了市公安局……

“女神浴”中抓到了男妓和女嫖客，这件事很快就在市内

传开了。

达英妮听到消息后，不免暗自庆幸那天没有在小红的店里洗浴和做荒唐勾当。

这段时间里，达英妮正与在歌舞厅里结识的沈有源打得火热。那天沈有源因为有事没有陪她，她竟跑到“女神浴”去寻快乐，若不是陆庸不愿让她发现做“鸭”的丑事，打发小红把她劝走，达英妮也会卷进陆庸和白姐的卖淫案中去。

此时，达英妮正与沈有源在宾馆里作乐。沈有源是一家个体公司的老板，据说有几百万元的资产。他前不久离了婚，恰巧在舞厅里结识了达英妮，就想娶达英妮为妻，曾暗自说：“达英妮这样美的女人天下无双，我若娶了她，也不枉活一世！”

达英妮也看中了沈有源的仪表。这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生得虎背熊腰，身材魁梧、高大，已使达英妮动心，况且他又天生的一脸豪气，浓眉大眼下鼻直口方，说话时瓮声瓮气的，举止大方，从不忸怩，对达英妮又舍得花钱，显得慷慨豪爽，更让达英妮对他相见恨晚。

今天，他二人相约在宾馆里快活，顺便要谈论婚嫁的事。

沈有源刚刚与达英妮结束了床上的交流，又开始与她交流日后的打算，问道：“英妮，只要你嫁给我，我就把家里的全部财权都交给你。咱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我在外面赚钱，你在家花钱安排生活。你说好吗？”

“我有儿子，你也有儿子，我只怕……”

达英妮担心他们婚后会由于孩子而发生冲突。

“这好办。我儿子交给我妈带，你儿子交给你妈带。我给每个孩子五十万元钱，保证他们生活得好，不就行了吗？”

沈有源胸有成竹地说。

“你若以为合适，就这么办吧。”

达英妮看出了沈有源虑事周全，从心里对这个男人十分信赖。她说着，把俏脸儿埋进了沈有源的怀里，沈有源体会着，她独特的温柔和娇媚，不禁心花怒放，开怀大笑起来。

次日，沈有源与达英妮就开始为结婚而奔忙。达英妮先对父母说了要再嫁的事，又把沈有源带回家让父母相看，征得了乔思丽和达济天的同意，沈有源也对父母说要再娶，并把达英妮带去见父母，其父母见达英妮天生丽质，也以为儿子有福气，能娶上这样一位神仙般的人物。

于是，达英妮又一次披上婚纱，嫁给了沈有源。

说来也怪。自从达英妮再嫁，她的儿子达尔基便不时抽搐，有时严重时，会抽搐得口吐白沫儿。乔思丽和达济天知道孩子抽搐是脑部所受外伤没有完全治愈，只好叫回达英妮，一同带着达尔基去医院就诊。

“通知陆家吧，孩子有病，不能不告诉他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呀。”

达济天吩咐达英妮立即和陆家取得联系。可是，达英妮一连打了几次电话，陆家总是没人接。

“怪事！他们三个人都干什么去了呢？”

达英妮预感到陆家可能是出了什么事儿。乔思丽也觉得陆家没人有些奇怪，就对达英妮说：“你去他们家看看吧，我怀疑是他家的电话出了问题。”

“我去一趟。”

达英妮趁儿子达尔基病情没有发作，正在熟睡之机赶到陆家。她一连敲了三次房门，屋内都无声息，正要写下留言条离去，只听楼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这声音在达英妮听来十分耳熟。她判断出一定是络佳回来

了，遂引颈向楼梯下张望。

“英妮来了。唉，孩子怎样？”

络佳转上楼来，见到达英妮，带着一脸愁容问候了一句。

“家里出了什么事？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达英妮看到络佳神情沮丧、关切地询问。

“唉，陆庸闹出了事儿，他爸爸被气得住院了……”

“陆庸又出了什么事？”

“丢人啊，快进屋里说去吧。”

络佳开了门，把达英妮让到屋里，流着泪说：“陆庸在外面胡闹，让公安局给抓起来了。让我和他爸爸去接他出来……”

络佳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说不下去。达英妮猜测着陆庸被公安局抓去的原因，这些天她听人传说“女神浴”里那名“鸭子”的身材和长相十分像陆庸，就问络佳：“陆庸被抓是不是和‘女神浴’有关？”

“唉！丢人啊！”

络佳默认了。

“他现在出来没有？”

“出来了。可能是没脸见我们，也不知他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唉，真让我操心啊。我现在要到医院里侍候半身不遂的病人；陆庸又在外边生死不知，下落不明……”

络佳述说着她的难处。达英妮同情地劝慰着她说：“你也别着急上火，陆庸没脸见你们，一定是在外面另闯生路去了。我现在也不能帮你照顾病人，小老虎他也正在住院。唉，我得回去了。”

“孩子又怎么了？你快告诉我。”

“小老虎因头部外伤，现在经常抽风儿。”

“你别再为他操心了，家里之事已经让你……”

达英妮也掉下了眼泪，不忍再看到络佳痛苦的神情，遂起身要离开陆家。

正在这时，两名公安刑警来敲开了陆家大门，拿着一张死人的照片让络佳辨认。络佳一看，不由得大叫了一声：“他死了！”

原来陆庸被络佳从公安局领出来后，听说父亲因听到他做了丢人的事而住进了医院，心中羞愧交加，便对络佳谎称在看守所里待了两天，身上不舒服，要去洗澡，就与络佳分了手。他没脸见父母，更没脸去见儿子和达英妮，只觉得自己像一只蛆虫，到哪里都会让人唾弃。

于是，陆庸对生活绝望了。他走了极端，在市郊的一片树林里上吊自尽。

达英妮与那两名刑警见络佳叫了一声就昏死了过去，急忙呼叫了一阵，把她唤醒。

络佳像疯了一样，扑到一名警察的身上，抓住他的制服，叫道：“你们还我儿子！都是你们逼得他没路可走……”

络佳叫着，一口气没上来，又昏倒了。

“快送她去医院吧，她现在……”

达英妮冷静地在向那两名警察提出建议。

“你是她家什么人？”

一名警察问达英妮。

“别问了，快送她去医院。”

达英妮流着泪，心里也不知是为陆庸的死而伤心还是为络佳的昏迷而难过。

警察们看着面色苍白的络佳，又连忙呼叫抢救了一阵，不见她醒来，只好迅速把她架起来，一名警察把她背在身上，

和达英妮一同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抢救。

“我的儿子呀！他一定是自以为没了活路了，才寻了短见！天啊……”

络佳被救醒过来，只是痛哭，叨咕着儿子的死因。

“哈哈，我儿子成神仙了。我也成神仙了。哈哈，谁这么好心？让我和我儿子都成了神仙！”

络佳可能是疯了。医生连忙为她注射了镇静剂，她才睡着了……

达英妮哀伤地回到儿童医院，乔思丽见女儿两眼已哭得红肿了，吃惊地问：“陆家发生了什么事？”

“陆庸死了，他妈疯了，他爸爸半身不遂……”

达英妮讲述了陆家的不幸，又掉下了眼泪。

“天啊，怎么会这样？”

乔思丽叹息不止。

“陆庸不走正道啊！唉，为了钱，不择手段，结果害得好一个家家破人亡！”

达济天也叹息着。

沈有源一直在一边听着达英妮向父母讲述陆家的事，这时也叹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陆庸只想赚钱，竟去做了那种事！这正是所谓爱财取之无道了。唉，如今他陆家真让人揪心啊。”

众人正议论着陆家的事，只见达尔基又抽搐了起来。

“快叫医生。”

乔思丽叫着，急忙过去把外孙儿抱起，流着泪，拍着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孩子，都是姥姥不好，让你……”

医生和护士赶来，乔思丽忙把外孙儿放到床上，泣道：“医生，快看看吧，他又抽上了。”

“这孩子……”

医生看着达尔基，脸上现出了怜惜的神情，欲言又止。

达英妮看出医生神情有异，忍不住问：“医生，我儿子的病是不是很重？”

“这小家伙……”

医生惋惜地叹息了一声，看了看达家人，又不忍心说出他要说的话。

“是不是他现在有危险？”

达济天看着医生，也忍不住追问。

“现在看这孩子是很危险。方才我看他的‘CT’片儿，右脑有肿块儿，按理说还得动手术，但这小家伙太小，我怕他……”

医生总算说出了达尔基的病情。

达英妮、乔思丽听了医生的话，都哭得泪人儿似的。达济天和沈有源只在劝着她母女。“尔基，小老虎儿！医生，快救救他吧。”

这时，达尔基抽搐得越发重了。他口吐白沫儿，翻着白眼儿。吓得乔思丽和达英妮连声呼叫。

“输氧！”

医生说着，命令护士把输管儿为达尔基插入鼻中。

达尔基幼小的生命在死神的唇边游荡。氧气在他体内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终于，他停止了抽搐，静静地躺在床上，气息全无——死神已把他吞噬了。

“我的儿子！天啊，我……”

达英妮痛失爱子，昏死过去。

“小老虎！我的外孙啊，你好狠心，让姥姥……”

乔思丽悲伤得背过气去，倒在了床上。

“外孙儿！我的小老虎，你好可怜啊。”

达济天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口里叹息着，忙过去救护女儿。

医生、护士抢救不回达尔基的生命，此刻只好抢救达英妮和乔思丽。

不多时，乔思丽、达英妮母女二人相继醒来。悲伤和痛苦的气氛弥漫了整个病房。达济天不忍再看着妻女瞧着小老虎的尸体悲恸欲绝地痛哭。他强忍住悲情，挥手示意护士把小老虎的尸体移走。

“我的儿子！我也不活了……”

达英妮哀嚎着，要扑向儿子的尸体。沈有源忙把她抱住，劝她说：“英妮，冷静些！听我的话，当心哭坏了身体。”

达济天见乔思丽哭得死去活来，也劝她说：“小老虎走了也算享福了，省得他留下后遗症儿，将来长大了让人歧视。我们都想开些吧。”

达家人无法改变失去小老虎的现实。他们想不开也得往开了想，只好正视这一残酷的现实。

一个月后，达英妮和父母基本上摆脱了悲伤的困扰，他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陆家的处境却不似达家，络佳先失爱子，又失孙儿，悲伤自不必说。眼下她恢复了理智，不敢把这一系列不幸对丈夫说，只把哀伤深埋在心里，每日都去医院照顾陆希成。

这天，陆希成的病情已稳定，正准备出院。就见达英妮带着礼物来看望他。络佳见到达英妮，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痛苦和悲伤，竟拉着她的手嚎啕大哭起来。

“妈，你别哭。看我爸着急上火，加重了病情。”

达英妮劝着络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这样悲伤，一定是有事瞒着我。是不是陆……”

陆希成看着络佳和达英妮的神情，心里已猜出陆庸可能是出现了意外。

“爸爸，你别胡思乱想。”

达英妮惟恐陆希成听到噩耗而危害他的健康，故意装出平和的神情劝他。

“英妮呀，你现在过得好吗？都是陆庸不是东西，害得你……”

陆希成已听说达英妮改嫁给了沈有源。此刻他见达英妮神情平和，只好把对儿子的关心暂时放下，十分礼貌地与达英妮聊起她的生活情况。

达英妮对陆希成简单地应付了几句，就对络佳说：“我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到南方去生活了。在这个城市里，让我伤心的事太多，我要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开始新的生活。今天我过来，一是看看爸的身体情况，二是来向你们辞行的。”

“你要走啊！唉，走吧，以后要好好生活，可别让你父母操心了。”

络佳叮嘱着达英妮，遂送她走出病房。

“唉，若是小老虎还在，我陆家也还有一点希望！如今……唉，也好！我们老两口也不用再为谁操心了！就混着日子等死吧。”

络佳叹息着，带着半身不遂的陆希成回到家里……

达英妮和沈有源离开这座城市前，在火车站意外碰到了周彬和姬云。出于礼貌，达英妮和周彬寒暄了一下，谁知他竟问：“听说陆庸当了鸭子，前不久自杀了。你现在和谁在一起

呢？”

周彬一提起陆庸，达英妮不禁反感，遂冷笑一声，把沈有源拉过来，对他说：“陆庸早已和我没关系了。这位沈有源先生是我丈夫。”

“噢，幸会，幸会。”

周彬礼貌地与沈有源握了握手，表示友好。

“这位就是周彬经理吧？我们以前打过交道。听说最近您遇到了点麻烦事儿，不知现在那件事平息了没有？”

沈有源似对周彬十分熟悉，他因周彬当着他的面儿提起陆庸，竟当着达英妮和姬云的面直接提到周彬被上级纪检机关调查的事。

周彬被沈有源问得十分尴尬，只好应道：“噢，是我公司里的办公室主任无中生有地说我贪占公款，得回扣，想整倒我，现在已平息了。唉，现在当领导可真不容易呀。”

“好，平息了就好。周经理现在是要出门儿还是送客人呢？”

沈有源无意间的一问，倒使周彬吃了一惊，现出了恐惧的神情，支支吾吾地应道：“哦，去出差，你们也出门儿呀？”

达英妮看着周彬，心里猜测他一定是带着姬云携款出逃的。遂不想再与他多言，急着与他分手，微笑着对他开玩笑说：“我们是到外地做生意的。你和姬云出门儿可得小心些。当心姬云的漂亮给你带来麻烦。再见了。”

说罢，急心拉着沈有源离开周彬和姬云。沈有源随达英妮走了十几步，就好奇地问：“你怎么不好好问问他那件麻烦事儿是如何平息的呢？我听人说周彬这家伙胆子很大。我想他的事儿一定小不了，不可能轻易平息下去。”

“傻子！你没看出来他和姬云一定是潜逃的。我们何苦再

和他纠缠？况且，他贪占的回扣中还有一部分给了我。”

达英妮一心和沈有源相爱，并不对他隐瞒任何事情。

“啊！还是你聪明。走，咱们检票上车。”

沈有源说着与达英妮向软卧候车室走去。

周彬与姬云听到候车室内的广播里传出播音员通知旅客开始检票的声音，即与姬云向检票口走，他二人真是携款出逃的。按周彬的习惯，他出门儿一定是乘飞机或软卧车，此刻他却不敢，惟恐有人在软卧车候车室或机场发现他的踪迹，只买了普通的卧铺票，混在嘈杂的人群中，与一般旅客一样检票上车。

原来，周彬自从达英妮离开公司后，正打算干些正经事，平息了公司内部对他的议论。谁知他在做正经事时，与一家大公司签定了一项金额巨大的合作协议。那家公司的总经理竟一次性给了他二百万元现金做回扣。

周彬明知受了对方贿赂，以后对方在执行协议时会使自己的公司蒙受损失。但他对着那整整一手提箱的巨款，又想到了还没有给姬云留下足够的钱来让她开心，就咬了咬牙，把那一箱钱提回了家。

姬云住在周彬家里，见到他带回一个皮箱，就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开玩笑地说：“是钱，过几天我带你远走高飞，过安宁的日子去。”

谁知周彬这句玩笑话在十几天竟成了现实。

他收到二百万元贿赂的第二天，上级就派下来了工作组，调查核实他挥霍公款和收受贿赂的事。

幸亏周彬平时处理公司账目时谨慎，工作组一连查了几天，也没查出什么严重问题，就准备回去复命。可是，最初举报周彬的杨凯却挺身而出，要和他当面对质一些问题。工作组

立即让周彬和举报人面对面地把一些问题说清。

周彬见举报他的人竟是杨凯，不禁心虚，强打精神与杨凯对质了一系列问题。直到昨天，杨凯终于拿出了杀手锏，把周彬签的几项协议摊开，指出那几项协议签得有问题，他一定是受了贿赂。

周彬心中暗恨杨凯欲置他于死地，嘴上却一口咬定决没收受一文好处。

工作组无奈，只好决定次日开始分别去与信达签协议的几家公司走访调查。

周彬心想那几家公司给了我回扣，一旦听说我被审查，说不好哪家会说出实情。万一这事真被查出来，我又没钱退赃，岂不得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于是，周彬连夜决定与姬云带上手中的二百万元巨款出走，到外地潜伏起来，安生过活。

姬云随周彬坐了一天的火车，终于到了他们要去的城市。

“我们找一家中档的宾馆住吧，以后咱们不可招摇过市了。唉，过这种日子真是提心吊胆啊。”

周彬此刻才体会到他与姬云并不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他自从出走那一刻起，就担心会遭到公安部门的通缉。

“你若真害怕，我们回去吧。我也担心你会……”

姬云与周彬逃了出来，也没有鸟儿出笼的感觉。她受到周彬情绪的影响，已对与周彬过快活日子信念动摇了。

“唉，走一步说一步。咱俩快活一日是一日吧。现在回去，我还会有好下场？”

周彬一想到回去的下场，又决定按既定方针，一意孤行到底。

“你可想好啊。你现在回去，只要工作组查不出真凭实

据，你还可以当经理。那时你再辞职，咱俩才活得安心。”

姬云在幻想工作组拿不到证据，她的话竟使周彬受到了启发。

“对呀！我且把钱存在外边，等着工作组调查结果出来……”

周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似绝处逢生一般，不再与姬云寻找宾馆了，径带着姬云找到了他的一个远房表姐家。把姬云和那箱钱留下，叮嘱姬云在表姐家安心等他回来，就连夜返回家里。

希图侥幸过关的周彬又出现在信达公司总经理的办公室里，故做沉稳地泡上茶，坐在老板椅上，跷起了二郎腿，拿起一张报纸来闲看。

杨凯昨天没见到周彬，只以为他是去向那几家公司通风报信去了。今日见他沉着地坐在办公室里，心中不免担忧，惟恐他在工作组可能发现的线索搞断。

“妈的，我若整不倒他，以后他必报复我！”

杨凯又动起了脑筋，极力回想可以置周彬于死地的往事。

“周彬太狡猾了！唉，都怪我下手太早，没能掌握什么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具体证据。但愿工作组能在那几家公司得到证据吧。”

杨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惶惶不安。不时走出去向周彬的办公室看上一眼。

“他倒沉得住气！”

杨凯看到周彬时而呷上一口茶，时而翻动报纸，显得悠闲自得，十分坦然。

周彬此刻真的很坦然了。他刚才忽然想到法律上有行贿与受贿同罪一说，知道哪家公司也不敢说向他行贿的事。不禁为

昨天惶恐出逃而感到后悔。但他又自我安慰地在心里暗说：“也好，让姬云带着钱在外地，即使有人到我家去查赃，我也不必担心。”

他想着昨天与姬云出逃时的狼狈相，心里只觉得好笑，竟笑出了声来。

杨凯恰好又向周彬办公室瞟了一眼，见他在得意地笑，更加不安起来，暗说：“这个人必是胸有成竹，自信工作组查不出他什么问题的。唉，我以后可如何在他手下做事！”

恐惧和忧虑搅得杨凯坐卧不安。他依旧在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如何能够找到周彬贪占的证据。

“宋云！对，周彬和宋云离了婚，宋云一定恨他因恋达英妮而把她抛弃。我何不去找宋云？她必知到周彬的罪行。”

杨凯想到这里，顿时兴奋了起来。他悄悄溜出公司，去找宋云。

宋云与周彬离婚后，很快就和一个同事谈起了恋爱。现在她正与男友在办公室里开着门说着闲话。忽见杨凯出现在门口，忙礼貌地请他到办公室里坐下。

杨凯因宋云与一个男人开着门说话，只以为那个男人是她的同事，遂毫不介意那个男人的存在，就对宋云说：“宋云，我今天来找你是想给你出出气。周彬那小子让我给举报了，现在只是证据不足。我想你一定恨他，想请你给我讲几件他腐败的事例……”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当初你对周彬毕恭毕敬，就像他养的一条狗一样，怎么一翻脸就回头咬他呀？你向我问他的罪行，我告诉你，他错就错在养了你这条狗。”

宋云因杨凯当着男友的面儿提起前夫周彬，又说周彬被他举报了，不禁对他生气，竟没好气地把他骂了一顿。

“你怎么出口伤人？你……你一定是得到了周彬的好处，到现在还护着他！你等着，周彬的事犯了，你也逃不掉干系。”

杨凯气急败坏地质问宋云。宋云听杨凯说出这一番话，更忍不住心头怒气，指他骂道：“你这只疯狗，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以后别让我看到你！”

“咱们走着瞧！”

杨凯被宋云骂得灰溜溜地逃走了。他咬牙切齿地恨宋云，但又奈何不得她。

对于整倒周彬，杨凯几乎彻底失望了。他气急败坏地在办公室里急速踱步，恰似一头被关在动物园铁笼中的夹着尾巴的狼。直到工作组的几个成员回来，他才急切地走出办公室，向组长询问调查的结果。

“以后你做事可要讲究实事求是呀。你说你这次……”

周彬在办公室里听到工作组组长和杨凯的对话，心里越发踏实了。他故做姿态地坐在老板椅上看报纸，并不去迎接工作组的人。

“周总，我们……”

“哦，你们回来了，调查结果怎样啊？”

当工作组的人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周彬才放下报纸，阴阳怪气地与他们打招呼。

“啊，我们核实过了。你并没有严重经济问题，以后希望周总在招待费和公出旅差费上注意节约，不要花销过大，在公司上下造成影响。现在我们就回去向领导汇报了，你还忙你公司里的正常业务吧。”

工作组组长与周彬交换了意见，就要率组员告辞。周彬忙拉住他，说：“请您回去转告领导，我请求辞职。我为了公司

的发展埋头苦干了一回，竟然有人陷害我，这工作我不干了。请你一定把我的这个请求转达上去。”

工作组组长笑着劝他说：“过去的事别提了，你要有这种度量。我们回去可以和领导反映一下你的情绪。再见。”

周彬送走了工作组成员，坐回老板椅上，又跷起了二郎腿，得意地笑了起来。

“经理，我……我错了。我对不起您对我的栽培……我现在……”

杨凯见工作组撤走了，只好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向周彬认错，想求得他的宽恕。可是，不待杨凯的话说完，周彬却打断了他的话，微笑着说：“杨主任啊，以后做事可得把心放正啊。算了吧，你先反省一下。你的办公室主任工作暂时交待给马副主任。待你反省好了，咱俩再谈你以后工作的事。你把马主任给我叫过来。”

“还是经理大人大量，我一定反省。”

杨凯明知周彬是撤了他的职，有意给他点颜色看。他当面又不敢说出，只好哑巴吃黄莲，自认倒霉，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去唤马副主任。

马副主任比杨凯小十岁，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听说周总经理相召，急忙赶去，向周彬请示道：“周总找我有何指示？”

“小马，你马上给我打一份免职令，一份任职令。免去杨凯办公室主任职务；任命马明新为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周彬派头十足地下了命令。马副主任听了一惊，忙说：“周总，我还年轻，这主任的职务我怕……”

“怕什么？你给我干。另外，你再以我的名义给局党组起草一份报告，请求任命马明新同志为总公司副总经理。”

周彬语气坚决，又要提拔马明新为副总经理。马明新受宠若惊，又要谦辞。周彬瞪了他一眼，又叹道：“唉，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只有我一个总经理，连个副手也没有，这怎么行？小马呀，你年轻，以后就多替我分担一些事务吧。”

马明新连声应诺，又向周彬道了谢意，就回去起草了几份文件，很快就拿回来请周彬签字。周彬提笔签下大名，又叮嘱马明新：“你马上去局里送报告，请局长批复，就说我要在明天的职工大会上宣布。”

马明新遂依命而去。周彬望着马明新的背影，得意地笑了笑，又抓起电话，直接向局长说要任命马明新为副总经理的事。局长正因派下工作组，使他受了委屈而不安。此时听了他的请求，立即应允，说：“马明新任副总的文件我马上让人事处打出来，一会小马到我这儿，就让他给你带回去。”

周彬处理完了总公司的人事变动之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便倚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马明新从局里回来，欢欢喜喜地敲了敲周总办公室的门。敲门声把周彬惊醒，忙叫了声：“请进。”

“周总，您这样提拔我，可让我咋感谢您呢？”

马明新进门就向周彬表示谢意。

“小马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让杨凯把我整伤心了。明天在大会上我要开除他。一会儿你再补一份文件：开除杨凯。”

周彬收下马明新带回来的文件，又与马明新说了些心腹话，才打发他去办未办的事。

次日，周彬按计划召开总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他先向全体人员说明了局里派工作组来查他经济问题的结果。然后脸色一变，庄重地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任免令和一项公司决定。

“一，免去杨凯办公室主任职务。

“二，任命马明新为办公室主任。

“总公司决定：开除杨凯，不追究他无中生有，陷害领导的责任。

“另外，我还要宣布一项局党组的任命，经局党组研究，决定任命马明新同志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在，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最后是一项我个人的决定。我决定立即辞去总经理职务。这是我的辞职报告，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交给马明新副总经理。我在这份报告中已推荐马明新同志为总公司总经理。希望同志们以后多支持他的工作。再见了，同志们。”

周彬说罢，把几份文件和他本人的辞职书一齐交与马明新，也不顾他的劝阻，竟扬长而去了。

马明新哪里知道周彬心里的打算，只以为他是视功名如粪土的人物，竟对他敬佩不已。

周彬除去了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恐惧感，当晚又乘火车去了表姐家与姬云会合到一处。

姬云听说周彬已没了后顾之忧，也开心地笑道：“从今以后，我们才可以过上安稳的好日子！”

自此，周彬便带着姬云开始游山玩水——他们登泰山，上昆仑，游长江，观黄河，从南至北，尽情游玩享乐。

一天，姬云忽觉恶心想呕，周彬却惊喜地问道：“我是不是要做爸爸了？”

“去你的。我难受得要死，你却开玩笑。”

姬云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说话间又故意呻吟了一声。

“我们打道回府吧。回去后咱俩还得马上办结婚登记手续，别等将来孩子出生报不上户口！”

周彬说着就上前搀扶姬云。姬云听周彬说要登记结婚，脸上才现出了笑容，挽着他的手臂，说：“明天咱俩就回去吧，我怕过些日子肚子大起来再登记结婚让人笑话。”

“哈哈，我要做爸爸了！姬云万岁！”

周彬欣喜欲狂，带着姬云像凯旋而归的勇士一般，趾高气昂地回到家里。

“我去开介绍信，你回家去取户口和身份证，咱们好办结婚手续。”

周彬在到家的第二天一早就张罗着办结婚手续。姬云即与他分头行动，自带上礼物和一些钱回家去看父亲，顺便取户口。

周彬回到信达公司，对马明新只说要开结婚介绍信。马明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为他和姬云分别开了介绍信，对他说：“周总，你还得回来主持公司的工作，你的辞职报告局长没批。”

“他不批我也不干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再和他说一遍。”

周彬说着，就在马明新的办公室里给局长打了电话，说他已厌倦了做总经理，如局长仍想让他做些事，他情愿回到局里做其他工作。

局长因他长期从事经营工作，使信达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肯让他这个人才流失，只好调他回局里做党务工作，兼任信达公司顾问，并按他的意愿，任命马明新为信达公司总经理。

周彬暗想自己卸去了公司总经理职务，只在局里管些党务工作，又兼信达顾问，恰可避免东窗事发。遂谢过局长，放下电话。对马明新说：“马老弟，你明天就是总经理了。我做你

的顾问。以后你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啊。”

“周总放心，只要有我马明新在，您永远是总公司的太上皇！”

马明新感恩戴德地向周彬表述忠心。

周彬此番回公司名义上是开结婚介绍信，实际上仍是怕他吃巨额回扣的事败露。他恳请局长允许他辞去总经理，又要求回局里工作，不过是想使自己将来活得更安稳。

现在，周彬一切如意了。他带着结婚介绍信回到家里，只等姬云回来好去办结婚手续。

周彬与姬云办了结婚手续，又在马明新的主持下，十分风光地办了喜事。姬云感到生活得十分幸福，却不知这几天来周彬时常想起达英妮和宋云。

“英妮高雅秀美，宋云清高孤傲。可惜她俩都远我而去！我只剩下了一个仅在年龄占优势的姬云。唉，鱼、熊掌不可兼得呀！”

周彬想着达英妮和宋云，发出了怅然若失的感叹。

不久，周彬又听人说当初杨凯曾去找宋云，想让宋云说出他的罪行，遭到了宋云的痛斥，心中更加感激宋云。

他立即给宋云打了电话，想约她单独见面。宋云却冷笑一声，对他说：“你还是去找达英妮去吧！”

遂把电话挂断了。

周彬在宋云那里讨了没趣儿，真的又想找达英妮。他又拨通了达英妮的手提电话，问达英妮如今在哪里，可否与他见面。

达英妮接了电话一听是周彬的声音，就对他说：“我在外地。你不用再和我见面，只和姬云在一起吧。”

“妈的，都不识抬举！还是姬云一心爱我。”

周彬心里骂着，便再不去想宋云和达英妮了，只一心与姬云过日子。

达英妮自从与沈有源离开家乡后，已有三四个月没见父母的面了。近来她心里十分想念双亲，就与沈有源商议要回去看看父母。

沈有源此时也想念父母和孩子，就愉快地陪达英妮回到了故乡。

达济天和乔思丽正惦记女儿，见她突然回来，不禁惊喜交加。乔思丽拉着女儿先询问她与沈有源的生活情况，又问她以后的打算。

达英妮回答说：“有源是一心一意地待我。我们生活得很好。只是离开家，在外面人生地不熟，觉得寂寞。所以我俩这次回来就不想再离家到外地去了。”

“没想到你在舞厅认识的这个沈有源还真是个正经人。前几天我和你爸爸还担心他万一不是好人，会把你……”

乔思丽说到这里，达英妮即笑着接过话来说：“是担心他会把我卖了对吧？哼，他才舍不得卖了我呢！”

“有源怎么没和你一齐回来？”

达济天因妻女提到沈有源，又见女儿独自回来，就问起沈有源为何没回来。

“他也想他父母，先回他家了。我们俩是分头行动的。”

达英妮解释着。

“唉，你们别只顾唠嗑儿了。英妮一定还没吃饭，走，咱一家到酒店吃去。女儿回来了，我高兴，一定要喝上三杯。”

达济天说罢就带妻子和女儿去酒店用餐。

在餐桌上，乔思丽看着女儿，又忍不住说道：“你们出去

这几个月，可把我惦记坏了！唉，以后你们不走就好，省得我操心。”

“就是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嘛！英妮可别再走了，好好在家过日子，你和有源又不缺钱，安稳在家生活多好。”

达济天喝了几杯酒，也附和着老伴儿唠叨了起来。

谁知此时杨凯正坐在离达家三口儿不远的一张桌边独自喝着闷酒，达济天说的“你和友源又不缺钱，安稳在家生活多好！”这句话恰被他听到，随即来到达英妮面前，龇牙咧嘴地一笑，问候道：“达经理，近来可好啊？”

“哟，杨主任。你陪什么贵客来这儿……”

达英妮漫不经心地与杨凯应酬着。

“唉，我早都不是什么主任了。我现在被周彬开除了。达经理，你觉得周彬这个人怎么样啊？”

杨凯又想从达英妮的口里得到周彬腐败的证据。达英妮正与父母一边吃一边谈心，见杨凯过来啰嗦，心中已不耐烦，又听他问周彬的事，更觉反感，就冷冷地说：“杨主任，我没时间和你在背后议论人。你请回吧。”

杨凯听了达英妮的话，只讪讪地一笑，说：“噢，达经理没兴趣谈周彬的事就算了。再见。”

达英妮见杨凯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独自喝起了闷酒。心想杨凯这厮真是自作自受。以前跟着周彬像条走狗，现在又像只狼一样要回头咬人，周彬开除他也是他应得的报应。

遂不再想杨凯和周彬之间的纠葛，只与父母说话。

“萧萧，我们在这里。”

“妈，我们在这呢。”

达英妮听到身后传来沈有源和一个男孩子的叫声，不禁转

头去看。只见沈有源和他儿子正迎着—位身穿紧身皮衣、皮裤，戴着墨镜的时髦女人走过去。

“好呀，沈有源还和他前妻秦萧萧来往！”

达英妮心里暗骂沈有源对她不够忠诚。

“你不是跟姐已私奔了吗？”

秦萧萧见了沈有源就带着故意挖苦人的腔调问他，算是与前夫相见的问候。

“唉，我……我不过是逢场做戏，随便和她出去玩了一趟。来，来，咱们一家好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

沈有源对秦萧萧说的这番话，被达英妮听得清清楚楚。她只觉得这些话像刀子—样，直刺她的心。她的心在流血。

“哼！—定是和那个姐妃闹翻了脸才回来找我。”

秦萧萧说着，搂住儿子亲了—下。

“妈妈，你回来住吧。我已和我爸爸说好了，还是咱仨是—家人。我爸爸还要向你认错呢。”

沈有源与秦萧萧生的儿子搂着母亲，脸上现出了幸福的神情。

秦萧萧听了儿子的话，—边摘下墨镜，—边问沈有源：“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不忍心让儿子没有母亲，也认识到了你的可贵。”

沈有源证实了他要与秦萧萧和好。达英妮听着沈家人的谈话，不觉对沈有源完全失望了。她看了看父母，见他们的脸上都现出了愁容，忙说：“妈，咱们走吧。”

“走吧！”

达济天没了刚进酒店时的兴致，叹息—声，站起身来。乔思丽也站起身，正要和女儿—同离开酒店。只见达英妮—转身

走到沈有源身边，冷笑一声说：“沈有源，你们一家好好团聚吧，以后可别虚情假意地去骗别人了！”

说罢，不待沈有源和秦萧萧反应过来，她已飘然离去了。

“这丫头！”

乔思丽看着女儿的举动，心里既疼又爱，对她笑了笑就挽着她的手臂与达济天一同走出了酒店。

“这个狐狸精！真臊。”

秦萧萧在背后骂了一句。

“唉，这个女人也知道吃醋！罢了，正好以后她不会再来缠我了！”

沈有源望着达英妮的背影，发出了一声充满悔意的叹息。

“啊！好啊，狐狸精走了，我爸爸妈妈又和好了！”

沈有源的儿子发出了欢呼声。秦萧萧与沈有源看着儿子，都笑了起来。

“没想到，陆庸能娶上这么个妖精似的人物做老婆！”

秦萧萧看到达英妮就想起了陆庸。当初她听人说陆庸娶了妲己为妻，还有些不信，暗想陆庸其貌不扬，妲己哪能看上他？可是，没过多久，她真的看到陆庸和妲己在一起，才相信了他们真的是夫妻。

秦萧萧一直恨陆庸破了她的身子，却不娶她，使她嫁给沈有源因不是处女，就骂成是“破烂货”。虽然沈有源没有把她休回娘家，可从结婚那天起，沈有源就在外面荒唐了起来。尽管她和秦萧萧生了个儿子，但沈有源仍旧对她婚前失贞耿耿于怀。

前些时候，沈有源提出离婚，明确告诉秦萧萧是要娶妲己。秦萧萧只以为是上天有意安排的报应，只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此时，秦萧萧看到丈夫回心转意，又以为是天意安排，不禁欢喜起来。

“陆庸死了。他最后是因做‘鸭子’被警察抓住，感到没脸见人，才上吊死的。”

沈有源知道陆庸和秦萧萧的关系，他说到陆庸的死，不免有些兴灾乐祸的情绪。

“他当‘鸭子’？那是一定比你强的！”

秦萧萧看着沈有源是在奚落她与陆庸之间的关系，遂有意挖苦沈有源在做男人方面的不足。

“别谈不愉快的事吧，我们一家从现在起就团圆了，以后咱俩都要对孩子负责，决不可以再做荒唐勾当了。”

沈有源对秦萧萧表明了态度，打算以后安分过活。

“你若早有这种心思，何苦……”

秦萧萧见丈夫回心转意，也决计过安宁的日子，哪里还有其他打算？

于是，秦萧萧与沈有源破镜重圆，又过上了美满的日子。只可怜达英妮与沈有源相好一场，终落得子然一身，仍无归宿。

乔思丽和达济天为女儿的终身大事操心，但一时仍寻不到女儿终生可依之人，不免愁闷。

达英妮看着父母在为她的婚事犯愁，只好做出欢喜态度，哄着两位老人开心。

然而，世间常有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达英妮恰恰又摊上了这种不幸。

这天，达英妮正在家里与父母说着话儿，忽听有人敲门，达济天忙去开门，只见两位穿着检察官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外，礼貌地问：“达英妮家在这儿住吗？”

“对呀。”

“我们是检察院的，有事想和达英妮谈谈。”

达济天不敢怠慢，只好把两位检察官请进家里坐下，叫达英妮出来，接受检察官讯问。

“达英妮同志，我们是根据知情人举报，说信达公司原总经理周彬给了你一百万元钱。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工作，把事情经过说清楚。”

一位三十余岁的检察官坦率地说明了来意。

“绝对没有这么回事。周彬哪能给我一百万？他若给我一百万元钱，我哪能和他分手？我想，这一定是有人陷害。”

达英妮矢口否认接受一百万元的事。

“达英妮，我希望你在我们面前说实话，不要怀有侥幸心理。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

检察官对达英妮耐心地说明了利害。

“我没有接受过一百万元钱，你们让我说什么？”

达英妮顽固地否认着，拒绝接受承认周彬送他钱款的事。

“达英妮，你若是这种态度，我们只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了。”

“走就走，我没接受过一百万，你们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也是这样说。”

达英妮说罢，就要随检察院的人走。

“英妮！”

乔思丽舍不得女儿被带走，叫了一声，扑过去抱住女儿，又对检察院的人说：“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带我女儿走？”

“大妈，我们若没有一定的真凭实据，怎敢贸然来打搅？您老放心，我们带达英妮回去不过是想核实一些事情。”

检察官安慰着乔思丽，把达英妮带到了检察院。达英妮一

走进检察院的大门,顿觉心虚起来,暗想检察院一定是拿到了什么证据,否则怎么会盯着我不放?我且看看他们拿到的是什么证据再说,决不轻易交出哪一百万元钱。

“达英妮,现在你该说实话了吧?”

一位检察官像审问犯人似的让达英妮说实话。达英妮听到他这种语气,便气愤地说了一句:“你们追究周彬的问题,请你们找他去。我什么也不知道。”

“达英妮,你老实点儿。你的情况我们已完全掌握。前不久,你携带巨款和沈有源在外地挥霍了三个多月。你曾对沈有源说周彬给了你一百万元钱。现在你已是周彬贪污案件中的嫌疑人,你应该老实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达英妮一听检察官说出他与沈有源外出的事,不禁心惊。暗说:“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莫非是我对沈有源说的话被谁听到了?”

“你还没想通吗?”

检察官催促着。

“我……我……真的……”

达英妮还想拒不承认接受一百万元钱的事,但她并没敢把“没收一百万”说出来。检察官看着达英妮神情,已知她是有心坦白问题了,就又对她说:“我们可以告诉你,你对沈有源说过关于周彬的一切话,我们完全掌握了。你要认识到检察机关办案的能力,不要再犹豫了。”

“检察官同志,我如交出那些钱,是否就没我的事儿了?”

达英妮的心理承受不了检察官对她施加的压力,终于要交出那一百万元钱了。

“你要把情况说清楚,然后退还赃款,等候司法机关的处理。”

检察官态度十分严厉地说。

“好,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

达英妮交待了周彬送她一百万元钱的详细经过。

检察院拿到了周彬送达英妮一百万元钱的证据,就派了两名检察官随达英妮去取赃款,另派出人员去传唤周彬。

达英妮把一百万元的存款折交与检察官,便待在家里等候随时传唤。她暗自猜测是谁举报了她接受周彬一百万元钱的事。

“秦萧萧!一定是秦萧萧!唉,必是沈有源这个混蛋把我跟他说的话都和秦萧萧讲了。秦萧萧恨我,就去举报了……”

达英妮真是聪明。她的猜测一点不错。

沈有源与秦萧萧和好,一次二人闲谈,他无意中向秦萧萧说起了达英妮得到周彬送的一百万元钱的事。秦萧萧正恨达英妮,就出面告发了达英妮,使她损失了巨款,又落得个随时听候传唤的下场。

达英妮骂着沈有源和秦萧萧,又怕周彬不肯认罪,检察院的人让她与周彬对质,忍不住叹道:“唉,这次可把周彬害惨了。”

“周彬真的会犯事吗?我在你被带走的时候,一时心里没底,就给周彬打了电话,向他说了你被带走的事。他还对我说不用怕,没什么了不起的呢。”

乔思丽听到女儿的叹息,遂不解地问。

“他知道我被传去的事了?”

“我对他说的呀。”

“啊!说不准周彬会逃跑的。”

达英妮吁出了一口气。心里暗想周彬若是逃走,就用不着她出面和周彬对质了。

周彬真的逃跑了。

那天,他接过乔思丽的电话,心中暗想达英妮被检察院传去,一定是有了什么证据。达英妮一定经受不住审问,必会把他送钱的事招出来……

周彬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知道自己一旦被检察院传去,就别想再回家和姬云快活了。暗说:“贪污!我贪污几百万,还不得判我二十年徒刑啊!”

一想到监狱,周彬顿时想到了逃跑。他急匆匆赶回家,拉着姬云,提了那箱巨款,只说是急事出差,就直奔火车站而去。

在火车站随便选了一趟即将开车的火车只买了站台票就上了车。刚刚坐下,姬云就问:“这次出门儿咋这么急呀?”

“是啊,这次不比寻常。”

周彬说罢,就再不言语了。姬云看着他,只觉得奇怪,又要发问,周彬忙用眼色制止了。

“我们到哪儿去呢?”

火车开出一站后,周彬才想起他和姬云要去何方。

“反正往南走,过几站再转车到南方沿海城市去,有机会就到国外过活。”

周彬做起到异国他乡谋生的美梦。姬云呆呆地看着周彬,终于忍不住,问道:“咱们到哪儿下车?”

“一会儿咱俩就下车,这趟车上人太多。”

周彬决定在下一站就下车,先选个住处住一天,把情况向姬云说明,然后再乘车南行。

仓惶出逃的滋味真是不好受。提心吊胆的周彬与心里迷茫的姬云下了火车,就像被通缉的犯人一样,悄悄住进了宾馆。

“我们这次出来……”

姬云在宾馆的客房里正要向周彬询问此番出行,为何这样

神神秘秘的。周彬已向她说明了此次出逃的原因。吓得姬云花容失色,半晌作声不得。

“你别怕。我们手里有钱,明天我们就换乘飞机去广州。然后我再找找朋友,让他们帮忙,咱俩争取尽早出境,到国外去生活。”

周彬安慰着姬云。

姬云听说可以到国外去,心里暗想自己家里有继母不相容,若能随周彬带着巨款到国外生活,几年后再回来看望父亲,也未尝不可。遂平静地对周彬说:“若想出境到国外,我听说从云南出境最容易。你是经多见广的人,得想好了,再做决定。你若急于去广州,万一广州那边风声紧,只怕你想退回来也难了。”

“嗯!你还真有见识。让我冷静地想想,再决定奔哪儿去。”

周彬说着,与姬云洗了澡,随便在客房里吃了些方便食品,就上床躺下,计议行程。

“去昆明,找我的老朋友小陈,她一定有办法帮我出境。”

周彬按照姬云的提示,想到了他在昆明的朋友小陈,终于决定去四季如春的昆明,然后请小陈帮忙联络偷渡出境。

“我们去昆明。”

“你可想好了,别因为我提到昆明,咱就一定去那里。”

姬云只能完全依赖于周彬了。她在心里悔恨自己当初放弃了追求,自甘堕落失身于陆庸,与他厮混在一起,后来又被陆庸指点找到了周彬。如今过着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然而,姬云在悔恨之中却不肯及时回头,远离周彬。一方面是因为她怀上了周彬的孩子,另一方面只以为周彬会有办法摆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缉捕,一定能把她带到国外去过上好日子。

周彬看着肚腹隆起的姬云,心中忽然觉得她有些可怜。暗

想她才二十来岁,又怀了我的孩子,却跟着我走上了这条随时都会有危险的逃亡之路。周彬想着姬云和姬云肚子里的孩子,就对姬云说:“姬云啊,我想把这些钱留给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随便找一个亲戚家住下吧。日后你们娘儿俩就靠这些钱过活,我周彬能留下香烟后代,就是死了也感激你。我想安排好你的生活,就回去投案自首,死活不招出你手里这笔钱,你自可安然过日子。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你为我做出的牺牲。”

“你可别丢下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这些钱虽然可以保证我们娘俩生活,但我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况且,你我既是夫妻,我就是死也要与你死在一起。我不允许你回去自首。你贪污了几百万元钱,回去投案还不得被判几十年的徒刑啊!咱们既然逃了出来,就一直往前走下去吧。”

姬云被周彬在关键时刻对她表现出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竟产生了要与丈夫同生共死之心。

“姬云啊,我也舍不得丢下你呀!”

周彬与姬云搂抱在一起,都流下了眼泪。

“我再有四个月就要生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一百多天内寻到安稳的住处。”

姬云提醒周彬要根据时间安排行程。

周彬听了姬云的话,点着头,决定明天买到车票,即刻奔赴云南。

于是,周彬走出房间,到总服务台订下两张赴昆明的车票。他惦记家里检察院是否在找他,因怕露出行踪,他不敢使用手机和宾馆内的电话和家里通话,只好走出宾馆到外面找了公用电话和马明新取得了联系。

马明新说:“检察院来找过我了解情况,还急着找您。我因您没来上班,就和他们说您出差了,要过几天才回来。周总,我

想给您留下几天时间,让您把一些事情处理一下。现在杨凯又回来了,他正配合检察院工作,这两天您可别让他看到您。他若发现了您的踪迹,您再想处理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了。”

周彬十分感激马明新,遂对他说:“明新,我很感谢您。我现在真在外地。等我回去再向你致谢吧。”

周彬在幻想着逃到境外,待国内风声息了再回来向马明新表示感谢。

“唉,只要他们还没动手抓我,我就有机会逃出去。”

周彬心里有底了。他又恢复了自信,大摇大摆地回到宾馆,向姬云说了他了解到的情况。

“只怕马明新也要受牵连了。还是你老谋深算,安排了一个对您感恩戴德的人接替你做总经理,你才有机会从容安排逃出去的事。”

姬云的心里也安稳了些,只是替马明新担心,担心他会因包庇周彬而受到牵连。

马明新这几天的日子真是不好过。一方面检察院不时上门来找周彬,杨凯也不停地向局里反映他是周彬的亲信,必须马上撤了他的职;另一方面,好几家与信达签约的公司听说周彬案发,惟恐信达不履行协议纷纷上门来找他要求按协议立即兑现钱款。当真闹得马明新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周总可快些回来吧!他若是从此不归,我也难脱干系。”

马明新见周彬一连几天没来公司上班,不免担心他孤注一掷逃走不回。

偏偏杨凯又不时恐吓他,说:“马明新,别看你现在是总经理,可别忘了你是周彬一手提拔起来的!等周彬的案子弄清了,只怕你也要接受组织上的审查。”

马明新听到杨凯的恐吓,越发不安,急得接连拨打周彬的手

机。可是,任凭他如何拨叫,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周彬那边没有开机。

“坏了。周总一定是逃了!我却对检察院的人谎称他出差,这……这岂不是……”

马明新已听到确切消息,说周彬给了达英妮一百万元钱,如今达英妮已招认并交出了赃款。周彬的罪行得到证实,马明新更加恐惧了起来。

这时,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又来到了马明新的办公室,对他说:“马总经理,周彬是真出差还是假出差了?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说实话。”

“噢,是我记错了。周彬同志并没有在我们公司预借旅差费,我只是听他给我打电话说出差,他究竟去了哪里,我也不清楚。他现在是局里的党务干部,你们若想找他,可以去局里问问。”

马明新早已想好了应对检察院的说辞。他沉着地应对。

“我们想借调你公司里的杨凯同志协助我们寻找周彬,请您考虑一下是否可以。”

“可以,支持执法部门,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这没的说。”

马明新自信自己没有贪占,遂不怕检察机关寻找到周彬。他爽快地答应了检察官向他提出的请求。

于是,检察院的人便带着杨凯在市内四处搜寻周彬。

周彬此时已与姬云住到了昆明市内一家不很大的宾馆里,正在与他的朋友小陈联系出境的事。

小陈儿自看到姬云后,不觉为姬云的美色所倾倒。哪里还有心思为周彬办理偷渡出境的事?

小陈本是一家私营企业的经理,只有三十二三岁,是个面貌清秀,十分精明的年轻人。他以往与周彬相识,并曾在云南一同

游玩,相处得十分投机。目前小陈已不从事正经生意,正与走私团伙合作,手里已有几百万元的现金。他看到周彬带来的姬云,不觉打起了姬云的主意,想要占有姬云,然后把周彬交给走私团伙处理。

这天,周彬又找到小陈,追问送他与姬云出境的事。小陈恰好已与那伙走私的小李等朋友商议好,周彬和周彬携带的钱款归小李等人,然后小李等帮助姬云和他出境到国外定居。所以小陈见到周彬就看着姬云拍着胸脯说:“周老板只要拿出三十万元钱,我的朋友就可以帮助你 and 嫂夫人出境,并在境外为你们安排好生活。”

“好啊,你马上带你的朋友来吧。”

周彬对小陈的话信以为真,当即带着姬云与小陈来到了边境附近的一个小镇,约定与走私的人相见。

当晚,小陈带着小李来见周彬。小李见了周彬就面现难色,说道:“周总,真是不好意思。您和尊夫人要分两次走了。今晚车上人已满了,您和尊夫人只能走一位。明晚再走一位。不知您先走还是让夫人先走?”

“这……”

周彬有些不放心把姬云交与外人,不觉犹豫了一下。

“周大哥,有我在这儿,你尽可以放心先走,嫂夫人我自会照应,明天晚上我亲送嫂子上车出境。保你们后天一早在对面相会。”

小陈又拍着胸脯,显得十分仗义地劝说周彬。周彬还没应声,姬云忙说:“我们后天一齐走不可以吗?”

“不行啊。现在只和对方检查站说好今晚和明晚各有一趟车过境,你们若不想走,就要多等些日子。不过,下批什么时间可以走,我可不好说。”

小李又向周彬和姬云说机会难得,劝他二人依他们的安排行事。

周彬认为多在国内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只好点头应允了小陈和小李,说:“今晚我先出去,明晚你们一定送你们嫂子平安和我会合。”

“大哥尽管放心,只要有我小陈在,嫂子绝不会有闪失。”

小陈应着,即看着周彬向小李交付了三十万元钱。钱款付清,周彬即提着巨款和姬云分手,先行随小李趁着月色,上了汽车向边境方向驰去。

当晚,小李等几个人把周彬带到境外,周彬见车上并没有其他偷渡者,心中生疑,即问小李:“这车上也没有外人,你们怎么说……”

“哈哈。周老板,实话告诉你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你可以下车了。”

小李不等周彬把话说完,就变了脸色。一边向他交待了实情,一边已用一根麻绳勒住了他的脖子。

汽车突然停下来,小李等从车上把已被勒得半死的周彬拉下,又一齐动手,用力拉紧套在他颈项之上的绳索,把正在做着到国外与美人快活梦的周彬活活勒死。

汽车卷起尘土,飞驰着远去了。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留下了一具孤零零的中国人的尸体。

野心勃勃的周彬变成了远离故乡的孤魂野鬼。

姬云住在境边小镇的一家旅店里,惶恐不安地正等待小陈送她去与周彬相会。

昨晚,姬云眼泪汪汪地望着周彬与小李等上了汽车远去,小陈把她送回旅店,只安慰她几句就让她在房间里休息了,并没有

对她有任何非礼的举动。她还以为小陈是个好人。

她一个人安静地躺在床上,心里在幻想着她与周彬在国外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说来也怪,姬云竟梦到了周彬被小李等杀死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小李等人离去后,一头豹子扑过去,张开血盆大口,咬住了周彬的头……

姬云被噩梦惊醒,已出了一身冷汗。她再不敢入睡了,一心只盼天亮好见到小陈向他询问周彬的情况。

天终于亮了。

姬云梳洗过后,心里只惦记小陈,不住地透过窗子向外张望。

“小陈怎么还不来?”

嘴里念叨着小陈,姬云又不自觉地把旅行包打开,看了一眼昨晚周彬临走前留给她的二十万元钱。心里暗自盘算:若是小陈不能帮我出境,我还得凭这些钱过活呀!”

姬云正胡思乱想,只见小陈面带惊慌之色,也没有敲门,竟闯进了她的房间。

“小陈,怎么了?你怎么……”

“嫂子,快跟我走。”

小陈进门就急切地叫道。

“发生什么事了?”

“快走,换个地方我对你细说。”

“怎么……”

不待姬云说出话来,小陈就帮她提起旅行包,拉着她走出了房间……

小陈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载着姬云走出了那个小镇二十余里后,才把车停下,故作神秘地对姬云说:“嫂子,周总和小李

他们昨晚出事了。我刚刚听到朋友说昨晚小李他们被边境武警发现了,他们怕周彬被边境武警捉住招出他们,就把周彬杀了,他们才逃掉。我怕你再让武警搜捕到,才赶来救你。”

“啊!我的天啊,周彬他……”

姬云听说周彬已死,顿时惊得呆了,半晌才哭出声来。

“嫂子,我和周大哥情同手足。我已答应过我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你不用担心害怕,现在我大哥已死,我带你回昆明安心住下,我想没人会注意到你的。”

小陈安慰着姬云。

“小陈,我现在只身在外,举目无亲,以后全靠你了。”

姬云擦着眼泪,因怕小陈起邪念,就哄他说以后的生活听凭他安排。其实,姬云在心里却想周彬既死,检察院的案子自会平息了。她要随小陈到昆明后,再等机会摆脱这个她并不知底细的小陈,返回家乡去。

“嫂子,你放心吧。”

小陈哪知姬云心里另有打算?竟对她的话信以为真,又安慰了她一句就开车向昆明方向驰去。

“嫂子,今晚咱们要连夜赶路了,你就坚持一下,等到了昆明,我再请您好好休息吧。”

“随你。”

姬云正在为周彬的死而难过,并没心思和小陈交谈。

“嫂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想。”

“若是嫂子信得着,就跟小弟一起生活吧。我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家里有几百万元存款,定可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

“姬云,我相中了你的美貌。真是天遂人愿,我大哥没福气

消受你。你就跟了我吧。”

“我……肚子里怀着你大哥的孩子，你怎忍心辜负你大哥对你的信任？”

姬云终于明白了小陈对她怀有不轨之心。但他二人正驱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姬云并不敢得罪这个对她已动了色心的男人。

“姬云，你的情况我大哥都和我说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想想看，你回到家乡如何生活？你若跟了我，以后我只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自己的养。”

小陈的话终于使姬云动心了。她低头流泪并没有回答小陈。

“姬云，你跟我吧，我会好好待你的。”

“小陈，我……”

姬云的语气变得亲切了，但她并没有明确表明态度。

小陈看着姬云的态度，忙把车停下，伸手拉过坐在他身旁副驾驶位置上的姬云的手，迅速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小陈，你快开车，咱们……”

“我爱你……”

小陈搂住姬云，吻住了她的红唇。

“我……小陈，我……你别这样。你若真喜欢我，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咱俩再……”

姬云此刻并无一丝情欲，只想让小陈冷静下来。

“姬云，我……你就成全了我吧。”

小陈哀求着，已伸手来摸姬云的乳房。

“我怀着孩子，你就……”

姬云推拒着，不肯让小陈在她身上抚摸。

“我受不了了！”

小陈被欲火烧得红了眼,竟一把拉开了车门,随后把姬云从车里拖出……

“你快开车送我到昆明火车站!”

姬云被小陈放开后,她一边整理着衣裙,一边气愤愤地向小陈下了命令。

“姬云,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跟我回家吧。”

“呸!你是畜生。”

“你敢骂我?”

“我不骂你骂谁?你这个没人性的畜生!”

姬云被强奸后,心里怒气难平,哪里还曾去想骂了小陈的后果?她只为了发泄心中的怒气,竟对小陈骂不绝口。

“姬云,我警告你:你若再敢骂我一句,我就马上把你卖了。你若不信,咱们可以试试看。我陈某说到做到。”

小陈发出了厉声警告,姬云才冷静下来,再不敢做声了。

姬云的愤怒使小陈警惕起来,竟把汽车开到他在昆明城边的一座小型别墅前停下,吩咐了一声,就与姬云一同下车。他要把姬云关在这里,直到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对他百依百顺,再带她回到城里的家中。

姬云孤单无依,望着这座孤立于城边的三间平房和一个院落,忍不住问小陈:“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和朋友玩乐的地方。你若和我安心生活,不仅这座别墅是你的,我在城里的家也是你的。你若敢跟我三心二意,我就把你关在这里,待我玩够了,就把你卖给人贩子。”

小陈说话间,别墅院内负责看房子的一个老头已把大门打开。

“进来吧。”

小陈也不理睬那位看院的老头,就拉着姬云进了大院,向屋

里走去……

姬云即将临产了。

小陈见姬云近来在他面前表现得十分温顺，似对他有真情，才把她送进医院。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这天，小陈把姬云母子从医院接出来，又送回了别墅里。

姬云进门见屋里有一位年纪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见她抱着孩子进来，就笑着上前叫了声：“姐姐，把孩子给我吧。”

遂向姬云伸出双手，要接过婴儿。

“她是……”

姬云回头看着小陈，不解地问。

“她是我找来侍候你的小花。”

小陈说罢，又吩咐小花：“把孩子接过去吧。”

姬云这才把孩子交到小花手中。

“姬云，你先在这里住着，等孩子满月后，我就带你回家去住。”

小陈对姬云的态度十分和蔼。

姬云看小陈为她请了保姆，心里暗想小陈倒是个心细的人。他知道这样关心我，我不妨就真心跟他过日子吧。

于是，姬云对小陈发自真心地笑了笑，说：“以后就听你的了。”

“姬云，我估计周彬的案子也该有结果了。你再也不必担心受到牵连。待你满月后，如果方便，我带你回家去看看。”

小陈为了讨好姬云，提起要让她回家看看的事。哪知她听了小陈的话后，竟又掉下了眼泪。她想起了周彬，也想起了家，想起了爸爸。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我要和我爸爸说句话。”

“你别打。我估计检察院的人为了找到周彬,一定会留心你家的电话的。你别出声,我替你打。我让你听到你爸的声音,你或许会放心些的。”

小陈说罢,向姬云要了家里电话号,遂按下“免提”拨通了电话。

“喂。”

姬云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小陈忙说:“喂,您是姬叔叔吗?”

“我是姬平西,你是谁?”

“我是您的侄子。姬叔叔,您老身体好吗?”

“我挺好啊……”

“叔叔,云妹妹在没在家呀?”

“你是谁呀?”

“我……啊,我可能打错了电话。”

小陈挂断了电话。对姬云笑道:“老爷子挺好的,你放心吧。”

“谢谢你。”

姬云听到父亲的声音,越发思念起他来。

姬云的父亲姬平西自女儿离开家后,有半年多没听到女儿的消息了。四五个月前,检察院曾派人随杨凯来他家几次,向他询问姬云的下落。他只说不知道。从那以后,再没听到有人向他提起姬云。方才听到一个男人向他打听“云妹”,不禁使他又惦记起了女儿。

“一个南方口音的男人找我女儿,我一问他是谁,他就挂了电话!这是个什么人呢?我女儿和周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姬平西心里犯起了嘀咕。他由于娶了后老伴,不敢过多关心女儿,竟让女儿过早离开了家。此时,他在自责,更在为女儿担忧。

正在姬平西愁苦地想着女儿的时候,杨凯又和两名检查官来找他。向他询问方才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姬平西一惊,遂问:“我刚刚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一直在寻找周彬和你女儿。他们夫妻二人失踪了将近半年,使我们对一桩重大贪污受贿案件难以结案。所以,我们为了尽快找到周彬和你女儿,一直在留意打向你家里的电话。方才我们发现一个由云南打来的电话,不知是不是周彬和你女儿打给你的,想请你配合我们,望说出实情。”

一个检察官向姬平西解释了他们上门来的目的。

“不是周彬,更不是我女儿。打电话的人是南方口音,并没说他是谁。我也正在猜测呢。”

姬平西向检察官做了说明。

“他提没提到你女儿?”

“只问了一句:‘云妹在没在家呀?’就把电话挂断了。”

“噢,姬先生,打扰您了。我们告辞。”

检察官和杨凯出了姬家房门,杨凯就建议说:“他们一定在云南。我猜是姬云想她爸爸,让别人打了电话……”

“杨凯同志,你的分析有道理。我们马上回去向领导请示,若是领导批准,你还得辛苦一下,和我们走一趟云南。”

检察官发现了重要的线索,他们带着杨凯迅速赶回了检察院……

小陈和姬云哪曾想他们打了那样一个电话,就暴露了姬云的行踪!

这天,小陈正和姬云在城里的家中看着保姆哄孩子。忽听电话铃响,小陈忙接起,听出是别墅看门老头打来的,说他的朋友在找他,让他立即赶过去。

小陈真以为是他的朋友又找他到别墅里去聚赌。遂告诉看房的老头留下客人,他马上就到。

“姬云,你们在家吧,不许出门,当心让人认出你来。”

叮嘱了姬云,小陈即急急出门,赶去会朋友。

姬云见小陈出去,心里暗想这半年来,他总是看着我,不许我出门。今天他出去没有在外面锁上门,必是信任我了。

“云姐,你快收拾一下带着孩子跑吧。昨天我听他在电话里和什么人说卖孩子的事,我怕他不安好心,想把孩子卖掉。姐呀,我是不忍心看到你们母子分别。”

小花见小陈出门,家里再无外人,忙向姬云说出了她偷听到的秘密。

“小花,我们走了,你咋办?”

姬云关切地问。

“我和你一起走。”

小花随口应了,连忙去把孩子从床上抱了起来。姬云也毫不犹豫地提起了自己的旅行箱,说:“走,快走。”

她们急急忙忙地下了楼,因恐小陈回来发现她们逃走向火车站追赶便直奔长途汽车站,见到即将开动的长途客车,也不问开往哪里,就气喘吁吁地跑了上去。

汽车开动了。

姬云和小花听说这趟车是开往贵阳的。所以当售票员在车上请没来得及买票的乘客买票问到姬云和小花去哪里时,姬云便说:“去贵阳。”

姬云带着小花抱着孩子向贵阳去,她们像是做了贼一样,在

车上都没敢多说一句话,似乎还在担心小陈会追上她们。

小陈绝不可能再追上姬云和小花了。他现在正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接受警察和检察官的审问。

原来,那两名检察官与杨凯离开姬平西家后,请示了检察院领导后,两名检察官就与杨凯赶到昆明,与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按照小陈打到姬平西家的电话显示出的电话号码,迅速找到小陈的别墅。

当地刑警配合那两位远道来的检察官向看房子的老头儿询问了房主的情况后,杨凯又说出了姬云的长相,问那老头说:“你家房主认不认识这样一个女人?”

“是有这样一个女人住在这儿来着。”

看门老头将姬云的情况和小陈的关系向杨凯等详细说了。

杨凯与两名检察官遂断定姬云一定和小陈在一起,立即吩咐看房的老头给小陈打电话,把他叫了过来。

小陈见到警察和检察院的人,当即想到他们是来找姬云和周彬的。他因姬云没有在场,就暗自打定了拒绝承认和姬云在一起的主意。

那两名检察官见小陈不肯说出姬云下落,就对他说:“你若不带我们找到姬云和周彬,若是我们在你家找到他们,你可就有罪了!”

“别跟他啰嗦,让他带咱们到他家去看看。”

杨凯在一边也叫了起来。他这一叫竟吓得小陈一抖,暗想姬云正在我家,若等他们到了我家找到姬云,他们岂能放过我?我莫不如说了实话的好。

于是,小陈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姬云正在他家,只不敢说出周彬出境被杀的事。

当地刑警带着那两名检察官与杨凯押着小陈到他家去找姬

云。

谁知姬云早已踪影全无。小陈看到姬云的东西和孩子连同小花都已不见了,当即判断出她们必是逃走了,不由得心中一喜,暗说:“她们逃了,我便可把所有干系推尽。”

“人呢?”

杨凯等见小陈家里空荡荡的,就向小陈追问。

“警察同志,姬云本是我的朋友周彬的老婆,前些时候周彬说出去办事,就把已经怀了身孕的姬云留在我家,让我照顾她几天。如今她自己走掉了,我哪知她去了哪里?”

小陈沉着地解释着,极力想推脱罪责。

“他不肯说老实话,我们带他回去审问。”

一名当地刑警说罢,便与同伴押着小陈与远道儿来的检察官、杨凯等回到了拘留看守所。

“你说不说实话?”

刑警指着小陈开始厉声审问。

“我说的都是实话。”

小陈拒不说实话。

“姬云是不是被周彬领走了?他们现在去了哪里?你必须老实回答。”

几名刑警与那两名检察官商量了一阵,认定小陈一定知道周彬和姬云的下落。他们严厉地向小陈提出了具体问题。

小陈长年在外与一些不法之徒厮混,对执法机关对待任何一宗案件都要凭证据进行审理十分清楚。他暗想姬云已经逃走,公安部门没有证据,用不上一天就得放我出去。所以他开始用沉默对待执法人员的讯问。

“你还不老实交待?我问你,我们在你家发现了几百万元现金,这些钱是不是周彬存放在你家的?”

一个刑警提出了这一问题,顿使小陈低下了头。他暗说:“我辛辛苦苦不惜性命赚了这些钱,若他们认定是周彬存在我家的赃款,必定全部没收,我以后还如何过活?”

偏偏杨凯在一边又说:“这些钱一定是周彬存在他家的。据我推测,周彬这些年贪占总额一定有几百万。”

小陈听了杨凯的话,终于沉不住气了,他连忙辩解道:“这些钱都是我做生意赚的,周彬的钱他都带走了。”

“他去了哪里?只有我们捉到周彬,才能证实这些钱是你的。希望你提供钱索,尽早澄清你窝赃的嫌疑。”

刑警抓住小陈怕损失钱的心理,向他追问周彬的下落。

“他……跟小李等人……”

小陈只好交待出小李等带周彬出境的事,只没说周彬被小李等杀害的事。他本以为招出周彬和小李等在一起,执法部门就会放他出去,并把他的几百万元钱归还他,他就可以趁刑警缉拿小李等之机逃到境外去。待公安机关捉到小李等,即使他参与谋杀周彬的事暴露了,谁又奈何得他?

他哪曾想公安部门并没有放他,反而以涉嫌帮助贪污受贿嫌疑人偷渡被关进了拘留所。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周彬和姬云。”

杨凯与两名检察官对当地刑警说。

“我们全力寻找小李等人,只要找到他们,就会知道周彬的下落了。”

当地刑警说罢,立即依照小陈提供的线索全力追寻小李。

三天过去,小李无踪无影。

七天了,小李仍未找到。

杨凯与两名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只好回去复命,他们与当地刑警约定,找到周彬后,立即通知他们。

此时 杨凯只觉得懊丧。他一心希望此番能将周彬缉拿归案,也只好让检察院结案,使马明新受到牵连而被撤职。可遗憾的是周彬到底没被捉住,他只好依旧配合检察院继续寻找案犯。

当晚 杨凯与两名检察官登上北行的列车,几个小时后,列车到了贵阳车站。杨凯又向检察官献计,说:“周彬的案子已有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贪污受贿。我看咱们回去不妨找周彬的前妻宋云问问,说不好,周彬也曾给过她许多钱。只要宋云说出周彬给她的钱数,将来审问周彬就省事了。”

“杨凯真行!这个建议提得好。我们到家就去找宋云,说不定周彬还会和宋云有联系呢。”

一名检察官赞同地说。

“你们看着那个女人了吗?我看她好像是姬云。”

杨凯指着刚刚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一个女人,对两位检察官说。

“只有你认识姬云,你就再过去细看看呗。她若真是姬云,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一个检察官笑着对杨凯说。

杨凯正要应声过去细看那女人,另一名检察官却提醒他说:“你别莽撞过去,说不定周彬就在她身边。一会儿列车开动后,你装做无事闲逛,从她的铺位边上走过去,她若真是姬云,你再看她的上下左右铺位上有没有周彬。”

杨凯听了,才止住脚步,坐在一边,偷偷监视那个女人,惟恐她在列车没开动前再下车。

列车启动了,杨凯急忙站起身来,向那个女人坐的地方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很快又转了回来,对那两位检察官说:“她是姬云,咱们怎么办?”

“别惊动她,她很可能是要回家,咱们等临下车前再找她。”

两名检察官的意见一致，杨凯只好坐了下来，默默地监视着姬云的行动。

姬云自从与小花带着孩子逃到贵阳后，一直担心被小陈追着，他们三人先因长途劳乏无法连续赶路，遂在贵阳寻了一家宾馆住下，哪知姬云次日一早竟发起了高烧，病倒在宾馆里，无法挣扎起身。幸亏有小花精心照料，为她喂药喂水，一周后她才恢复了健康。

今天一早，姬云便与小花登上北行的列车，一心想回到家乡，安稳生活。

小花的家在山区。她又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见姬云母子可怜，索性就跟定了姬云，要与姬云母子相依为命。

姬云又对小花说在家里有周彬留下的一套四居室房产，她手里还有些积蓄，足够三人花销几年。以后若有合适生意再投资做起来，生活便可无忧。

正当小花与姬云憧憬未来，满怀热情地向往回到家乡开始新生活之际，杨凯与两名检察官出现在了她们二人面前。

杨凯对姬云得意地说：“姬云，没想到吧！今天你终于落入了法网。”

姬云并没有丝毫恐惧，她不理睬杨凯，竟激动地对着检察官说：“同志呀，我被周彬害得好苦！你们若是出来找我的，我也就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于是，姬云随检察官回到故乡，在检察院里把周彬如何拉她出逃，周彬如何出境，小陈如何向她报告周彬死讯，如何把她关在郊外的别墅中，直至最后又要卖掉她孩子，才和小花趁机逃出的经过，如实向两位检察官说了一遍。

两位检察官听了姬云的叙述，一位同情地叹道：“姬云，周

彬贪污受贿之事,由于你不知情,只是一个受骗的女青年,应该不会有严重后果。但依据法律,你恐怕也要受到一定的处罚。”

另一位却说：“赃款没有经过姬云的手,姬云不属同案嫌疑人。况且,周彬一人携巨款出境,现已被杀,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杨凯听说周彬已死,检察院要结案,惟恐这个案件牵连不到马明新,所以又对姬云质问道：“周彬带着二百万元巨款出逃,难道就没给你留下几十万元钱?另外,周彬出逃前已与你结成夫妻,难道他就没对你说过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姬云听出杨凯是想把她列入周彬同案之中,不禁气愤,便对杨凯说：“你怀疑我什么都可以。我该说的都说清了。你若再想对证什么,去找周彬去。”

杨凯被姬云这句话气得暴跳如雷,不禁叫道：“你不老实!你是想欺骗检察机关!”

“杨凯同志,请你冷静点儿。我们办案不能凭感情,要看证据。如今周彬已死,达英妮已交回了一百万元钱,这些钱是谁行贿给他的,都已无法对证了。我们当然希望姬云能说出详细内情。但人家不清楚,她又是一个受害者,难道我们要逼她胡编出一些案情吗?”

一位检察官劝说杨凯。杨凯仍不服气地说：“翻翻姬云的东西,说不定里面会有巨额现金。”

姬云见杨凯只抓住她不放,怒火顿起,竟当着杨凯和检察官的面把旅行包打开,一翻手把东西尽数倒出。指杨凯骂道：“你这条疯狗,我和你无冤无愁,你凭啥只要咬我?我的东西都在这里,哪儿有你要的巨额现金?”

姬云之所以敢把旅行包翻个底朝天,是因为她在贵阳因恐携带现金不方便,就悄悄赶到银行,把那二十万元现金办了异地

存储,她已将那张存款单贴身揣起,旅行包里只留了几千元现金。

杨凯看着姬云倒在地上的东西,只有几十张百元钞票,不禁难堪地对她说:“你这是何苦呢?我不过是随便说说。”

“你们要不要到周彬和我住的房子里去抄一抄家?那里说不准还有周彬留下的几百万现金呢!”

姬云故意装出不怕搜查的样子,看着杨凯气愤地说。

“姬云同志,你冷静些。你和周彬的家里我们已经搜过了。你现在就回去吧。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再找你。”

两位检察官几乎同时劝说姬云,打发她带着小花和孩子一同走出检察院。

周彬贪污受贿的案件随着周彬的死而完结了。

信达总公司总经理马明新没有因为受到诛连而下台,他已坐稳了总经理的宝座。

这天,杨凯在局里受到局长勉励,说他协助检察机关办案十分辛苦,现在案子结束了,要回到公司在马明新的领导下好好工作。

杨凯一听局长这样安排他的工作,忙请求道:“局长啊,我前段时间一直说马明新就是周彬提拔起来的,他一定和周彬是同案犯。如今你让我在他手下工作,这只怕不合适吧。”

“杨凯同志,周彬曾把你开除了,是马明新取消了开除你的决定,你为什么还非要对他说三道四呢?事实我清楚,你是想让马明新下台,由你做总经理。可是,局党组考虑到马明新同志年轻,有学历,人品又不坏,是做总经理的人选。至于你嘛,以后还要加强学习,处事要多从公司发展的大局着眼,不要义气用事。算了,你回去吧,你的工作由马明新安排。”

局长打发杨凯回去后,自言自语道:“这个人,为了整周彬,差一点没把我整下台。”

杨凯明知局长对他告状的事不满。更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不敢再和局长分辩。所以,他回到总公司就对马明新说:“局长刚刚和我谈完话。他说你年轻,有学历,让我好好配合你工作。马总啊,以前我对你有些不够尊敬,以后我一定改正。请马总别和我一般见识。”

“噢,杨凯同志,你不用客气。你回来工作是好事。我欢迎你回来啊。”

马明新对杨凯打起了官腔。

“马总,我以后的工作……”

“你先到办公室报到。等过些日子我再考虑安排你的工作。”

马明新说罢,就装做看文件,再不理睬杨凯了。

杨凯看出马明新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无可奈何地回到办公室,向办公室新任主任万明报到,说:“万主任啊,现在我归你领导了。”

万明过去和马明新同是杨凯做办公室主任时的部下。万明和马明新同岁,二人交情极好。马明新当上总经理,就任命万明做了办公室主任。

此刻万明看到杨凯来报到,就冷笑着说:“老杨呀,你报到可以,只是我这办公室里现在不缺人。我看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等缺人时,我再找你来上班。”

“万主任,马总可是让我找你报到的。”

杨凯看出万明是不想收留他。

“好吧。马总既然安排了,你就明天来上班吧。”

万明故意难为了杨凯一番,才同意收留他。

马明新见公司内部已经安定,只有几家与周彬签了协议的公司不时来找麻烦,就开始考虑解决的办法。

“周总啊,你真给我留下了个大难题呀!”

无法解决的问题让马明新犯难,他叹息了一声,靠坐在老板椅上。

“达英妮!对呀,我何不再把达英妮请回来?有她出面,这些问题……”

马明新忽然由周彬想到了达英妮,不觉眼前一亮,认为只要达英妮肯重任公关部经理,定可以使那有关公司的经理们安稳下来。

于是,马明新把办公室主任万明叫来,吩咐他立即去请达英妮再次出任总公司公关部经理。

达英妮此时正在家里待得心烦。她没了一百万巨款,平时生活不得不节俭起来。况且自从周彬的案件涉及到她,更使她心神不安,担心她会因拿了一百万赃款,被认定是贪污案的同犯。她还不知道检察院已因周彬的死而无法核实她受的一百万是否是参与了周彬的犯罪活动,而对她无法再追究,已经不了了之了。所以当她听到万明说马明新总经理要见她时,还以为是和周彬的案子有关,不敢怠慢,急匆匆赶到马明新办公室,问:“马总传我来有什么事?”

“达经理,您请坐。我请您来是想和您谈谈。”

马明新和蔼地说着,又亲自为达英妮泡上一杯茶。

“马总别客气,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达英妮坐下接过茶盏,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马明新。

“达经理,我想重振信达昔日的雄风,有心请您重新回来做公关部经理。不知您能不能给个面子,帮我一把?”

“马总,我已经心灰意冷,不想再……”

达英妮想到自己昔日做公关部经理的荣辱,不禁鼻子一酸,又掉下了晶莹的眼泪。

“达经理,我是一个想做正经事业的人,希望你别想过去的闹心事,在公司最艰难之时,帮我一把。”

马明新态度十分诚恳。达英妮内心也想走出家门重新做点事。因此,达英妮便应允了马明新的请求,又到信达公司做起了公关部经理。

达英妮做公关工作是很难得的人才。她上任没几天,就分别说服了那几家与周彬签约公司的老板,开始与信达精诚合作,再不给马明新出难题了。

马明新看到达英妮的工作能力和效果,不免对她十分感激,格外器重。

一天,达英妮意外遇到了姬云。

这对长相相似的美人在经历了周彬案件的牵连之后,她们之间已没有了嫉妒之情,有的只是同病相怜,彼此相见倒觉得十分亲切。

达英妮拉着姬云在茶楼里足足谈了一个上午。姬云把与周彬出逃和她被小陈幽禁的经历都对达英妮说了。达英妮也把她退赃一百万的经过告诉了姬云。这二人谈得十分投机,竟有些不忍分手了。

“姬云,你想不想出来工作?”

达英妮在与姬云分手前关切地问她。

“达姐,我的档案和工作关系还在信达的一家分公司。我倒是有心出来工作,只是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姬云,我回去和马明新说一下,你就回信达上班来吧。你若做不了别的事,就跟我搞公关吧。”

“达姐,我听你的。”

姬云长这么大 还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正经工作。她听了达英妮的话 顿时兴奋了起来 脸上现出了娇美的笑容。

达英妮真心想帮助姬云 她回到总公司就对马明新说：“马总 我想和您商量一件事。周总在出事前曾和姬云结了婚。如今姬云生了个儿子 周总又死了 他们母子俩生活很艰难 我想请你考虑一下 咱们总公司能不能聘用姬云。”

“姬云的关系本来就在分公司。她本来就是咱公司的人，怎么不可以聘用？”

马明新也正有意救济周彬的遗孤 当即爽快地应允了达英妮的请求。

“马总 您若是同意 我想就安排姬云和我在一起工作吧。我看她一定是一名很优秀的公关人才的。”

“好 这件事就由你达经理安排吧——姬云的工资多少 做什么工作 都由达经理决定。”

马明新说罢 就吩咐办公室主任万明起草聘书并把姬云的档案关系调到总公司来。

姬云来信达公司报到后 一直和达英妮同出同入 二人几乎形影不离。

杨凯正在深觉失意 看见马明新把达英妮和姬云这对绝色美人都招进公司里来 就在下边散布谣言 说：“马明新继承周彬的职务 连周彬的女人也都继承了。”

不久 杨凯散布的谣言被万明听到 就悄悄报告给了马明新。

马明新心想这个杨凯在公司里早晚是个祸害 就对万明说：“先别理他 你给我抓他些把柄 然后我处理他。”

万明受了总经理的旨意 立即行动了起来 他不仅随时随地挑杨凯的毛病 还悄悄对姬云说了杨凯给她和达英妮造谣的事。

姬云原来就因为杨凯举报周彬而痛恨他。此时听说他又在兴风作浪,诋毁马明新,污辱达英妮,不禁气愤地对万明说:“你等哪天我要耍他。”

于是,姬云闲着没事就故意去和杨凯说说笑笑,终于使杨凯对她动了邪念。

这天下午,姬云见办公室里只有杨凯一人在屋,就悄悄叮嘱万明几句,自己却径去找杨凯。

也是杨凯自作多情,误以为姬云对他有意,见姬云笑嘻嘻地走到他身边,就动手去拉姬云,姬云只笑骂他是老不正经,并没表现出愤怒情绪。

杨凯以为姬云不动怒,是有心和他快活的,就得寸进尺地过去搂姬云要亲嘴。

姬云这时才脸色一变,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骂道:“你这个老色鬼,真不要脸!”

骂着,姬云又抬手向杨凯脸上抓去,直抓得他满脸指痕。

万明正躲在相邻办公室里,听到姬云的骂声,立即跑过来,看着杨凯故作吃惊地问:“老杨,你的脸上怎么了?”

“他不要脸,耍流氓!万主任,你处理吧。”

姬云说罢,故作委屈地跑回自己的办公室。

万明看着杨凯,问道:“老杨,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你……唉,这事让我……老杨啊,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这可让我怎么办啊!”

“万主任,我……我没干什么呀!我……唉!”

杨凯难堪地在为自己辩解。

万明却板起脸来,对杨凯说:“你做出这种事,让人家把脸挠成这样,你快给姬云写一份检查吧。你若不写好检查,我也不好安抚姬云。万一这事让姬云张扬出去,你哪儿还有脸活呀?”

杨凯羞愧难当,又怕丑事被张扬出去,只好默默地写了份检讨,交与万明,哀求说:“你替我向姬云解释一下吧,我不是有意……”

“你等着组织处理吧。”

万明拿着杨凯写的检讨,立即去找马明新,说:“杨凯欲对姬云非礼,让我抓到了。这小子写了检查。我想咱们应该开个全体职工大会,以杨凯耍流氓,道德品质败坏为由,当众开除他算了。”

“你去起草文件,半个小时后开职工大会。”

马明新终于可以报复杨凯了。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微笑。

杨凯懊悔不已。他正为自己方才的荒唐举动而懊悔!此刻才想到姬云可能是有意耍他,但他有口难辩,不禁骂道:“妈的,我彻底栽到了这个婊子手上了!”

“开会,马上到会议室开全体大会。”

听到万明召集开会的声音,杨凯顿时瘫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知道他要遭到马明新的羞辱。

“去你妈的,开什么会?老子辞职不干了!你们打击报复,存心要整人,老子不吃你的这一套!”

当万明来叫杨凯去开会时,杨凯竟愤怒地站了起来,指着万明的鼻子骂了起来。随后就收拾自己的东西,想要离开这个让他备受羞辱的公司。

“想辞职?这可不是你想辞职就辞职的时候。你态度若不好,我立即送你去公安局。”

万明怒斥杨凯,竟上前来拉他去会议室。

“去你妈的!别惹老子发火,把你们这些狗男女都宰了。”

杨凯愤怒致极,如疯似狂地挥拳向万明迎面打来。

万明的鼻孔流出了鲜血。他也愤怒了,竟一脚把杨凯踢倒在地,随即扑上去把他双臂反扭到背后,像老鹰擒小鸡一样,把叫骂不止的杨凯押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内的几十名公司员工,见到鼻中流血的办公室主任万明押着一脸指痕的前办公室主任进来,都惊呆了。

马明新看了一眼仍在叫骂不止的杨凯,威严地命令道:“你老实点儿。”

杨凯被马明新的威严镇住了。他低着头,止住了叫骂。

马明新又对万明说:“万主任,你放开他。”

万明依令把杨凯放开,仍站在他背后,似在提防他逃走或做出其他举动。

“现在开会……”

马明新刚刚宣布开会,正要往下说话,杨凯即大声嚷道:“不用你说,我来说。我刚才强奸了姬云。你们现在想把我怎样都行。”

“你真不要脸!”

马明新在背后怒斥杨凯。

“老杨,我希望你冷静点儿!你方才的话已对姬云同志构成了污辱,你已触犯了法律。”

听到马明新沉稳平和的劝告,杨凯才平静了些,沉默不语了。

“现在开会。今天老杨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但绝没有构成强奸。下面请老杨检讨。”

马明新说罢,示意杨凯检讨认错。

杨凯看着马明新一脸善意,还以为他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哄哄姬云就算完事了呢。遂忍住对万明和姬云的愤怒,低头做了检讨。

马明新听见杨凯做了检讨,又向姬云表示了歉意,就对与会者宣布:“下面我宣布一下对杨凯的处理决定……。”

他在处理决定中说杨凯道德品质败坏,对女同志耍流氓。总公司决定对他予以开除公职处分。

杨凯听到马明新宣布了这个决定,顿时又愤怒地叫嚷了起来。

马明新并不理睬他,竟宣布散会了。

杨凯被开除后,达英妮和姬云自然十分开心。马明新也似去了眼中钉一样,暗自开心。

可是,没过几天,达英妮和姬云就愁眉苦脸地来找马明新,说杨凯在外面散布谣言,使她二人每天走到街上都会有人骂她们是娼妇。

原来,杨凯对被马明新开除公职耿耿于怀,一心要报复。他就在家里用微机打印出了许多字条,在达英妮和姬云家附近和闹市区张贴起来。这些字条上分别写着:“马明新包娼己养姬云。”“娼己卖淫,姬云卖身,嫖客就是马明新。”

“信达信达,男女淫乱肉麻。”

达英妮和姬云把揭下的十几张字条都摆到了马明新的桌上。

马明新看着这些字条,心中暗骂杨凯卑鄙。他一面安慰达英妮和姬云,一面吩咐万明与公安局联系,请警方把这个贴字条的人查出并处理。

万明连忙拿了那些字条,亲自去公安局报案,请警方侦破,并严惩这个污辱他人人格、践踏他人尊严的无耻之徒。

这几天,达英妮烦恼、姬云烦恼、马明新烦恼。他三人知道这是杨凯搞的小动作,心里还都能承受这种羞辱,有时在互相劝

慰之时,还有说有笑。可是,达济天、乔思丽和姬平西三人心里都无法承受这种羞辱。

达济天和乔思丽每天出门,都会有熟人问他们:“你家姑娘得罪什么仇人了怎的?你看现在到处都贴有小标语。”

每听到熟人这样的询问,达济天和乔思丽总会红着脸应道:“唉,不知道她得罪了谁,使出这种伎俩糟踏人!”

于是,达济天和乔思丽就到处去揭下那些让他们羞愧难当的字条。

姬平西被这些字条搞得更加难堪:不仅熟人相问让他脸红,在家里后娶的老伴还幸灾乐祸地对他说:“你生的好姑娘,卖×都让人家给做了广告了!”

姬平西气愤至极,打了后老伴一个耳光,也走出家门去揭那些给他带来羞辱的字条。

此刻,达济天揭下二十几张,乔思丽也揭下二三十张,他们把这些字条拿在手里,正沿着街道寻找,恰见姬平西手里拿着十几张纸条,也正在四处寻找着。达济天好奇地凑过去,问:“你揭这玩艺干啥?”

“你……是不是姓达?”

姬平西看到达济天手里也拿着纸条,心里已猜出他可能是达英妮的父亲。

“你……姓姬?”

达济天也从姬平西神情上看出他可能是姬云的父亲。

“唉,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

乔思丽也凑了过来,她嘴里骂着。

“可怜天下父母心!咱老哥俩是同病相怜,唉,操不尽的心啊!”

达济天与姬平西相识了,他们在议论着要把这些纸条送到

公安局去,忽见络佳手里也拿着二十几张字条,沿着路边去揭贴在路灯杆上的纸条,向他三人走了过来。

“亲家母,你……”

乔思丽看到络佳,被她的举动感动了。她叫了一声,迎了过去。

“走,把这些字条送到公安局去。看看是谁这么缺德,做出这种丧天害理的勾当。”

络佳看到了乔思丽、达济天和姬平西的手里都拿着纸条,也不问姬平西是何人,就号召他们去公安局报案,请公安机关帮助查找那个污辱他人的坏蛋。

“走吧,咱们都去。”

姬平西、达济天和乔思丽、络佳拿着证据去公安部门报了案,得到公安人员的安慰,才消了些气,分头回家。

达济天、乔思丽感激亲家母络佳对达英妮的深情,特意随她赶到陆家去探望陆希成。

陆希成自从听说儿子没了、孙子死了以后,伤心得几次想轻生,幸亏络佳相劝,他才活了下来。

如今,陆希成半身不遂的病情并无好转,只可以拄着手杖在屋里行走、站立,并不敢下楼。他困在家里十分寂寞,见到达济天夫妇到来,十分兴奋,便与他们叹道:“唉,你们还都很健康,我却成了废人,每天混吃等死,真是活着不如死呀!”

“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跟英妮操碎了心!”

达济天叹息着坐到陆希成身边。

“操心是一种幸福啊!你们还没看到我,我想操心,已经没什么人让我操心了!”

陆希成在生活的不幸中竟悟出了操心是一种幸福。他的这句话竟引起了络佳的共鸣。

络佳赞同地附和道：“是啊，操心真是一种幸福。我们现在想操心已经没人让我们操心了。”

达济天和乔思丽听到陆希成夫妇发出的这种叹息，都觉心酸。他们又想起了小老虎。

“唉……小……”

乔思丽险些控制不住自己，念叨出小老虎的名字，但看着陆希成手里握着的手杖，忙止住了。

“英妮现在怎样啊？”

陆希成关心地问。

“现在又回到信达公司上班去了。唉，只是不让父母省心，总有些烦恼事儿！”

达济天只怕唠多了话引起陆希成伤心，遂问了问他的病情，就与乔思丽告辞归去。

几天之后，公安局的人带着杨凯来到信达公司，找到马明新，达英妮和姬云。一名公安人员对马明新说：“杨凯已经承认了街上那些字条是他贴的。现在我们想征询你们意见：不知你们是想通过调解解决，还是走法律程序到法院起诉，让法院判决。”

“我们走法律程序吧。”

马明新遂唤来万明，吩咐道：“请咱们的法律顾问向法院提出起诉。”

公安人员见马明新态度坚决，就要带杨凯回去。杨凯忙哀求马明新说：“马总，我做错了事，咱们别通过法院了。我向你们道歉，还可以做出经济赔偿。”

“万明，你马上去办！”

马明新并不理睬杨凯，坚定地对万明发出了命令。

杨凯被带走了。

马明新、达英妮、姬云开心了。

“经理请客。我们得庆祝一下！让杨凯把我们弄得臭名昭著，今天总算抓住了他这个卑鄙的小人，咱们无论如何也得喝几杯酒，庆贺一番。”

姬云笑着让马明新请她与达英妮吃酒。

马明新看着达英妮和姬云，笑着说：“好啊，我请客。你们叫上万明，咱四个一齐出去好好玩一玩，放松一下。这些日子咱们都烦恼坏了！”

“好，我去叫万明。”

姬云笑着跑出了总经理的办公室，去叫万明。

“英妮，咱们去哪儿玩呢？”

马明新一边问，一边与达英妮走出了办公室，站在走廊里等姬云和万明。

“去东方绿色食府吧，我喜欢那里的环境。”

达英妮略一思索，就说出了一个可去之处。

“达姐，咱们去东方绿色食府怎样？”

姬云和万明从办公室里出来，见到达英妮和马明新在等他们，就喊着要去东方绿色食府。

东方绿色食府只有一个面积不过五百米的大餐厅，里边既无包房，又没有雅座，但大厅内摆着几百盆各种花卉，进入大厅就使人有一种进了花园的感觉。最近这里生意十分兴旺。

马明新带着达英妮、姬云和万明走进这个环境活泼充满生机的餐厅时，一名前台服务员笑吟吟地对他们说：“你们来的正巧，我们这里只剩下一张空桌，若再晚来一会儿，就没地方了。请跟我来吧。”

“哟，这里生意这样好啊！”

马明新赞叹了一声，就与达英妮等随服务员向大厅深处走

去。

花团锦簇的大厅内尽管坐满了客人,但仍显得十分清静。人们在花丛中就餐,享受着春天般的气息,或许是人们都在这优美的境界中陶醉了,没有哪一位客人高声喧哗,更没有哪一位客人在这充满花香的氛围中吸烟。

“小姐、先生请坐吧。”

服务员把马明新等带到一张桌边,笑着让坐,同时递上菜牌。

“哎,这个酒店真是别致!每一桌四周都用花围起来,就像屏风一样。这里真是好得很,以后我们一定常来。”

马明新赞美着这里的环境。

“小姐,我们不点菜了。你就挑你店里有特色的给我们上几盘吧。”

达英妮吩咐着服务员,又对姬云和万明笑道:“反正老板请客,咱们是不用担心多花钱的。”

“没问题!钱不是问题。近来达经理和小姬工作相当出色,咱公司扭亏为盈了!我正该好好招待一下两位劳苦功高的功臣。”

马明新表扬着达英妮和姬云。

姬云忙谦虚地摇头,连声说不敢当。达英妮却似没听到马明新的表扬一样,正盯着对面一桌上坐着的五位女人,脸上现出了充满仇恨的敌意。

“她们是谁?”

马明新顺着达英妮的目光看去,轻声问了一句。

“哦,这几个都不是正经人。”

达英妮随口应着,心里不免对那五个人猜疑起来:“她们现在做什么呢?看她们这气派好像很得意的。”

那五个女人正是小红和玉、雪、菲、荷四位小姐。她们自从“女神浴”出事被罚款处理完之后,就把“女神浴”改成了“神浴中心”,既接待女浴客,也接待男浴客。只是取消了对女浴客的特殊服务,因为她们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鸭子”了。

后来,公安部门又对“神浴服务”中心抽查了几次,见没有色情服务,也就不再注意小红等人的经营了。

小红见公安部门对“神浴中心”放松了监视,就允许小玉等不时到男浴区去卖淫。由于玉、雪、菲、荷做事小心,从未被公安部门抓住,小红才得以安稳经营,赚了不少钱。

今天,小红听公安部门又要下来检查,就把店门上挂了“内部维修,停业一天”的牌子,带着玉、雪、菲、荷出来放松一下。

这时,小红也看到了达英妮,顿觉不自在起来。偏偏达英妮起身走到她身边,与玉、雪、菲、荷笑了笑,就问小红:“红老板,

操 ‘女神浴’开得怎样啊?”

“啊,达经理,我……我不开‘女神浴’了。现在开的是神浴中心。以后达经理没事儿,可以过去玩玩。达经理,你现在还好吗?”

小红尴尬地应酬着达英妮。

“陆庸死了以后,你有没有再招来像样的‘鸭’?”

达英妮并不回答小红的问,她心里想着陆庸的死完全是小红一手造成的,遂不怀好意地问了一句。

“达经理想寻乐子怎的?”

小红不解地反问达英妮。

“唉,现在的人啊,日子过好了,有时闲着没事儿,就想找个地方消遣消遣。”

达英妮故意在小红和玉、雪、菲、荷面前,表现出不以放荡为耻辱和对“鸭”的渴望。

“达姐,你若想找好男人,小妹可以给你介绍几位。让他们侍候你,不仅不用你花钱,他们还要给你钱。”

小玉对达英妮的话信以为真,竟要为她介绍嫖客。

“放屁!我哪像你那么贱?终日只想卖……我只想红老板把陆庸找回来。”

达英妮脸色一变,怒斥小玉,使小红等一惊,不知她究竟想要做什么。

“红老板,你这一生也够有本事的了!以后你就好好干吧。可别让陆庸的阴魂跟着你呀。我听说陆庸临死之前还和他妈说他恨你。你可得当心啊。”

达英妮说罢就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与马明新、姬云等有说有笑地喝起酒来。

小红被达英妮的话说得毛骨悚然,她心里十分痛恨达英妮,但又不好和她发火,只在达英妮走后,对玉、雪、菲、荷骂了一句:“就像她是什么好东西似的!不过也是个……”

小红骂罢,心里还是觉得不安。达英妮的话让她又想起了死去的陆庸。

当晚,小红做了个恶梦。她梦到陆庸瞪着眼,伸着舌头来强奸她。她被恶梦惊醒,接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小红懒怏怏地不想起床,心里只想着陆庸。

“妈的,这个死鬼真的来缠我了!”

小红心里犯着嘀咕。

第三天,小红起不来床了。小玉等忙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检查过后,说小红并没有大病,可能是感冒了,只让她注意休息,就打发她回去。

“小玉,给我换个房间住。我现在住的那个包房是当时陆

庸住的,让我犯忌讳。”

小红换了个房间住下。可是,当晚她又梦到了陆庸。

“天啊!我可不开这个洗浴中心了。小玉、小菲、小荷、小雪,你们若想接着干,你们就好好干吧。我明天要到处走走。”

小红躺在床上,和玉、雪、菲、荷提出不想再做开浴池的生意了。小玉忙说:“红姐,你若不开,我们姐四个接着开。以后每月给你两三千元钱,就算我们租你的地方吧。”

“行啊。”

小红一想到自己再不用开洗浴中心,不用提心吊胆地做违法的生意,顿时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竟从床上下地,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好,红姐,那我们四个每月就给你三千元钱,你放心地出去玩玩吧。”

小玉说罢,首先在自己的衣柜里取出三千元钱,交到小红手中,说:“这个月的三千我付,下个月的三千由小雪付。以后我们四个,轮流做老板,轮流向你交钱。”

小红接了钱,立即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回家睡上了安宁觉。

从此,小红不开洗浴中心,晚上睡觉也不做恶梦了。

这天,小红又想要出门去游玩一番,忽见她父亲垂头丧气地从外面回来,不禁问:“爸,你怎么了?”

“唉,下岗了。以后我就要靠你养活了。”

“下岗?”

小红一听到父亲的话,出游的兴趣顿时一扫而光。她要考虑以后与父亲的生活。

“爸,以后你就待在家里,我每月给你一千块钱安排咱爷俩的生活。你可不能再出去打麻将赌博了。”

“我不赌了,以后都听你的。”

小红的爸爸以前赌博输掉了近一万元钱,小红只怕他以后输掉更多的钱,便趁他下岗没了收入之机,警告他再不可以不务正业。小红的爸爸因从此要靠女儿生活,只好连声应允。

小红见父亲态度很好,才放了心。

“还得上一层。”

正在这时,小红听到门外传来达英妮的声音,才意识到自己家门没关,忙向门外张望,只见达英妮在姬云的陪同下,带着许多礼物正走到她家门前,忙叫道:“达姐,去看陆叔叔啊?”

“红老板,怎么不去店里呀?”

“我不干了。”

“不干了就对了,以后可得做正经营生。”

“达姐,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和您一起去看看陆叔和络阿姨。”

“好啊。走,咱们一起去。”

达英妮、姬云、小红这三位曾和陆庸有过感情纠葛的女人一同走向陆家。

“操心是一种幸福啊!我现在和谁操心啊?”

陆家屋里正传出了陆希成的哀叹声。

302 三 心 二 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心二意/思妃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5

ISBN 7 - 5387 - 1540 - 1

I. 三... II. 思...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728 号

三心二意——操心

作 者 思 妃

责任编辑 张四季

责任校对 张四季

装帧设计 李 栋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 7 - 5387 - 1540 - 1/I · 1484

全套定价 74.00 元(本册定价 14.80 元)